

目录

[序言:暴風雪中的一億二千萬兒童 5](#_Toc55384259)

[第一部 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 11](#_Toc55384260)

[一、黃金和白銀熱 12](#_Toc55384261)

[1、刻在劍柄上的十字 13](#_Toc55384262)

[2、攜帶秘密武器的神回來了 16](#_Toc55384263)

[3、像俄狼般貪婪黃金 19](#_Toc55384264)

[4、波托西的光輝：白銀的周期 21](#_Toc55384265)

[5、西班牙人養牛，別人喝奶 23](#_Toc55384266)

[6、騎士和馬的分工 27](#_Toc55384267)

[7、波托西的廢墟，白銀的時代 30](#_Toc55384268)

[8、灑下鮮血和熱淚，但是教皇裁決印第安人是有靈魂的 35](#_Toc55384269)

[9、懷念圖帕克·阿馬魯的斗爭 39](#_Toc55384270)

[10、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沒有復活節的 42](#_Toc55384271)

[11、黑金城:富饒的城鎮，黃金的波托西 45](#_Toc55384272)

[12、巴西的黃金促進了英國的進步 49](#_Toc55384273)

[二、蔗糖國王和其他的農業君主 51](#_Toc55384274)

[1、種植園、大莊園和命運 52](#_Toc55384275)

[2、巴西東北部土地的厄運 54](#_Toc55384276)

[3、在加勒比諸島急速前進 57](#_Toc55384277)

[4、在古巴焦土上的蔗糖堡壘 59](#_Toc55384278)

[5、革命與無能的結構 62](#_Toc55384279)

[6、蔗糖是屠刀，帝國是兇手 65](#_Toc55384280)

[7、靠奴隸們在加勒比的犧牲才有了詹姆斯?瓦特的機器和華盛頓的大炮 68](#_Toc55384281)

[8、彩虹指引著返回幾內亞之路 72](#_Toc55384282)

[9、出賣農民 75](#_Toc55384283)

[10、橡膠周期:卡魯索[1]為密林中的巨大劇場揭幕 77](#_Toc55384284)

[11、可可種植園主用五十萬雷伊斯的鈔票點煙 80](#_Toc55384285)

[12、種植棉花的廉價勞動力 83](#_Toc55384286)

[13、種植咖啡的廉價勞動力 85](#_Toc55384287)

[14、咖啡價格過低，只有付之一炬，結婚率也由此而變 87](#_Toc55384288)

[15、哥倫比亞財力耗盡的十年 90](#_Toc55384289)

[16、世界市場的魔棍喚醒了中美洲 93](#_Toc55384290)

[17、海盜沖上來了 95](#_Toc55384291)

[18、三十年代的危機:“踩死只螞蟻比殺一個人犯的罪還大” 98](#_Toc55384292)

[19、是誰挑起了危地馬拉的暴力 100](#_Toc55384293)

[20、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土改:何塞?阿蒂加斯—一個半世紀的失敗 102](#_Toc55384294)

[21、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的第二次死亡 106](#_Toc55384295)

[22、大莊園增添了人口，但沒有增加面包 111](#_Toc55384296)

[23、北美十三個殖民地[1]和出身卑賤的重要性 114](#_Toc55384297)

[三、權力的地下源泉 117](#_Toc55384298)

[1、美國經濟需要拉美的礦產，就像肺需要空氣一樣 118](#_Toc55384299)

[2、地下資源也能導致政變、革命、間諜活動，以及在亞馬孫大森林中的冒險活動 119](#_Toc55384300)

[3、德國化學家擊敗了太平洋戰爭的勝利者 122](#_Toc55384301)

[4、嚙噬智利的銅齒 126](#_Toc55384302)

[5、井上和井下的錫礦工人 129](#_Toc55384303)

[6、嚙噬巴西的鐵齒 134](#_Toc55384304)

[7、石油、詛咒和業績 137](#_Toc55384305)

[8、馬拉開波湖已被巨大的金屬兀鷲吞噬 144](#_Toc55384306)

[第二部 發展是遇難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149](#_Toc55384307)

[四、早夭史 150](#_Toc55384308)

[1、拉普拉塔河上的英國戰艦慶賀拉美獨立 151](#_Toc55384309)

[2、如何把工業扼殺在搖籃里 153](#_Toc55384310)

[3、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在拉丁美洲: 盧卡斯·阿拉曼短暫的騰飛 156](#_Toc55384311)

[4、起義隊伍和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 死后繼續存在的仇恨 159](#_Toc55384312)

[5、三國聯盟反對巴拉圭的戰爭 扼殺了獨立發展惟一成功的經驗 164](#_Toc55384313)

[6、貸款、鐵路與拉丁美洲經濟畸形 170](#_Toc55384314)

[7、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在美國： 成就不是一只隱手的功勞 173](#_Toc55384315)

[五、掠奪的現代結構 177](#_Toc55384316)

[1、沒有法力的避邪物 178](#_Toc55384317)

[2、是衛兵打開門戶：民族資產階級的無能應受譴責 180](#_Toc55384318)

[3、機器上飄著什么旗? 185](#_Toc55384319)

[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轟炸有助于征服者登陸 189](#_Toc55384320)

[5、銀行的入侵——美國照管本國的儲蓄存款，卻自由支配他國存款 192](#_Toc55384321)

[6、進口資本的帝國 194](#_Toc55384322)

[7、專家治國論者比海軍陸戰隊更有效地使人進退維谷 196](#_Toc55384323)

[8、工業化不改變國際市場的不平等 203](#_Toc55384324)

[9、技術女神不講西班牙語 208](#_Toc55384325)

[10、被排斤在外的人和地區 211](#_Toc55384326)

[11、星條旗下的拉丁美洲一體化 215](#_Toc55384327)

[12、西蒙·玻利瓦爾曾預言：我們永遠不會幸福。永遠不會！ 220](#_Toc55384328)

[七年之后 223](#_Toc55384329)

00002.jpg

# 序言:暴風雪中的一億二千萬兒童

所謂國際分工就是指一些國家專門贏利，而另外一些國家專門遭受損失。地球上我們所居住的這一地區——今日我們稱之為拉丁美洲，過早地成熟了，自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越洋過海吞噬這一地區的遙遠時代起，拉丁美洲就淪為專門遭受損失的地區。幾個世紀過去了，拉丁美洲完善了它的作用。它不再是奇妙的王國，在這里，現實曾經打破了神話，戰利品、金礦和銀山曾超過了人們的想象。但拉丁美洲仍舊起著附庸的作用，繼續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為富國的石油、鐵礦、銅礦、肉類、水果、咖啡、原料、糧食的產地和倉庫。富國從消費這些原料中所得到的利潤遠遠超過拉丁美洲在生產這些原料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利潤。原料購買者征收的稅款大大高于原料銷售者的收入。總而言之，正如爭取進步聯盟的協調員科維·T·奧利弗在1968年7月所宣稱的：“現在談論合理的價格是一種中世紀的觀念，我們正完全處在自由貿易時期……”貿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為蒙受貿易損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籠。我們的審訊和執法制度不僅為處于統治地位的國外市場運轉，而且還從被人主宰的國內市場所得的外國貸款和投資中提供源源不斷的大量利潤。1913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告誡道：“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他深信“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此話言之有理。在此過程中，我們甚至失去了被稱作美洲人的權利，盡管在“五月花”號的移民定居普利茅斯沿海地區的一個世紀之前，海地人和古巴人業已作為新的種族而被載入歷史。今天對世界來說，美洲就是美國，我們充其量只是居住在一個身份模糊的美洲次大陸，一個二等美洲的居民。

拉丁美洲是一個血管被切開的地區。自從發現美洲大陸至今，這個地區的一切先是被轉化為歐洲資本，而后又轉化為美國資本，并在遙遠的權力中心積累。這一切包括土地——地上豐富的物產和地下富饒的礦藏；人——人的勞動和人的消費能力；自然資源及人力資源。各國的生產方式和階級結構取決于每個國家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程度，及賦予每一地區一種職能，而且總是有利于不同的宗主國的發展。持續依附的枷鎖變得越來越沉重，遠遠超出雙重鎖鏈的桎梏。在拉丁美洲，小國遭受鄰近大國的欺壓，在各國的疆域內則是大都市和大海港剝削國內糧食產地和勞動力（拉美現有的二十個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有十七個誕生于四個世紀之前）。

對那些將歷史看作是一部競爭史的人來講，拉丁美洲的貧窮和落后就是其在競爭中失敗的結果。我們失敗了，別人勝利了。但實際上，只是因為我們失敗了，他們才獲勝。正如人們所說，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歷史構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我們的失敗總是意味著他人的勝利；我們的財富哺育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貧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時期的煉金術使黃金變成了廢銅爛鐵，糧食變成了毒藥。波托西、薩卡特卡斯和黑金城從生產貴重金屬的光輝頂峰跌人入被掏空了的礦井深淵。毀滅是智利硝石礦和亞馬孫橡膠林的命運，巴西東北部的甘蔗園、阿根廷的拷樹森林和烏拉開波湖一些石油村落的命運都以令人辛酸的理由使人相信，自然界賦予的、被帝國主義掠奪走的財富不是終古存在的。滋潤著帝國主義權力中心的雨水淹沒了該體系廣闊的外圍，與此同時我們的統治階級（受外部統治的國內統治階級）的舒適安逸就等于詛咒我們廣大民眾永遠要過苦牲口般的生活。

鴻溝在擴大。至上世紀中葉，富國的生活水準已超出窮國50%。發展加劇了不平等。1969年4月，理查德·尼克松在美洲國家組織的演講中宣稱，到二十世紀末，美國的人均收入將是拉丁美洲的十六倍。b>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力量是以局部必須不平等為基礎，這種不平等達到越來越驚人的程度。在日益擴大的差異的推動下，按絕對水平計算，壓迫別國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富有，如按使人相信有關他富裕的神話，但是神話不能當飯充饑。構成了資本主義廣大外圍的窮國對此是十分清楚的。一個美國公民的平均收入是一個拉美人的八倍，并以十倍于拉美人的速度增長。而且，由于布拉沃河以南拉美地區的廣大窮人和少數富者之間存在著無底深淵，各種平均數使人迷惑。的確，據聯合國統計，盤踞社會上層的六百萬拉丁美洲人的收入相當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點四億人的收入；有六千萬農民人均日收入僅為二十五美分，而在社會頂層。那些依靠他人的不幸謀利的人在瑞士或美國的個人賬戶上共存有五十億美元，他們把錢財揮霍在炫耀派頭及無謂的奢侈攀比——這是犯罪又是挑釁——和非生產性投資上（足足占全部投資的一半)。拉丁美洲本來可以用這些被浪費的資金建立、補充并擴大生產和勞動力來源的。我們的統治階級始終被引人帝國主義權力的星座之中，他們毫無興趣來調查一下愛國主義是否比賣國主義更有利可圖，或者研究一下國際政策的惟一做法是否就是乞求他人。因為“別無它法”，國家主權被抵押出去了。寡頭集團的種種借口是為了別有用心地將一個階級的軟弱性同每一國家所謂的缺乏使命混淆起來。

霍蘇埃·德·卡斯特羅聲明：“我——一個曾經接受過國際和平獎的人——認為，對于拉丁美洲來講，不幸的是除暴力之外別無其他解決辦法。”一億二千萬兒童在暴風雪的中心掙扎。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人口像拉丁美洲人口那樣增長迅速，在半個世紀里人口增加了三倍之多。每一分鐘都有一名兒童死于疾病或饑餓，但是到2001年，拉丁美洲人口將達到六點五億，其中近一半是不到十五歲的青少年，這猶如一顆定時炸彈。1970年末，在二點八億拉美人中。有近五千萬失業或半失業者，近一億文盲。半數人口擁擠在不衛生的住房中。拉美三個最大市場——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消費能力的總和抵不上法國或聯邦德國的消費能力，盡管我們三個大國的人口相加之和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按人口計算，今日拉丁美洲生產的糧食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按不變價格計算，自經濟蕭條之前的1929年以來，人均出口減少了三倍。從外國主子和我們那些充當代理人的資產階級的觀點看，這個制度是非常合理的。這個資產階級以浮士德都感到羞恥的廉價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但是從其他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制度卻非常不合理，它越是向前發展就越會加劇國家的不平衡和緊張局面，以及白熱化的矛盾。甚至于連依附性的、遲到的、安逸地同大莊園和不平等結構共存的工業化，也不是有助于解決失業問題，而是播下了失業的種子。在這一塊擁有不停地策衍的、沒有工作的大批勞動力的地區，貧困在蔓延財富在集中。新工廠屹立在享有特權的發展中心，即圣保羅、布宜諾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但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少。該制度沒有預料到這一小小的麻煩：人口過剩。人口激增，人們毫無顧忌地狂熱做愛。被拋在路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在農村沒有活干，因為大莊園主占有廣漠的荒地；他們在城市同樣無事可干，在這里機器主宰了人。這一制度排斥著人。美國傳教士們給大批婦女做絕育手術，分發藥丸、節育環、避孕工具和有記號的日歷，但是嬰兒還在出生；拉丁美洲的兒童仍在頑強地誕生，以爭得在這塊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錐之地的天然權利，這塊土地可能向所有人奉獻出一切，又幾乎向所有人拒絕一切。

1968年11月初，理查德·尼克松大聲地證實道，爭取進步聯盟業已走過了七個年頭，但拉丁美洲的營養不良和食品短缺現象卻不斷加劇。在不久前的四月份，喬治·鮑爾在《生活》雜志上寫道：“至少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最貧困國家的不滿情緒還不會構成一種摧毀世界的威脅。世世代代以來，世界的三分之二是窮人，三分之一是富人，盡管這是一個令人羞恥的事實。窮國的權利是有限的，雖然這是那么不公平。”鮑爾曾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了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屆貿易和發展會議，并且對大會為改變不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不利地位而通過的十二項總原則中的九項投了反對票。在拉丁美洲，貧困正在悄悄地殺人；每一年都有三顆廣島的原子彈無聲無息地在拉美人民的頭上爆炸，他們已習慣于咬牙忍受痛苦。雖然這種有系統的暴行不是顯而易見的，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并且還在加劇，這種罪行雖然沒有載入到紅色編年史中，但卻被編入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年鑒。鮑爾聲稱富國至今仍然可以逍遙法外，因為窮國還不可能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但是，帝國關心此事，既然無力增加面包，就要盡可能消滅寄食者。一位黑色幽默大師在拉巴斯城的一面墻上涂寫道“反對貧困，殺死乞丐！”馬爾薩斯的繼承者除了提出在尚未出世之前消滅每一個未來的乞丐外，還能提出什么良計妙策呢？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曾任福特基金會董事長和美國國防部長）斷言，人口爆炸已成為拉美進步的最大障礙。他宣布，世界銀行在發放貸款時，將優先發給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麥克納馬拉不無遺憾地證實，窮人的大腦思維少了25%。世界銀行的技術官僚（業已出世了)開動計算機，列出一段十分復雜的有關控制人口的優越性的話：“一個年人均收入在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在二十五年內將出生率降低50%的話，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水平將比不降低出生率可能達到的水平高出40%，而六十年之后將超出一倍。”世界銀行的一份文件就是這樣斷言的。林登·約翰遜有一句名言：“為控制人口增長而投資的五個美元，遠比為經濟增長而投入的一百美元更有效”。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預言，如果地球上的人口仍按目前的增長速度增加，其后果將不僅是增加發生革命的危險性，而且還將造成“甚至包括我們在內的全人類生活水平的遞減”。

美國國內并未遭到出生率劇增問題的困擾，但它卻比任何人更急于向四面八方推行計劃生育。由于數百萬兒童似蝗蟲般地從第三世界地平線上向前推進，不僅美國政府為此擔憂，連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也都對此深感憂慮。在馬爾薩斯和麥克納馬拉之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已考慮到人口問題。但是在今天，這種全球性攻勢具有一個十分明確的作用，即試圖為各國和各階級之間十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辯解，使窮人相信，貧窮是沒有控制生育的結果，以阻擋行動起來和造反的群眾的憤怒情緒。在東南亞，在阻止越南人口增長的努力中，節育環與炸彈和霰彈爭相施用。在拉丁美洲，將未來的游擊戰士扼殺在子宮內，要比將他們消滅在叢山峻嶺中或城市街道上更加衛生、更加有效。雖然亞馬孫河流域是地球上人煙最稀少的地區，但各種美國使團仍在該地區為數千名婦女做絕育手術。在多數拉美國家中，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缺乏。巴西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較比利時少三十七倍，巴拉圭人口的密度比英國低四十八倍，秘魯的人口密度比日本低三十一倍。拉美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海地和薩爾瓦多的人口密度也低于意大利。某些大國提出的借口是對人智慧的侮辱，他們真正的意圖激起了人們的憤怒。總而言之，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厄瓜多爾、巴拉圭和委內瑞拉一半以上的地域荒無人煙。烏拉圭是一個老人的國家其人口增長常低于拉美所有國家，但是近幾年來沒有任何一個拉美國家像它那樣遭受到危機如此殘酷的懲罰，這懲罰幾乎將它拖入十八層地獄。烏拉圭荒蕪了，肥沃的大草原本來可以向遠比今日還要多的人口提供食糧，然而烏拉圭人卻在土地上忍受著貧困的煎熬。

一個多世紀之前，一位危地馬拉外交部長曾預言：“從給我們造成不幸的美國產生擺脫不幸的出路。這是令人奇怪的。”爭取進步聯盟業已死亡，并被埋葬。現在帝國更加驚慌而不是寬宏大量地提出，解決拉美問題的辦法是預先消滅拉美人。在華盛頓，人們已有理由相信，窮人并不愿意成為窮人。但是，如果沒有手段，就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否認拉美的解放的人也否認我們再生的惟一可能，并且順便也就寬恕了現行的結構。青年人在增加，他們成熟了，他們注意這樣的問題：這個現行制度的喉舌向他們提供什么呢？它以超現實主義的語言建議，在這片空曠的土地上提倡節育；認為那些資本過剩，但被浪費掉的國家缺乏資本；將扭曲變形的貸款和造成財富外流的外國投資稱為援助；號召大地主進行土改，金融寡頭實現社會正義。他們判定，除由外部間諜挑起階級斗爭外階級斗爭并不存在；雖然還有階級存在，但他們將階級壓迫視為西方生活方式。海軍陸戰隊罪行累累的遠征的目的是要重建社會秩序及和平；聽命于華盛頓的獨裁統治者將法制國家建立在監獄之中，為了維護勞動自由禁止罷工，取締工會。

難道一切都遭禁止，惟有袖手旁觀嗎？貧困并非是命中注定的，不發達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現在是革命的年代，解放的年代。統治階級驚恐萬分。他們宣稱地獄之門向所有人敞開。從某種意義上講，右派將自己同安定和秩序視為一體是對的，雖然實際上是大多數人日復一日蒙受恥辱的秩序，但總歸是秩序，而安寧則是保持饑餓和不公正的安寧。如果將來出現意想不到的事，那么保守派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驚呼：“人們背棄了我。”軟弱無能的思想家——按主子眼色行事的奴才——很快就使人聽到他們的呻吟。在古巴革命勝利的這一天，被推倒的緬因號的銅雕大鷹[[1]](#filepos28580)，如今雙翅折斷被遺棄在哈瓦那舊城區的一座門廊內。自古巴之后，還有其他一些國家通過不同途徑和方式，開創了變革的歷程。維護目前現狀的秩序便是維持罪惡。

在拉美漫長痛苦的歷史中，所有遭扼殺或被出賣的革命的幽靈重新出現在新的革命歷程中，這如同以往的矛盾揭示并孕育了今天的時代。歷史是回首往事的先知，它根據贊成和反對的往事來預告未來。所以，本書想提供一部掠奪的歷史，同時還要述說目前的掠奪機制是如何運轉，征服者如何乘著三桅帆船來到，以及不久前技術官僚們如何乘噴氣式飛機來到，還要講講埃爾南·科爾特斯和海軍陸戰隊，西班牙總督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使團，奴隸販子的勝利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利潤。同樣，本書也將向人們展示失敗了的英雄和我們時代的革命，揭露丑聞，再現死而復燃的希望：前仆后繼的獻身精神。亞歷山大馮洪堡考察波哥大高原古老的印第安人的風俗時，得知印第安人將在宗教儀式中祭祀用的人稱作基皮卡，意即大門，也就是說，每一個被選中者的死意味著又一個新的為期一百八十五次月圓的開始。

注釋

[[ 1 ]](#_1)    1898年2月75日美國的緬因號艦在古巴沿海被炸沉。美國借機向當時占領古巴的西班牙宣戰。美國獲勝后，在哈瓦那豎立的紀念碑。——譯注

00002.jpg

# 第一部 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

00002.jpg

## 一、黃金和白銀熱

00002.jpg

### 1、刻在劍柄上的十字

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開始穿越地球西部廣闊的空間時，他業已接受了傳統的挑戰。他們乘坐的船只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中的一片葉子，聽憑洶涌浪濤的顛簸，浪頭不時將船拋向魔鬼之口；貪婪于人肉的陰森森的大海，猶如一條貪食人肉的巨蛇，隨時伺機以待。按照十五世紀人們的認識，再過一千年，上帝進行最后審判的凈化之火將毀滅全世界。那時所謂的世界還只是地中海，其海域模模糊糊地伸向非洲和東方。葡萄牙航海家們確信，西風會帶來一些奇怪的尸體，海上有時會漂來精心雕刻過的木頭片，但是沒有任何人懷疑過世界很快會令人吃驚地擴大。

那時還沒有美洲這個名稱。挪威人還不知道他們很久以前就已發現了這塊大陸，就連哥倫布本人，經過了多次航行，到死都以為他到達的是亞洲。1492年，當西班牙人的皮靴首次踏上巴哈馬海灘時，哥倫布船長還以為這些島嶼就是日本的前沿地區。哥倫布隨身攜帶一本《馬可·波羅游記》，在每頁的空白處他寫滿了批注。馬可·波羅說，日本國的居民“擁有大量的黃金和取之不盡的金礦，在這個島嶼上還有許多最純正的珍珠，色彩呈玫瑰色，形狀又大又圓，價值超過白珍珠”。成吉思汗聽說了有關日本國財富的消息，心中激起征服這塊土地的欲望，但是他失敗了。從馬可·波羅一書誘人的章節中，呈現出天地間的所有財富，那就是在印度洋上約有一萬三千座島嶼擁有金山、堆積如山的珍珠、黑白胡椒和數量龐大的各種調料胡椒、生姜、丁香、肉豆蔻和桂皮，就像鹽一樣非常受歡迎，它們用于冬季儲存肉類，而又不使之變質失味。西班牙天主教國王決定資助直接到達這些財富產地的冒險家，以擺脫中間商和商販所構成的沉重枷鎖，因為他們壟斷了來自神秘東方的調料、熱帶植物、薄紗織物和白刃武器的貿易。渴望得到貴金屬（支付貿易運輸費用的手段）也驅使人們去橫渡可憎的海洋。整個歐洲需要白銀，波希米亞、薩克森地區和蒂羅爾的礦脈已快要枯竭。

西班牙正處于光復時期。1492年不僅是發現美洲的一年——一個新世界從這個帶來重大結果的誤解中誕生，而且還是收復格拉納達的一年。阿拉貢的費爾南多和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爾[[1]](#filepos40037)，通過聯姻避免了他們的領土被分裂，1492年初他們摧毀了西班牙土地上最后一個穆斯林教的堡壘。西班牙人用了近八個世紀的時間才收復了在七年內失去的一切[[2]](#filepos40305)，光復戰爭耗盡了皇家的財富。但是那是一場神圣的戰爭，是一場基督教反對伊斯蘭教的戰爭。另外，十五萬公開的猶太人在1492年被驅逐出西班牙也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西班牙成為一個高舉刻著十字架的利劍的民族，伊莎貝爾女王成為神圣的宗教法庭的保護人。假如從未有過盛于中世紀卡斯蒂利亞的圣戰的軍事傳統，就無法解釋發現美洲的功績。教會很快使征服大洋彼岸陌生的大陸具有神圣的性質。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是瓦倫西亞人，他使伊莎貝爾女王成為新大陸的女主人。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擴張壯大了上帝在地球上的領域。

在發現美洲大陸的三年之后，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親自指揮了同多米尼加印第安人作戰的軍事行動。一隊騎士、二百名步兵和一些受過專門進攻訓練的獵犬，大肆屠殺印第安居民。五百多名印第安人被運往西班牙，作為奴隸在塞維利亞出售，最終凄慘地死去。[[3]](#filepos40622)但是，這種作為遭到一些神學家的反對。十六世紀初葉，雖然形式上禁止把土著人當作奴隸使用，但事實上并沒有禁止，而是贊美奴役：在每次軍事入侵之前，征服軍的指揮官必須在公證人面前向印第安人宣讀一份冗長的、咬文嚼字的責令，規勸印第安人成為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如果你們不這樣做，或者居心不良地故意拖延的話，我向你們保證：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將對你們發起有力的反擊，并將盡我所能在各地同你們作戰，使你們屈服于教會和陛下的束縛，并且順從他們；我將占有你們的妻兒，使之淪為奴隸，并當作奴隸予以出售，我將根據陛下的指示支配他們；我還將占有你們的全部財產，并將竭盡全力地使你們遭受各種不幸和災難……[[4]](#filepos40907)” 當時的美洲是不能或難以解教的廣闊的魔鬼帝國。但是，反對印第安人異教徒的狂熱使命，同新大陸財富的光彩，在征服者的隊伍中激起的狂熱結合在一起。埃爾南·科爾德斯征服墨西哥時的忠實伙伴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寫道，他們來美洲是“為了效忠上帝和陛下，也為了得到財富”。

當哥倫布到達圣薩爾瓦多的環形珊瑚島時，他被加勒比海水的清滋透明、綠色的風景、清新柔和的空氣、色彩斑斕的飛禽、“好身材的小伙子”，以及生長在那里的“英俊而又溫順的人”搞得眼花繚亂。他向印第安人贈送“一些彩色便帽，玻璃項鏈及其他許多使他們高興無比的價值低廉的東西。印第安人如此擁戴我們簡直像個奇跡”。哥倫布向印第安人顯示利劍，他們并不知這是何物，從劍刃處去拿，結果手被割破了。哥倫布在航海日記中記道：“與此同時我非常留意，極力想知道這里是否有黃金。我看到一些印第安人穿透鼻子的洞眼中掛著一小塊黃金，借助手勢我得知，向南或由南折回島上，那里有一個國王用大罐裝著黃金，并且還有許多許多。”因為“黃金成為財富，誰擁有它，誰就可以在地球上隨心所欲，甚至可以使有罪的靈魂進入天堂”。在哥倫布的第三次航行中，當船隊駛入委內瑞拉沿海時，他仍然以為是在向中國海前進。他報告說，由此伸展出一片通向人間天堂的一望無邊的陸地。十六世紀初葉，巴西海岸的勘探者阿梅里科·貝斯普西奧也向洛倫索·梅迪西斯敘述道：“樹林如此之美麗溫柔，使我們仿佛置身于人間天堂……”[[5]](#filepos41598)1503年哥倫布自牙買加絕望地給國王寫信說，“當我發現西印度洋群島時，我說過那是世上最大、最富饒的地區，我談到那里的黃金、珍珠、寶石、調料。”

在中世紀，一袋胡椒的價格超過一條人命的價值，但黃金和白銀則是文藝復興時期用來打開天堂之門和人間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大門的鑰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大陸上的豐功偉績是把傳播基督教教義同掠奪當地的財富結合在一起。為了擁有整個世界，歐洲極力向外擴張。有著茂密的原始森林，充滿危險的處女地激起了指揮官、紳士貴族們和那些衣衫襤褸的、被驅使去奪取誘人的戰利品的士兵們的貪婪之心。他們相信被稱為“死者之光”的榮譽，也相信勇敢。科爾特斯說過，“運氣幫助膽大的人”。科爾特斯本人為了組織對墨西哥的遠征，抵押了他自己的全部私人財產。除哥倫布或麥哲倫這樣少數幸運者之外，幾乎所有的探險都沒有得到國家的資助，而是由征服者本人承擔費用，或由商人銀行家出錢資助。[[6]](#filepos41883) 印第安人為了支開入侵者而編造的國王滿身披掛黃金的黃金國神話誕生了，從貢薩洛·皮薩羅到沃爾特·雷利，一批又一批人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在亞馬孫河、奧里諾科河中徒勞地尋找著黃金國。由于發現了波托西，“噴涌出白銀的山巒”的夢想在1545年變成了現實。但是在此之前，卻有許多順巴拉那河而上、徒勞地企圖到達銀礦產地的探險者，死于饑餓、疾病，或被印第安人的亂箭射死。

墨西哥和安第斯高原確實蘊藏著數量可觀的黃金和白銀。1519年埃爾南·科爾特斯向西班牙披露了莫克特蘇馬國王的阿茲特克金庫令人震驚的規模。十五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在絞死印加帝國國王阿塔瓦爾帕之前，令其交納的一筆巨額贖金（一間裝滿黃金和兩間裝滿白銀的房間）運抵塞維利亞。在此之前的一些年份中，西班牙朝廷用從安得列斯群島掠奪來的黃金給伴隨哥倫布首航的水手們支付報酬。[[7]](#filepos42197)末了，加勒比島嶼上的居民不再納稅，因為他們都已不復存在了，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死于淘金之中。這是一種令人恐懼的勞動，半個身體浸泡在水中，淘洗含金的細砂；或者彎腰躬身，背負來自西班牙的笨重的農具開墾農田，直至精疲力竭地死去。許多多米尼加印第安人提前完成了新的白人剝削者強加于他們的使命。先殺死自己的子女，然后集體自殺。十六世紀中葉，官方的編年史家費爾南德斯·德奧維多是這樣解釋安得列斯群島的集體自殺現象：“許多自盡身亡的人是為了娛樂消遣，為逃避勞動而服毒自殺，另外一些人是用自己的雙手自縊身亡”。[[8]](#filepos42866)

注釋

[[ 1 ]](#_1_1)    指國王費爾南多五世和伊莎貝爾王后。

[[ 2 ]](#_2)    J-H•埃利奧特:《西班牙帝國》，巴塞羅那，1965年。

[[ 3 ]](#_3)    L•卡皮坦和亨利•洛林:《哥倫布前后時期美洲大陸的勞工》，布宜諾斯艾利斯，1948年。

[[ 4 ]](#_4)    丹尼爾•維達爾特：《美洲意識和現實》，蒙得維的亞，1968年。

[[ 5 ]](#_5)    路易斯•尼克芬•多爾沃：《哥倫布前文化史記》，墨西哥，1963年; 安東尼奧•德萊昂•皮內洛律師用了整整兩卷的篇幅證明美洲是人間樂土。在《新大陸的天堂》（馬德里，1656年）一書中有一幅南美地圖，圖中央可以看到亞馬孫河、拉普拉塔河、奧里諾科河和馬格達萊納河水澆灌的伊 甸樂園。禁果是香蕉。地圖上還標明了宇宙洪水爆發時，諾亞方舟出發的準確位置。

[[ 6 ]](#_6)    奧特斯•卡德基：《西印度洋的西班牙國家》，墨西哥，1941年。

[[ 7 ]](#_7)    厄爾•漢密爾頓：《美洲的財富和西班牙革命的代價(1501— 1650)》，馬薩諸塞，1934年。

[[ 8 ]](#_8)    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多：《西印度自然通史》，馬德里，1959年。此種解釋成為一種新的流派。我在勒內·迪蒙的最新一本書《古巴是社會主義的嗎？》（巴黎，1970年）中驚奇地讀到，“印第安人沒有全部滅絕，他們的基因遺傳在古巴人的染色體中。他們對連續勞動所需要的緊張程度頻感反感，以致一些人在接受強制勞動之前便自殺身亡……”。

00002.jpg

### 2、攜帶秘密武器的神回來了

在哥倫布首次航海期間，他路過特內里費島時，曾目睹了一場可怕的火山爆發。這場火山爆發猶如一個朕兆，預示了這塊遼闊的切斷了通向亞洲西路航線的新大陸上即將發生的一切。從望不到邊際的海域隱約可見美洲大陸就在那里。征服就像狂潮排山倒海般地推進。總督接替船長，全體船員變成了入侵的軍隊。羅馬教皇的圣諭將非洲授予葡萄牙王室，將“余下的尚未被發現的土地，無論是迄今已由你們派遣的人員發現的，還是將來發現的土地”賜予卡斯蒂利亞王朝。把美洲贈給了伊莎貝爾女王。1508年教皇在一項新的圣諭中決定，在美洲征收的全部什一稅永久地歸西班牙王國，也就是說，西班牙對新大陸教會擁有令人垂涎的多方面的保護權，包括有權要求真正管理所有教士的薪俸。[[1]](#filepos51726)

1494年簽訂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準許葡萄牙占有由教皇確定的分界線以外的美洲土地。1530年馬丁·阿方索·德索薩驅走了法國人在巴西建立了第一批葡萄牙居民點。與此同時，西班牙人穿越了可怕的原始森林和廣漠的不毛之地，在征服和開發的進程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513年，太平洋展現在巴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的眼前；1522年秋季，埃爾南多·德·麥哲倫探險隊的幸存者回到了西班牙，他們首次將兩大洋聯結在一起，并且在繞地球環行一周之后證實地球是圓的；在此三年之前，埃爾南·科爾特斯的十艘航船從古巴島出發前往墨西哥方向；1523年，彼德羅·德阿爾瓦拉多前去征服中美洲；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占領了印加帝國的心臟，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庫斯科；1540年，彼德羅·德巴爾迪維亞穿過阿塔卡馬沙漠，建立了智利的圣地亞哥城。征服者深入查科，并且揭開了從秘魯直至地球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入海處的新大陸的面紗。

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什么樣的人都有。既有天文學家，又有食人肉者；既有工程師，又有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但是，沒有一種土著文化懂得使用鐵器、犁、玻璃和火藥，也不會使用輪子。而從大洋彼岸降臨到這塊土地上的文明卻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富有創造力的爆炸時期。美洲大陸的出現，作為又一項新的發現，連同火藥、印刷術、紙張和指南針一道參與了近代時期沸騰的誕生。兩個世界發展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土著文明相對容易被征服。埃爾南科爾特斯帶著不足百人的水手和五百零八名士兵在維拉克魯斯登陸。他們帶著十六匹馬、三十二把弩弓、十門銅炮以及一些火繩槍、滑膛槍和大手統。而當時，阿茲特克人的首都——特諾奇蒂特蘭的面積卻是馬德里的六倍，擁有兩倍于西班牙當時最大城市塞維利亞的人口。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僅率領一百八十名士兵和三十七匹馬進入了卡哈馬卡。

起初印第安人都被嚇呆了。莫克特蘇馬皇帝在官殿中得到的最初消息是：一座巨型山丘在海面上漂移。接著，另外一些信使又接踵來報。“皇帝聽說炮彈如何爆炸，爆炸聲如何隆隆作響，人如何昏倒過去，聽力怎樣受影響，這引起了他的極度恐慌。當炮彈落地時，一種類似石球般的東西從內部竄出，火焰四射”。那些外國人騎在像房頂一祥高”的“鹿”上。他們全身武裝，“僅僅露出他們的臉，如同石灰一樣白的白臉膛，滿頭金發，也有滿頭黑發的，蓄著長長的胡子……”。[[2]](#filepos52119)莫克特蘇馬還以為羽蛇神回來了，因為此前不久，有八種跡象顯示他將返回。狩獵者曾給他帶來一只鳥，頭部有一面圓形王冠，形如一面鏡子，鏡子中反射出夕陽西下的天空。莫克特蘇馬從鏡中看見一列列武士列隊行進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羽蛇神曾自東方來又沿東方而去，他就是白膚色、滿臉胡子。印加人那具有雙重性別的維拉科查神也是白膚色，留有胡子。東方是瑪雅人英勇無比的祖先的搖籃。[[3]](#filepos52570)

現在重返大地向人民算賬的復仇之神攜帶著盔甲和鎖子愷甲，這是把飛鏢和石塊彈射回來的錚錚發亮的外殼。他們的武器發射出致命的射線，令人窒息的煙霧使空氣混濁。征服者還施展政治手腕，運用背信棄義的策略和陰謀詭計。例如。他們懂得如何激發那些受阿茲特克帝國統治的民族的仇恨，知道利用那些使印 加人權利瓦解的分歧。特拉斯卡爾特卡斯人成為科爾特斯的同盟者，皮薩羅利用印加帝國繼承人（一對敵對的兄弟）瓦斯卡爾和阿塔瓦爾帕之間的戰爭從中漁利。在利用罪惡的手段使印第安人最髙首領屈服之后，征服者在中間統治階層、僧侶、官員和軍人中贏得同謀者。除此之外，他們還運用其他武器，或者說（如果喜歡這樣說的話）其他因素例如馬和細菌,也在客觀上幫助了入侵者的勝利。

馬同駱駝一樣，曾經起源于美洲[[4]](#filepos52892)，但卻在這片土地上絕跡了。馬由阿拉伯騎士引入歐洲，在舊大陸上具有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價值。當征服者把馬匹帶回美洲時，在印第安人驚奇的眼睛中，馬被賦予了入侵者神奇的力量。據說，印加王阿塔瓦爾帕見到首批西班牙士兵騎在用小鈴和羽飾裝扮起來的健壯的馬匹上，而馬奔馳著，發出嘶叫聲，飛奔的馬蹄揚起一片塵土時，他大吃一驚。[[5]](#filepos53220)瑪雅人繼承者特庫姆酋長用長矛砍掉了彼德羅•德阿爾瓦拉多坐騎的腦袋，因為他深信馬是征服者肌體的一部分。但是阿爾瓦拉多站了起來將酋長殺死[[6]](#filepos53469)。用戰時的馬具裝飾起來的少量馬匹驅散了眾多的印第安人群，散播了恐怖和死亡的陰影。在殖民過程中，“面對當地人的幻覺，神甫和傳教士們宣揚馬是神圣的，因為圣地亞哥（西班牙的守護神）騎的就是一匹白色小馬，在上帝的幫助下贏得了反對摩爾人和猶太人的神圣的戰爭。”[[7]](#filepos53768)

細菌和傳染病是征服者最有效的幫兇。歐洲人帶來了如《圣經》上所描述的疾病:天花、破傷風、各種肺部和腸道疾病、性病、沙眼、傷寒、麻風、黃熱病和使滿口牙爛掉的齲齒病。天花最早出現，這種使人發燒、肉體潰爛的陌生而令人厭惡的傳染病難道不是一種超自然的懲罰嗎？ “西班牙征服者進駐特拉斯卡拉，于是傳染病蔓延開了。咳嗽，像燃燒著的火燙的水痘”，一個印第安人如此描述。另外一個說傳染的、頑固的、難以醫治的水痘使許多人喪生。”[[8]](#filepos54086)印第安人像蒼蠅一樣成群死去，他們的肌體對新的疾病沒有任何抵抗力，即便是幸存者也變得非常虛弱無用。巴西人類學家達西·里貝羅估計，[[9]](#filepos54420)美洲、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島嶼上的土著居民中有近一半以上是在首次接觸白人之后被染上疾病而喪生。

注釋

[[ 1 ]](#_1_2)    吉列爾莫•巴斯克斯：《合理的征服》，蒙得維的亞，1968年；以及 J-H•埃利奧特，同前引書。

[[ 2 ]](#_2_1)    據向貝爾納迪諾•德薩阿貢道士報告情況的印第安人。載于佛 羅倫薩的古抄本，米蓋爾•萊昂-波蒂利亞：《被征服者的觀點》，墨西哥， 1967年。

[[ 3 ]](#_3_1)    這些令人吃驚的相似引起了下述假定：所有印第安人宗教中的 神實際上是先于哥倫布之前到達這塊土地上的歐洲人。拉斐爾•皮內達· 亞涅斯：《哥倫布與海島》，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

[[ 4 ]](#_4_1)    哈克達•霍克斯:《史前期》，見《人類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布宜諾斯艾利斯，1966年。

[[ 5 ]](#_5_1)    米蓋爾•萊昂-波蒂利亞《征服的背后：阿茲特克人、瑪雅人和印加人的關系》，墨西哥，1964年。

[[ 6 ]](#_6_1)    米蓋爾•萊昂-波蒂利亞，同前引書。

[[ 7 ]](#_7_1)    古斯達沃•阿道弗•奧特羅：《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生活》,拉巴斯，1958 年。

[[ 8 ]](#_8_1)    特拉特洛爾科的無名作者和薩阿貢提供情報的人，見米蓋爾•萊昂-波蒂利亞，同前引書。

[[ 9 ]](#_9)    達西•里貝羅：《美洲大陸和文明》第1卷《我們和西方文化，人民作證》，布宜諾斯艾利斯，1969年。

00002.jpg

### 3、像俄狼般貪婪黃金

為數不多的殘酷的美洲征服者，借助于火槍的狂射，利劍的亂砍和瘟疫的擴散，向前推進。被征服者對此有所敘述。喬盧拉大屠殺之后，莫克特蘇馬派遣了新的使者去見正向墨西哥山谷挺進的埃爾南·科爾特斯。使者向西班牙人贈送了金項鏈和用格查爾鳥的羽毛織成的旗。西班牙人“興高采烈，如同一群頑猴一樣高舉黃金，手舞足蹈，精神大振，容光煥發，因為這就是他們渴望的東西。他們心花怒放，強烈地渴望得到黃金，就像一群餓狼一樣貪婪”。保存在佛羅倫薩古抄本中的那瓦特爾語原文就是這樣描述的。后來，當科爾特斯到達阿茲特克人首都——金碧輝煌的特諾奇蒂特蘭時，西班牙人闖進金庫，“然后做了一個碩大的金球，接著就縱火點燃剩下的一切東西，不管它有多貴重，一切都在火焰中燃燒。西班牙人將黃金制成金磚”。

也曾有過戰斗。曾經丟失了特諾奇蒂特蘭的科爾特斯終于在1521年重新征服了它。“我們手無寸鐵，已經彈盡糧絕，滴水未進”。被破壞燒毀的、尸首遍地的城市終于陷落。“整夜下雨，雨水澆淋著我們”。紋架和酷刑不夠用了，被洗劫一空的金庫永遠無法滿足貪得無厭的要求，在漫長的歲月中，西班牙人不停地挖掘墨西哥湖底，尋找傳說被印第安人埋藏起來的黃金和貴重物品。

彼德羅·德阿爾瓦拉多及其隨從來到危地馬拉，“他們殺死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以致死者的血流成河，形成后來的奧林特佩克河”，甚至連“白晝也被印第安人流出的鮮血染紅”。在決戰之前，“受盡折磨的印第安人懇求西班牙人別再折磨他們了，說他們那里有許多黃金、白銀、寶石和翡翠，已變成鷹和雄獅的內海布伊斯金首領擁有這些寶物。后來，印第安人跟了西班牙人并和他們在一起……”[[1]](#filepos58864)。

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在將印加的阿塔瓦爾帕斬首之前，逼他交來“一擔架黃金和白銀作為贖金，其中純白銀兩萬多馬克和一百三十二萬六千埃斯庫多[[2]](#filepos59088)的純金幣”。之后，他向庫斯科進軍，這座印加帝國的首都非常耀眼奪目，皮薩羅的士兵還以為他們到了古羅馬城。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就從驚愕中清醒過來，立即開始洗劫太陽神廟，“他們互相角逐廝打著。每一個人都力圖從這座寶庫中搶到最好的東西。穿著鎖子愷甲的士兵踐踏珠寶、雕像，敲打金質器皿或把它錘成便于攜帶的形狀……。太陽神廟的全部金銀財寶都被投人熔爐，鑄煉成金屬錠，其中包括曾經布滿墻壁的金屬板和花園中令人贊嘆不已的人工鍛造的樹、鳥和其他物品。”[[3]](#filepos59416)

今天，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空曠的索卡洛廣場上，天主教堂矗立在特諾奇蒂特蘭最主要的廟宇的廢墟上，市政廳建在被科爾特斯絞死的阿茲特克首領夸烏特莫克的住宅上。特諾奇蒂特蘭已被夷為平地。在秘魯，庫斯科也經歷了類似的命運，但征服者卻未能徹底摧毀庫斯科高大的城墻。今天，在殖民時期建筑物的旁邊，仍能看見印加帝國宏偉建筑的石塊遺跡。

注釋

[[ 1 ]](#_1_3)    米蓋爾•萊昂-波蒂利亞《征服的背后：阿茲特克人、瑪雅人和印加人的關系》，墨西哥，1964年。

[[ 2 ]](#_2_2)    西班牙古金幣名。

[[ 3 ]](#_3_2)    米蓋爾•萊昂-波蒂利亞《征服的背后：阿茲特克人、瑪雅人和印加人的關系》，墨西哥，1964年。

00002.jpg

### 4、波托西的光輝：白銀的周期

有人說在波托西城的昌盛時期，甚至連馬掌都是銀制的。[[1]](#filepos66401)教堂的圣壇和宗教游行中的小天使的翅膀也都是由白銀制成的。1658年為了慶祝圣體節，波托西城中從主教堂至萊科萊托斯教堂的馬路，原先鋪設的石塊被敲去，全部改用銀磚砌成。在波托西用白銀蓋起了廟宇和宮殿，修道院和賭場。白銀成為悲痛和喜慶的誘因，白銀導致鮮血和美酒噴涌，白銀燃起貪婪之心，白銀放縱揮霍和冒險。在殖民征服和掠奪中，劍與十字架并駕齊驅。為了掠奪美洲的白銀，軍事首領和苦行者、格斗的騎士和傳道士、士兵和僧侶都相聚在波托西。富饒山丘的寶藏變成了銀錠和銀塊，有力地哺育了歐洲的發展。自從皮薩羅成為庫斯科的主人之后，“其價值等于一個秘魯”成為對人或事的最高贊譽，但自從發現了波托西山丘之后，拉·曼切的堂·吉訶德告誡桑丘時說的諺語是：“其價值等于一個波托西”。據1573年人口普查統計，成為總督轄區命脈和美洲白銀產地的波托西擁有十二萬居民。自從安第斯荒原上冒出這座城市之后，僅僅二十八年的時間，這座城市就猶如魔術般地擁有同倫敦一樣多的人口，居民人數超過了塞維利亞、馬德里、羅馬或者巴黎。一項新的人口普查證明，1650年，波托西已擁有十六萬居民，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人口是波士頓人口的十一倍，而那時紐約市還沒有現在這個名稱。

波托西的歷史并非隨西班牙人的到來而誕生。先于征服之前，印加王瓦伊納·卡巴克曾聽到屬下談論過蘇瑪赫·奧爾科，一座美麗的山丘，后來他患病被送到塔拉帕雅溫泉時，終于親眼看到了這座山丘。從坎圖瑪爾卡村落的草屋，這位印加王第一次目睹了那座昂然挺立在山岌之間的完美的錐形山巒，立刻目瞪口呆。這座山丘有數不清的不同深淺的紅色色調，勻稱的外形，龐大的面積，它始終激起人們的驚嘆和贊美。印加王猜測這座山丘深處可能蘊藏著寶石和貴金屬，他曾想用這些寶藏重新裝修庫斯科的太陽神廟。印加人從科爾蓋波爾科和安達卡巴礦山挖掘出的黃金和白銀從來不運出印加王國，這些金銀不是用于交易，而僅僅用來崇拜帝神。當印加礦工在雄偉的山丘的白銀礦中埋下縫石時，一聲沉悶的吼叫嚇跑了他們。這吼叫聲似雷鳴般有力，發自那崎嶇不平的山丘深處，它用克丘亞語說道：“這些財富不屬于你們，上帝將它留給遠方來客”。印第安人驚恐萬狀地逃走了，印加王拋棄了這座山丘，臨走之前他把這座山丘的名字改為波托西，意即“轟鳴、爆裂和爆炸的山”。

“遠方來客”很快就出現了。征服的首領開道。當他們到來時，瓦伊納卡巴克已經去世了。1545年，印第安人瓦伊巴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駱馬時，被迫在這座山崗上過了一夜。為了不致凍死，他點燃了一堆篝火取暖，火光照亮了白色的耀眼的礦脈，那是純正的白銀，這便導致西班牙人雪崩似的蜂擁而來。

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出，國王卡洛斯五世迅速表示感謝，他授予波托西帝國城市的稱號和一枚城徽，上面寫著：“我是富饒的波托西，我是人間寶庫，群山之王，我令所有國王傾倒。”在瓦伊帕發現此山谷僅十一年，剛剛誕生的帝國城市就慶祝費利佩二世加冕。慶祝活動持續了二十四天，耗資八百萬硬通比索。尋寶者紛紛來到這塊令人生畏的地方，這座約五千米高的山峰成為最有吸引力的磁體。但是，在銀山腳下，生活卻是艱辛的，人們必須忍受寒冷，這似乎是一種必要的代價。在短短的瞬間，一個富饒但卻雜亂無章的社會伴隨著白銀在波托西誕生了。這是白銀引起的興盛和騷動。按照烏爾塔多·德門多薩總督的說法，波托西成為王國的主要中摳神經。十七世紀初波托西全城已擁有三十六座裝飾豪華的教堂，眾多的賭場和十四座舞蹈學校。沙龍、劇場和節日舞臺都掛著極其華麗的壁毯、掛簾、紋章和金銀手工藝品。住宅的陽臺上垂掛著五顏六色的錦緞和金銀絲織物。城里有來自格拉納達、佛蘭德和卡拉布里亞的絲綢和紡織品，有巴黎和倫教的禮帽，錫蘭的鉆石，印度寶石，巴拿馬珍珠，那不勒斯的長筒襪，威尼斯的玻璃制品，波斯地毯、阿拉伯香水和中國瓷器。太太們渾身珠光寶氣，戴著寶石、鉆石和珍珠；紳士們身著地道的荷蘭高級繡花服裝。斗牛之后便玩傳戒指游戲，此地總有中世紀式的決斗，這是愛情與傲慢的決斗。決斗士戴著鑲滿綠寶石和鮮艷羽毛的鐵盔，手持托萊多利劍，騎在裝飾華麗的智利小馬上，馬鞍和馬橙都用金絲裝飾。

1579年，馬蒂恩法官抱怨道：“總是少不了新奇的事、厚顏無恥和傲慢無禮。”那時的波托西已經有八百名職業賭徒，一百二十名著名妓女，那些富有的礦主經常光顧她們明亮的沙龍。1608年，波托西為慶祝圣體圣禮，上演了六天喜劇，舉行了六個晚上的化裝舞會，八天斗牛，還組織了三場社交晚會，兩天的各種比賽及其他慶祝活動。

注釋

[[ 1 ]](#_1_4)    為了重現波托西極盛時期，作者査閱了下述過去的見證材料:彼德羅•維森特•卡涅特•多明格斯《殖民時期的波托西。波托西省歷史、地 理、政治、文化和法律指南》，拉巴斯，1939年；路易斯•卡波切：《波托西帝 國城市總概況》，馬德里，1959年；尼庫拉斯•德馬丁內斯•阿桑斯•貝拉：《波托西帝國城市的歷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3年；此外還有，維森克薩達：《波托西編年史》，巴黎，1980年；海梅•莫林斯.•《惟一的城市》，波托西，1961年。

00002.jpg

### 5、西班牙人養牛，別人喝奶

1545年到1558年間，位于現在玻利維亞境內的波托西富饒的銀礦以及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和瓜納華托的蘊藏豐富的銀礦，都相繼被發現；就在這同一時期人們開始熔煉銀汞合金，因為這種合金可以開采含量較低的銀礦。開采銀礦的“狂潮”很快壓倒了金礦。到十七世紀中葉，銀礦出口已經占西班牙語美洲國家礦產出口的99%以上。[[1]](#filepos80645)

因此，從那時起，美洲就成為一個寬闊的、集中的礦井口，波托西尤為如此。現在，一些玻利維亞作家滿懷豪情地說，西班牙三百年中從波托西得到的礦石足夠架起一座從山頂通向大洋彼岸皇宮門口的銀橋。這個比喻畢竟是一種想象，但是它暗示了這樣一種看似杜撰但卻是真實的事實：銀子流向廣闊的領域。大量的美洲白銀被偷偷地走私運到菲律賓、中國和西班牙本土。厄爾·J·漢密爾頓[[2]](#filepos80959)的書中并沒有估計這一情況。漢密爾頓根據從交易所獲得的材料，在他論述這個問題的名著中提供了驚人的數字：從1503年到1660年，有十八點五萬公斤黃金和一千六百萬公斤白銀運到塞維利亞港。在一個半世紀多一點的時間內，運到西班牙的白銀超過歐洲白銀儲備總量的三倍。這些不完整的數字其中還不包括走私的。

從新殖民地掠奪來的貴重金屬利激了歐洲的經濟發展，甚至于可以說，使歐洲的經濟有可能得以發展。就連亞歷山大大帝把掠奪來的波斯財富傾倒在古希臘所產生的效果，也無法同美洲對他國的發展所做出的這種巨大貢獻相比擬，不是對西班牙做出貢獻，確實不是，盡管美洲白銀之泉是屬于西班牙的。正如十七世紀人們所說的，“西班牙像一張嘴，它進食，咬碎、嚼爛，立即送到其他的器官，除了一瞬即逝的味覺或者偶然掛在牙齒上的碎屑之外，自己什么也沒留下。”[[3]](#filepos81219)西班牙人養牛，但是別人喝奶。王國的債權人大部分是外國人，他們有計劃地掏空了塞維利亞交易所由三個人用三把鑰匙鎖著的保存美洲財寶的金庫。

王朝被抵押出去了。此前它已把各種船只運載的幾乎所有的白銀都讓給了德國、熱那亞、佛蘭德和西班牙的銀行家。[[4]](#filepos81497)在西班牙征收的稅款，大部分也遭到同樣的命運。1543年，皇家收入的65%都用來支付債券的年利。只有極少量的美洲白銀被用在西班牙經濟上。盡管白銀表面上是在塞維利亞登記入庫，但是它卻流入富格爾家族手中，這些有錢有勢的銀行家們早把完成修建圣佩德羅教堂工程所需要的資金預支給了教皇，這些白銀也流入當時其他一些像韋爾澤、謝茲和格里馬爾迪家族那樣的大債主的手中。白銀還用來支付向新世界出口非西班牙貨品的費用。

富有的帝國有一個貧窮的宗主國，宗主國雖然窮，但對繁榮的幻想卻像越來越膨大的肥皂泡。一方面王朝到處開辟戰場，一方面貴族揮霍無度。在西班牙土地上，教士和武士，貴族和乞丐像物價和金錢利率瘋漲一樣在增長。在這個擁有廣闊但貧瘠的大莊園的國度里，工業一誕生就死亡了，病弱的西班牙經濟抵抗不住需求越來越多的食品和商品的猛烈沖擊。這種需求的增長是殖民地擴張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公共費用的大量增加和海外領地消費需要的強大壓力導致貿易赤字激增，通貨膨脹失控。科爾伯特這樣寫道：“哪個國家同西班牙人做買賣越多，哪個國家的白銀就越多。”歐洲在激烈地爭奪西班牙市場，也就是爭奪美洲的市場和白銀。十七世紀末的一份法國文件使我們了解到，盡管從法律的角度看，宗主國有十分迷人的景象，但是，那時西班牙只掌握了同大洋彼岸“它的”殖民屬地進行貿易的5%，全部貿易的近三分之一掌握在荷蘭人和佛蘭德人手中，四分之一是屬于法國人的，熱那亞人控制了20%以上，英國人控制了10%，德國人控制得少一些。[[5]](#filepos81827)美洲是一宗歐洲的買賣。

卡洛斯五世通過賄賂被推舉為神圣帝國愷撒大帝們的繼承人，但是在他在位的四十年中，只有十六年是在西班牙度過的。這位下巴突出、目光呆滯的君主，一個西班牙單詞都不認識就登上了寶座，他執政時，周圍是一群貪婪的佛蘭德人，卡洛斯五世給這些人發放通行證，讓他們從西班牙帶走滿載黃金首飾的騾馬，還授予他們主教、大主教的頭銜和官職職位作為犒賞，最后還允許他們把黑奴運到美洲殖民地去。卡洛斯五世在整個歐洲追捕魔鬼，由他挑起的宗教戰爭消耗了美洲的財富。他的去世沒有導致哈布斯堡王朝的覆滅，西班牙在近兩個世紀內忍受著奧地利的統治。反改革運動的偉大領袖是他的兒子費利佩二世。費利佩二世在瓜達拉馬山腳下埃斯科里亞爾巨大的修道院式的皇宮里，向各地推行宗教裁判所這種恐怖的制度，讓他的軍隊攻打異教徒的中心地。加爾文教派控制了荷蘭、英國和法國，土耳其人則象征著阿拉真主教可能卷土重來。為了拯救靈魂付出了巨大代價，那些沒有在墨西哥和秘魯被熔化的為數不多的美洲金銀藝術珍品，很快就從塞維利亞的交易所被搶奪出來扔到爐子中去。

異教徒和異教徒嫌疑犯被燒死，宗教裁判所圣潔的火焰把他們燒焦了，托克馬達[[6]](#filepos82063)焚燒了書籍，魔鬼的尾巴出現在各個角落，反對新教的戰爭也是反對歐洲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的戰爭。埃里奧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書中說道：“把十字軍保存下來就等于把參加十字軍的民族的古老社會組織保存下來。”成為西班牙的狂妄和頹敗的美洲的金屬都用來反對代表現代經濟的新生力量。卡洛斯五世已經在起義者的戰爭中擊敗了西班牙的資產階級，這場戰爭已經成為反對貴族、反對貴族的財產和特權的一場社會革命。布爾戈斯城叛變以后，起義失敗了。四個世紀之后，這個城市成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的首都。最后的起義之火被撲滅了，卡洛斯五世在四千名德國士兵的簇擁下回到了西班牙。與此同時，已經取得巴倫西亞市政權并把它擴展到全區的紡織工人和手工業者的十分激進的起義，也被淹沒在一片血泊中了。

捍衛天主教信仰實際上掩蓋了反對歷史進程的斗爭。驅逐猶太人——即信仰猶太教的西班牙人，使得西班牙在天主教國王統治時期失去了許多能工巧匠和必不可少的資本。人們認為驅逐阿拉伯人——實際上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西班牙人——無足輕重，但是僅僅在1609年就有二十七萬五千人被發配到邊疆去，這對巴倫西亞的經濟造成了摧殘性的后果，埃布羅河南部阿拉貢地區的肥沃土地毀于一旦。此前，費利佩二世由于宗教的原因趕走了數千名信仰新教或有嫌疑信仰新教的佛蘭德手工藝人，英國慨然接受了這些被驅逐的人，而他們的技藝大大推動了英國的工業。

人們可以看出，遙遠的距離和通訊不便不是妨礙酉班牙工業發展的主要障礙。西班牙資本家通過購買王朝的債券成了債主，他們并不把資本投入到工業發展中去。多余的經濟資源不是用于生產。這些掌握生殺大權的老富豪們既有土地，又有貴族頭銜，他們把多余的錢用來修建宮殿購買珠寶首飾，而投機商和大商人這些新貴們則購買土地和貴族爵位。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不納稅，也不會因欠債而入獄。從事工業活動的人，他的貴族證書就會自動失效。[[7]](#filepos82372)

西班牙人在歐洲遭到軍事失敗以后，陸續簽訂了一些貿易協定，他們做出的讓步刺激了取代塞維利亞港地位的加得斯港和法國、英國、荷蘭以及德國各港口之間的海上交通發展。每年都有八百至一千艘船在西班牙卸下別的地方生產的工業品，把美洲的白銀和西班牙的羊毛運到外國的紡織廠去，再把擴張中的歐洲工業所生產的紡織成品運回來。加得斯的壟斷資本家只限于給運往新大陸的外國工業產品重新貼上商標。如果西班牙的工業品連本國市場都照顧不了，怎么能夠去滿足殖民地的需要呢？

里爾和阿拉斯的花邊織物，荷蘭的布匹，布魯塞爾的掛毯，佛洛倫薩的錦緞，威尼斯的玻璃制品，米蘭的武器以及法國的酒和亞麻，[[8]](#filepos82667)充斥西班牙市場，以棲牲本國生產為代價來滿足一個越來越窮的國家中人數越來越多、力量越來越大的富有寄生蟲們講究排場和揮霍消費的需求。工業夭折了，哈布斯堡王朝盡一切可能地加速工業的消亡。到了十六世紀中葉，政府居然準許進口紡織品，同時又禁止西班牙所有的呢料出口除美洲之外的國家。[[9]](#filepos82897)與此相反，正如拉莫斯指出的英王亨利八世和伊莎貝爾一世的方針很不一樣，他們禁止這個處于上升階段的國家出口黃金和白銀，他們壟斷了匯票，阻止羊毛出口并把北海漢莎同盟的商人從英國港口趕出去。與此同時，意大利諸共和國通過關稅、優惠和嚴格的禁令保護其對外貿易和工業，手工藝匠人不得出國，否則處以死刑。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1558年卡洛斯五世逝世時塞維利亞有一萬六千臺紡織機四十年之后，當費利佩二世去世時只剩下了四百臺。安達盧西亞七百萬頭羊減少到二百萬頭。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這本美洲甚為流行的小說中描述了當時的社會。十六世紀中葉頒布了一條法令，不準進口外國書籍，也不準學生到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去學習。在短短幾十年中，薩拉曼卡的大學生減少了一半。那時有九千所修道院，教士增長速度之快可以同那些戎馬生涯的貴族增長速度相比。十六萬外國人霸占了對外貿易，貴族們的揮霍使西班牙在經濟上十分虛弱無能。大約在1630年，一百五十多個公爵、侯爵、伯爵和子爵還拿到五百萬杜卡多[[10]](#filepos83116)的年金，這些錢使他們光榮的爵位大放異彩。梅迪納塞里公爵有七百個傭人，歐蘇納大公爵有三百名奴仆，為了嘲笑俄國沙皇，他讓奴仆們都穿上了皮大衣。[[11]](#filepos84060)十七世紀是流氓、饑餓和瘟疫的時代。西班牙究竟有多少乞丐，數也數不清，但是這也未能阻止外國乞丐從歐洲各地擁到這里來。大約在1700年，盡管全國人口已經不多了，西班牙還有六十二萬五千名騎士和軍人。在兩個多世紀中，西班牙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同英國的人口一樣，而英國的人口在那時翻了一番。1700年哈布斯堡政權結束了，西班牙全面破產。長期的失業，荒蕪的大莊園，混亂的貨幣，一塌糊涂的工業，失敗的戰爭，空空如也的國庫等等，加上中央政府在各省已無權力，費利佩五世面前的西班牙，“比它的已故主人多不了幾口氣。”[[12]](#filepos84343)

波旁家族使國家有了一種比較現代化的假象，但是到十八世紀末，西班牙的教士竟達到二十萬，其余的非生產人口也繼續急劇增長，造成了國家的不發達狀況。那時在西班牙還有一萬多城鎮在貴族領主管轄下，不受國王的直接控制。大莊園制和世襲制還原封未動地保留著。蒙昧主義和宿命論照樣存在。還不及費利佩四世的時代，那時，一群神學家曾聚在一起研究在曼薩納雷斯和塔霍兩條河之間修建一條運河的方案，他們最后宣布，如果上帝喜歡讓河流通航，他在創造河流時就會讓它們通航。

注釋

[[ 1 ]](#_1_5)    厄爾•漢密爾頓：《美洲的財富和西班牙革命的代價(1501— 1650)》，馬薩諸塞，1934年。

[[ 2 ]](#_2_3)    厄爾•漢密爾頓：《美洲的財富和西班牙革命的代價(1501— 1650)》，馬薩諸塞，1934年。

[[ 3 ]](#_3_3)    引自古斯塔沃•阿道弗•奧特羅，同前引書。

[[ 4 ]](#_4_2)    J·H·埃利奧特，同前引書，和厄爾•漢密爾頓，同前引書。

[[ 5 ]](#_5_2)    羅朗•穆尼耶：《十六和十七世紀》第4冊。見莫里斯•克魯澤: 《文明總史》，巴塞羅那，1967年。

[[ 6 ]](#_6_2)    十六世紀中期西班牙作家。

[[ 7 ]](#_7_2)    維桑•維韋斯主任：《西班牙和美洲的社會經濟史》,第2、3卷，巴塞羅那，1957年。

[[ 8 ]](#_8_2)    豪爾赫•阿韋拉多•拉莫斯：《拉美民族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 9 ]](#_9_1)    埃利奧特，同前引書。

[[ 10 ]](#_10)    西班牙幣名。

[[ 11 ]](#_11)    這種人還沒有死絕。我打開一本1969年底馬德里的雜志讀到: 阿爾布格爾格公爵夫人又是阿爾卡尼塞斯•巴爾巴塞斯侯爵夫人的特雷 莎•貝爾特蘭•里斯•皮達爾•戈羅斯基•契科•德古斯曼夫人去世了，鰥夫、曾三次任西班牙大公的阿爾布格爾格公爵又是貝爾特蘭•阿隆索•奧索里 奧•迪亞斯•德里維拉•馬爾托斯和菲格羅亞先生，他也是阿爾卡尼塞斯\* 巴爾巴塞斯、卡德雷伊塔、格利亞爾、庫亞拉、蒙特奧斯侯爵，又是富恩薩 爾達尼亞、德格拉哈爾、德烏艾爾馬、德雷德斯馬、德拉托雷、德比利亞努埃瓦•德卡涅多、德比利亞翁布羅薩伯爵，為之痛哭。

[[ 12 ]](#_12)    約翰•林奇：《西班牙殖民管理》，布宜諾斯艾利斯，1962年。

00002.jpg

### 6、騎士和馬的分工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卡爾·馬克思寫道：“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并，對東印度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

對內和對外的掠奪都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它從中世紀起，就使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出現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不平等交換擴展到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和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地區。埃內斯托·曼德爾把到1661年為止從美洲搶來的金銀的價值，1650年到178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尼西亞獲得的戰利品，十八世紀法國資本買賣奴隸所獲的贏利，英國在英屬安得列斯群島使用奴隸勞動的收入以及五十年中從印度掠奪來的東西統統加在一起，其總數超過了到1800年為止歐洲的工業總投資額。[[1]](#filepos93415)曼德爾指出，這筆巨額資本為向歐洲投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刺激了“企業精神”并直接用來建立大大推動產業革命的工業。但是，同時，有利于歐洲的國際上財富大規模的集中，卻妨礙了被掠奪地區跳躍到積累工業資本的階段。“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悲劇就在于它們不僅僅是國際集中化進程的犧牲品，而且在以后它們還得為自己的工業落后付出代價，也就是說，得在一個充斥著業已成熟的西方工業的產品的世界中進行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2]](#filepos93773)

美洲殖民地是在商業資本擴大的過程中被發現、被征服、被殖民化的。歐洲伸出它的雙臂攬住全世界。不論是西班牙還是葡萄牙，都沒有從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的突飛猛進中獲得什么好處，盡管主要是它們的殖民地為上述商業資本的擴張提供了黃金和白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縱然美洲的貴重金屬曾經使西班牙貴族——他們過晚地、與歷史背道而馳地生活在中世紀——虛偽的財富大放光芒，但它們同時也決定了西班牙在以后幾個世紀中的頹敗。歐洲其他一些地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掠奪美洲原始居民來孕育現代資本主義。在搶掠大宗財寶之后，便是在礦井和坑道里強迫土著人和從非洲強行買來的黑奴進行勞動，有計劃地剝削他們。

歐洲需要金銀。流通領域的支付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在資本主義即將分娩時，必須幫助它蠕動：資產階級分子占據了城市，建立了銀行，生產并交換商品，而且去爭奪新的市場。黃金、白銀、蔗糖，供過于求的殖民地經濟是按照歐洲市場的需要來建立并為其服務的。在十六世紀較長的時期內，拉丁美洲貴重金屬的出口值比進口值大四倍，那時主要進口奴隸、鹽、酒、食油、武器、呢料和奢侈品。財富外流，落入那些新興起的歐洲國家之手。這就是那些開拓者的主要任務，盡管除了這項任務之外，他們向瀕臨死亡的印第安人傳播福音的次數同使用皮鞭的次數一樣頻繁。伊比利亞半島殖民地的經濟結構從屬于國外的市場，因此這種經濟結構也就集中在掌管收入和權力的出口部門。

在從金屬時代到以后提供食品的時代這一長長的過程中，每個地區都要以它所生產的東西為特征，而它所生產的東西又是歐洲所希望的。穿洋過海的大帆船底艙中所運載的每一種產品，都變成了一種志向，一種命運。就像保羅·巴蘭所說的，與資本主義同時興起的國際分工，正如騎士和馬之間的分工一樣。[[3]](#filepos94043)殖民地世界的市場也發展了起來，但它是作為新生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的純粹附屬物而存在。

塞爾索·富爾塔多指出，[[4]](#filepos94399)“歐洲封建老爺從他們所統治的人民那里得到了一筆額外收入，他們通過各種辦法把這筆額外收入用在他們自己的地區，而從國王那里得到美洲的礦井、土地和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其主要目標則是獲取盈余并把它轉到歐洲去。這種看法有助于闡明美洲殖民地經濟從建立的時候起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盡管這種經濟表面上顯示了一些封建的特點，但是在其他地方它是為新生的資本主義效勞的。歸根結底，在我們的時代，若是沒有貧苦受奴役的外國地區，也就沒有富有的資本主義中心，二者同屬于一個體系。

但是，不是所有的盈余都被轉到歐洲去了。殖民地經濟受到商人、礦山老板和大地主的控制，在朝廷及其主要的同盟——教會機制而無孔不入的監視之下，他們瓜分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勞動成果。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把金屬和食品運到歐洲去，從歐洲得到奢侈品，耗費他們不斷增長的財富。統治階級對國內經濟多樣化和提高人民的技術和文化水平毫無興趣。他們在為之而運轉的國際大齒輪中起另外的作用，按統治者的觀點來看，人民極大的貧困對他們十分有利，但是這種貧困阻礙了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

一位法國女經濟學家[[5]](#filepos94669)認為，造成目前拉丁美洲極度落后狀況的殖民地最糟的遺產，就是缺少資本。然而，所有的歷史材料說明，過去，殖民地經濟在本地區內為那些同殖民主義統治制度合作的階級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塞爾希奧·巴古[[6]](#filepos94988)說，大量無償的、或實際無償的勞動力，以及歐洲對美洲產品的“大量需求，使得伊比利亞殖民地能夠提前積累大量資本。受益者不僅遠遠沒有增加，同總人口比較反而是減少了，失業的歐洲人和當地白人在不停地增加足以說明此點。”扣除傾注在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的最優厚部分之后，留在美洲的那一部分資本，不是像在歐洲那樣用于為工業的發展奠定基礎，而是用來修建豪華的宮殿和廟宇，購買首飾和奢侈的衣著及家具，養活眾多的奴仆并在節日中大肆揮霍。在較大程度上，這筆多余的資本用來購買新的土地，或變為固定資本或繼續在投機和商業活動中運轉。

在殖民時代衰落的時期，洪堡在墨西哥發現了“一筆巨額資本集中在礦山主的手中，或在退出商界的買賣人手里”。根據他的考證，墨西哥田產和全部資本的一半以上是屬于教會的，教會還通過典押控制了相當一部分余下的土地。[[7]](#filepos95279)像維拉克魯斯和阿卡普爾科的大出口商一樣，墨西哥礦主把他們多余的錢用來購買大莊園，放高利貸，教會的高層人士也向這個方向發展他們的財產。能夠把平民百姓變為王宮貴族的住宅以及令人驚嘆的廟宇就像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了。

在十七世紀中葉的秘魯村落，領主、礦主、宗教法庭法官、王國的行政官員等等都把資本傾注到商業中去了。在委內瑞拉，十六世紀末開始用鞭子強迫大批黑人種植可可，靠這項經營形成的財富投入到“新的可可種植園和種植其他經濟作物以及礦山城市不動產。購買奴隸和牲畜等等方面。”[[8]](#filepos95518)

注釋

[[ 1 ]](#_1_6)    埃內斯托•曼德爾：《馬克思主義經濟論》，墨西哥，1969年。

[[ 2 ]](#_2_4)    埃內斯托•曼德爾：《第三世界原始積累和工業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見《阿馬盧》雜志第6期，1965年4-6月號，利馬。

[[ 3 ]](#_3_4)    保羅•巴蘭：《發展的政治經濟》，墨西哥，1959年。

[[ 4 ]](#_4_3)    塞爾索•富爾塔多：《從伊比利亞征服時期到古巴革命的拉丁美 洲經濟》，智利，圣地亞哥，1969年，墨西哥，1969年。

[[ 5 ]](#_5_3)    博若•加尼耶：《拉丁美洲的經濟》，巴黎，1949年。

[[ 6 ]](#_6_3)    塞爾希奧•巴古:《殖民地社會的經濟，拉丁美洲比較史論文》，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

[[ 7 ]](#_7_3)    亞歷山大•馮洪堡：《關于新西班牙王國的論文》，墨西哥，1944年。

[[ 8 ]](#_8_3)    塞爾希奧•巴古，同前引書。

00002.jpg

### 7、波托西的廢墟，白銀的時代

當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分析在拉丁美洲歷史長河中“宗主國和衛星國”之間關系的本質時，他把這種關系看作是一條連續從屬的鎖鏈。他在一部著作[[1]](#filepos112534)中指出，今日最不發達、最貧困的地區正是昔日同宗主國的聯系最緊密、曾經繁榮一時的地區。這些地區過去生產了大量財富出口到歐洲，后來又出口到美國去，是大量資本的源泉，但在由于種種原因貿易不興盛之后就被宗主國拋棄了，波托西就是這種一落千丈的極好的例子。

墨西哥瓜那華托和薩卡特卡斯銀礦是后來繁榮起來的。在十六和十七世紀，富饒的波托西山是美洲殖民生活的中心，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在這中心周圍運轉的有智利的經濟，它提供小麥、肉干、皮革和酒；有科爾多瓦和圖庫曼的畜牧業和手工業，它們提供牲畜和紡織品，有萬卡維利卡的水銀礦以及阿里卡地區，它是向當時主要行政中心利馬運去白銀的轉運站。十八世紀是以波托西為中心的白銀經濟枯竭的開始，但是，在獨立戰爭時期，包括今日玻利維亞在內的這一地區的居民比居住在今日阿根廷這塊土地上的居民還要多。一個半世紀以后，玻利維亞的人口幾乎比阿根廷的人口少了六倍。

那個被豪華和浪費搞得疲弱不堪的波托西，如今只給玻利維亞留下對過去輝煌燦爛景象模模糊糊的記憶，留下教堂和宮殿的廢墟以及八百萬具印第安人的尸體。鑲嵌在有錢的騎士盾牌上的任何一顆鉆石的價錢，都比一個印第安人當苦力一生所掙的錢還要多，但是騎士帶著鉆石逃跑了。玻利維亞這個今日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可以以曾經為最富有的國家增添財富而感到自豪——如果這樣做并非無用的話。在我們的時代，波托西是貧困的玻利維亞一個貧困的城市，我曾和一位裹著長長駝羊毛披巾的老太太在她那有二百年歷史的安達露西亞式的庭院里交談，她對我說：“這個城市給予世界的東西曾經是最多的，但是現在它擁有的東西卻最少。”這個注定要懷舊的、饑寒交迫的城市，至今仍是美洲殖民制度一個敞開的傷口，一份控告書。世界應該開始乞求它的原諒。

人們以瓦礫為生。1640年，阿爾瓦洛·阿隆索·巴爾巴神父在馬德里出版了由皇家印刷廠印制的關于金屬藝術的杰出論文。他在書中寫道，錫“是毒品”。[[2]](#filepos112819)他提到了一些山，“那里有很多錫，但是不被人所知，因為在那里沒有發現大家所要尋找的白銀，所以把錫扔到一邊去”。現在在波托西正在開采被西班牙人當作垃圾扔在一旁的錫礦。一些老房子的墻壁被出售，因為它所含的錫的成色足。從過去西班牙人在那座富饒的山上開掘的五千個礦井口，幾百年來源源不斷地噴出財富。隨著炸藥慢慢把山炸空，山頂慢慢塌陷，山也正在改變顏色。堆放在無數洞口邊的大堆巖石有各種各樣的顏色：粉紅色的、淡紫色的、紫紅色的、黃褐色的、灰色的、金黃色的、棕色的，簡直是一條用各色小布塊做成的床單。鑿石者敲開巖石，善于掂量和選礦的那些印第安婦女，則像小鳥一樣銜啄余下的礦石，從中尋找錫。礦工們手擎電石燈，佝僂著身子鉆到那些尚未被水淹沒的礦井里去挖掘所能采到的東西。白銀是沒有的。連一點點閃光的東西都沒有。西班牙人甚至用小掃帚把礦井掃得干干凈凈。礦工們用鎬頭和鐵鍬在狹小的坑道里從礦石殘渣中掏掘一些礦石。“山還是富饒的”——一個用手扒土的失業者平靜地說，“上帝保佑，你看，礦山像植物一樣也在長大”。波托西富饒山巒的對面，有一座名叫瓦卡奇的山，它是礦山被毀的見證人。瓦卡奇在克丘阿語中是“哭泣過的山”的意思。山坡上有許多“泉眼”，流下了一股股清澈的泉水，讓礦工們飲用。

十七世紀中葉是這個城市的昌盛時期，它曾經吸引了許多西班牙和當地白人畫家、手工藝者以及印第安的肖像畫家，他們在美洲殖民藝術中刻下了自己的烙印。被稱為美洲格雷戈[[3]](#filepos113049)的梅爾喬·佩雷斯·德奧爾金留下了為數眾多的宗教題材作品，既顯示了畫家的創作天才，又反映了這塊土地的宗教熱情，例如令人難以忘懷的圣母瑪麗亞的光輝形象，她敞開胸懷，用一只乳房喂嬰兒時的耶穌，用另一只乳房喂圣約瑟。首飾店的金銀匠做凸出花紋的師傅，木匠和做金、木、石膏及珍貴象牙工藝的師傅，他們用無數閃閃發光的金銀絲做成的雕塑、祭壇以及極珍貴的講道臺、組塑來裝飾波托西許許多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同那些受到致命的潮濕侵蝕的繪畫、次要的人像和物品不一樣，用石頭雕鑿的廟宇的正門則經歷了幾個世紀風風雨雨的吹打。旅游者和神父們把教堂搶劫一空，從圣杯、大鐘到用歐洲小山毛櫸木和白蠟木雕成的圣弗朗西斯科的雕像和基督的雕像，能拿的都拿走了。

這些被搶劫一空的、大部分已關閉的教堂正在逐漸被歲月所摧毀。這確實很可惜，因為它們雖然被掠奪殆盡，卻仍然是保存下來的、把各種風格熔化在一起并加以發揮的殖民地藝術的巨大財富。這種藝術的寶貴之處在于它的風格和異教情調，代替了十字架的蒂亞瓦納科的“階梯式標志”；同神圣的太陽、神圣的月亮在一起的十字架；披著自然長發的圣男圣女，環繞柱子一直到柱頂上的葡萄和麥穗，同印加帝國的國花——康圖塔花在一起；美人魚、酒神和歡樂的生活同羅馬式的苦行僧、一些神像黝黑的面頰以及帶有印第安特色的女像柱交織在一起。一些已經沒有教徒光臨的教堂被重新修建改作它用。圣·安布羅西奧教堂變成了奧米斯特影院，1970年2月在用淺浮雕裝飾的正門上登出了下次公映的廣告“世界發瘋了，發瘋了，發瘋了”。耶穌會的教堂也變成了電影院，后來又變成了格拉斯公司的商品倉庫，最后變成了公共慈善事業的食品倉庫。少數教堂還在勉勉強強地舉行一些宗教活動，波托西居民由于貪求而開始向神祈禱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了。以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為例，據說這個教堂的十字架每年都長高幾公分，維拉克魯斯主神的胡子也在長長，這是四個世紀前不知由誰帶到波托西的穿絲戴銀的令人生畏的耶穌像。神父們每隔一段時間少不了要給他剃剃胡子甚至寫下了他所做的一切神奇的事：不斷地驅除干早和瘟疫，奮起捍衛被圍困的城市云云。

但是，維拉克魯斯主神對波托西的衰落無能為力。人們說，銀礦的枯竭正是上帝懲罰礦主的暴行和罪孽的。壯觀的彌撒是往日的事，宴會、斗牛、舞會、焰火也已成為過去。豪華的宗教儀式歸根結底也都是印第安奴隸勞動的副產品。在繁榮時期，礦主們為教堂和修道院提供了大量的捐贈，他們經常舉行隆重的葬禮活動。通往天堂的大門的鑰匙是純銀的，商人阿爾瓦羅·貝哈拉諾在他1559年的遺囑中命令“波托西所有的神父和教士”都要為他送葬。在殖民社會熾熱恐懼的瘋狂行為中，庸醫和巫師同正式的宗教摻雜在一起。隆重的施涂油禮，同施圣餐一樣，能拯救垂死的人，盡管留下豐厚的遺產來修建一座寺廟或一個銀祭壇比這更有效得多。念福音可以退燒，在一些修道院念經可以降低體溫，在另一些修道院念經又可以使身體發熱。“宗教教義像羅望子樹和甜硝石一樣涼爽，圣母頌就像柑橘花和嫩玉米須一樣使人感到溫暖……”[[4]](#filepos113303)

在丘吉薩卡大街，可以看到被幾百年歲月侵蝕的卡爾馬和卡雅拉伯爵宮殿的正面，昔日的宮殿如今已變成一個牙科醫生的診所。軍團長安東尼奧·洛佩斯·德基羅加先生的族徽，現在是蘭薩街一個小小的學校的裝飾品。畫著張牙舞爪獅子的奧塔維候爵的族徽，現在掛在國家銀行的門廊上，“他們現在都住在哪里呢，大概已走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仍然死守在家鄉的波托西老太太告訴我，富人們先走了，后來窮人們也走了。波托西現在的人口比四個世紀前少了三倍。我從烏尤尼大街一個屋頂的平臺上遙望那座山，烏尤尼大街是一條狹窄的、曲曲彎彎的殖民地小巷，這里的房子都有大大的木結構的陽臺，小巷兩邊的陽臺挨得很近，街坊們不論是接吻還是打架都不必下到街上來。像整個城市一樣這條街上還保留著古老昏暗的油燈，海梅·莫林斯曾經這樣描寫在這昏暗的油燈下，“遮面的騎士、漂亮的婦人以及賭徒們像幽靈一樣談情說愛并悄悄溜走”。這個城市現在已經有了電燈，但是并不怎么顯眼。在黑暗的廣場上，在古老的燈籠的照耀下，為慈善事業舉行抽彩晚會。我看到人群中有人抽中了一塊餅子。

蘇克雷和波托西一起衰落。這座氣候宜人的小城，曾先后被稱作恰爾卡斯、拉普拉塔和丘基薩卡。它在很大程度上享用了從富饒的波托西山中流出來的財富。弗朗西斯科·皮薩羅的兄弟貢薩洛·皮薩羅想當國王卻未能當上，他在蘇克雷修建了一座王宮般富麗堂皇的宮殿。教堂、大房子、公園和療養花園，同法學家、信徒們以及咬文嚼字的詩人們一起，不斷地涌現。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它們漸漸給城市留下了烙印。“寂靜，這就是蘇克雷的寂靜，蘇克雷已不存在但是從前……”。從前，這里是兩任總督的文化首府，是美洲主要大主教區的所在地，是殖民地最有權勢的法庭的所在地，是南美洲最繁榮、最文明的城市。烏比納和科爾蓋恰卡兩位夫人，即塞西莉亞·孔特雷拉斯·德托雷斯夫人和瑪麗亞·德拉斯梅塞德斯·托拉爾瓦·德格拉馬霍夫人舉行豐盛的宴會，比賽誰更能揮霍她們從波托西的礦產所得到的巨額盈利，當豐盛的宴會結束時，她們從陽臺往下扔銀餐具，甚至扔金制器具，讓走運的過路人拾揀。

蘇克雷現在還有一個埃菲爾鐵塔，還有它自己的凱旋門，人們說，用它的圣母瑪麗亞身上的珠寶就能付清玻利維亞的巨頗外債，但是曾在1809年歡樂地歌頌美洲解放的那些教堂的著名的鐘，今日的鐘聲是凄慘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暗啞的鐘聲曾經多次宣告起義和暴動，今日卻只能為蘇克雷死一般的沉寂敲喪鐘。蘇克雷仍然是玻利維亞的合法首都，最高法庭仍然設在蘇克雷，這都無關緊要。走在街上的是數也數不清的訟師，他們病病歪歪，皮膚發黃。是這個城市走向衰亡的幸存的見證人。他們曾經是戴著拴有黑帶子的金邊眼鏡的博士。蘇克雷高貴的長者們，從空空如也的大宮殿派出他們的仆人到火車窗戶下賣燒餅。在以往走運之時，有人甚至買下了王子的頭銜。

在波托西和蘇克雷，只有已不復存在的財富的幽靈還活著。萬恰卡是玻利維亞的又一場悲劇，在上個世紀，英國和智利資本耗盡了這一地區寬度為兩米多、含銀量較高的銀礦礦脈，現在只剩下灰塵彌漫的廢墟。地圖上還標有萬恰卡這個地名，好像它還存在似的，交叉著的鎬頭和鐵鍬表示它是仍然存在的礦業中心。墨西哥的瓜納華托和薩卡特卡斯礦的命運是不是較好一些呢？根據亞歷山大·馮洪堡提供的材料估計，從1760到1809年的僅僅半個世紀里，由于出口白銀和黃金，墨西哥外流的經濟款項就相當于現在的約五十億美元。[[5]](#filepos113646)那時在美洲還沒有更重要的礦產。德國的大學者把瓜納華托的巴倫西亞納礦同歐洲薩克森地區最富的欣梅爾茲·富施特礦作一比較，在那個世紀初葉，巴倫西亞納礦所生產的白銀比欣梅爾茲礦多三十六倍，它給股東們留下高出三十三倍的利潤。1732年，圣地亞哥·德拉拉古納伯爵激動地描寫薩卡特卡斯礦區和“礦井深處所埋藏的珍寶”，在山區，“四千多個礦井口用自己身體深處的果實去更好地為上帝和國王效勞，也為了讓所有的人都來吸吮和分享偉大的、豐滿的、淵博的、文明的和高貴的東西”，因為這是“智慧、禮貌、戰績和高尚的源泉”。[[6]](#filepos114647)馬爾莫萊霍神父后來描寫瓜納華托城說，橋梁穿過城市，城內有酷似巴比侖城塞米拉米斯花園那樣的花園，有使人眼花繚亂的廟宇、劇院、斗牛場、斗雞場，有面對綠色山坡的寶塔和圓形屋頂。但是，“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國家”，馮洪堡曾經這樣描述墨西哥，“也許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如此可怕的不平等……，公有房屋和私有房屋的建筑式樣，婦女的漆亮嫁妝，社會的氣氛，所有這一切都在顯示著一種與老百姓的貧窮、愚昧和粗俗極為格格不入的過分的精心。”山丘上的礦井口吞噬著人和牲畜，“有今天沒有明天”的印第安人長期忍饑挨餓，就像蒼蠅一樣死于瘟疫。僅僅在1784年一年，嚴重的霜凍使食品奇缺，僅瓜納華托就有八千人死于饑餓引起的疾病。

資本沒有積累起來，而是被揮霍掉了。像一句成語所說的“父親是商人，兒子是騎士，孫子是乞丐”。盧卡斯·阿拉曼1843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嚴肅的勸告，同時，他堅持要通過一系列的禁令和高額關稅來對抗外國競爭，保護民族工業。他說，“必須發展工業，這是普遍繁榮的惟一源泉。除了消費工業產品外，薩卡特卡斯的財富對普埃夫拉一點用處也沒有，如果這些工業像以前一樣又衰退了，那么現在蒸蒸日上的普埃夫拉也將會破產，礦山的財富也無法把它從貧困中挽救出來”。預言應驗了。今天，薩卡特卡斯和瓜納華托，甚至在它們所處的地區里都不是最重要的城市。這兩個城市有氣無力地支撐著，周圍是礦業繁榮時期留下的一些帳篷支架。薩卡特卡斯十分荒涼，以農業為生，向其他州出口勞力。同過去好年景相比，這個地區的金礦的含金度和銀礦的含銀度都極低。瓜納華托過去開采了五十個礦井，現在只剩下了兩個。這個美麗城市的人口并沒有增加，但是旅游者蜂擁而至，他們來欣賞昔日留下的榮華富貴景象，在以浪漫名稱命名的、留下許多傳說的小巷中散步，懷著恐懼的心情觀看那一百個被土地的鹽分保護得完整無缺的木乃伊。瓜納華托州一半的家庭——平均每家五口人以上——今天仍然住在只有一個房間的茅草棚里。

注釋

[[ 1 ]](#_1_7)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和不發達狀況》，紐約，1967年。

[[ 2 ]](#_2_5)    阿爾瓦羅•阿隆索—巴爾瓦：《金屬的藝術》，波托西，1967年。

[[ 3 ]](#_3_5)    著名的畫家。——譯注

[[ 4 ]](#_4_4)    古斯塔沃•阿道弗•奧特羅，同前引書。

[[ 5 ]](#_5_4)    費爾南多•卡莫納為迭戈•洛佩斯•羅薩多的《墨西哥的歷史和經 濟思想》一書所寫的序，墨西哥，1968年。

[[ 6 ]](#_6_4)    D•約瑟夫•里韋拉•貝爾南德斯，孔德•圣地亞哥•德拉拉古納：《最高貴、最忠實的薩卡特卡斯市簡述》，登在加夫列爾•薩里納斯•德拉托雷:《薩卡特卡斯的證人》一書，墨西哥，1946年。除了這本書和洪堡的論文外，作者還參考了路易斯•查韋斯•奧羅斯科：《工業革命——政治革 命》，墨西哥工農圖書館；盧西奧•馬爾莫萊霍：《瓜納華托大世紀，或構成 瓜那華托城歷史的材料》，瓜納華托，1883年；何塞•馬麗亞•路易斯•莫拉•• 《墨西哥及其革命》，墨西哥，1965年；關于目前的材料還參考了《薩卡特卡斯州和瓜納華托州的經濟》，選自商業銀行系統的系列調查材料，墨西哥，1968年。

00002.jpg

### 8、灑下鮮血和熱淚，但是教皇裁決印第安人是有靈魂的

1581年，費利佩二世在瓜達拉哈拉法庭斷言，美洲有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被消滅，幸存者必須為死者交納賦稅。此外，這位30拉丁獎洲被切開的血管—，君主還說，印第安人是可以買賣的。他們在露天住宿，母親把自己的孩子弄死免得他們在礦區遭受磨難。[[1]](#filepos127392)與帝國[[2]](#filepos127616)相比，王朝不那么虛偽。除了其他的稅收之外，王朝還得到了它的臣民們在整個講西班牙語的新大陸掠奪到的金屬價值的五分之一。到十八世紀，葡萄牙王朝也是這樣掠奪巴西的。恩格斯曾經說過，美洲的白銀和黃金就像具有腐蝕性的酸劑一樣，滲透到歐洲垂死的封建社會的各個毛孔，那些為新生的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效勞的礦山企業主們把印第安人和黑奴變成了歐洲經濟無計其數的“國外無產者”。希臘羅馬式的奴隸制事實上在一個不同的世界得到了復蘇，除了西班牙語美洲那些已被消滅的帝國中的印第安人遭到不幸之外，那些從非洲的農村被擄來到巴西和安得列斯群島做工的黑人也遭到可怕的命運。拉美殖民地經濟前所朱有地、最大程度地集中了勞動力，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世界史上任何文明都未曾有過的財富。這一貪婪、恐嚇和兇猛的巨浪在席卷美洲時，美洲付出的代價是土著居民被殺絕。最近進行的比較有根據的調查說明，哥倫布以前的墨西哥約有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人口，在安第斯山地區也有同樣數量的印第安人中美洲和安得列斯群島有一千萬到一千三百萬居民。當外國征服者出現的時候，美洲印第安人總共不少于七千萬，也許還要多一個半世紀以后就減少到總共只有三百五十萬。[[3]](#filepos127922)

按照巴里納斯侯爵的看法，在利馬和派塔之間曾經居住過兩百多萬印第安人，但到了1685年，只剩下了四千戶。里尼昂·伊西斯內羅斯大主教否認滅絕印第安人一事，他說：“那是他們為了免交賦稅藏起來了。他們糟踏了所享有的自由，在印加人時期他們沒有自由。”[[4]](#filepos128207)

金屬源源不斷地從美洲的礦井中流出去，紙上談兵的保護和尊重印第安人的命令也從西班牙朝廷源源不斷地發來。虛偽的法律保護了印第安人，但是現實的剝削使印第安人耗盡了氣血。從奴隸制到服役制，又從服役制到納稅制和薪金制，所有這些在合法條件下變相使用印第安勞動力的做法，只不過是表面上改變了他們的實際處境。王朝認為對土著人勞動力進行非人的剝削是非常必要的。1601年費利佩三世頒布禁止在礦井實行強迫勞動的法令的同時，還下達秘密指示，命令“如果上述禁令影響生產”，[[5]](#filepos128493)就要繼續使用強迫勞動。1616年至1619年間，胡安·德索洛爾薩諾總督兼視察員在萬卡維利卡水銀礦區調查勞動條件，他向西印度委員會和君主報告說：“……水銀的毒浸入到骨髓使人全身發軟，不斷顫抖，一般到不了四年工人就會死亡。”可是費利佩四世在1631年下令那里繼續執行原體制，他的繼承人卡洛斯二世后來重申了這條法令。水銀礦是直接由王朝來經營的，而銀礦則是由私人企業家控制的。

根據喬賽亞·康德的材料，富饒的波托西山在三百年的時間內耗掉了八百萬條生命。印第安人攜家帶小被從村社趕到山上去，每十個到那寒冷不毛之地去的人中就有七個人是永遠回不來的。礦業主和甘蔗園主路易斯·卡波切曾經這樣寫道：“公路上全是人，好像全國在搬家。”留在村社的土著人看到的是“很多失去丈夫的悲傷的婦女和失去雙親的孤兒們回來了”，他們知道礦山上“籠罩著死亡和災難”。西班牙人在波托西方圓幾百英里內搜尋勞動力。很多印第安人在到達波托西之前就死在半路，但是礦山惡劣的勞動條件使更多的人死亡。多明戈會的修士多明戈·德圣托馬斯在1550年礦山發現不久時向西印度委員會揭露說，波托西是一張“地獄之口”，它每年吞噬成千上萬個印第安人，貪婪的礦山主“就像對待無主的野獸”那樣對待當地人。后來羅德里戈·德洛艾薩修士說道：“這些可憐的印第安人就像海里的沙丁魚一樣。正如其他的魚要追捕和吃掉沙丁魚一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在迫害可憐的印第安人……”[[6]](#filepos128779)村社的首領有責任用十八至五十歲的人補充死去的土著役工的空缺。一個用磚頭壘墻的大廣場曾是把印第安人分配給礦產主和甘蔗園主的場地，今天已變成工人踢足球的地方。關押土著役工的監獄現在是不成樣子的瓦礫堆，在波托西的入口處還依稀可見。

在西印度的法律匯編中，不乏那時的法令：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有經營礦山的同等權利；明確禁止損害當地人的權利等。僅從這些法令來看，冠冕堂皇的歷史——從過去的一紙空文抄襲來的現在的一紙空文——是沒有什么可抱怨的。在西班牙，人們無休止地討論印第安人的勞動法，西班牙律師用筆里顯示了自己的才能，可是在美洲，法律“得到尊重，但不必履行”。事實上，正如路易斯·卡波切所說，“可憐的印第安人好比是一塊硬幣，有了它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這比用金子和銀子強得多。”許多人在法庭上一再申明自己是黑白混血人，以免被派到礦井上去，或在市場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出賣。

十八世紀末葉，盡管孔科洛爾科爾沃的血管里流淌著印第安的鮮血，他卻這樣背叛了自家人：“我們不否認礦山吞噬了大量印第安人，但這不是由于他們在白銀和水銀礦上干活的緣故，而是他們的放蕩生活所致。”在這個意義上，擁有很多印第安人為其效勞的卡波切的證詞是很有說服力的。外面天寒地凍，礦山深處又熱死人。印第安人活著進入礦井，常常是死的抬出來，或是頭打破了，四肢摔斷了。在糖廠每天都有人受傷”。土著役工用丁字鎬鑿下礦石，然后背在背上，在蠟燭的光亮下從梯子上爬出來。在井口外面勞動的人，或是在糖廠滾動長長的木制軸棍，或是粉碎、洗凈銀礦石，然后用火冶煉這些礦石。

“徭役”，可以說是擠榨印第安人的機器。用汞提煉白銀所產生的毒氣同礦井深處的毒氣一樣致毒于人，或有甚之。汞毒使人頭發、牙齒脫落，控制不住的發抖。中汞毒者在地上匍匐沿街乞討。夜晚，六千五百堆火在富饒的山坡上燃燒，人們利用天上“光榮的圣·奧古斯丁神”送來的風力在這些火堆上煉銀。煉爐噴出的煙使波托西方圓六西班牙里（=5,572.7米）的范圍內寸草不生，也不長莊稼，煉爐放出來的氣體對人體也是不無害處的。

有人為此事辯解，說什么大量拿走新大陸的財富是一項慈善活動或是一種信仰。同罪過一起產生的是一整套洗刷罪名的理由。人們把印第安人變成了載重的牲畜，因為他們比大羊駝那弱不禁風的脊背能馱更重的東西，這證明印第安人事實上就是馱重的牲口。墨西哥一位總督認為，沒有比在礦井勞動能治愈印第安人“天生的劣根性”更好的辦法了。人文學家胡安·希內斯·德塞普爾韋達認為，印第安人現在的處境是罪有應得，因為他們的罪孽和他們所崇拜的偶像是對上帝的褻瀆。布豐伯爵斷言印第安人是冷酷無情、虛弱不堪的動物，是“沒有靈魂的”。德帕烏神甫把美洲描繪成墮落的印第安人和不會吠的狗、不能吃的牛和不會馱重的駱駝混合在一起的地方。伏爾泰筆下的美洲居住著又懶又笨的印第安人，在那里，豬的肚臍是長在背上的，獅子是無毛的、怯懦的。培根、德邁斯特、孟德斯鳩、休姆和博丁等則拒絕承認新大陸“卑賤的人”與自己是同類的。在談到美洲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空虛時，黑格爾認為土著居民是隨著歐洲人的到來而消逝的。[[7]](#filepos129097)

十七世紀，格雷戈里奧·加西亞神甫認為，印第安人的祖先是猶太人，因為他們同猶太人一樣“懶惰”，不相信基督的神靈，也不感謝西班牙人給他們帶來的一切好處。至少這位教士不否認印第安人是亞當和夏娃的后裔，有許許多多神學家和思想家并不相信保羅教皇三世1537年宜布印第安人為“真正的人”的圣諭。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神甫憤怒地揭露美洲征服者們的殘酷，這震撼了西班牙朝廷。1557年，皇家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回答他說，在人類的各種等級中，印第安人處于最底層，因此，他們不可能有信仰。[[8]](#filepos129461)面對礦井和村落領主的暴行，拉斯·卡薩斯用他熱情的一生捍衛了印第安人。他常說，印第安人寧可下地獄，也不愿同基督教徒在一起。

印第安人被“托付”給征服者和殖民主義者，由他們給印第安人講解天主教教義。但是因為印第安人要為“領主”干活和進貢，所以他們沒有很多時間被灌輸天主教拯救靈魂之路。作為犒賞，埃爾南·科爾特斯得到了兩萬三千名臣仆。在當時，人們是通過朝廷的恩賜得到土地，或者是直接去奪取土地，而印第安人也隨著土地被分配來了。從1536年起，印第安人以及他們的子子孫孫被委托給領主去管理，為期兩代人，即領主及其直接繼承人。從1629年起，這種規定實際上有所發展。土地連同印第安人一起出賣。[[9]](#filepos129704)到了十八世紀，幸存的印第安人為以后的世世代代過上舒服的生活提供了保證。因為他們像被戰勝的神靈一樣，一直懷念往事，而勝利者則總是能找到神圣的理由去占有印第安人的勞動。勝利者認為，印第安人是異教徒，命該如此。難道這僅僅是過去才會發生的事嗎？教皇保羅三世的圣諭頒布四百二十年之后，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通報全國所有的法官，“印第安人同共和國其他居民一樣也是人”。后來亞松森天主教大學的人類學研究中心在首都和內地作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調查：每十個巴拉圭人中有八個人相信“印第安人就像動物一樣”。在卡瓜蘇、上巴拉那和查科地區，印第安人像野獸一樣被獵取和出賣，實際上是作為奴隸而被剝削。但是，幾乎所有的巴拉圭人都有印第安血統，巴拉圭還不停地譜寫歌曲撰寫詩文，發表演說來紀念“瓜拉尼的靈魂”。

注釋

[[ 1 ]](#_1_8)    約翰•科列爾：《美洲印第安人》，紐約，1947年。

[[ 2 ]](#_2_6)    指教會。——譯注

[[ 3 ]](#_3_6)    達西•里貝羅，同前引書，根據亨利·F•多賓斯,保羅•湯普森等人所提供材料。

[[ 4 ]](#_4_5)    埃米里奧•羅梅羅：《秘魯經濟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

[[ 5 ]](#_5_5)    恩里克•菲諾特•.《玻利維亞新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6年。

[[ 6 ]](#_6_5)    恩里克•菲諾特•.《玻利維亞新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6年。

[[ 7 ]](#_7_4)    安東內略•格爾比：《新大陸的爭論》，墨西哥，1960年和丹尼爾•維達爾特，同前引書。

[[ 8 ]](#_8_4)    劉易斯•漢克:《關于巴爾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教士的研究以及為西班牙征服美洲中的正義而奮斗》，加拉加斯，1968年。

[[ 9 ]](#_9_2)    J.M.奧特斯•卡德基，同前引書。

00002.jpg

### 9、懷念圖帕克·阿馬魯的斗爭

西班牙人闖入美洲時，印加神權帝國正處在全盛時期，它勢力范圍包括今天的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以及哥倫比亞和智利的一部分，一直伸延到阿根廷北部和巴西叢林；在墨西哥山谷，阿茲特克人聯盟獲得了高水平的勞動效益，在尤卡丹和中美洲，瑪雅人的燦爛文明持續到后幾代人民，他們都是組織起來進行勞動和戰斗的。

盡管長期遭到破壞，這些社會還是留下了不少東西證明它的偉大，如修建比埃及金字塔更能反映人的智慧的宗教建筑物，發明同大自然進行斗爭的高效率的技術以及反映永恒才能的藝術品。從收藏在利馬博物館的幾百個頭顱可以看到，當時的印加外科醫生用金和銀做的刀片施行開顱術進行醫療。瑪雅人是偉大的天文學家，他們計算了時間和空間，其精確度是令人吃驚的。他們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更早地發現“零”這個數字的價值。阿茲特克人修建的水渠和人工島嶼盡管不是用金子修建的，卻使埃爾南·科爾特斯眼花繚亂。

對美洲的征服粉碎了這些文明的基石。礦業經濟的確立帶來比戰火和流血犧牲更嚴重的后果。礦區造成人口大規模的遷徙和村社農業單位的解體，強迫勞動不僅毀滅了無數的生命，而且間接地摧毀了集體耕作制。印第安人被送到礦井去，他們要為領主服勞役，被迫無償地交出土地并離開土地，使土地荒蕪。在太平洋沿岸，西班牙人摧毀、丟棄了大面積的玉米、木薯、豆子、菜豆、花生和甜薯地。沙淇很快吞食了大面積的土地，印加帝國時期的灌溉系統曾使這些土地有了生命。在征服美洲四個半世紀以后，在印加帝國時期四通八達的大多數道路，只剩下了巖石和荊棘。印加人的巨大公共工程大部分隨著歲月而消失，或被搶奪者毀壞，但是在安第斯山還留下了無窮無盡的梯田的痕跡，山坡上的這些梯田過去用于耕種，現在仍然如此。一位美國技術人員[[1]](#filepos140161)于1936年曾估計，倘若在這一年用現代化的方法修建那些梯田的話，那么，每一英畝就要花大約三萬美元。在當時那既不會使用輪子，又沒有馬匹和鐵器的帝國，修建梯田和灌溉水渠之所以可能，全靠的是由明智的勞動分工而產生的驚人的組織程度和技術成熟程度，當然也靠了主宰人和土地關系的宗教力量。印第安人認為土地是神圣的，因而也是永遠具有生命力的。

阿茲特克人回答大自然挑戰的能力也是驚人的。今天的旅游者們知道在被淘干的湖泊里留存的少數島嶼稱為“漂動的花園”，正是在這個干湖上，在印第安廢墟之上建立了里西哥的首都。這些島嶼是阿茲特克人為了解決在修建特諾奇蒂特蘭城缺少陸地而人工建造的。印第安人從湖邊運來大量的爛泥，然后用薄薄的一堵竹墻把新的爛泥島嶼圍起來，直至樹根慢慢把這些島嶼固定住水渠就穿過新的陸地。在這些異常肥沃的島嶼上，建立了阿茲特克人的首府，它有廣闊的街道、樸素美麗的宮殿以及帶階梯的金字塔，它神話般地從湖泊中誕生出來，而命中注定要在外國征服的沖擊之下消失。墨西哥經歷了四個世紀才達到當時那樣眾多的人口。

正如達西·里貝羅所說的，印第安人是殖民生產制度的嫌料。塞爾希奧·巴古寫道：“有成百成千的印第安雕塑家、建筑師、工程師和天文學家同眾多的奴隸混在一起，被拋到西班牙人的礦井中從事粗笨的、累垮人的采掘勞動，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殖民經濟對這些人的技能手藝不感興趣，僅把他們看作是非技術工人。”但是那些已被破壞的文化并非一點殘垣片瓦也沒留下，恢復失去的尊嚴這一愿望照亮了無數次的印第安人起義活動。1781年，圖帕克·阿馬魯圍困了庫斯科。圖帕克·阿馬魯首領是印加皇帝的嫡親，是白人與美洲土著人的混血種人，他領導了大規模的救世主式的革命運動。大規模的起義運動是在廷塔省爆發的。圖帕克·阿馬魯騎著白馬，進入通加蘇卡廣場，在一陣陣戰鼓聲中宣布把西班牙皇家總督安東尼奧·胡安·德阿里亞加處以絞刑，并禁止實行波托西的那種徭役。由于強迫人們在富饒的波托西銀礦上服勞役，廷塔省幾乎渺無人跡。幾天以后，圖帕克·阿馬魯發布了一道新命令，宜布給奴隸以自由，取消了所有的賦稅和一切形式的剝削印第安勞動力的做法。印第安人成千上萬地加入到“所有貧苦的、無依無靠的人之父”的隊伍。這位首領率領游擊隊員向庫斯科進軍。他一邊前進一邊發表鼓動性的演說：所有在他的領導下死于這場戰爭的人，都將死而復生并享受過去被侵略者奪去的幸福和財富。勝敗此起彼伏，最后圖帕克·阿馬魯被手下的一個頭目出賣而被俘，他帶著鎖鏈，被押送到保皇黨人面前。一個叫阿切的監察員進到他的地牢里，向他作出許諾，并要他交出發動起義的同謀的名字作為交換。圖帕克·阿馬魯輕蔑地對他說“這里除了你和我之外沒有什么同謀可言了，你是壓迫者，我是解放者，咱們兩人都該死”。[[2]](#filepos140455)

圖帕克·阿馬魯同他的妻子、兒女和主要的黨羽一起，在庫斯科的瓦卡依帕塔廣場被處以極刑。人們割下了他的舌頭，把他的四肢分別綁在四匹馬上，但是他的軀體沒有被撕裂。于是，在紋刑架上砍下了他的頭。他的頭被送到廷塔，一只胳臂送到通加蘇卡，另一只送到卡拉巴亞，一條腿送到圣羅莎，另一條送到利維塔卡。他的軀體被燒，骨灰被扔到了瓦塔納依河，一直到他的第四代后代都要被斬盡殺絕。

1802年，馮洪堡拜訪了另一名印加人的后裔，即阿斯托爾比爾科首領。會見地點恰恰就在卡哈馬卡，他的祖先阿塔烏阿爾帕正是在此地第一次見到征服者皮薩羅。這位首領的兒子陪著這位德國學者參觀了城鎮和古老印加宮殿的遺址，邊走邊向他介紹埋藏在塵土和瓦礫中的神話般的寶物。“你們難道不想挖尋寶物來滿足你們的需要嗎？”洪堡問他道。這位青年回答說：“我們沒有這個念頭。我父親說要是這樣做就是犯罪。如果我們有了那些用黃金做成的各種果實和樹枝，那么，我們的白人鄰居就會嫉恨我們，就會傷害我們”。[[3]](#filepos140828)這位首領種著一小塊麥田。但是這不能使他免遭外來的嫉妒。當農作物能提供誘人的利潤時，這些貪圖黃金和白銀并極需要奴隸去采礦的搶劫者就毫不遲疑地撲向這些土地。對土地的掠奪從未停止。到了1969年，當秘魯宣布要搞土地改革時，報紙還常常報導，山區那些已經解體的村社的印第安人，不時打著他們的旗幟闖入從他們手上或從他們的祖先手上被奪走的土地，但他們都遭到軍隊的槍擊而被迫退了回來。差不多距圖帕克·阿馬魯兩個世紀以后，才出現了民族主義將軍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他拾起了以前那位首領的一句響徹云霄、令人難忘的名句，并把它付諸實施，這就是“農民們，決不能讓老板繼續肥了自己，窮了你們！”

歷史不會忘記的其他英雄是伊達爾戈和莫雷洛斯，他們是墨西哥人。米格爾·伊達爾戈直到五十歲還是一個溫和的農村牧師，有一天，他敲響了多洛雷斯教堂的鐘，號召印第安人為自己的解放而斗爭：“你們愿意為從可恨的西班牙人手中奪回三百年前他們從你們祖先手中奪走的土地而奮斗嗎？”他舉起了瓜德羅普印第安圣母像的旗幟，在不到六個星期的時間內，有八萬人手持砍刀、鎬頭、投石器、弓箭等等追隨他。這位革命的牧師宣布停止納稅，把瓜達拉哈拉的土地分掉了；他頒布法令宣布奴隸自由了，然后率兵攻打墨西哥城。但是，在一次軍事失敗之后，他終于被處決了。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了一份熱情的懺悔書。[[4]](#filepos141114)革命很快就有了一個新的領袖，即何塞·馬麗亞·莫雷洛斯教士。“應當把所有的富人、貴族、高級職員等等都視為敵人……。”他所領導的印第安人起義和社會革命運動曾波及墨西哥的大片領土。但是莫雷洛斯最后也被擊敗、被槍殺了，六年以后墨西哥的獨立“成了歐洲人和美國出生的人”之間的一樁完完全全西班牙式的買賣，……是同一個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斗爭”。[[5]](#filepos141390)土著居民變成了雇工；村落領主變成了農場主。[[6]](#filepos141693)

注釋

[[ 1 ]](#_1_9)    這是美國土地保護服務中心的一名成員。根據約翰•科列爾，同前引書。

[[ 2 ]](#_2_7)    達尼埃爾•瓦爾卡塞爾：《圖帕克·阿馬魯的起義》，墨西哥，1947年。

[[ 3 ]](#_3_7)    亞歷山大•馮洪堡《自然觀》第二冊，阿道弗•邁爾\_阿比希等人： 《亞歷山大•馮洪堡（1769—1969年》，巴特戈德斯貝格，1969年。

[[ 4 ]](#_4_6)    圖利奧•霍爾珀林•唐伊:《拉丁美洲現代史》，馬德里，1969年。

[[ 5 ]](#_5_6)    埃內斯托•格呂寧：《墨西哥及其遺產》，紐約，1928年。

[[ 6 ]](#_6_6)    阿隆索•阿吉拉爾•蒙特維爾德：《墨西哥經濟的辯證法》，墨西哥，1968年。

00002.jpg

### 10、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沒有復活節的

一直到本世紀初，“蓬戈”人（即從事家務勞動的印第安人）的主人還在拉巴斯報紙登廣告出租這些印第安人。1952年革命恢復了玻利維亞印第安人被踐踏了的尊嚴，在此之前，“蓬戈”人吃的是狗剩下來的東西，和狗睡在一起，還要跪著同任何一個白皮膚的人說話。印第安人曾經像牲畜一樣為征服者馱運行李，那時馬匹很少。但是今天，在安第斯高原，到處可以看到印第安艾馬拉族人和克丘阿族人的搬運工，他們甚至用牙齒搬運貨物，為的是換取一塊硬面包。肺塵埃沉著癥是美洲的第一號職業病。目前，當玻利維亞礦工到三十五歲時，他的肺已經不能再繼續工作了。無情的硅塵埃浸入到礦工的皮膚，使他們的臉和手都裂開口子，失去了嗅覺和味覺，侵蝕到肺部，使肺葉變硬，直至最后死亡。

旅游者們喜歡給高原上穿著民族服裝的印第安人拍照。但是他們不知道現在的印第安人服裝是十八世紀末卡洛斯三世規定的。西班牙人強迫印第安婦女穿的服裝是效仿埃斯特雷馬杜拉、安達露西亞和巴斯克地區勞動婦女的服裝樣子。印第安婦女的發式為中分式，也是托萊多總督規定的。但嚼古柯葉不是從西班牙人那里來的，在印加帝國時期就有這種習慣了。不過，不能隨便使用古柯葉，印加帝國政府壟斷古柯葉，只允許在舉行宗教儀式和在沉重的礦井勞動中使用。西班牙人大力鼓勵嚼古柯葉。這是一樁很不錯的買賣。在十六世紀波托西用于為被壓迫者購買古柯葉和用于為壓迫者購買歐洲服裝的錢是一樣多的。當時在庫斯科有四百個西班牙商人以走私古柯葉為生。每年有一百萬公斤古柯葉裝在十萬個大筐子里運到波托西的銀礦去。教會還抽古柯葉稅。印加人加爾西拉索·德拉貝加在他的《真實的評論》中說道，庫斯科的主教、修士和其他人員的大部分收入來自抽古柯葉的什一稅。他也談到許多西班牙人靠運輸和販賣古柯葉發了財。印第安人用勞動換來的一點點錢不是用來買衣物，而是用來買古柯葉，嚼古柯葉可以更好地承受強加給他們的、累死人的勞動，盡管這要以縮短生命為代價。除了嚼古柯葉之外，印第安人還酗酒，他們的主人抱怨“害人的惡習”到處蔓延。到了二十世紀這個時期，波托西的印第安人仍然用嚼古柯葉來抗餓和自殺，仍然用純酒精燒肚腸。這是那些注定倒霉的人進行的毫無結果的報復行動。在玻利維亞的礦井，工人仍然像過去一樣把他們的勞動叫做“徭役”。

隨著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文明不斷擴展，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奔波遷徙，他們被驅趕到最貧困的地區、最荒涼的山區或沙漠的深處。印第安人過去和現在都由于本身的富有而月到不幸，這是整個拉丁美洲悲劇的縮影。在尼加拉瓜，當人們發現布魯盧菲爾茲河有黃金時，保守的印第安加爾卡族人立即被迫遠離在河邊的家鄉，這也就是布拉沃河以南所有生活在富庶的山谷和地下資源豐富的地區的印第安人的歷史。從哥倫布開始的對印第安的屠殺從未停止過。在烏拉圭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地區，印第安人在上個世紀就被軍隊滅絕了，軍隊在森林或沙漠中追捕圍困他們目的是不讓他們妨礙畜牧業莊園的發展進程。[[1]](#filepos153785)墨西哥索諾拉州的印第安亞基族人被淹沒在血泊之中，為的是把他們蘊藏著豐富礦產而又肥沃的土地順順當當地出賣給各種各樣的美國資本家。幸存者被驅趕到尤卡坦的種植園。這樣尤卡坦半島不僅變成了原來這塊土地的主人印第安瑪亞族人的墳墓，而且也成為遠方而來的亞基人的墳墓。本世紀初，五十名龍舌蘭大王在自己的種植園里共擁有十多萬印第安奴隸。盡管他們屬于高大健美的人種，因而有特別強壯的身體，但是三分之二的亞基人還是在進行奴隸勞動的第一年就死去了。在今天，龍舌蘭纖維之所以能同合成龍舌蘭纖維競爭，僅僅是由于種植工人生活水平極低。事物確實在發生變化，但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發生那么大的變化，至少對尤卡坦的印第安人來說是這樣的。阿爾圖洛·博尼亞·桑切斯教授說，“這些勞動者的生活條件有很多地方很像奴隸勞動”。[[3]](#filepos154459)在靠近波哥大的安第斯山脈的山坡上，印第安雇工不得不無償地為莊園主干活，以便莊園主能允許他們在月明的晚上耕種自己的一小塊土地。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過去可以自由地在這塊并不屬于任何人的富饒的平原土地上耕作，不負什么債，而如今的印第安人卻要無償地為他人勞動，為的是能夠獲得在這塊貧瘠的山區耕作的權利”。[[4]](#filepos154756)

今天，連居住在深山野林里的印第安人也還沒有逃脫厄運。本世紀初，在巴西還有二百三十個印第安人部落，從那時起到現在已經有九十個部落從地球上消失了，這全是火器和細菌的功勞及恩賜。暴力和疾病是文明的先鋒，對于印第安人來說，同白人接觸仍然如同和死亡打交道一樣。從1537年起就有保護巴西印第安人的法令，這些法令到頭來又變成反對印第安人的規定。根據巴西歷次憲法的條文，印第安人是他們所占有土地的“最早的、天然的主人”，而事實是這些處女地越富饒，對印第安人生命的威脅就超嚴重。大自然的慷概使他們注定要遭掠奪被屠殺，最近幾年，捕獵印第安人已到了瘋狂、殘忍的程度。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森林這塊可以去冒險、帶有傳奇色彩的巨大的熱帶空間，變成了新的“美洲之夢”的舞臺。美國人和美國企業以征服者的姿態撲向亞馬孫河地區，就好像它是又一個遙遠的西部一樣。美國的這種入侵，前所未有地煽起了巴西冒險者的貪婪之火。印第安人不留任何痕跡地死去，他們的土地被當成美元賣給了有興趣的人。土著人不了解黃金、其他大量的礦產、木材、橡膠等財富的經濟價值，每當進行為數不多的調查時，調查報告總是同這些財富聯系在一起。人們知道，曾從直升機和輕型飛機向印第安人掃射，給他們接種天花病毒。向他們的村子投下炸彈，也曾贈送給他們摻馬錢子堿的白糖和摻砷的食鹽。卡斯特羅·布蘭科獨裁政權為了整頓管理工作而任命的印第安人保護所所長就被指控對印第安人犯下了四十二種不同的罪行，證據確鑿。這件丑事發生在1968年。

今天的印第安社會并不是處于真空地帶，不是處于拉丁美洲經濟總態勢之外。目前巴西的確還有一些部落生活在原始森林中，處于封閉狀態，高原還有一些村社完全與世隔絕，在委內瑞拉邊境還有少數野蠻部落，但是總的來說，印第安人已參與了現行的生產體系和消費市場，盡管是間接的。他們是現行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犧牲品，在這種秩序中，他們是被剝削者中最受剝削的不幸者。他們向貪婪的、有權勢的中間商購買并出賣自己消費和生產的極少的東西，這些中間商人總是賤買貴賣。印第安人民種植園里當短工，是最便宜的勞動力，或是在山區當兵。他們終日為世界市場干活，或是為制服他們的人去打仗。例如像在危地馬拉這樣的國家他們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生活的軸心。年復一年，有二十萬印第安人拋棄他們神圣的土地——位于高原、像一個尸體般大小的一小塊土地——來到平原，去收割咖啡、棉花和甘蔗。那些同他們簽訂合同的人像運牲畜一樣用卡車把他們運走。印第安人有時并非只能這樣做不可，往往是酒精在作祟。同他們簽訂合同的人常常雇來一個鼓樂隊，拿出大量烈性酒。等到印第安人從酩酊大醉中醒來時，他們已經負債累累了。他們只得到生疏的炎熱地區去干活，以此來償債。在那里干幾個月活之后回來，也可能口袋里裝著幾分錢，也可能帶著結核病和瘧疾回來。在制服那些懶散的人方面，軍隊的合作是有效的。[[5]](#filepos155050)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剝削他們的勞動力，這歷來同種族歧視并駕齊驅，對美洲的征服破壞了它原先的文明，而種族歧視正是借客觀上已衰落的文明而發展起來的。征服的后果以及隨后長時間的受欺凌，粉碎了印第安人已經獲得的文化和社會的一致性。然而，這種已被打碎的一致性只在危地馬拉保存了下來，[[6]](#filepos155891)是在悲劇中保存下來的。在圣周中，在瑪雅人后代的游行隊伍中，可以看到一種可怕的集體受虐狂。他們背著沉重的十字架匍匐前進，在重現耶穌走向受難的各各他山的漫長的爬行過程中，他們也像當時鞭打耶穌那樣鞭打自己。在痛苦的吼叫聲中，耶穌的死亡和埋葬變成了自己的死亡和埋葬，——象征著那美麗而遙遠的生活一去不復返——危地馬拉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沒有復活節的。

注釋

[[ 1 ]](#_1_10)    大約在1832年，幸存的最后一批恰盧亞人以搶劫烏拉圭北部荒 野地帶的小牛犢為生，當時的弗魯克托索•里維拉總統把他們給出賣了， 虛情假意與他們講友誼。受了騙的恰盧亞人離開了能夠保護他們的密 林，不騎馬并放下武器，結果在一個叫做老虎口的地方被消滅了。作家愛 德華多•阿塞韋多•迪亞斯1890年8月19日在《時代》日報上寫道號角 吹響，屠殺開始了。游牧民族絕望了，英勇不屈的小伙子一個個倒下了， 就像后頸上受了傷的公牛一樣。”一些首領死了。少數能沖出包圍的印第 安人不久之后進行了復仇。當里維拉總統的兄弟追趕他們時，他們搞了 一次伏擊，用長矛把他和他的士兵刺得遍體鱗傷。塞佩首領用尸體的幾根神經纏住他長矛的矛頭。” 上個世紀末，在阿裉廷巴塔哥尼亞地區，士兵們每拿出一對睪丸就能得到錢，戴維•比尼亞斯的小說《土地的主人》（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一開頭就講述捕獵印第安人殺印第安人就好像強奸一個人一樣，是一 件美事。冇人甚至喜歡殺人。因為在殺人的過程中可以跑，可以喊叫，出汗，然后感到饑餓。……后來，槍聲逐漸稀疏。說不定在什么地方還掛著印第安人的尸體，還仰面躺著某一個大腿之間有一片黑血跡的印第安人……

[ 2 ]    約翰•肯尼思•特納：《野蠻的墨西哥》，墨西哥，1967年。

[[ 3 ]](#_3_8)    阿爾圖洛•博尼利亞•桑切斯：《日益嚴重的問題——農村半失業》，選自若干個作家所著的《新莊園制與剝削，從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到安德森•克萊頓公司》，墨西哥，1968年。

[[ 4 ]](#_4_7)    勒內•迪蒙：《有生氣的土地，世界的土地改革問題》，墨西哥，1963年。

[[ 5 ]](#_5_7)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危地馬拉，被占領的國家》，墨西哥，1967年。

[[ 6 ]](#_6_7)    瑪雅基切族人只相信一個神，他們吃齋，苦行，禁欲和懺悔;他們 相信洪荒和世界的末日，所以基督教沒有給他們帶來什么新鮮的東西。宗教解體是從殖民地開始的。天主教只是從瑪雅教中吸收了一些神秘的 和崇拜圖騰的部分，妄圖使瑪雅人的信仰服從于征服者的思想。破壞原 先的文化為調和主義開辟了道路，目前,從當時的進化中可以看到倒退的 跡象廣火山神需要吃烤得很好的人肉”。卡洛斯•古斯曼•伯克勒爾和讓，洛普赫伯特:《論危地馬拉的歷史和社會》，墨西哥，1970年。

00002.jpg

### 11、黑金城:富饒的城鎮，黃金的波托西

繼續造成亞馬孫地區印第安人死亡和迫使他們進行奴隸勞動的黃金熱，在巴西不是什么新鮮事，它的危害在巴西也非罕見。

自從巴西這塊地方被發現以來的兩個世紀中，它頑強地拒絕把金屬交給它的葡萄牙主人。殖民開發沿海地區的第一個時期是開發木材，即開發“巴西木”，不久，東北部地區出現了大的甘蔗種植園。但是，與西班牙語美洲不同的是巴西好像沒有金子和銀子。在巴西葡萄牙人沒有發現具有高度發展水平和組織水平的印第安文明，只找到了一些野蠻的、居住分散的部落。土著人不懂什么是金屬。葡萄牙人民征服這塊土地的過程中擊敗并消滅了印第安人，在這塊逐步開發的闊寬土地上，得自己去發現儲有大量黃金的地方。

圣保羅地區的開拓者，[[1]](#filepos168084)曾經穿過曼蒂蓋伊拉山和圣弗朗西斯科河源頭之間的寬闊地區，他們曾經發現這一帶一些河流和小溪的河床和沖積地帶，有著少量可見的淤積的黃金。在數千年的沖洗中，雨水浸蝕了巖石上的金礦脈把它沖到河里、山谷底部和山谷盆地。在沙石層、地層和黏土層的下面，多石的地下層里有金砂，很容易從石英石的表層提取到，由于表層的儲量逐漸被耗盡，提取金砂的方法越來越復雜。米納斯吉拉斯闖進了歷史，當時世界上發現的大量金子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從這兒開采出來的。

“這里的金子曾經像森林一樣，”一個乞丐這樣說。他的目光從教堂頂上飄過，“遍街是金子，像牧草一樣生長。即他現在有七十五歲高齡，自認為是馬里亞納這個靠近黑金城的小礦城的一個傳統人物，這個小城鎮像黑金城一樣，停滯不前了。“人是要死的，但什么時候死卻是不定的，每個人死亡的時間都是命中注定的，”乞丐這樣對我說。他向石頭臺階吐了一口痰，搖搖頭說，“他們有的是錢，”好像他看見了似的。“但他們不知道怎么用這些錢才好，所以就蓋教堂，一個挨著一個地蓋。”

這個地方曾經是巴西最重要的地方。現在呢？現在不了，”老頭兒對我說。“現在這里已沒有生命，沒有年輕人，他們都走了。”在下午溫柔陽光的照射下，他赤腳漫步走在我的身旁，“你看見了嗎·教堂的正面畫有太陽和月亮，這意味著奴隸們日日夜夜地干活兒。這個教堂是黑人建的，那一個是白人建的。這曾是阿利皮奧主教的住房，他死的時候正好九十九歲。”

在十八世紀巴西令人向往的黃金的產量超過了西班牙。在前兩個世紀從它的殖民地所開采的黃金總量。[[2]](#filepos168326)冒險家和想發財的人紛至沓來。1700年巴西有三十萬居民，一個世紀之后經過了黃金時代，人口增加了十倍。在十八世紀，不少于三十萬葡萄牙人移居巴西，“比西班牙向其美洲所有的殖民地移居人數還要多。”[[3]](#filepos168605)據估計，從征服巴西到廢除奴隸制這一段時間里，從非洲共運來了約一千萬黑奴。盡管我們不掌握十八世紀的確切數字，但是應該看到黃金時期大量利用了奴隸勞動力。

在東北部甘蔗種植的繁榮時期，巴伊亞的薩爾瓦多曾是巴西的首都，但是到了米納斯吉拉斯“黃金時代”，國家的經濟與政治軸心轉到了南方，自1763年起，南部的港口，里約熱內盧成為巴西的新首府。在新興礦業經濟的生氣勃勃的中心，城市拔地而起，這些城市是在突然到來的繁榮中誕生，又在輕易發財的漩渦中急劇增長的營地，按當時殖民當局的彬彬有禮的話說，“這是罪犯、流浪漢和歹徒們的避風港。”富有的黑金城于1711年獲得了城市的資格。在礦工雪崩似到來的過程中誕生的黑金城，是黃金文明的精華。二十三年之后，西蒙·費雷伊拉·馬查多在描寫它時說，該城商人的權力大大超過了里斯本生意最興隆的商人的權力，他還說：“所有礦井開采的大量黃金就像要找到歸宿那樣，都擁到這里來，集中在皇家造幣所。這個城市里住著最有教養的俗人和教士。這里是所有貴族的大本營，是軍事力量之所在。從其自然地位來看，這個城市是全美洲的首腦，從它所擁有的財富來看，它又是巴西的‘明珠’。”那個時代另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塔瓦雷斯·德布里托的作家，在1732年把黑金城說成是“黃金的波托西”。[[4]](#filepos168901)

對黑金城、薩瓦拉、圣若昂德爾雷伊、里貝朗都卡爾莫以及整個動亂礦區的罪惡生活的埋怨聲和抗議聲不斷傳到里斯本。走運或倒霉是在一眨眼間發生的。安東尼爾神父揭露說，用一大筆錢買下一個喇叭吹得很好的黑人，用雙倍的錢買下一個混血妓女，“然后不斷地和她鬼混”的礦主大有人在，但是那些神甫的所作所為并不比礦主好，當時的官方通訊可以充分證實，那個地區確實有“壞教士”騷擾。他們被控告借助于他們的豁免權用木制的小神像走私黃金。1705年，人們斷言，在米納斯吉拉斯沒有一個神父熱衷于人民的宗教信仰事業，六年以后，王朝不得不禁止一切宗教團體在礦區設點。

不管怎么說，按照當地巴洛克式的原始風格建立和裝飾的美麗的教堂還是日益增多。米納斯吉拉斯吸引了當時最好的手工藝人。從外表上看，教堂很簡樸，沒有什么裝飾，但是象征著圣靈的教堂內部，祭壇、神龕、柱子和浮雕上的純金閃閃發光。像米格爾·德圣弗朗西斯科教士在1710年所說的，為了使教堂也“得到上帝的財富”，人們不惜使用貴重金屬。教會的各項服務的價格是極高的，但是在礦區一切都貴得驚人。就像過去的波托西一樣，黑金城也大量耗費意外之財。宗教儀式和演出成為展示豪華服裝和服飾的機會。1733年，一次宗教慶祝活動持續了一個多星期。人們參加宗教游行儀式時，不僅步行騎馬，還穿著化妝服，乘坐用珍珠母、絲綢和黃金裝飾的彩車。除此，還組織騎馬比賽，斗牛和用笛子、風笛和吉他樂器伴奏的街頭舞會。[[5]](#filepos169231)

礦主們不重視耕種土地，大約在1700年和1713年的全盛時期，該地區曾發生饑荒，百萬富翁們不得不吃貓、狗、老鼠、螞蟻和雀鷹。奴隸們在洗金場耗盡了精力和時光。路易斯·戈麥斯·費雷拉[[6]](#filepos169465)寫道：“他們在那兒干活、在那兒吃飯，有時還得在那兒睡覺。他們干活兒的時候都是大汗淋漓，由于雙腳站在冰冷的土地上、石頭上或泡在水中，當他們休息或吃飯時，皮膚上的毛孔就會發冷收縮，很容易染上很多危險的疾病，諸如非常嚴重的肋膜炎、中風、抽搐、癱瘓、肺炎以及其他許多疾病。”疾病是上天的一種祝福，它使死亡很快降臨。米納斯吉拉斯的綠林好漢如果拿來外逃奴隸的頭顱就可以得到用黃金支付的犒賞。

給奴隸們測量身高、稱體重并在盧旺達把他們裝上船，他們被稱之為“西印度的貨物”，那些遠涉重洋之后仍然生存下來的奴隸，一到巴西就變成了白人主子的“手和腳”。安哥拉出口班圖奴隸和象牙，以換取服裝、酒類和火器，但是黑金城的礦主卻寧愿要來自幾內亞海岸懷達小海灘的黑人，因為他們比較強壯，有更大的耐力，且有發現黃金的神奇的本領。此外，每個礦主至少還需要一個懷達地區的黑人情婦，以便他們在采礦時幸運隨身。[[7]](#filepos170111)開采金礦不僅增加了奴隸的進口，而且也吸收了在巴西其他地區的甘蔗和煙草種植園干活兒的相當一大批黑人勞動力，從而使這些種植園沒有了勞動力。1711年，皇家頒布了一項法令，禁止把從事農業的奴隸賣去從事采礦業，除非是“性格奸詐”的奴隸。黑金城對奴隸的要求是貪得無厭的。黑人會很快地死去，只有個別情況才能堅持連續干七年。在黑人穿越大西洋以前葡萄牙人給他們都施了洗禮。到了巴西后黑人必須去做彌撒，盡管禁止他們進入大教堂的主庭和坐在教堂的椅子上。

十八世紀中葉，很多礦工轉移到弗里約山去尋找鉆石。淘金者在河床上采掘金子時扔在一邊的水晶石竟然是鉆石。米納斯吉拉斯按照對等的比例又出金子又出鉆石。繁榮的蒂茹科營地變成了產鉆石的中心，在那里就像在黑金城一樣，富人們穿著歐洲最時髦的衣服，從大洋彼岸運來最豪華的服裝、武器和家具，這是狂妄和揮霍浪費的時刻。一個叫做弗朗西斯卡·達席爾瓦的混血女奴隸，在成為百萬富翁若昂·費爾南德斯·德奧利韋拉的情婦之后就獲得了自由。這個百萬富翁實際上是蒂茹科的統治者，而長相丑陋、已有兩個兒子的她就變成了“主宰一切的弗朗西斯卡”。[[8]](#filepos170412)她從沒見過大海，又很想讓大海在身邊，于是她的男人就給她修了一個大的人工湖，在湖上放上一艘帶有船員和一切東西的船，在圣·弗朗西斯科山的山坡上為她修建了一座城堡，里面有一個花園，內有奇花異草和人工瀑布。以她的名義舉行美酒佳肴的豐盛宴會，沒完沒了的夜舞會以及戲劇和音樂演出。到1818年，蒂茹科還大規模慶祝葡萄牙王朝王子的婚禮。在此十年之前，一個名叫約翰·梅韋的英國人訪問了黑金城，他為這個地方的貧困感到吃驚。他看到的是空空蕩蕩和毫無價值的房子，掛著無人問津的出售招牌，當時他吃了骯臟的、量少而單調的飯食。[[9]](#filepos170669)此前曾發生過暴動，它正好同黃金之鄉的危機不謀而合。若澤·若阿金·達希爾瓦·哈維爾綽號“技牙”，被絞死、分尸，其他的為獨立而戰的戰士從黑金城被投入監獄，或是被流放。

注釋

[[ 1 ]](#_1_11)    圣保羅地區的開拓者的隊伍是準軍事組織的、由各種各樣力量構成的流竄的集團。他們進入原始森林深處的探險，對開發巴西內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 2 ]](#_2_8)    塞爾索•富爾塔多，同前引書。

[[ 3 ]](#_3_9)    塞爾索•富爾塔多：《巴西的經濟構成》，墨西哥，1959年。

[[ 4 ]](#_4_8)    C·R•博克瑟：《巴西的黃金時代（1695—1750）》，加利福尼亞， 1969 年。

[[ 5 ]](#_5_8)    奧古斯托•德利馬•茹尼奧爾：《黑金城富饒的城鎮，歷史分析及敘述》，貝洛奧里藏特，1957年。

[[ 6 ]](#_6_8)    C·R•博克瑟，同前引書。

[[ 7 ]](#_7_5)    C·R•博克瑟，同前引書。在古巴，人們認為女奴隸可以治病。根據埃斯特萬•蒙特霍的材料，“有一種病白人才會得。這是一種在血液和男性器官中的病。和黑女人在一起就能除病。得了這種病的人只要同黑女人睡覺，就能把病傳給她，自己很快就痊愈了”。米蓋爾•巴尼特：《一個逃居山野的奴隸的生平》，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 8 ]](#_8_5)    若阿金•費利西奧•多斯桑托斯：《鉆石鄉回憶錄》，里約熱內盧，1956 年。

[[ 9 ]](#_9_3)    奧古斯托•德利馬•茹尼奧爾，同前引書。

00002.jpg

### 12、巴西的黃金促進了英國的進步

黃金恰恰是在1703年葡萄牙同英國簽訂梅休因條約時大量涌出的。這是英國商人在葡萄牙取得一系列特權的高峰時期。葡萄牙在英國市場為自己的酒類贏得了好處，作為交換，萄萄牙向英國產品開放了本國和葡屬殖民地的市場。鑒于當時已存在的工業發展不平衡狀況，這個措施意味著地方工業的破產。不是用酒來換英國的紡織品，而是用金子，用巴西的金子來換，在此過程中，葡萄牙的織布機癱瘓。葡萄牙不僅把自己的工業扼殺在搖籃里，而且順帶也消滅了巴西以任何形式發展工業的萌芽。1715年王國禁止煉糖廠開工；1729年宣布在礦區開辟新的交通線是有罪的；1785年下令燒掉巴西的織布機和紡織機。

英國和荷蘭這兩個走私黃金和奴隸的冠軍，靠非法販運黑肉撈取了大量財富，據估計，它們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了相當于“皇家五一稅”一半以上的錢財，而這本應是葡萄牙王朝從巴西得到的。但是英國還不僅僅是借助禁止的貿易活動來把巴西黃金搞到倫敦去，它還利用合法途徑。黃金時代造成葡萄牙大批人口流向米納斯吉拉斯，這大大刺激了殖民地對工業產品的需求，同時也提供了購買這些產品的手段。像波托西的白銀在西班牙只是蜻蜒點水一樣，米納斯吉拉斯的黃金也只是路過葡萄牙而已。宗主國變成了純粹的中間商。1775年，葡萄牙首相龐巴爾候爵試圖恢復一項保護性政策，但是已為時太晚，他聲稱，英國人沒有遇到進行征服時所曾遇到的麻煩就把葡萄牙征服了，英國人提供葡萄牙所需物品的三分之二，英國代理人是統管葡萄牙全部商業活動的主人。葡萄牙實際上什么也不生產，黃金財富是虛構的，以至于連在殖民地并上干活兒的黑奴都穿著英國制造的衣服。[[1]](#filepos178259)

塞爾索·富爾塔多曾經指出，[[2]](#filepos178501)英國在工業發展方面執行了一條很有遠見的政策，它用巴西的黃金來償付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基本產品，從而能把它自己的投資集中用于工業部門。由于葡萄牙的這種歷史性的慷慨，技術革新才能夠很快、很有效地進行。歐洲的金融中心從阿姆斯特丹轉到了倫敦。根據英國的資料。有些時候，巴西每周有五萬磅黃金運入倫敦。如果沒有積累這樣大的黃金儲備，英國在后來是不可能對付拿破侖的。

除了教堂和藝術品之外，黃金那生氣勃勃的時期沒有給巴西留下什么。到了十八世紀末，雖然鉆石還沒有采盡，但是國家已經衰落了。根據富爾塔多的估計，按目前的購買力指數計算，當時巴西三百多萬人的年平均收入沒有超過五十美元，這在整個殖民時期是最低的水平。米納斯吉拉斯墜入衰落和毀滅的深淵。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個巴西人還感謝這種恩賜，他認為米納斯吉拉斯向英國提供的資本“是用于建立巨大的銀行網，以促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并提高能不斷進步的人民的生活水平。”[[3]](#filepos178921)礦區人民為了別人的發展不得不忍受貧窮，他們這些“無能的人”與世隔絕，不得不在那已被掠走金屬和寶石的土地上尋找東西吃。維持生存的農業代替了礦業經濟。[[4]](#filepos179211)在今天，米納斯吉拉斯農村就像東北部地區一樣，是大莊園和“莊園上校們”的王國，是誰也不怕的落后的堡壘。就像東北地區的人販賣奴隸一樣，把米納斯州的勞動者賣到其他州的莊園中去是司空見慣的事。不久以前富蘭克林·德奧利韋拉也到米納斯吉拉斯去轉了一下。他看到的是鐵絲網柵欄圍著的房屋，沒有水也沒有電的小村莊，在通向赫吉丁翁阿山谷的路旁，他見到了只有十三歲的妓女，還有瘋子和饑餓的人。他的近作《巴西革新的悲劇》對此進行了描述。亨利約爾塞克斯說得好，米納斯吉拉斯鐵石一般的胸膛里有一顆金子的心，[[5]](#filepos179509)但是開采巨大的四邊形地區的鐵礦，今日卻落到為此而聯合起來的漢納礦業公司和伯利恒鐵礦公司這兩家公司的手中。在結束了一段不幸的歷史之后，于1964年把礦藏交了出去。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的鐵礦不會留下比過去金礦所留下的更多的東西。

只有才能的進發是黃金的繁榮留下的紀念，至于采掘黃金留下的洞口和被遺棄的小城市那就不必再提及了。除了美學革命，葡萄牙也不能獲得其他的東西。馬夫拉修道院是唐·若昂五世的驕傲，它使葡萄牙從藝術的衰落中又站立了起來，在那些帶有三十七個鈴檔的有輪的桌子、杯子和實心的金燭臺至今仍然閃爍著米納斯吉拉斯黃金的光芒。礦區的教堂多次被搶劫過，在教堂中保存的、能夠隨手帶走的圣物極少，但是巴洛克式的建筑物、山墻、祭壇、神龕、講臺和人像卻永遠留在殖民地的廢墟上，這些是由一個名叫安東尼奧弗朗西斯科·里斯本的“小殘疾人”設計、刻制和雕塑而成的，他是一個女奴同一個手工藝匠人所生的天才的兒子當這個“小殘疾人”在貢科尼阿斯都坎坡的彭·赫蘇斯·德馬托西尼奧斯神廟門口開始用石頭鑿刻一組大型圣像的時候，已經是十八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了。此時黃金熱已成過去的事了。他的作品叫預言家，但是已經沒有什么光榮可預言了。奢華和歡樂都已一去不復返了，沒有給人們留下什么希望。巴西歷史上最有才華的藝術家給后人留下最后的證據，像為這個短暫的、轉瞬即逝的黃金文明舉行的偉大的葬禮。這個被麻風病毀壞了容貌、斷掉了手指的“小殘疾人”，把鏨刀和斧子綁在無指的手上來制作他杰出的作品，每天清晨用膝蓋爬到工作室去。

傳說中有根有據地說，在米納斯吉拉斯大慈大悲圣母的教堂里，那些死去的礦工在寒冷的雨夜仍然做彌撒。當教士回過身來，面向大殿伸出雙手時，人們還能看到他臉上的骨頭。

注釋

[[ 1 ]](#_1_12)    阿倫•K·曼徹斯特:《英國在巴西的優越地位，它的嵋起和衰落》，查佩爾希爾，北卡洛來納，1933年。

[[ 2 ]](#_2_9)    塞爾索•富爾塔多，同前引書。

[[ 3 ]](#_3_10)    奧古斯托•德利馬•茹尼奧爾，同前引書。作者為“殖民帝國主義的擴張”感到髙興，“今天，那些得到莫斯科教師指導的愚昧者，卻把這種 擴張看成是一種罪行”。

[[ 4 ]](#_4_9)    羅伯托•C•西蒙森：《巴西經濟史（1500—1820)》，圣保羅，1962年。

[[ 5 ]](#_5_9)    埃波尼納•魯阿斯：《黑金城的歷史、教堂和古跡》,里約熱內盧，1950年。

00002.jpg

## 二、蔗糖國王和其他的農業君主

00002.jpg

### 1、種植園、大莊園和命運

毫無疑問，尋找黃金和白銀是進行殖民征服的主要動力。不過，哥倫布第二次航行時從加那利群島帶去了最初的甘蔗根，把它種在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所在地。甘蔗根種下后很快就冒出了新芽，使哥倫布這位遠征軍司令大為高興[[1]](#filepos185603)。甘蔗在西西里島、馬德拉島和佛得角都是小規模種植，在東方要出高價才能買到蔗糖，這是歐洲人渴望得到的東西，以至于成為皇后嫁妝的一部分。蔗糖是在藥房中出售的，以克為單位來稱量[[2]](#filepos185897)。在發現美洲以后的近三個世紀中，美洲生產的蔗糖成為歐洲市場最重要的農產品。在巴西東北部潮濕炎熱的沿海地區，出現了大片的甘蔗田，隨后，在加勒比諸島——巴巴多斯、牙買加、海地和多米尼加、瓜德羅普、古巴、多米尼加、波多黎各以及維拉克魯斯和秘魯沿海地區，也一個個地成了大規模經營“白色金子”的最適宜的場所。從非洲來了大批奴隸，以便向蔗糖國王提供他所需要的眾多無償的勞動力，這是可以消耗的活燃料。土地讓這種自私的作物給毀壞了，這種作物侵入新大陸，夷平了森林，浪費了土地的天然肥力，耗盡了土地所積累的腐植層。在拉丁美洲，長時期生產蔗糖造成了像白銀和黃金熱在波托西、黑金城、薩卡特卡斯和瓜那華托所造成的那種致命的繁榮。但是，同時它也有力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推動了荷蘭、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工業發展。

海外需要蔗糖，應運而生的甘蔗種植園是由種植園主獲得贏利的欲望為推動力的企業，是為歐洲逐步使其國際化的蔗糖市場服務的。但是從種植園的內部結構來看，它的一些主要特點是封建性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自給自足的。另一方面它使用奴隸。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重商主義、封建主義和奴隸制就這樣在一個經濟和社會實體中結合在一起，但是國際市場是各種權力的中心，從早期開始，種植園體制就成為這個中心的組成部分。

殖民地種植園從屬于外國的需要，在很多情況下也是由外國資助的，我們今日的大莊園就是直接從種植園演變而來的。大莊園制是扼殺拉美經濟發展的瓶頸，是拉美人民被排斥、受貧窮的首要原因之一。今日的大莊園機械化程度已相當高，使剩余勞動力成倍增加，儲備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它已不仰仗于進口非洲奴隸或以“托管”的形式攫取印第安人的勞動力。大莊園只要付極少的工資、用實物支付勞動報酬或以允許使用一小塊土地來換取他人的無償勞動就足夠了，大莊園擴大時就繁衍出小莊園，在饑餓的驅使下，勞動大軍隨著一個接一個的糖季而在國內不斷遷徙，大莊園是從小莊園和勞動大軍吸取營養的。

種植園這種聯合式的結構在過去是行之有效的，如今的大莊園，就像一個過濾器一樣，把自然財富過濾掉了。凡是參與世界市場的地區，都經歷過一個生機勃勃的周期，然后，由于代用品的競爭，由于土地的衰竭或由于出現了條件更好的地區，便出現了衰落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貧困的文化、維持生計的經濟和停滯不前的狀態成了為原先的生產發展付出的代價。巴西東北部曾是最富庶的地區，今天卻是最貧困的；在巴巴多斯和海地，成群的人們忍饑受餓；以單一作物和土地的急劇貧困化為代價，蔗糖成為美國控制古巴的萬能鑰匙。這不僅僅是蔗糖的歷史，也是可可的歷史。可可使加拉加斯的寡頭壟斷集團發了財；是突然興旺又突然衰落的馬拉尼翁棉花的歷史；是亞馬孫地區的橡膠種植園的歷史，這些種植園變成了東北部工人（他們為了一點點錢被招募來干活兒）的墓地；是阿根廷北部和巴拉圭被已夷為平地的拷樹森林的歷史；是消滅了印第安亞基族人的尤卡丹龍舌蘭莊園的歷史。這也是咖啡的歷史，咖啡在前進時留在它背后的是變成沙漠的農田；也是巴西、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不幸的中美洲各國的水果種植園的歷史。不管是走運還是倒霉，每種產品對那些國家、地區和人民來說，都是一種命運，很多情況下這是一瞬間的命運。礦產生產區也確實走了同樣的道路。一種產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場的青睞，它帶給為生產這種產品而作出犧牲的拉美人民的災難也就越大。像拉普拉塔河流域先向國際市場投放了皮革，接著又投放肉類和羊毛，它是較少受到這種鐵一般規律懲罰的地區，然而也未能擺脫不發達的桎梏。

注釋

[[ 1 ]](#_1_13)    費爾南多·奧爾蒂斯：《古巴關于煙草和蔗糖的爭論》，哈瓦那，1963。

[[ 2 ]](#_2_10)    卡約•普拉多•茹尼奧爾：《巴西經濟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60年。

00002.jpg

### 2、巴西東北部土地的厄運

西班牙殖民地首先是提供金屬。在這些地方很早就發現了寶藏和礦脈。居第二位的甘蔗先是在圣多明各種植，后來在維拉克魯斯，再以后就在秘魯沿海地區和古巴種植。直到十七世紀中葉，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產塘國。同時美洲的葡萄牙殖民地是販賣奴隸的主要市場，數量不多的印第安勞工在強制性的勞動中很快就死了，而甘蔗及蔗糖的生產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清理和平整土地，種植、收割和運輸甘蔗，最后還要榨糖和制糖。巴酉殖民社會是蔗糖的副產品，它在巴伊亞和伯南布哥大放異彩，發現了黃金后，殖民社會的中心才移到米納斯吉拉斯去。

葡萄牙王朝把土地有償地讓給了最初的幾個巴西大地主。征服同組織生產同時進行。僅僅十二個“特別自治區首領”以饋贈的形式接受了全部未開墾的廣大殖民地領土，[[1]](#filepos195946)以便為君主開墾土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荷蘭資本資助了這一事業，其結果，與其就是葡萄牙的事業，不如就是佛蘭德的事業。荷蘭企業不僅參與建立糖廠和進口奴隸，而且從里斯本搞到原糖，進行加工，獲得了相當于產品價值三分之一的利潤，[[2]](#filepos196249)然后把糖賣到歐洲去1630年，荷蘭西印度公司侵入并占領了巴西東北部的沿海地區，以直接控制糖的生產。要成倍地增加贏利就必須成倍地增加糖源，于是該公司就給了巴巴多斯島上的英國人一切方便條件，讓他們在安得列斯群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種植。公司把加勒比的墾殖農帶到巴西去，好讓他們在公司新得的領地內獲得必要的技術知識，學會組織生產。當荷蘭人最終在1654年從巴西東北部被趕走的時候，他們已經為巴巴多斯進行激烈而破壞性的競爭打下了基礎。荷蘭人把黑人和甘蔗根帶到巴巴多斯，在那兒修建了糖廠并提供了一切設備。巴西的出口一下子降了一半，到了十七世紀末，糖價也降了一半。與此同時，在二十年的時間里，巴巴多斯的黑人增加了十倍。安得列斯群島離歐洲市場更近，巴巴多斯擁有仍然肥沃的土地，并以較好的技術水平進行生產。巴西的土地都已衰竭了，巴西大規模的奴隸起義以及在南方出現奪走種植園勞動力的黃金礦，加速了東北部的糖業危機。這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危機，它令人痛心地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延續下去，一直到今天。

蔗糖毀壞了東北部。沿海潮濕的地帶，受到雨皿的滋潤，土地非常肥沃，有著豐富的腐植土層和礦鹽，從巴伊亞到西阿拉覆蓋著森林。正如若蘇埃·德·卡斯特羅所說的，這個熱帶林區變成了一片大草原[[3]](#filepos196523)。這個本來是生產食品的地區變成了饑餓的地區。在那里原本是萬物都蓬蓬勃勃地生長，但具有破壞性和吞噬一切的蔗糖莊園留下的是貧瘠的巖石、耗盡了肥力的土地和風化了的土地。起初還創辦了一些柑橘和芒果種植園，后來種植園被遺棄了，縮小成糖廠主家周圍的小果園，專供白人種植者的家庭享用[[4]](#filepos196797)。在放火燒荒開辟甘蔗田的同時毀壞了樹林也消滅了林中的動物。鹿、野豬、獏、兔子、羊駝、犰狳等等都消失了。植被、植物和動物都在單一作物的祭壇上成為甘蔗的犧牲品。大面積的生產很快地耗盡了土地的肥力。

十六世紀末，巴西的糖廠不少于一百二十家，其總資本接近二百萬英鎊，但是擁有最好土地的糖廠主卻不種植糧食作物。他們就像從海外進口大量的奢侈品一樣，除了進口奴隸和食鹽之外，也進口糧食。按照慣例，富裕和繁榮總是同長期營養不良的大多數人民的貧困并存的。畜牧業被安置在遠離沿海潮濕地帶的內部沙漠地區，也就是腹地。在那里，每平方公里只有兩頭牛，過去和現在這里的牛肉堅硬而無味產量總是很低。

從殖民時期就傳下來一種至今仍然存在的習慣，就是吃土。缺鐵造成貧血，東北部孩子們經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萊豆，碰運氣還可以吃一些干腌肉由于這種食品缺少礦鹽，孩子們出于本能，就吃泥土來彌補。從前，人們在懲罰孩子們的這種“非洲惡習”時，給他們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們放在柳條筐里，吊得離地面高高的。[[5]](#filepos197153)

巴西東北部目前是西半球最不發達的地區，[[6]](#filepos197642)這是一座容納三千萬人的巨大的集中營。如今它繼承了單一種植甘蔗的遺產。過去在這塊土地上曾萌生拉丁美洲殖民農業經濟“最能贏利的買賣”。目前，伯南布哥潮濕地帶的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用來種植甘蔗，其余部分什么也不種[[7]](#filepos198089)。大糖廠主也就是大甘蔗種植者，他們讓廣闊的莊園什么也不生產，以此來擺闊氣。并非像人們所誤解的，只在東北部內地貧瘠和半貧瘠的地區人們才吃得不好。腹地是布滿石子、灌木稀疏、沒有什么植物的荒漠，那里常發生周期性的饑荒。猛烈的陽光射向干裂的大地，把它變得像月球那樣荒涼。人們被迫背井離鄉，路邊布滿了插上十字架的墳墓。但是在潮濕的沿海地帶卻常常發生饑荒。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窮得不能再窮。這是充滿各種矛盾的地方。大自然選定讓它生產各種食物的地區，什么也不生產。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沿海地帶至今還叫做叢林地帶，或者“森林區”，以紀念遙遠的過去，紀念從產糖年代幸存下來的少得可憐的森林。蔗糖莊園這種浪費的結構仍然迫使人們以越來越高的價格從其他地區，特別是從國內的中南部地區運進糧食。累西胖的生活費用是巴西最高的，超過了里約熱內盧的平均指數。在東北部，菜豆比里約熱內盧海灣豪華的伊巴內馬海灘上的菜豆還要貴。半公斤木薯粉相當于一個甘蔗種植園成年工人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整個勞動日的工資。如果某個工人抗議，工頭就派人去把木匠找來，讓他給這位工人量身體，好準備棺材。在廣大地區，莊園主或管家對每個女孩子還實行“初夜權”。累西腓三分之一的人口還生活在流氓居住區的茅草房中。在卡薩阿馬雷拉區，一半以上的孩子生下來不到一歲就夭折了[[8]](#filepos198392)。在東北部各城市中，經常發生幼女賣淫現象，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就被父母賣掉了。在一些種植園，日工資比印度最低的日工資還要低。聯合國糧農組織1957年的一份報告稱，在靠近累西腓的維多利亞，由于兒童缺乏蛋白質，體重下降情況比在非洲普遍看到的還要嚴重。好多種植園里還設有自己的監獄。勒內·迪蒙說：“但使人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罪魁禍首卻并沒有被關進這些監獄里，因為監獄的鑰匙在他們手中[[9]](#filepos198686)。”

目前，伯南布哥糖的產量不足圣保羅州產量的一半，每公頌的單位面積產量也低。但是伯南布哥以糖為生，聚居在潮濕地帶的伯南布哥居民也以糖為生，而圣保羅州卻是拉丁美洲最強大的工業中心。在東北部，即便發展也不是進步的發展，因為連發展也掌握在少數企業主手中。少數人的美餐就是大多數人的饑餓。1870年以來，由于建立了大型的榨糖廠中心，制糖工業大大現代化了，于是，“大莊園以驚人的程度，加重了該地區缺少食品的狀況[[10]](#filepos198932)”。五十年代，處于高潮中的工業化促進了巴西對糖的消費。東北部的生產有較大的發展，但是每公頃的單位面積產量并未增加。一些低質的土地也用來種甘蔗，甘蔗再次吞并了用于生產食品的土地。農民以前在自己一小塊土地上耕作，現在變成了雇工，在這種新形勢下，他們的處境未得到改善，因為他們掙到的錢不足以購買他們以往生產的食品[[11]](#filepos199215)。擴張使饑餓面擴大了，從來如此。

注釋

[[ 1 ]](#_1_14)    塞爾希奧•巴古：《殖民社會的經濟，拉丁美洲比較史論文》，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

[[ 2 ]](#_2_11)    塞爾索•富爾塔多：《巴西的經濟構成》，墨西哥，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 3 ]](#_3_11)    若蘇埃•德卡斯特羅：《饑餓的地理》,圣保羅，1963年。

[[ 4 ]](#_4_10)    若蘇埃•德卡斯特羅：《饑餓的地理》,圣保羅，1963年。

[[ 5 ]](#_5_10)    同上，一個名叫亨利•科斯特的英國旅游者，把吃土的習慣歸咎于白人孩子同黑人小孩接觸“染上了這種非洲惡習”。

[[ 6 ]](#_6_9)    東北部從幾個方面忍受著一種內部的殖民主義，它有利于工業化了的南部。在東北部本身，腹地地區從屬于它所供養的糖業區，而甘蔗 大莊園則依賴加工甘蔗的糖廠。老的糖廠主制度正處于危機。榨糖廠吞噬了種植園。

[[ 7 ]](#_7_6)    根據基特•西姆斯•泰勒在《巴西的東北部，蔗糖和剩余價值》，《每月評論》第63期（智利，圣地亞哥，1969年6月）上所引用的伯爾南布哥州若阿金•納布科社會調查研究所的調研材料。

[[ 8 ]](#_8_6)    富蘭克林•德奧利韋拉：《巴西的革命和反革命》，布宜諾斯艾利斯，1965年。

[[ 9 ]](#_9_4)    勒內•迪蒙：《生氣勃勃的土地，世界的土改問題》，墨西哥，1963年。

[[ 10 ]](#_10_1)    若蘇埃•德卡斯特羅，同前引書。

[[ 11 ]](#_11_1)    塞爾索•富爾塔多：《發展的辯證法》，里約熱內盧，1964年。

00002.jpg

### 3、在加勒比諸島急速前進

安得列斯群島是蔗糖之島，它們作為糖生產國相繼加入到世界市場中去，直到今天，巴巴多斯、背風群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瓜德羅普、波多黎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還都得生產糖。在這些島嶼，人們在大莊園廣闊而貧瘠的土地上種植甘蔗，受著單一種植的束縛，忍受著失業和貧困。大面積地種植甘蔗，它的惡果也大面積地擴散。古巴仍然主要依賴出賣其蔗塘為生，但是從1959年土地改革以來，開始了激烈的經濟多樣化進程，從而結束了失業，古巴人已經不是只在糖季中才干五個月的活兒，而是干十二個月，在建設一個新社會的整個不間斷的、確實困難的過程中，都要干活。

卡爾·馬克思1848年說過：“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稟賦吧。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顆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1]](#filepos205380)”國際分工并不是由圣靈的功績或恩賜而形成起來的，是由人創造的，確切地說是由于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發展而形成的。

實際上，從1641年起，巴巴多斯是加勒比地區第一個種植甘蔗供出口的島嶼，而且出口量較大，盡管此前西班牙人已經在多米尼加和古巴種了甘蔗。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是荷蘭人把甘蔗種植引進到這個英國的小島上來的。到1666年，巴巴多斯已經有八百個甘蔗種植園和八萬多奴隸，巴巴多斯全方位地被新生的大莊園所占領，它的命運并不比巴西東北部好。以前，這個島是搞多種種植的，在小塊小塊的土地上種植棉花、煙草、柑橘，還飼養牛和豬。為了所謂的繁榮，甘蔗田吞噬了農田毀壞了茂密的森林，可是這種繁榮是短命的。不久，這個島發現其土地的肥力已經耗盡了，它已無力養活本國人口，而且從所生產的蔗糖的價格來看，它是無法參與競爭的[[2]](#filepos205661)。

此時，甘蔗的種植已波及到其他島嶼，傳到了背風群島、牙買加，還傳到了大陸的幾個圭亞那。在十八世紀初，牙買加的奴隸人數比白人墾殖農多十倍。牙買加的土地也很快疲乏了。十八世紀下半葉，世界上最好的甘蔗是生長在海地沿海平原地區松軟的土地上的，那時的海地是法國殖民地，名叫圣多明戈，在北部和西部，海地是奴隸集中的地區，蔗糖生產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力。1786年有二十七萬名奴隸到這個殖民地來，第二年就增加到四十萬。1791年秋天爆發了革命。僅僅在九月一個月，就有二百個甘蔗種植園被大火吞沒，起義的奴隸不斷把法國軍隊趕向大海，大火和交戰也就不斷地發生。輪船運走的法國人越來越多，運走的蔗搪越來越少。戰爭使鮮血染紅了河流，種植園被夷為平地，戰爭持續了很長時間，國家是一片灰土瓦礫，處于癱瘓狀態。到十八世紀末，生產已直線下降。萊普考斯基[[3]](#filepos205938)說：“曾一度繁榮的殖民地，到了1803年11月，已幾乎成為滿是瓦礫和灰塵的墓地。”海地革命不僅僅在時問上同法國革命恰相吻合，海地也親身為國際聯盟封鎖法國而受苦，因為英國控制著海面。后來，隨著海地的獨立越來越不可避免，海地也受到法國的封鎖。在法國的壓力之下，美國國會1806年禁止同海地進行貿易。1825年法國承認了它這塊老殖民地的獨立，但是得到了一大筆現款作為賠償。1802年，奴隸軍首領圖森特·盧維杜爾將軍被俘不久，勒克萊爾克就從海地島寫信給他的姐夫拿破侖說：“我對這個國家的意見是應該消滅山區的所有黑人，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只留下十二歲以下的兒童；要消滅平原上的一半黑人，在殖民地不留一個帶肩章的混血人。[[4]](#filepos206215)”熱帶向勒克萊爾克報復，盡管保利納·波拿巴[[5]](#filepos206653)施了魔術，他還是死于黃熱病，未能完成其計劃。但是現金賠款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獲得獨立的海地人民的背上。在法國不斷派兵血洗海地后，這些海地人是幸存者。海地是在廢墟中誕生的，它從來沒有恢復元氣。今天，海地是拉丁美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海地的危機導致古巴蔗糖業的發展，古巴很快就成為世界上居于首位的蔗糖供應國。海地咖啡生產的衰落還推動了古巴另一種海外需求極大的物品——咖啡的生產，但是在單一種植的競賽中蔗糖獲勝了。1862年，古巴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咖啡。古巴“甘蔗集團”的一個得寵的成員甚至撰文論述“從別人的不幸中可以撈到實惠的問題。[[6]](#filepos206936)”

注釋

[[ 1 ]](#_1_15)    卡爾•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見《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的附錄。

[[ 2 ]](#_2_12)    文森特·T·哈洛：《巴巴多斯歷史》，奧克斯福爾德，1926年。

[[ 3 ]](#_3_12)    塔德烏什•萊普考斯基：《海地》第1卷，哈瓦那，1968年。

[[ 4 ]](#_4_11)    塔德烏什•萊普考斯基：《海地》第1卷，哈瓦那，1968年。

[[ 5 ]](#_5_11)    阿萊霍•卡彭鐵爾有一本很精彩的小說：《這個世界的王國》。（蒙得維的亞，1966年），說的是海地這一段夢幻般的生活。它出色地描述了保利娜和她的丈夫在加勒比游覽的情景。

[[ 6 ]](#_6_10)    曼努埃爾•莫雷諾•弗拉希納爾斯:《糖廠》，哈瓦那，1964年。

00002.jpg

### 4、在古巴焦土上的蔗糖堡壘

1762年，英國人曾一度占領了哈瓦那。那時，煙草小種植園和畜牧業是古巴島農村經濟的基礎；哈瓦那是一個重要的軍事要塞，手工業有相當的發展，鑄造業也很可觀，可以制造大炮，還擁有抗美第一家造船廠，可以大量制造商船和戰艦。英國占領者只用了十一個月就運進了大量的奴隸，而在通常情況下這需要十五年。從那時起，古巴的經濟就隨著外國對糖的需求而發展。奴隸們生產世界市場上的走俏商品，從此，大量的剩余價值就由當地壟斷集團和帝國主義所享有。

莫雷諾·弗拉希納爾斯用確鑿的材料描寫了英國占領之后蔗糖迅速發展的狀況。西班牙對貿易的壟斷事實上已經土崩瓦解，再也不能限制進口奴隸。糖廠吞噬了一切，吞噬了人和土地。本可以為工業的發展作出貢獻的造船廠和鑄造廠的工人和數不盡的小手工業者都到糖廠勞動去了，甘蔗田野蠻地吞并了土地，迫使種植煙草和水果的小農也投入到甘蔗生產中去。大規模的種植逐步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在古巴的土地上，糖廠成倍地增長，每個糖廠都要求越來越多的土地。大火毀壞了種植煙草的土地和大片森林，牧場也遭破壞。以前古巴還出口干腌肉，但到了1792年卻要大量進口，以后還繼續進口腌肉[[1]](#filepos216792)。造船業和鑄造業一蹶不振，煙草生產直線下降。蔗糖業的奴隸每日勞動的時間長達二十小時。

“蔗糖集團”的權力就在這塊冒著濃煙的土地上得到了鞏固。十八世紀末，國際糖價飛漲，投機買賣盛行。在韋內斯，土地價格上漲了二十倍。在哈瓦那，放貸的實際利息是法定利息的八倍。在整個古巴，做彌撤、行洗禮和葬禮的費用，隨著黑奴和黃牛價格的飛漲而上漲從前有些記者說過，人們可以以巨大的棕桐樹和茂密森林的樹蔭為伴，走遍整個古巴。森林中盛產桃花心木、雪松、烏檀樹和白花亮皮茜樹。如今還可以從埃斯克里亞爾的桌子和窗戶，從馬德里皇宮的門欣賞古巴的珍貴木材。可是為了擴種甘蔗，連續放了幾場大火，把過去覆蓋古巴土地的最好的原始森林都給燒掉了。森林被毀壞之后，古巴變成了美國木材的主要買主大規模地種植甘蔗這種破壞性的作物，不僅僅毀滅了森林，而且天長日久，“破壞了島嶼土地神話般的肥力”[[2]](#filepos217319)。森林被大火吞沒了，未加保護的土地很快地被風化了，千百條河流干涸了。目前古巴甘蔗種植園每公頃的單位面積產量比秘魯的種植園低三倍多，比夏威夷低四倍半[[3]](#filepos217678)。灌溉和給土地施肥是古巴革命當前的首要任務。古巴修建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水壩，同時在田野開渠造河，在被懲罰的土地上施散肥料。

“蔗糖集團”使古巴的命運放射出虛假的光芒，同時也確定了它的附屬地位，古巴成了一個出眾的工廠，但它的經濟患了糖尿病。在那些用野蠻的手段毀壞了最肥沃的土地的人當中，也有歐洲的文人雅士，他們會鑒別真正的布魯赫爾[[4]](#filepos217914)的作品，并有能力把它買下來。他們經常往來于巴黎，帶來了古意大利埃特盧里亞的大缸，希臘的兩耳細頸小瓶，法國哥白林的雙面掛毯，中國明朝的屏風，以及英國要價最高的藝術大師們所畫的風景畫和肖像。我很驚奇地在哈瓦那一幢大房子的廚房里發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帶密碼鎖的保險柜，它曾經被一位伯爵夫人用來放餐具。一直到1959年，古巴不是在建工廠，而是在建城堡，蔗糖可以產生或打倒獨裁者，可以讓工人有活兒干或失業，可以決定幾百萬元運轉的速度，也可以決定是否發生可怕的危機。特立尼達市今日是一具閃閃發光的尸體。在十九世紀中葉，該市有四十多家糖廠，生產七十萬阿羅瓦[[5]](#filepos218150)糖。種植煙草的貧農被人們用暴力趕出自己的土地，曾經作過牧場的地區過去出口肉類，現在卻要吃從外面運來的肉。殖民式的宮殿拔地而起，帶有遮蔭的門廊，高高的房子，裝飾著玻璃福的吊燈，波斯地毯，像天鵝絨那樣柔媚的寧靜，空氣中回蕩著小步舞曲，大廳中的鏡子照出了頭戴假發、腳蹬帶扣拌鞋子的老爺們的形象。在這里，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大理石和石頭的房屋框架傲然聳立的無聲的鐘樓以及長滿了野草的敞篷馬車。現在人們管特立尼達叫“曾經有過城”，因為此城的白人后代總愛說他們的某一個祖宗曾經有過權力，曾經有過榮譽。但是發生了1857年的危機，糖價下跌，這個城市同糖價一起衰落了下去，再也沒有崛起[[6]](#filepos218699)。

一個世紀以后，當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隊員奪取了政權時，古巴的命運仍然同糖的行情捆綁在一起。民族英雄何塞·馬蒂曾經頂言，“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把自己的生存押在一種產品上那無異于自殺”。1920年，古巴以每磅二十二美分的糖價打破了按人口出口糖的世界紀錄，甚至超過了英國，成了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但是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糖價下跌到每磅四美分，1921年危機像火山一樣地爆發了，美國把許許多多倒閉的糖廠以及所有的古巴銀行和西班牙銀行，包括國家銀行在內，都買走了，只剩下美國銀行的分行[[7]](#filepos218993)。后來，像古巴這樣依附性的、脆弱的經擠是無法逃脫1929年美國那場危機的猛烈打擊的。1932年，糖價猛跌到每磅遠遠不到一美分，三年中出口值下降到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而這時古巴的“失業指數之高是任何其他國家都很難比擬的。[[8]](#filepos219266)”1921年的災難是由美國市場的糖價下跌而引起的，古巴很快從美國得到了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在貸款之后，克勞德將軍也來了，以監督貸款使用情況為借口，實際上將統治這個國家。由于他經營有方，馬查多獨裁統治在1924年上臺了。但是，三十年代的大簫條加上古巴的總罷工而使馬查多政府陷于癱瘓，這個靠血和火建立起來的政權倒臺了。

物價方面發生的問題也同樣發生在出口量方面。從1948年起，古巴恢復了它供給美國市場所需糖的三分之一份額，價格低于美國生產者的價格。但是比國際市場的價格要高而且往定。在此之前，美國對從古巴進口的糖是免稅的，但作為交換要求古巴對所進口的美國貨也給予同樣的特權。所有這些恩賜條件使得古巴的依附性更加牢固。“買方可以發號施令，賣方只能效勞。應當平衡貿易以保證國家的自由。欲死者只會同一個國家做買賣，而欲生者則會同一個以上的國家做生意”，這是馬蒂說的話，1961年切·格瓦拉又在埃斯特角的美洲國家組織會議上重復了這句話。根據華盛頓的需要，可隨心所欲地限制出口國的生產。1925年古巴的年產糖量五百萬噸左右，五十年代的平均產量仍然是這樣，在取得了有史以來最高的七百多萬噸的年產量之后，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于1952年取得了政權，他的任務是嚴厲控制本國的糖生產量。次年，為了服從美國的需要，糖年產量下降到四百萬噸[[9]](#filepos219811)。

注釋

[[ 1 ]](#_1_16)    腌肉廠已經闖進了拉普拉塔河流域。阿根廷和烏拉圭那時還沒 有分開，也不叫這兩個國名，它們使自己的經濟適于大量出口腌肉干、皮革和油脂。巴西和古巴在十九世紀是兩大奴隸集中地和很好的腌肉市場，因為腌肉便宜,便于運輸和儲存，在炎熱氣候下又不會腐爛。古巴人 至今還把腌肉叫做“蒙得維的亞”，但是在1965年，烏拉幸停止賣給古巴 腌肉，從而同美洲國家組織一起參與了對古巴的封鎖。這樣，烏拉圭很愚 蠢地失掉了它最后剩下的腌肉市場。古巴是十八世紀末烏拉圭瘦肉干的 第一個市場。何塞•佩得羅•巴倫和本哈明•內厄姆：《現代烏拉圭農村史 (1851—1885年)》，蒙得維的亞，1967年。

[[ 2 ]](#_2_13)    曼努埃爾•莫雷諾•弗拉希納爾斯，同前引書。直到不久以前，還有一些船工在薩瓜河航行，“他們拿著帶鐵頭的長竿，用它往河床上扎，直到勾住一塊木頭……。這樣日復一日地從河底撈上了被甘蔗田毀壞了的樹木的殘枝，以殘損的樹木為生。”

[[ 3 ]](#_3_13)    塞爾索•富爾塔多：《從伊比利亞半島的征服到古巴革命的拉丁 美洲經濟》，智利，圣地亞哥，1969年；墨西哥，1969年。

[[ 4 ]](#_4_12)    佛蘭德著名畫家。——譯注

[[ 5 ]](#_5_12)    1阿羅瓦等于25磅。——譯注

[[ 6 ]](#_6_11)    莫雷諾•弗拉希納爾斯敏銳地看到十九世紀誕生的糖廠的名字，反映了蔗糖生產的升降曲線，諸如廣希望”、“新希望”、“勇敢”、“幸運”、 “追求”、“征服”、“信心”、“佳績”、“艱難”、“優患”、“醒悟”。有四家糖廠都預見性地叫做“醒悟”。

[[ 7 ]](#_7_7)    勒內•迪蒙：《古巴（試圖進行建設性的批評）》，巴塞羅那，1965年。

[[ 8 ]](#_8_7)    塞爾索•富爾塔多:《拉丁美洲經濟……》，同前引書。

[[ 9 ]](#_9_5)    美國農業部糖業計劃局局長在古巴革命之后宣布廣自從古巴退出舞臺之后，我們就失掉了世界最大出口國的保護，因為過去它總是有所 儲備，以便我國市場隨時需要隨時給以滿足。”恩里克•魯斯•加西亞：《拉丁美洲：對一次革命的解剖》，馬德里，1966年。

00002.jpg

### 5、革命與無能的結構

在拿破侖戰爭時期，法國和德國農村出現了甜菜糖再加上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美國就成為安得列斯群島蔗糖的主要買主。早在1850年，美國已掌握了古巴貿易的三分之一份額，雖然古巴島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是美國賣給古巴的東西，從古巴進口的東西都比西班牙多，而且到達古巴的船只有一半以上的桅桿上都飄揚著星條旗。大約在1859年，一個西班牙旅游者在古巴內地偏僻的小鎮子里發現了美國造的縫紉機。哈瓦那主要街道都是用波士頓的花崗巖鋪砌的。

二十世紀開始時，《盧西亞那種植園主報》這樣寫道：“古巴全島慢慢地落到美國公民的手中，這是美國兼并古巴的最簡單、最可靠的辦法。”美國參議院已經在談論國旗上加上一個星的問題了。打敗了西班牙之后由萊奧納爾·伍德將軍統治古巴島。與此同時，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也落入美國人之手[[1]](#filepos227814)。麥金利總統說過：“是戰爭把這些地方給了我們，也是靠了上帝的幫助。以人類的進步和文明的名義，我們有責任不辜負這一巨大的信任。”他說這番話時也把古巴包括在內。1902年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不得不放棄他在流放時獲得的美國公民身份，因為美國占領軍使他成為古巴第一任總統。1960年美國前駐古巴大使厄爾·史密斯向參議院一個委員會報告時說：“在卡斯特羅上臺以前，美國在古巴的影響不可抗拒，美國大使就是古巴的第二號人物，有時甚至比古巴總統還重要。”

巴蒂斯塔倒臺的時候，古巴幾乎把全部蔗糖都賣給了美國。五年前，一個年輕的革命的律師，在那些由于攻打蒙卡達兵營而對他進行審判的人面前準確地預言，歷史將宣判他無罪。他在那激動人心的辯護詞中說道：“古巴還是一個生產原料的工廠，出口蔗糖以進口糖果……[[2]](#filepos228108)”。當時，古巴不僅從美國購買汽車、機器、化工產品、紙張和服裝，而且也購買大米和菜豆、蒜和洋蔥、油脂、肉類以及棉花。從邁阿密運冰淇淋，從亞特蘭大運面包，甚至從巴黎運豪華的晚餐。這個蔗糖之國所消費的近一半的水果和蔬菜要靠進口，盡管只有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有固定的工作，糖廠一半的土地是閑置無用的，什么也不生產[[3]](#filepos228380)。十三家美國糖廠擁有全部甘蔗種植地的47%以上，每個糖季贏利約一點八億美元。鎳、鐵、銅、錳、銘、鎢等地下礦藏都是美國的戰略儲備物資，美國企業只需根據美國佬軍隊和工業不同程度的急切需要來開采這些礦產。1958年，古巴登記的妓女比礦工還要多[[4]](#filepos228613)。根據努涅斯·希門尼斯引用的瑟雷和皮諾的調查材料證明，古巴當時有一百五十萬人全失業或半失業。

古巴全國的經濟是隨著蔗搪生產的速度來運轉的。1952-1956年間，古巴出口商品所代表的購買力沒有超過三十年以前的水平[[5]](#filepos228995)，盡管對外匯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三十年代，當危機加重了古巴經濟的依附性而不是打破這種依附性時，古巴竟到了拆除新建的工廠賣給其他國家的地步。1959年的第一天，革命取得了勝利，那時古巴的工業發展很慢、很可憐，一半以上的工業生產集中在哈瓦那，僅有的少數幾家具有現代化技術的工廠則由美國遠距離操縱。雷希諾博蒂是一位古巴經濟學家，他同別人一起提出了馬埃斯特臘山游擊戰士的經濟理論，他舉了一個在巴亞莫生產煉乳的雀巢公司分公司的例子：“如果出了故障，技術員就打電話給康涅狄格州，說他的部門什么機器不運轉了。他立刻就能得到指示，要他采取什么措施，他就機械地執行這些指令……。如果進行得不順利，四個小時之后就會有一架飛機帶來高水平的專家小組，他們會把一切都修理好。在古巴實行國有化之后，再也不能打電話去求援了，有個把技術人員也可能會修理次要的故障，但他們已棄國而去[[6]](#filepos229293)”。這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自從革命冒險要把殖民地變為自己的祖國之后所遇到的困難。

古巴被附屬國地位砍去了雙腿，自已走路絕非易事。在1958年，有一半的古巴兒童沒進學校，但是正如菲德爾·卡斯特羅多次揭示的，愚昧比文盲更普遍、更嚴重得多。1961年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動員了一批青年，志愿去教所有的古巴人讀書寫字，其結果使全世界震驚：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辦公室的材料，古巴現在是拉丁美洲文盲比例最低、中小學生比例最高的國家。但是愚昧這可詛咒的遺產井非一朝一夕、亦非十二年所能克服的。缺乏能干的技術干部、行政管理部門無能，生產機構組織渙散，官僚們不敢有創造性的想象和沒有決定權的自由，這些都在繼續妨礙社會主義的發展。然而，盡管四個半世紀的壓迫史所造就的制度是多么的無能，古巴正以無限的熱情獲得新生，以它的力量、歡樂和自由同困難作較量。

注釋

[[ 1 ]](#_1_17)    波多黎各是另一個處在囚禁地位的制糖中心。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波多黎各人不是很好的人，他們不配有自己的祖國，但可以為一個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戰死在越南前線。如果按人口比例計算，戰斗在東南亞和波多黎各“自由聯邦州”的士兵比美國其他州的士兵要多。拒絕到越南去服兵役的波多黎各人就要被送到亞特蘭大的監獄中去關閉五年。除了要在美國部隊服兵役外，還有1898年入侵遺留下來的、法律承認的其他凌辱性法令。所謂法律就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在美國國會中波多黎各有一個象征性席位,沒有表決權，實際上也沒有發言權。取得這項權利的代價是殖民地地位。在美國占領以前，波多黎各有自己的貨幣并同世界上主要的市場建立了繁榮的貿易關系。今天，波多黎各的貨幣是美元，自己海關的關稅額要由華盛頓來定，一切有關該島外貿和內部貿易事宜， 都由華盛頓來決定。對外關系、交通、通訊、工資、勞動條件等等皆如此。 波多黎各人要由美國的聯邦法庭來審判，本地軍隊要加入北部軍隊。工業和商業掌握在美國私人手中。徹底取消國籍是打算通過移民的辦法來 實現。貧困把一百多萬波多黎各人趕到紐約去尋找好運，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國籍。在紐約，他們成了聚集在最骯臟地區的半無產者。

[[ 2 ]](#_2_14)    菲德爾•卡斯特羅：《古巴革命》（演說），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 3 ]](#_3_14)    A•努涅斯•希門尼斯:《古巴地理》，哈瓦那，1959年。

[[ 4 ]](#_4_13)    勒內•迪蒙，同前引書。

[[ 5 ]](#_5_13)    達德利•西爾斯，安德烈斯•比安基,理查德•喬利和馬克斯•諾爾夫：《古巴，經濟和社會革命》，查佩爾希爾，北加利福尼亞，1964年。

[[ 6 ]](#_6_12)    K·S•卡羅爾：《執政的游擊戰士，古巴革命的政治歷程》，巴黎, 1970 年。

00002.jpg

### 6、蔗糖是屠刀，帝國是兇手

“在蔗糖上面進行建設是不是比在沙地上進行建設要好一些呢？”1960年讓一保羅·薩特在古巴這樣自問。

在出口散裝糖的瓜亞巴爾碼頭上，鯉鳥在一個大棚子的上面飛旋。我走進碼頭驚愕地看到一座蔗糖堆起的金黃色的金字塔。隨著下面的閘門打開，斗車把沒有包裝的糖運到船上。從房頂的空隙處流出了一股股黃金，這是從榨糖廠新運來的蔗糖。太陽光從縫中透了進來，使糖粒閃閃發光。這座我用手能摸得著但是不能盡收眼底的溫暖的小山價值約四百萬美元。我想這里概括了1970年糖季的全部喜悅和悲傷。盡管做了驚人的努力，1970年糖季想達到但是未能達到一千萬噸的產量。看著這座糖山，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呈現在我眼前。我想到了弗朗西斯科糖業公司這個王國，這曾經是艾倫·杜勒斯的企業，我在那里度過了一個星期，傾聽人們講述過去的故事，親眼看看未來是如何誕生的。我見到了何塞非娜，她是卡里達·羅德里格斯的女兒，她現在上課的教室過去是兵營的牢房，也正是她的父親臨死前被監禁并受刑的地方；我見到了安東尼奧·巴斯蒂達斯，一個七十歲的黑人在這年的一個清晨，他兩手抓住汽笛的杠桿，因為糖廠超額完成了指標他高呼：“他媽的！他媽的，我們完成了！”沒有一個人能把杠桿從他痙攣的雙手中抽出來，而那個把所有的人叫醒了的汽笛，也正在喚醒整個古巴。我聽到了被驅趕、行賄謀殺和挨餓的故事。還有因為有半年以上的時間被迫失業而從事奇怪的職業，例如在種植園里捕捉蟋蟀。我想，人們的不幸是因為挨餓而得了大肚子病。死去的人并沒有白死，例如阿曼西奧·羅德里格斯在一次集會上被工賊的子彈打中，他曾憤怒地拒絕收下公司給他的一張空白支票，當他的同伴們埋葬他時發現，他入殮時沒有褲被也沒有襪子。再如二十歲就被捕的佩德羅·普拉薩，他把滿載士兵的卡車帶到他親自埋下地雷的地方，他同卡車和士兵一起同歸于盡。像這樣的人在這個地區和其他地區還有無數個。一個老蔗農曾對我說，“這里的人們是很尊敬烈士的，但是都是在他們死了以后，在這之前只會發牢騷。”我想，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游擊戰士有四分之三是從農民、從干蔗糖的人當中招募來的，這并非偶然，奧連特省是蔗糖的最大源泉，同時又是古巴歷史上多次起義的發源地，這也不是偶然的。我理解他們多年積累的仇恨。1961年糖季豐收之后，革命決定向蔗糖報復。蔗糖使人們記憶猶新地回憶起過去受奴役的情景。在過去，蔗糖是不是一種命運？后來是不是變成一種懲罰？現在能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杠桿和動力？在可以理解的急躁情緒的影響下，革命毀壞了好多甘蔗田，企圖在一瞬之間就實行農業生產的多樣化。倒是沒有犯過去的錯誤，即把大莊園分成生產不出東西的小莊園，但是每一個社會化了的莊園一下子都種上了各種各樣的作物。為了國家的工業化，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率，為了滴足由于革命重新分配財富而大大增加了的消費需要，必須大規模地進口。如果不生產大量的搪，從哪里獲得進口所需的外匯呢？發展礦業，特別是發展鎳的生產，也需要大量投資，現在正在進行這方面的投資。由于增加了船只，漁業生產增長了七倍，這也需要大量投資。生產酸性水果的宏偉計劃正在實施當中，但是從擂種到收獲還要耐心等待若干年。于是，革命政權發現把屠刀和兇手弄混了。蔗糖曾經是不發達的因素，現在成了發展的工具。因此不得不用單一作物和依附狀態（這是古巴加入世界市場所造成的）之矛，去攻單一作物和依附狀態之盾。

從蔗糖生產所獲的收入已不用來鞏固奴役性的結構[[1]](#filepos240421)。與1958年相比。機械和工業設備的進口增加了40%，蔗搪生產所造成的多余的經濟力量用來發展基礎工業，也用來使土地不致閑置，工人不致失業。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倒臺的時候古巴有五千臺拖拉機和三十萬輛汽車。今日已有五萬臺拖拉機，盡管由于管理不善，有了很大程度的浪費。至于汽車，大部分是豪華型的，除了值得送到廢銅爛鐵博物館的以外所剩也無幾了。水泥工業和發電廠有了驚人的發展。由于新建了化肥廠，今天使用的化肥比1958年多五倍。各地修建的水庫現在的儲水量比1958年水庫總儲量多七十三倍[[2]](#filepos240726)，灌溉地區也飛快地增加。古巴到處是新開的公路。結束了許多好像永遠與世隔絕的地區交通不便的狀況。為了提高原來產量不大的牛奶的產量，古巴引進了荷蘭種牛，通過人工授精，繁殖了八十萬頭雜交牛。

在甘蔗的機械砍割和運輸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這些大部分是在古巴自己發明創造的基礎上進行的，盡管這些進步很不夠。雖然遇到困難，但正在建立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過去的砍蔗工—蔗糖的囚徒，今日已經絕種。對他們來說，革命也意味著可以自由選擇其他不太笨重的勞動和讓他們的子女能夠享受獎學金到城里去上學。解救甘蔗農的結果是引起國家經濟的嚴重紊亂，這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價。1970年，古巴用了比原來工人多三倍的勞動力收割甘蔗其中大部分是志愿勞動者、士兵和其他行業的工人，這就影響了城鄉的其他活動，影響了其他產品的收獲和工廠的勞動進度。應該看到，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干活兒既不是因為害怕失業，也不是因為貪得無厭。其他的動力諸如互助精神、集體責任感、丟掉個人主義而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等等也應當起作用。全體人民的覺悟不是頃刻間就能轉變過來的。據非德爾·卡斯特羅說革命奪取政權時，大部分古巴人甚至不是反帝國主義的。

隨著哈瓦那和華盛頓之間不斷發生挑戰與應戰、打擊與反打擊，隨著革命已逐漸把關于社會正義的許諾變為具體的事實，古巴人民和他們的革命一起，變得越來越激進了。古巴建成了一百七十家新的醫院和同等數量的醫務所，醫療是免費的。各級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了三倍，教育也是免費的。今天有三十多萬兒童和青年享受助學金，住宿生和幼兒園都成倍增加了。大部分居民不必付房租，水、電、電話、安葬和體育表演都是免費的。在短短幾年中，社會服務費增加了五倍。現在，每個人都能受教育、都有鞋穿，人們的需要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生產卻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現在是全民消費而不是少數人消費，所以消費的壓力也迫使古巴迅速增加出口，蔗糖仍然是最大的資金源泉。

革命確實正在經歷艱難的時期，這是過渡和犧牲的時期。古巴人終于懂得要咬緊牙關去建設社會主義，懂得了革命決不是散步。歸根結底，如果一切都是他人贈送的，那么，這塊土地就沒有前途了。有些產品確實暇乏，1970年古巴缺少水果、冰箱和服裝。排隊是常有的事，這不完全是由于分配的紊亂狀況所造成的。物品暇乏的根本原因是新涌現出了大盤的消費者，也就是說，現在的國家是屬于大家的，因此物品匱乏是同拉美其他國家的物品匱乏不一樣的。

國防費用也是同樣的情況。革命政權不得不睜著眼睛睡覺，從經濟上來說，這也要付出很大代價。這個被包圍的革命，不停地受到侵略和破壞，它之所以沒有倒下，是因為手握武器的人民在捍衛它。多么奇特的專制！被剝奪了財產的剝削者并不甘心。1961年4月，在吉隆灘登陸的隊伍不單單是由巴蒂斯塔的舊軍人和舊警察組成的，參加這個隊伍的還有擁有三十七萬公頃土地的地主們、近一萬所房產的房產主、七十家工廠、十家糖廠、三家銀行、五座礦井和十二個夜總會的老板們。危地馬拉的獨裁者米格爾·伊迪戈拉斯把訓練營地讓給遠征軍以換取美國人對他的許諾，后來他本人供認，美國人曾許諾給他現鈔，但從未兌現，也答應在美國的市場上增加危地馬拉糖的份額。

1965年，另一個產糖國多米尼加共和國遭受到約四萬名海軍陸戰隊員的入侵。他們的司令布魯斯·帕爾默將軍宜稱，“鑒于該國局勢十分混亂，海軍陸戰隊準備永遠駐扎在那里。”糖價急劇下降是促使人民憤怒抗議的原因之一。人民奮起反對軍事獨裁，美國軍隊馬上前來維持秩序。在奧薩馬河和加勒比海之間一個被圍困的圣多明各市市區內，愛國者與入侵者展開了肉搏戰，四千人被打死了[[3]](#filepos241791)。而美洲國家組織——它的記憶力是驢子的記憶力，因為從來不會忘記在哪里吃東西——給入侵者打氣，派新的力量來推進侵略。必須消滅產生另一個古巴的萌芽。

注釋

[[ 1 ]](#_1_18)    社會主義國家確保的穩定的糖價在這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通過同西班牙和西歐其他國家頻繁的貿易，粉碎了美國設置的封鎖，這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古巴出口的三分之一向國家提供了美元，即可兌換的外匯，其余的則是同蘇聯和盧布區做買賣。這種貿易制度也造成了一 定的困難。像蘇聯生產的所有重型設備一樣，他們給熱電廠提供的渦輪機是優質的，但是輕工業和普通工業所提供的消費品則不是這樣。

[[ 2 ]](#_2_15)    古巴向聯合國糧農組織第九次地區會議的報告》，1970年10月 13日拉美通訊社稿。

[[ 3 ]](#_3_15)    埃爾斯沃思•邦克是全國煉糖公司主任，在軍事干涉之后，他作為林登•約翰遜的特派員到多米尼加去。在邦克的密切關注之下，全國煉糖公司在這個小國的利益得到了保護，在非常民主的選舉之后占領軍撤退了，把政權交給華金•巴拉格爾。在特魯希略殘暴獨裁統治的全過程 中，巴拉格爾曾是他的左右手。圣多明各的居民手持木棒、砍刀和步槍在街頭巷尾和屋頂上同外國軍隊的坦克、火箭筒和直升機作戰，要求被軍事政變推翻的民選立憲總統胡安•博什重新執政。好開玩笑的歷史也拿預言來開玩笑。在特魯希略獨裁統治三十年之后，胡安•博什宣誓就職時, 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林登•約翰遜親自把美國政府的官方禮品：一輛救護車 帶到圣多明各。

00002.jpg

### 7、靠奴隸們在加勒比的犧牲才有了詹姆斯?瓦特的機器和華盛頓的大炮

切·格瓦拉曾經說過，不發達狀況好像一個頭和肚子都大的侏儒，他的腿很瘦胳膊很短，同身體的其他部分很不協調。哈瓦那閃爍著光芒，在它的豪華大街上紊華的汽車嗡嗡作響，在世界上最大的夜總會里最美麗的舞女隨著萊庫奧納[[1]](#filepos253964)的音樂翩翩起舞。而與此同時，在古巴農村，每十個農業工人中只有一人能喝上牛奶，不到4%的人能吃到肉。根據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材料，五分之三的農業勞動者所掙的工資要比生活費用低三到四倍。

但是蔗糖不只是生產侏儒，它也生產巨人，至少它極大地促進了巨人的發展。拉丁美洲熱帶地區的蔗糖大大推動了英國、法國、荷蘭以及美國工業發展所需的資金積累，同時又破壞了巴西東北郁和加勒比諸島的經濟，加重了非洲歷史性的衰落。歐、非、美三洲貿易是以向甘蔗種植團販賣奴隸作為主要支柱的。奧古斯托·科欽曾說過：“一顆粒糖的歷史是有關政治經濟學、政治和道德的一堂完整的課。”

西非的部落一向互相殘殺，其目的是用戰俘來增加自己的奴隸儲備。這些部落屬于葡萄牙的殖民統治范圍，但是在販賣黑奴的高峰時期，葡萄牙人既沒有船只，也拿不出工業品作為交換，他們只能成為其他強國的黑奴販子和非洲部落頭子之間的純粹的掮客。英國是最大的買賣人肉的冠軍，直到它認為不適宜繼續作此買賣為止。但是荷蘭人買賣黑奴的傳統更悠久，因為在英國獲得向其他國家的殖民地運送奴隸的權利之前，卡洛斯五世早已把將黑奴運到美洲的壟斷權賜予荷蘭人。至于法國，路易十四這位太陽之王同西班牙國王對等平分幾內亞公司的利潤，這家公司是1701年末為向美洲販賣黑奴而建的，法國工業化的締造者哥爾白曾振振有詞地說，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販賣黑奴“對于發展國家商船隊是有好處的”[[2]](#filepos254272)。 亞當·史密斯曾說過，由于發現了美洲，“商業被提到一個通過其他方式永遠不會達到的光輝燦爛的水平”。塞爾希奧·巴古認為，歐洲商業資本積累的最巨大的動力就是美洲的奴隸制，而這資本又構成“賴以建立現代巨大工業資本的基石[[3]](#filepos254511)”。希臘羅馬奴隸制在新大陸的興起，起了神奇的作用：一些國家的船只、工廠、鐵路和銀行都成倍地增加，而對穿過大西洋的奴隸來說，他們不是來自這些國家，也不是到這些國家去，除了去美國之外。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九世紀末，有好幾百萬非洲人漂洋過海，誰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們比歐洲來的白人移民要多得多，而生存下來的要比他們少得多。從波托馬克河到拉普拉塔河之間，奴隸們為他們的主人蓋房子、砍伐樹木、砍割甘蔗、榨糖、種植棉花、可可，收獲咖啡、煙草，還到河里找黃金。他們接連地死去，相當于幾個廣島死去的人呢？正如牙買加的一個英國種植者所說：“買黑奴比養黑奴容易。”卡約·普拉多估計，到十九世紀初，抵達巴西的非洲人在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那時古巴已是一個大的奴隸市場，像過去整個西半球市場那么大[[4]](#filepos254800)。

大約在1562年，約翰·漢金斯船長從葡屬幾內亞走私了三百個黑奴。伊莎貝爾女王勃然大怒地斷言這種冒險行為“要受到上天懲罰的。”但是當漢金斯告訴她，在加勒比用奴隸換來了蔗箱、皮革、珍珠和生姜時，女王饒恕了這個海盜，還變成了他的貿易伙伴。一個世紀以后，約克公爵把他的爵位和名字的前兩個宇頭D和Y用熾熱的烙鐵燙在他的公司每年向“蔗糖之島”送去的三千名黑奴的左臂或胸口上。卡洛斯二世是非洲皇家公司的一個股東，此公司支付百分之三百的股息，盡管從1680年到1688年裝上船的七萬個奴隸中，漂洋過海之后只剩下了四萬六千人。在旅途中許多非洲人病死或餓死或絕食死去，或用鎖鏈把自己勒死，或者跳到海里去喂鯊魚。在販賣黑奴的買賣中，英國緩慢但堅定地粉碎了荷蘭的霸主地位。南海公司是西班牙讓給英國的“交椅權”的主要受益者，英國政界和財界最顯赫的人物都卷到這公司里去了，無比興盛的買賣使倫敦的交易所欣喜若狂，神奇的交易發展了起來。

運輸奴隸把造船基地布里斯托爾提高到英國第二大城的地位，把利物浦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船只出發了，船艙里裝著武器、布匹、杜松子酒和甘蔗酒、小擺設、彩色玻璃等等，用這些東西換取非洲的人貨，再拿這些人貨來換美洲殖民地種植園的蔗糖、棉花、咖啡和可可。英國人在海上稱王稱霸。到了十八世紀末，曼徹斯特已有十八萬紡織工人為非洲和加勒比生產，謝菲爾德生產刀子，每年從伯明翰運來十五萬支火槍[[5]](#filepos255103)。非洲的酋長把奴隸交給人販子，換取英國工業品。這樣他們就擁有新的武器和大量的烈酒，以便在各村子里開始下一輪的捕獵。他們也提供象牙、蜂蠟和棕櫚油。很多奴隸是從原始森林中來的，他們從未見過海，常常把海嘯當作是某種埋伏起來準備吃掉他們的野獸的吼叫聲。據當時的一個人販子說，這些黑人以為“他們要像綿羊一樣被送到屠宰場去，因為歐洲人很喜歡吃他們的肉[[6]](#filepos255361)”。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并沒有錯。多頭皮鞭也難遏制非洲人不想活下去的絕望情緒。

那些從長途販運的饑餓、疾病和擁擠中生存下來的“貨物”，先被帶到殖民地的大街上，在笛子的伴奏下游街，然后就在廣場上展覽，身上只掛些破布片。全是皮包骨。在把那些精疲力竭地到達加勒比的奴隸展現給買主之前，先在奴隸庫房里把他們喂肥；而那些生病的奴隸，就讓他們死在碼頭。奴隸可以賣現鈔，或在三年之內償付。輪船起錨回利物浦時滿載種不同的熱帶產品。十八世紀初，英國紡織工業所需的四分之三的棉花都是來自安得列斯群島，雖然后來它的棉花供應主要來自佐治亞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十八世紀中英國有一百二十家制糖廠。

那時候，一個英國人每年只用六英鎊就能維持生活了，而利物浦的奴隸販子每年能獲得一百一十多萬英鎊的利潤，這只是從加勒比得來的錢，還不算他們附帶搞買賣所得的利潤。有十個大公司壟斷了三分之二的買賣。利物浦啟用了一系列新的碼頭，造的船越來越多、越大，吃水越深。金銀匠打出了“拴黑人和狗的銀鎖、銀鏈條”，漂亮的貴婦們出門時，身邊帶著一個身著繡花上衣的狠子和頭纏包頭布、身穿絲織褲的小黑奴。一位經濟學家描寫當時的黑奴買賣是“一切事物中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則，是使機器的各個齒輪得以轉動的主要部件。”銀行遍及利物浦、曼徹斯特、布里斯托爾、倫敦和格拉斯哥。勞埃德保險公司為奴隸、船只和種植園保險而積累了利潤。《倫敦早報》早就通告，凡是逃跑的奴隸都應被交回到勞埃德公司去。用買賣黑奴的資金建立了英國西部的大型鐵路，加勒斯的石板工廠等工業也靠這種資金興建起來。在工業品、奴隸、蔗糖這樣的三角貿易中積累的資本使發明蒸汽機成為可能。詹姆斯·瓦特是得到靠上述貿易發財的商人資助的。埃里克·威康斯在他有關這個問題的資料豐富的著作中就曾這樣說過。

十九世紀初，英國成為反奴隸制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此時的英國工業需要具有較大購買力的國際市場，所以必須推廣工資制。此外，由于加勒比英屬殖民地實行工資制，巴西用奴隸勞力生產的蔗糖因成本相對低廉而重又獲得贏利[[7]](#filepos255797)。英國海軍襲擊販運黑奴的船只，但是為了供應古巴和巴西的需要，黑奴買賣越做越大。在英國小艇快到達海盜船只之前，奴隸就被拋到大海中去了，在船上只能聞到氣味、看到發熱的鍋爐和在甲板上捧腹大笑的船長。限制販賣黑奴反而提高了黑奴的價格并大大增加了贏利。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在非洲，奴隸販子用一支舊步槍換來一個身強力壯的奴隸，然后以六百多美元的價格在古巴賣掉。對英國來講，加勒比的小島遠比英國的北美殖民地更為重要。英國禁止巴巴多斯、牙買加和蒙特斯特拉自己生產一根針、一塊馬掌鐵。而新英格蘭的情況則大為不同，這有利于此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獨立。

確實，促進美國工業革命所需資本的大部分是來自新英格蘭的黑奴買賣。十八世紀中葉，販賣黑奴的船只從波士傾、新港和普羅維登斯向非洲運去許多滿裝甘蔗酒的大桶，用它們換取奴隸，把奴隸賣到加勒比，再從那里運糖蜜到馬薩諸塞州把糖蜜提煉成甘蔗酒，結束全過程。安得列斯群島最好的甘蔗酒即西印度朗姆酒不是在西印度制作的。普羅維登斯的布朗兄弟用賣奴隸所獲得的資金修建了一個冶煉爐。向喬治·華盛頓將軍提供獨立戰爭所需的大炮[[8]](#filepos256055)。由于販賣黑奴促進了新英格蘭的造船工業和冶煉業的發展，這些注定要搞甘蔗單一作物的種植園，不僅可以被認為是“十三個殖民地”發展的動力，也是促進向糖廠出口口糧、木材和各種用具的大市場，這樣，北大西洋的莊園經濟和提早發展的制造業在經濟上獲得了可行性。北部移民的造船廠建造的船只向加勒比輸送大量鮮魚、熏魚，燕麥和其他谷物、菜豆、面粉、黃油、奶酪、洋蔥、馬、牛、蠟燭、肥皂、布匹和做裝糖箱子的松木、棟木及雪松木板（古巴有西班牙語美洲的第一個蒸汽鋸，但是卻沒有木材可鋸）以及桶板、桶箍、桶圈、鐵環和鐵釘。

血液就這樣通過所有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發達國家過去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不發達的國家也就此變得更不發達。

注釋

[[ 1 ]](#_1_19)    古巴音樂家。——譯注

[[ 2 ]](#_2_16)    L•卡皮坦和亨利•洛林：《美洲的勞動在哥倫布前后》,布宜諾斯艾利斯，1948年。

[[ 3 ]](#_3_16)    塞爾希奧•巴古，同前引書。

[[ 4 ]](#_4_14)    達尼埃爾•曼尼克斯和M•考利：《販賣黑奴史》，馬德里，1962年。

[[ 5 ]](#_5_14)    埃里克•威廉斯：《資本主義和奴隸制》，查佩爾希爾，北卡洛利納，1944年。

[[ 6 ]](#_6_13)    達尼埃爾•曼尼克斯和M•考利，同前引書。

[[ 7 ]](#_7_8)    明確禁止巴西奴隸制的法律不是巴西的法律，而是1845年8月 8日英國議會通過的英國法律，這并非偶然，奧斯尼•杜阿爾特•佩雷拉: 《誰制定巴西的法律?》，里約熱內盧，1963年。

[[ 8 ]](#_8_8)    達尼埃爾•曼尼克斯和M•考利，同前引書。

00002.jpg

### 8、彩虹指引著返回幾內亞之路

1518年，阿隆索·蘇亞索律師從多米尼加給卡洛斯五世寫信說：“用不著害怕黑人造反，在葡屬島嶼上有些寡婦平安地同八百名奴隸生活在一起，一切問題在于如何統治他們。我剛來的時候發現一些黑人很狡猾，還有一些逃到山上去了，我用鞭子抽打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把另一些人的耳朵割了下來，這樣就再沒有怨聲了。”四年以后，爆發了美洲第一次奴隸起義。美洲發現者的兒子迭戈·哥倫布屬下的奴隸率先造反，他們最后被吊死在糖廠路旁的絞刑架上[[1]](#filepos265683)。后來又在圣多明各和加勒比地區所有種植蔗糖的島嶼上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暴動。迭戈·哥倫布的奴隸暴動兩個世紀之后，在同一個島的另一端，逃居山野的奴隸逃到海地最高的地區，他們在山上重建非洲的生活、種植非洲的糧食、崇拜非洲的神靈、遵守非洲的習俗。現在，彩虹還在給海地人民指出返回幾內亞之路。要乘坐掛著白帆的船只……。在荷屬圭亞那科朗蒂納河的那邊，三個世紀以來一直存在著朱卡人的村社，他們是穿過蘇里南森林逃走的奴隸的后裔。在這些村莊還遺存著“同幾內亞神廟相似的神廟，跳加納的舞蹈，行加納的禮儀，還敲鼓傳話，鼓點很像亞山蒂的鼓點[[2]](#filepos266054)”。圭亞那第一次大的奴隸暴動發生在朱卡人逃跑一百年之后。荷蘭人收復了種植園，用火慢慢燒死奴隸的領袖。但是在朱卡人遷徙之前，巴西逃居荒野的奴隸就已在巴西東北部建立了帕爾馬雷斯黑人王國，他們在整個十七世紀勝利地粉碎了荷蘭人和葡萄牙人。為了摧垮這一王國而發動的數十次軍事圍剿。幾千士兵的攻擊對付不了黑人的游擊戰術，有了這些戰術，這個廣闊的庇護所直到1693年還是不可戰勝的。帕爾馬雷斯獨立王國是起義的宣言，是自由的大旗，它建立起一個“像十七世紀在非洲存在的許多國家那樣的國家[[3]](#filepos266339)”，這個國家的疆域從伯南布哥的圣阿戈斯蒂紐呷角地區一直擴展到阿拉戈斯州圣弗朗西斯科河的北部地區，相當于葡萄牙本土的三分之一，被原始森林密密地包圍著。這個王國的最高領袖是從最能干、最機智的人當中選出來的，是由“在戰爭中或在指揮中最有威望、運氣最好的人”來統治的[[4]](#filepos266622)。在萬能的甘蔗種植園的全盛時期，帕爾馬雷斯是巴西惟一發展多種種植的地方。這些黑人根據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在非洲大平原和熱帶叢林中積累的經驗，種植了玉米、甘薯、菜豆、木薯、香蕉和其他食糧。毀掉莊稼是殖民軍隊的主要目的，它們要重新獲得那些帶著腳鐐穿洋過海而今又從種植園逃跑的人，此舉并非徒然。

帕爾馬雷斯獨立王國豐富的食物恰同沿海甘蔗種植區在全盛時期的貧困形成對比。己經獲得自由的奴隸，機智而勇敢地捍衛著自由，因為他們已經嘗到了自由的甜頭：土地是公有的，在黑人的國家里沒有貨幣。“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次奴隸起義能像帕爾馬雷斯的奴隸起義那樣堅持這么長的時間。震動了古代最重要的奴隸制的斯巴達克斯起義也只持續了十八個月[[5]](#filepos266886)。”葡萄牙王朝動員了當時最強大的軍隊準備最后一戰，連很久以后對付巴西的獨立時也沒有動員如此多的軍隊。有不少于一萬人來保衛帕爾馬雷斯最后一座調堡，那些幸存者，要么被殺頭，要么被扔到懸崖深淵中去或賣給里約熱內盧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商人。兩年之后，被奴隸們視為不朽的領袖蘇姆比，被叛徒出賣了。他們把他圍困在原始森林中，砍了他的頭。但是造反不斷。沒過多久，巴托洛梅·布埃諾·杜普拉多隊長帶著他鎮壓又一次奴隸起義的戰利品從拉斯莫爾特斯河回來了。他在馬搭鏈里裝了三千九百對耳朵。

古巴也接二連三地發生起義。有些奴隸集體自殺。費爾南多·奧爾蒂斯說，他們“用永久的罷工和無止境地逃到另一個世界”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的主子。他們認為這樣做，肉體和精神就能在非洲復活。主子們把尸體大卸八塊，讓他們缺手短腳、沒有頭、甚至被閹割的狀態下復活，從而使許多奴隸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一個年輕時候逃到拉斯維利亞斯山區的奴隸說，大約在1870年，古巴的黑人已經不自殺了。他們用一根有魔力的帶子“逐漸飛起來，在天上飛呀飛，就飛到了自己的家鄉”，或是消失在山區，因為“誰都活夠了。安于現狀的人是性格軟弱的人。山區的生活是很有益于健康的[[6]](#filepos267267)。”

非洲的神靈仍然活在美洲奴隸的心中失去了的家鄉的傳說和神話，受著思鄉情緒的滋潤，也仍然活在他們的心中。看來很明顯，黑人在他們的禮儀、舞蹈和魔法中表示，需要確定一種文化上的同一性，而這種同一性是基督教所反對的。但是，教會在物質上同黑奴要忍受的剝削制度是緊密相連的，或許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十八世紀初，在英屬島嶼，被認為犯了罪的奴隸，要在榨糖機的輾輪中被壓死；在法屬殖民地，犯罪的奴隸則被活活燒死或者受輪刑；而與此同時，耶穌會會員安東尼爾卻假惺惺勸告巴西的糖廠主要避免發生類似的過分行為。他說：“絕對不應允許管理人員踢孕婦的肚子，也不許用棍捧抽打奴隸，因為在氣頭上打人沒個準可能會傷著或打死值很多錢的、很會干活的奴隸[[7]](#filepos267556)。”在古巴，工頭們用皮革或麻繩做的鞭子抽打犯了錯誤的懷孕女奴的脊梁，但是在抽打之前，先讓她們臉朝下趴著，把肚子放在一個凹處，以免傷著肚子里的那個新“物品”。教士們可以得到蔗糖生產的百分之五作為什一稅，他們用基督教義饒恕這種行為，說工頭像耶穌一樣懲罰有罪的人。天主教的傳教士胡安·佩爾皮尼亞·伊皮貝爾納特向黑人傳教時說：“可憐的人們，你們不要害怕因為你們是奴隸而要受那么多的苦難。奴隸只是你們的身子，你們的靈魂是自由的，有朝一日，你們會飛到幸福者的天堂去的[[8]](#filepos268177)。”

貧困人的上帝并不總是使他們貧困的那個制度的同一個上帝。盡管根據官方材料，巴西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信仰天主教，但實際上黑人仍然鮮活地保留著他們的非洲傳統，他們的宗教信仰一直活在他們心中。當然，這些東西常常罩上基督教圣像的偽裝[[9]](#filepos268504)。不論膚色如何，淵源于非洲的宗教信仰在被壓迫者中影響很大。安得列斯群島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盡管原先的宗教禮儀和神靈在美洲土地上扎根時，多多少少有些改頭換面，但是海地伏都教、古巴本貝教、巴西的烏姆邦達和金邦達教的神差不多都是一樣的。在加勒比地區，在巴西的巴伊亞，人們用納戈語、約香巴語、貢戈語和其他非洲語言唱禮儀贊美詩。而在巴西南部大城市的市郊，葡萄牙語卻占統治地位，但是，象征著善和惡的神靈卻產生于非洲西海岸。歷經幾百年的時間，變成了為被排斥者復仇的神靈。這些被排斥的人就是受屈辱的、可憐的人們，他們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里呼叫：

巴伊亞的力量，

非洲的力量

神圣的力量，

來吧！

來幫助我們。

注釋

[[ 1 ]](#_1_20)    費爾南多•奧爾蒂斯，同前引書。

[[ 2 ]](#_2_17)    菲利普•雷諾:《英屬圭亞那的悲劇，從奴隸制到爭取社會主義的人民》,《每月評論》第17、18期，布宜諾斯艾利斯，1965年1—2月。

[[ 3 ]](#_3_17)    愛迪生•卡內羅：《帕爾馬雷斯的山洞》，里約熱內盧，1966年。

[[ 4 ]](#_4_15)    尼娜•羅德里格斯:《在巴西的非洲人》，里約熱內盧，1932年。

[[ 5 ]](#_5_15)    德西奧•德弗雷塔斯：《奴隸的戰爭》,未出版。

[[ 6 ]](#_6_14)    埃斯特萬•蒙特霍在向米格爾•巴爾尼特講述他的生平時已有一百多歲了（《一個逃居山野的黑人的生平》，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 7 ]](#_7_9)    羅伯托•C•西蒙森：《巴西經濟史（1500—1820)》，圣保羅，1962年。

[[ 8 ]](#_8_9)    曼努埃爾•莫雷諾•弗拉希納爾斯，同前引書。在一次濯足節時， 卡沙•巴約納伯爵決定卑躬屈膝地為他的奴隸效勞。在基督教激情的感 召之下，他給十二個黑人洗了腳，還讓他們在他的桌上同他一起吃飯。這 真成了最后的晚餐。第二天奴隸就起來造反，放火燒了糖廠。他們的頭 顱被釘在糖廠中心的十二根長矛上。

[[ 9 ]](#_9_6)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里約貧民窟的神靈與魔鬼》，《阿馬魯雜志》第10期，利馬，1969年6月。

00002.jpg

### 9、出賣農民

1888年巴西廢除了奴隸制。但是沒有廢除大莊園制。就在這一年，一個目擊者從西阿拉寫道:“只要有饑餓，就有人肉市場，買者總會絡繹不絕。很少有輪船不裝載大量的塞爾拉人。”[[1]](#filepos272526)在橡膠美好幻景的誘惑下，五十萬東北部人移居到亞馬孫河流域，一直持續到這世紀中期。從那時起，由于時時發生席卷大腹地的干旱、由于森林地區甘蔗莊園的不斷擴張，遷徙還在繼續。 1900年四萬早災災民逃離塞爾拉。他們踏上了當時人們常走的路通向森林的北路。以后路的方向變了。今天，東北部人向巴西中部和南部移民。1970年旱災把饑餓的人群趕向東北部的城市。他們搶劫火車和商店，高聲向圣何塞求雨。災民都跑到道路上來了。1970年4月，一份電報這樣說：“上個星期天，在貝倫·都圣弗朗西斯科市，伯南布哥州的警察逮捕了二百一十個農民，他們將以每人十八美元的價錢被賣給米納斯吉拉伊斯州的地主。”[[2]](#filepos273232)這些農民來自兩個早災最嚴重的州：帕拉伊巴州和北里約格朗德州。六月，電傳機傳來了聯邦警察局局長的聲明：警察局尚沒有有效的辦法來制止販賣奴隸這類事情。盡管近來已開始進行了十項調查，可東北部的勞動者仍然被賣給國內其他地區的富有的莊園主。橡膠和咖啡的蓬勃發展需要招募大量的東北部勞動者，政府也要使用這批廉價的勞動力，他們是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的龐大的后備軍。從東北部像運牲口一樣運來了赤身裸體的人們，一夜之間就在沙漠的中心建起了巴西利亞城，這個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城市，今日被一個寬闊的貧窮帶包圍著。干完了活兒之后建筑工人就被拋到巴西利亞的衛星城中去，那里有三十萬東北部人隨時準備干一切行當，他們是靠輝煌首都的殘羹剩飯為生的。

東北部人的奴隸勞動現在正在開辟把巴西一分為二的、穿越亞馬孫地區原始森林到玻利維亞交界處的公路。這一計劃還包括墾殖土地的設想，目的是擴大“文明邊界”，即農民如果能夠在熱帶炎熱的森林地帶生存下去的話，那他們每個人就可以得到十公頃土地。東北部有六百萬無地農民，而一萬五千人卻占有東北部全部土地的一半。在已被人占領的地區不實行土地改革政策，在那里，大莊園主的土地所有權還是神圣不可侵犯，土地改革是在原始森林地帶實行的。這意味著東北部的災民將為莊園制擴展到新的地區開辟道路。在沒有資金、沒有勞動工具的情況下，那些離消費中心二千至三千公里遠的十公頃土地又意味著什么呢?可以看出，政府的真實意圖是向美國莊園主或美國公司提供勞動力。前者購買了或霸占了內格羅河以北的一半土地，后者是美國鋼鐵公司，它從加拉斯塔蘇梅迪西將軍手中得到了亞馬孫地區巨大的鐵礦和錳礦[[3]](#filepos273753)。

注釋

[[ 1 ]](#_1_21)    魯道夫•特奧菲洛：《1877—1880塞爾拉的干旱史》,里約熱內盧， 1922 年。

[[ 2 ]](#_2_18)    根據1970年4月21日法新社的報道。1938年，一個放牛者在大腹地發燙的道路上漫游，成了巴西文學史上一部最優秀的小說的題材。 干旱對附屬于沿海地區糖廠但位于腹地的畜牧業大莊園的襲擊并未停 止,，它的后果也沒改變。《干枯的生命》這部小說所反映的世界原封未動。 鸚鵡學狗叫，因為它的主人幾乎已經不會說話了。格拉西里阿諾•拉莫 斯：《干枯的生命》，哈瓦那，1964年。

[[ 3 ]](#_3_18)    保羅•希林：《一次新的種族滅絕》載于《前進》1501期，蒙得維的亞，1970年7月10日。1970年10月，帕拉的主教們向巴西總統揭露，東 北部的工人受到正在修建穿越亞馬孫地區的公路的那些公司的野蠻剝削。政府稱這項工程為“本世紀的工程”。

00002.jpg

### 10、橡膠周期:卡魯索[[1]](#filepos281962)為密林中的巨大劇場揭幕

有些作者估計，在橡膠的極盛時期，巴西有不少于五十萬東北部人死于傳染病、瘧疾、肺結核或者腳氣病。“這一大堆可怕的尸骨是為橡膠工業付出的代價。”[[2]](#filepos282238)本來就缺乏維生素的來自旱地的農民開始了進入潮濕森林的漫長的旅程。在那多沼澤的橡膠園，疾病在等待著他們。這些人擁擠在船的底艙里，條件是如此惡劣以致有不少人在途中死去。這樣，他們提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另一些人則連船都沒有上。1978年，西阿拉州的八十萬居民中有十二萬人朝亞馬孫河的方向走去，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抵達目的地，其余的人因饑餓或生病倒在大腹地的路上或福塔來薩市市郊[[3]](#filepos282480)。在此之前一年，東北部發生了大旱災，這是上個世紀七大旱災之一。

除了疾病以外，在森林中等待著他們的還有類似奴隸制的勞動制度。工錢是用肉干、木薯粉、蔗糖蜜和白酒等實物支付的，一直到橡膠工人還清所負的債為止，可是只有出現奇跡才能還清債。老板們之間達成協議，不雇傭欠債的工人。守在河邊的農村警察向逃走者開槍。債上加債。原先的債是勞動者從東北部到此地欠下的路費，接著還要加上買勞動工具、砍刀、刀子和大碗的錢，再加上伙食費和酒錢（橡膠工人愛喝酒，橡膠園里也不缺酒喝），于是，工人在這兒工作的時間越久他累計起來欠的債也就越多。東北部人是文盲，他們毫無辦法對付管理人員在統計時所耍的花招。

大約在1770年，普里斯特利已經觀察到橡膠可以用來擦去鉛筆在紙上所寫的東西。七十年以后，查爾斯古德伊爾和英國人漢考克同時發現，對橡膠進行硫化，可以使它柔韌，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到了1850年，人們已經用橡膠做汽車的輪子。十九世紀末，美國和歐洲有了汽車工業，此后就開始大量使用有氣胎的車輪。世界對橡膠的需求直線上升。1890年，橡膠占巴西出口所得收入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后占十分之四。幾乎與咖啡銷售的所得持平，而1910年是咖啡的鼎盛時期。當時，大部分橡膠來源于阿克里地區，巴西曾以閃電般的軍事行動從玻利維亞手中奪走了這塊地區[[4]](#filepos282837)。

在得到阿克里地區后，巴西幾乎占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橡膠產地。橡膠的國際價格看好，好日子似乎無窮無盡。當然，橡膠園工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盡管是他們每天清早離開自己的茅草屋，用帶子往背上掛幾個魄子，然后爬上巨大的巴西像膠樹去采膠。他們在靠近樹冠的樹身和較粗的樹枝上割出幾個口子，白色的、有黏性的液體便流出來了，大約兩個小時就可以把罐子灌滿。到了晚上，把液體加熱成為扁形盤子，堆放在橡膠園管理處。整個馬瑙斯市充滿著橡膠那種酸而難聞的氣味。該市是買賣橡膠的世界中心。1849年馬瑙斯有五千居民，在五十多年的時間里增長到七萬人。橡膠巨商在馬瑙斯修建了奇特的私邸，里面盡是東方的名貴木材、葡萄牙的彩陶、卡拉拉的大理石柱子和法國生產的家具。森林中新的財主從里約熱內盧運來了最貴的食品，歐洲最好的裁縫為他們做衣服，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國學校學習。亞馬孫劇院是極俗氣的巴洛克式建筑，它是本世紀初使人眼花繚亂的財富的最大象征。男高音歌唱家卡魯索在開幕式的晚上為馬瑙斯居民演唱，報酬是驚人的。他是乘船穿過森林到馬瑙斯舞蹈演員巴甫洛娃本來要到馬瑙斯表演，但她只到了貝倫市，對此她表示了歉意。

1913年，災難降臨到巴西橡膠上。三年前，橡膠價為十二先令，如今減少到原價的四分之一。1900年東方只出口四噸橡膠，到了1914年錫蘭和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向世界市場傾銷了七萬噸，五年后，他們的出口已接近四十萬噸。實際上，曾經壟斷了橡膠的巴西，到了1919年只提供世界所消費橡膠的八分之一。又過了五十年，巴西向國外購買所需橡膠的一半以上。

發生了什么事？大約在1873年，一個在塔巴霍斯河有一片橡膠林的英國人亨利`威克罕姆以愛好植物出名，他把畫有橡膠樹的圖畫和橡膠樹樹葉寄給了倫敦基夫植物園主任。他接到的命令是設法搞到相當數量的橡膠樹種子，即巴西橡膠樹黃色果實里的種子。必須偷偷地運走種子，這是不容易的，因為巴西政府嚴懲帶出種子的人，當局極其認真地檢查所有的船只。于是莫曼航運公司的一艘船神秘地在巴西內河里比通常多走了兩千公里。返航時，亨利·威克罕姆在船上。他在一個印第安人的村子里把橡膠樹的果子曬干后選出最好的，用香蕉葉包上。為了不使船上的老鼠損壞種子，他用繩子把種子掛起來，然后把裝有種子的船艙封閉起來。船的其他房間是空的。到了河口處的帕拉州貝倫市時，威克罕姆為地方當局舉行了一次大宴會。整個亞馬孫地區的人都知道這個英國人有個怪癖，喜歡收集蘭花。他解釋說，受英國國王之托，給丘園[[5]](#filepos283121)帶去一批稀有蘭花的鱗莖，他還說，由于這種植物特別嬌貴，必須放在有特殊溫度的密閉的房間里，如果打開房門，花就要被損壞。就這樣，橡膠樹種子完好無損抵達了利物浦港。四十年后，英國人用馬來西亞橡膠占領了世界市場。以在基夫植物園發出了綠芽的種子為基礎，亞洲種植園合理地組織生產，它們不費吹灰之力就擠垮了巴西粗放的橡膠生產。

亞馬孫地區的繁榮化為烏有。森林再次把自己封鎖了。尋求財富的人轉移到其他地區，豪華的營地瓦解了。留下來的只有那些想方設法生存下去的勞動者。他們是從遙遠的地方被帶到此地為他人的冒險活動效勞的。甚至對巴西來說也是如此，因為巴西所作的只不過是回答了世界市場需要原料的美人魚歌聲，一點都沒有參與真正的橡膠買賣，即資助、商品化、加工和銷售。后來美人魚啞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亞馬孫地區的橡膠才又有了暫時的新發展。當時，日本人占領了馬來西亞，而盟軍極需要橡膠。在四十年代，秘魯的森林也受了迫切需要橡膠的沖擊[[6]](#filepos283786)。在巴西，稱之為“橡膠之戰”又把東北部農民動員起來。根據國會揭發，“橡膠之戰”結束時，有五萬人死于傳染病和饑餓，他們的尸體爛在橡膠林里。

注釋

[[ 1 ]](#_1_22)    著名的意大利歌劇演員。——譯注

[[ 2 ]](#_2_19)    奧雷略•皮尼埃洛：《亞馬孫河沿岸》，圣保羅，1937年。

[[ 3 ]](#_3_19)    魯道夫•特奧菲洛，同前引書。

[[ 4 ]](#_4_16)    玻利維亞被砍去了近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902年它得到了二百萬英鎊的賠償和修建通往馬德拉河和亞馬孫河的鐵路。

[[ 5 ]](#_5_16)    即英國皇家植物園，因位于倫敦西南的丘地而得此名。——譯注

[[ 6 ]](#_6_15)    本世紀初，有橡膠樹林的山也使秘魯好像看到新的黃金國。大約在1908年，弗朗西斯科•加西亞•卡爾德隆在《當代秘魯》中寫道，橡膠 是未來的巨大財富，在《綠房子》（巴塞羅那，1966年）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再現了伊基托斯和森林地區繁忙的景象。在那兒，冒險家們掠奪印第安人，也互相掠奪。自然界在報復，它使用的是麻風病和其他手段。

00002.jpg

### 11、可可種植園主用五十萬雷伊斯的鈔票點煙

可可發源于美洲，委內瑞拉長期以來以盛產可可著稱。蘭赫爾曾經說過，“我們委內瑞拉人生來就是為出售可可，并在自己的國土上兜售外國的便宜貨。[[1]](#filepos291811)”那些靠可可起家的寡頭同高利貸者和商賈們一起，構成了“代表落后的三圣一體”。委內瑞拉除了生產可可，在平原地區還有畜牧業，此外也出產靛藍、蔗糖和煙草，還有為數不多的礦山，但這些部門的產量均不及可可的產量。“大可可”是委內瑞拉人民送給加拉加斯奴隸主義寡頭集團的一個非常貼切的稱號。這個寡頭集團是靠黑人的血汗，靠向墨西哥的礦業寡頭集團和西班牙宗主國出售可可而發跡的。1873年，委內瑞拉開始了一個咖啡的時代。咖啡同可可一樣，適于在坡地或炎熱的谷地內生長。雖然已經有人開始經營咖啡種植，但可可的種植面積仍在不斷擴展，一直伸延到土地濕潤的卡普帕諾地區。委內瑞拉依然是一個農業國，逃脫不了咖啡、可可價格周期性下跌的厄運，而咖啡和可可種植園的主人、銷售這兩種產品的商人以及那些放債人卻靠咖啡和可可賺來的錢過著揮霍無度的寄生生活。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22年。那一年，委內瑞拉一夜間變成了一個富油國。從那時起，石油一直起著主導一切的作用。事隔四個世紀之后，這種新財富的驟然出現證明，當年發現新大陸的西班牙人的希冀并不全是想人非非。他們苦苦尋找那個家藏萬兩黃金的王子，但時運不佳。最后他們竟利令智昏到把馬拉開波湖的一座小村誤認為是威尼斯，委內瑞拉就是因他們這種幻覺而得名[[2]](#filepos292077)。哥倫布竟以為人間天堂就在巴利亞海灣[[3]](#filepos292410)。

十九世紀末葉，歐洲人和美國人開始喜歡吃巧克力。工業的進步有力地推動了巴西可可種植園的發展，同時也刺激了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老種植園的生產。在巴西，可可同橡膠齊頭并進，很快就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也像橡膠種植園那樣，為東北部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位于托多斯洛斯桑托斯海灣的薩爾瓦多城，以前曾作過巴西的國都和蔗糖之都，屬于美洲最重要的都市之一。此時它又作為可可之都恢復了昔日的活力。直到今日，在巴伊亞南部、從雷孔卡沃到圣埃斯皮里圖州的地帶為沿海低洼地和海灣地區山巒之間的地帶，這里可可莊園仍在繼續為世界上的大部分巧克力生產提供原料。可可同甘蔗一樣，給巴西帶來的是單一種植、焚毀樹林、受制于世界市場價格和勞動者世代貧窮的后果。那些在里約熱內盧海灘上消磨時光的種植園主與其說是在務農，不如說是在經商。他們不允許用一寸土地來種植其他作物。他們在種植園的代理人常常用肉干、面粉、菜豆等實物支付工資。如果以貨幣支付，農民勞動一整天的工資也只相當于一公升啤酒的價錢，勞動一天半掙的錢才能買一聽奶粉。

巴西曾經長期受到國際市場的青睞。但從一開始，非洲就成為其厲害的競爭對手。大約從二十年代起加納就成為可可第一生產大國，英國人在那里用現代化方法大規模經營可可種植園。當時加納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人稱黃金海岸。這樣，巴西就退居為世界第二可可供應國，幾年后又降到第三位。但是，誰都沒想到厄運將降臨到巴伊亞以南的肥沃良田上。在殖民地時期，這些土地一直盛產可可，而且產量成倍增長。種植園的雇工用尖刀劈開可可果，把可可豆集中起來裝上車，用毛驢運到木槽里存放。為了種植可可，人們不惜砍掉愈來愈多的樹木，開辟出新的空地，并用砍刀和槍支去征服新的土地。雇工對可可的價格及市場行情一無所知他們甚至不知道誰在統治著巴西。直到幾年前，還有一些種植園的勞動者篤信唐彼德羅二世皇帝仍然在位。種植園主高興得不住地搓手，因為他們知道，或者說他們自以為知道可可的消費量在增加可可的價格和可可帶來的利潤也在隨之增長。當時幾乎所有可可都從伊爾埃烏斯港裝船，這個港因此被譽為“南方的女王”。今天，雖然它大勢已去，但種植園主那些建筑牢固、陳設鋪張、趣味鄙俗的小宮殿卻依然盜立在那里。豪爾赫·亞馬多曾以此為題寫了幾部小說。他是這樣再現可可價格上漲時的情景的：“伊爾埃馬斯和可可種植區的闊佬們在黃金里游泳，用香檳酒洗澡，同來自里約熱內盧的法國女郎睡覺。在伊爾埃烏斯城最有名氣的特里亞農夜總會里，馬內卡·旦塔斯上校總是用五十萬雷伊斯的鈔票點煙，他這是在模仿巴西所有富有的種植園主以前在咖啡、橡膠、棉花和蔗糖行情看漲時慣有的舉動。[[4]](#filepos293546)”價格上漲促使生產增加，生產增加又導致價格下降。這種不穩定狀況愈演愈烈，土地的主人也在不斷更換。“百萬富翁變乞丐”的時代拉開了帷幕，開拓種植園的先驅者紛紛把種植園轉讓給出口商，出口商把這些土地搞到手用的是逼債的辦法。

僅舉一事為例。在1959至1961年的短短三年中，巴西可可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就降低了三分之一。此后，可可行情看漲的勢頭也未能重新喚起人們的希望。拉美經濟委員會預言，可可價格上漲的趨勢不可能持久[[5]](#filepos294063)。為了能吃上廉價的巧克力，美國、英國、聯邦德國、荷蘭和法國這些主要的可可消費國，鼓勵非洲同巴西和厄瓜多爾的可可競爭。它們通過左右價格的漲落，曾幾次使巴西的可可業蕭條。被種植園解雇的勞動者流落到街頭，在樹下露宿，用青香蕉充饑。對那些從歐洲進口的精美巧克力，他們只能望洋興嘆。巴西這個世界第三大可可生產國竟從法國和瑞士進口巧克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巧克力的價格愈抬愈高，而可可的相對價格卻愈壓愈低。1950至1960年期間，厄瓜多爾可可的出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強，但收入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五。其余的百分之十五厄瓜多爾就送給了那些富國，可它們同期內向厄瓜多爾出口的工業品價格卻不斷提高。厄瓜多爾經濟主要依靠香蕉、咖啡和可可的出口，但這三種產品卻總是不斷受到國際市場價格的沖擊。據官方資料統計，十個厄瓜多爾人中，就有七個人缺乏起碼的營養，厄瓜多爾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注釋

[[ 1 ]](#_1_23)    多明戈•阿爾貝托•蘭赫爾：《委內瑞拉現代資本主義進程》,加拉加斯，1968年。

[[ 2 ]](#_2_20)    委內瑞拉的西班牙文意為“小威尼斯”。——譯注

[[ 3 ]](#_3_20)    多明戈•阿爾貝托•蘭赫爾:《資本與發展》，第1卷，《從事農業的 委內瑞拉》，加拉加斯，1969年。

[[ 4 ]](#_4_17)    在巴西，可以很容易地把那些傳統的大莊園主，以及所有的顯赫 人物封為“上校”。書中的這一段引自若熱•亞馬多1946年在蒙得維的亞 發表的小說《圣豪爾赫•多斯•伊爾埃烏斯》。書中還寫道，可是，“連孩子 們都不去碰可可果。他們懼怕這種形狀像椰子、核子甜滋滋的黃色果實， 因為可可使他們一生只能吃野果和干肉。”實質上，“可可才是主宰一切的主人，連上校也對它有三分的敬畏。”（若熱•亞馬多，《可可》，布宜諾斯艾 利斯，1935年）。豪爾赫•亞馬多1969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的另一部 小說名叫《肉桂與丁香》，書中的--個人物在談到1925年的伊爾埃烏斯時，豎起大拇指說現在在我國北方，沒有一個城市的發展趕得上伊爾埃烏斯。”可是現在，伊爾埃烏斯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 5 ]](#_5_17)    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對可可和咖啡價格的上漲是這樣評價的：價格上漲“相對來說具有過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歉收造成 的”。拉美經濟委員會《1969年拉美經濟報告》，第2卷，《1969年的拉美經濟》，智利，圣地亞哥，1970年。

00002.jpg

### 12、種植棉花的廉價勞動力

巴西是世界第四大棉花生產國，墨西哥是世界第五大棉花生產國。世界紡織業使用的棉花有五分之一來自拉美國家。十八世紀末，棉花變成了歐洲工業發源地最重要的原料。英國購買這種天然纖維的數量在三十年內就翻了兩番。在瓦特獲得蒸汽機的發明專利時，阿克賴特發明了紗錠，以后卡特翰特又發明了紡織機。這三種發明對推動紡織品生產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為棉花這種產于美洲的植物提供了廣闊的海外市場。馬臘尼翁的圣路易斯港在此之前睡了一個惟獨熱帶地區才有的長午覺，在一年里僅有一兩只船來打攪一下。后來棉花熱突然把它驚醒，成批的黑奴從這里被運輸到巴西北部的各個種植園，每年要有一百五十至二百艘裝載著一百萬磅紡織原料的船只從這里起錨。跨入十九世紀之際，礦業發生了危機，大量的奴隸涌向棉花種植業。南部的黃金和鉆石被采掘一空后，北部的經濟似乎又趨向繁榮。圣路易斯港興旺發達起來，造就了一大批詩人，被人們譽為巴西的雅典[[1]](#filepos301927)。可是，饑餓也伴隨著經濟繁榮出現在馬臘尼翁地區，因為那里已無人種植糧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只能吃到大米[[2]](#filepos302215)。這段經濟繁榮史結束的方式與它的開端一樣，崩潰不期而至。美國南方種植園開始大規模種植棉花，那里不僅土質優于巴西，而且去籽、打包等都由機器操作。世界棉花市場的價格因此被壓低到往昔的三分之一，巴西無力與之競爭。美國南北戰爭中斷了其棉花的出口，給巴西帶來一個新的繁榮期，然而好景不長。跨入二十世紀后，巴西棉花產量以驚人的速度增長，1934年僅為十二萬六千噸，1939年就猛增到三十二萬多噸。這時一場新的災難又驟然降臨到巴西頭上。美國把它的剩余棉花拋向世界市場，棉花價格又一落千丈。

眾所周知，美國農產品剩余是國家對生產者實行大量價格補貼的結果。美國農產品以傾銷的價格，同時也作為對外援助計劃的組成部分，打擊了世界各地的市場。本來一直把棉花作為其主要出口產品的巴拉圭，就是這樣在美國低于成本的價格競爭下敗下陣來，從1952年起棉花生產就減少了一半。烏拉圭也是這樣丟掉了它的大米在加拿大的市場，就連阿根廷這個曾是世界糧倉的國家，其小麥也由于同樣原因失去了在國際市場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是，美國實行的棉花傾銷政策并不妨礙美國一家名叫安德森—克萊頓公司的企業去控制拉美棉花的生產，也不妨礙美國通過這家企業去購買墨西哥棉花再轉手賣給他國。

拉美棉花所以能夠勉強在世界市場繼續占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其生產成本極低。連通常掩飾真相的官方數字也暴露出勞動報酬如何低微。在巴西的種植園里，勞動者像奴隸一般地干活，但工資極其微薄。在危地馬拉，大土地所有者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們所付的月薪是十九格查爾（格查爾和美元的官方比價是一比一），但這似乎還嫌太多，他們又強調說，大部分工資是以他們定價的實物支付的[[3]](#filepos302531)。在墨西哥，打短工的人四處漂流，幫人收割甘蔗，干一天才掙一個半美元。他們處于半失業狀態，而且因此而營養不良，尼加拉瓜棉花工人的處境更是悲慘。薩爾瓦多人向日本的紡織工業主供應棉花，但他們攝入的卡路里和蛋白質卻比印度的饑民還要少。在秘魯，棉花是農產品中可以創匯的第二大源泉。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曾經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在它不斷尋找新的土地、勞動力和市場的過程中，總是要強迫欠債的地主用抵押品償債，以此霸占秘魯的出口作物[[4]](#filepos302840)。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將軍領導的民族主義政府于1968年上臺執政時，秘魯適于集約經營的土地只使用了不到六分之一，全國人均收入比美國少十五倍，卡路里的攝入量在世界上排在最后幾位。然而，秘魯的棉花生產和蔗糖生產一樣，繼續由馬里亞特吉揭露過的那些非秘魯的利益所左右。那些肥沃的沿海地區的良田，全部掌握在美國企業和民族大地主手里。這些地主同利馬的資產階級一樣，自稱為“民族的”，只是就其地理含義而言。包括兩家美國企業（安德森—克萊傾公司和格雷斯公司）在內的五家外國大企業，掌握著秘魯全部的棉花和蔗糖出口，井擁有自己的農工聯合企業，進行生產。沿海地區那些甘蔗和棉花種植園據稱是與山區的大莊園相對峙的繁榮與進步中心，然而它們支付給雇工的薪水極其微薄。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69年，這一年實行了土改，沒收了種植園，把土地分給了組成合作社的勞動者。據泛美農業發展委員會統計，秘魯沿海地區雇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僅有五美元[[5]](#filepos303152)。

安德森—克萊頓公司至今仍在拉美附設三十家子公司。它們不僅經營棉花出口，而且實行橫向壟斷，從資助棉花生產到加工棉花及其副產品，建立了一個包攬一切的網絡系統；此外，這些子公司還經營大規模的食品生產。以墨西哥為例，安德森—克萊頓公司雖然在那里不占有土地，卻仍控制著墨西哥的棉花生產。事實上，八十萬墨西哥棉農的命運全都掌握在它的手心里。公司購買墨西哥優質長纖維棉花的價錢很低，因為它事先向棉農貸款的條件就是，棉農必須以它開出的價錢把棉花全部賣給它。公司除向棉農預支現金外，還向他們提供化肥、種子和殺蟲劑，同時保留對施肥、播種和收獲工作進行視察的權利。軋花的收費標準是公司自己規定的，軋出的棉籽用來做公司植物油工廠、動物油工廠和人造黃油工廠的原料。這幾年來，克萊頓公司“對壟斷棉花的銷售感到不滿足起來，它最近又買下了頗有名氣的盧薩斯公司，打進了糖果和巧克力生產的領域”[[6]](#filepos303470)。

目前，安德森—克萊頓公司是巴西主要的咖啡出口公司。1950年它對咖啡買賣產生了興趣，三年以后就擠垮了美國咖啡公司。此外，克萊頓公司還在巴西食品生產領域獨占鰲頭，是該國三十五家經濟實力最雄厚的企業之一。

注釋

[[ 1 ]](#_1_24)    羅伯托·C·西蒙森，同前引書。

[[ 2 ]](#_2_21)    卡約•普拉多•茹尼奧爾：《近代巴西的形成》，圣保羅，1942年。

[[ 3 ]](#_3_21)    泛美農業發展委員會:《危地馬拉的土地占有制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華盛頓，1965年。

[[ 4 ]](#_4_18)    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蒙得維的亞，1970年。

[[ 5 ]](#_5_18)    泛美農業發展委員會：《秘魯的土地占有制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華盛頓，1966年。

[[ 6 ]](#_6_16)    阿隆索•阿吉拉爾和弗爾南多•卡蒙娜合著：《墨西哥的財富與貧困》，墨西哥，1968年。

00002.jpg

### 13、種植咖啡的廉價勞動力

有人斷言，咖啡在國際市場上的重要地位幾乎不亞于石油。五十年代初，全世界消費的咖啡有五分之四來自拉美。此后幾年中，非洲那種質量較差，價格較低的粗壯型咖啡搶走了拉美咖啡的一些地盤。但是，目前拉美地區六分之一的外匯收入仍然依靠咖啡出口。咖啡價格的波動會對布拉沃河以南十五個國家產生影響。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產國，其出口收入的近一半來自咖啡。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和海地的出口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這種產品。哥倫比亞外匯收入的三分之二是靠咖啡賺取的

咖啡曾經給巴西帶來通貨膨脹的惡況。1824年至1854年間，勞動力價格翻了一番。這時，巴西北部的棉花和東北部的甘蔗繁榮周期已過，種植園主已買不起那些昂貴的奴隸，巴西的經濟中心移向南方。咖啡種植園除使用奴隸勞動外，還雇用了歐洲的移民。他們實行對分制，把一半收成上交給種植園主。這種制度至今仍是巴西內地的主要地租形式。今日的旅游者穿越蒂茹卡森林，到沙灘地一帶游泳。然而他們卻不知道，在環抱里約熱內盧的群山之中，一個多世紀以前曾有過大型的咖啡種植園。那些種植園曾沿著山脈的西側，朝著圣保羅州方向不斷擴展它們的地盤，瘋狂地攫取那些覆蓋著腐殖土的處女地。上個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已成為巴西新一代社會權貴的咖啡種植園主才磨尖了鉛筆，算了如下一筆賬：用僅夠維持生存的工資雇傭工人，比買來奴隸再養活他們來得合算。于是，1888年巴西廢除了奴隸制，改用了一種兼有封建農奴制度和雇傭勞動制特點的新的剝削方式。這種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從那時起，咖啡就一直是由成為“自由民”的短工種植的。帕拉伊巴河谷地曾一度是巴西最富的地區，但很快就消沉了，因為咖啡樹存活期短，而那里又采用了掠奪式的耕作方式，砍伐了成片的樹林，耗盡了自然資源，因此全面衰敗之勢迅速到來。水土流失嚴重破壞了昔日沃土的土質，一次又一次的掠奪式耕作逐漸耗盡了地力，咖啡的質量年復一年地退化，再也抵御不了病蟲害的侵襲。咖啡種植園大批轉移到圣保羅西邊廣闊的紅土高原，在那里采用了不那么野蠻的耕作方式，把這一帶變成了“咖啡的海洋”。后來，種植園又繼續向西轉移，來到了巴拉那河河岸，到了馬托格羅索平原后就折向南移動；最近幾年，又返回了西部，并跨過了巴西與巴拉圭的邊境線。

目前，圣保羅州是巴西發展最快的州，那里有全國的工業生產中心。然而在這個州的咖啡種植園里至今仍有很多勞動者猶如封建制度下的“臣民”一般，用他們自己以及子女的勞動交付地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繁榮年代里，貪得無厭的咖啡種植園主實際上取消了原來允許雇工擁有自留地解決口糧的制度。雇工要繼續耕種那塊土地，就得交付勞役地租。此外，種植園主還和一些墾荒者簽訂合同，租給他們土地短期拼種。條件是必須為主人開辟新的咖啡種植園。四年以后，當成熟的咖啡果染黃整個咖啡林，土地的價格成倍增長時，墾荒者也就離開了那里。在危地馬拉，咖啡種植園支付的工錢比棉花種植園的還要少。南部山區的咖啡種植園主聲稱，他們每月付給印第安人十五美元。每年咖啡收獲季節到來時，都有數千名印第安人從高原地區來到南方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種植園有自己的私人警察，一個人告訴我，在那里，“人比他的棺材還不值錢。鎮壓機器的職責，就是維護這種狀況。上維拉帕斯地區的情況更糟，那里既沒有卡車也沒有馬車，原因是種植園主不需要，因為讓印第安人馱咖啡來得更合算。”

在薩爾瓦多這樣一個由一小撮家族寡頭統治的小國里，咖啡在經濟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由于實行單一種植，薩爾瓦多不得不從國外進口菜豆、玉米、蔬菜和其他歷史上本來一直生產的食品。菜豆是薩爾瓦多老百姓惟一能夠從中攝取蛋白質的食物。薩爾瓦多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維生素缺乏癥。至于海地，其人口死亡率在拉美最高。一半以上兒童患有貧血，法定工資在那里只是科幻小說里才有。咖啡種植園里的實際日工資只有七到十五美分。哥倫比亞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咖啡是其經濟的主要支柱。據《時代》周刊1962年發表的報告統計，勞動者所掙工資只相當于咖啡總價格的百分之五。總價格包括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到美國消費者手里的全部費用[[1]](#filepos310578)。與巴西不同的是，哥倫比亞大部分咖啡不是由大莊園生產，而是由土地日益趨向于分散的小莊園種植的。1955-1960年間，哥倫比亞新建了十萬個種植園，其中大部分面積很小，連一公頃土地都不到。哥倫比亞出口的咖啡四分之三都是由小農和只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生產的，96%的咖啡種植園都是由小莊園主經營的[[2]](#filepos310848)。廣告畫上的胡安·巴爾德斯在微笑，然而土地的分散卻使咖啡種植者的生活水平下降，收入日益減少，使得全國咖啡種植者聯合會可以操縱他們。這個聯合會代表大種植園主的利益，它實際上壟斷了咖啡的銷售。不足一公頃的小塊土地平均每年只能帶來一百三十美元的進項，靠這點收入是難以維持生計的[[3]](#filepos311109)。

注釋

[[ 1 ]](#_1_25)    馬里奧•阿魯布拉：《關于哥倫比亞不發達狀況的研究報告》，麥德林，1969年。咖啡的總價格由以下幾部分組成：中間商，包括進出口商的所得占40%，向生產國和消費國上交的稅款占10%,運輸者所得占10%，設在華盛頓的泛美咖啡辦事處的廣告費占5%，種植園主的收入占 30%，工人工資占5%。

[[ 2 ]](#_2_22)    咖啡銀行：《哥倫比亞的咖啡業》，波哥大，1962年。

[[ 3 ]](#_3_22)    《泛美經濟概況》第87期，哈瓦那，1963年9月。

00002.jpg

### 14、咖啡價格過低，只有付之一炬，結婚率也由此而變

這是什么，是個瘋子的腦電圖嗎？1889年，咖啡的價錢是二美分一磅；六年以后，升到九美分。再過三年，又降到四美分；五年以后，又回跌到二美分。這個時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1]](#filepos319605)。咖啡同所有熱帶產品一樣，其價目圖表的曲線總是同血痛臨床表現的曲線相差無幾。但如果把咖啡的價格同機器及其他工業品的價格相比較，咖啡價格的曲線則呈直線下降趨勢。哥倫比亞當時的總統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1967年曾抱怨說，這一年，他的國家用五十七袋咖啡才能換來一輛吉普車，而1950年時只要十七袋就足夠了。與此同時，圣保羅州的農業部長赫伯特·萊維算了一筆更加令人震驚的賬：1967年巴西用三百五十袋咖啡才能換來一臺拖拉機，而十四年前只需要七十袋。1954年，赫圖里奧·瓦加斯總統飲彈自盡，咖啡的行情與這場悲劇不無關聯。瓦加斯在其遺囑中寫道：“我國主要產品咖啡的生產出現了危機，咖啡行情看跌，我們想穩住價格，可我國經濟卻因此而受到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退讓。”瓦加斯是想用他的鮮血去恢復咖啡的價格。

巴西1964年出口到美國市場的咖啡如果同1955年的價格一樣，它就能夠多得到二億美元。一磅咖啡的價錢只要減少一美分，生產國的收入一共就要減少六千五百萬美元。1964至1968年間，咖啡價格持續下跌，而消費國美國從生產國巴西攫取到的美元卻日益增多。那么，誰是受益者呢？是喝咖啡的美國公民嗎？1968年7月，巴西賣給美國的咖啡價格比1964年1月下降了30%。可是，美國消費者不僅沒有因此而買到較便宜的咖啡，反而要多付13%。在這期間，這個13%和那個30%都被那些中間商塞進了腰包，他們兩頭賺錢。而同一時期，巴西咖啡生產者每賣出一袋咖啡賺的錢卻減少了一半[[2]](#filepos319951)。是誰在充當中間商呢？巴西咖啡出口的三分之一強由六家美國公司所控制，美國咖啡進口的三分之一強掌握在另外六家美國公司手中。這些企業把咖啡銷售的一頭一尾全都控制了起來[[3]](#filepos320290)。就像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現在改稱聯合商標公司）壟斷著中美洲、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香蕉的出口，同時也壟斷著美國香蕉的進口和批發一樣，咖啡的銷售也全部由美國的公司一手控制，巴西不過是充當個供應者和犧牲品的角色。可是當咖啡生產出現過剩，需要庫存起來時，這個苦果就要由巴西來吞下了。可是，不是有一個用來平衡市場價格的國際咖啡協定嗎？世界咖啡情報中心1970年在華盛頓發表了一份冗長的報告，力圖說服美國有關立法人員，延長同年9月到期的實施該協定的補充法。這份報告以肯定的口吻說，美國從這個協定中得到的利益最多，因為世界市場上銷售的咖啡一半以上是由美國購買的。世界市場上咖啡豆的價格依然很低，美國市場上咖啡的價格只出現了小幅度的上漲（如前所述，提高的部分都進了中間商的腰包），上漲部分同整個生活費用和實際工資提高的幅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60至1969年。美國出口的收入增加了六分之一，而同一時期進口咖啡的支出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應當看到，拉美國家把從銷售咖啡所得的為數不多的外匯用于購買美國提了價的產品。

咖啡的受益者與其說是生產國不如說是消費國。在美國和歐洲咖啡帶來了收入和就業機會，動員了大量資本；然而在拉美，咖啡給生產國帶來的只是低微的收入，而且還加重了其經濟的畸形發展。咖啡給美國提供了六十萬個就業機會，同在種植園里播種和收獲咖啡果的巴西人、哥倫比亞人、危地馬拉人、薩爾瓦多人和海地人相比，美國經營拉美咖啡的批發和零售商得到的收入多得無法比擬。另外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透露，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咖啡給歐洲國家國庫帶來的進項竟多于它給生產國帶來的財富。事實確實如此。1960和1961兩年，歐洲共同體國家向拉美咖啡征收的關稅總額達到近七億美元，而拉美咖啡供應國的收入（以咖啡的離岸價格計算）卻只有六億美元[[4]](#filepos320602)。那些富國一邊在宣揚自由貿易，一邊卻在對窮國實行最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所有經他們之手的東西，給自己的都點成了金子，給別人的都點成了洋鐵皮，連不發達國家自己的產品也概不例外。國際咖啡市場酷似一個漏斗，最近，巴西竟然同意向自己出口的速溶咖啡征收高額出口稅，以這種反方向的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美國速溶咖啡生產者的利益。巴西生產的速溶咖啡同美國的相比，物美價廉。美國的咖啡生產是最近才興旺起來的。然而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美國的速溶咖啡顯然比巴西的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這個人為的荒謬王國里，自然災害倒成了蒼天賜予生產國的祝福。大自然的反目給生產國提供了提高咖啡價格、減少庫存積壓的機會。1969年正值收獲季節，巴西咖啡遇到嚴重霜凍，許多咖啡種植者，尤其是那些勢單力薄者紛紛破產。然而國際市場上咖啡行情看漲，巴西借此拋出六千萬袋存貨，大大緩解了庫存壓力。這六千萬袋咖啡相當于巴西三分之二的外債，是巴西為防止價格下跌而儲存起來的。咖啡入庫后，質量不斷下降，價值也逐漸減少，本來很可能一燒了事。這在歷史上也不乏先例。1929年危機爆發后，咖啡消費量減少，價格驟跌，那時巴西就燒掉了七千八百萬袋咖啡，二十萬人辛苦了五個生產周期的汗水就這樣被一把火燒掉[[5]](#filepos320845)。那次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殖民地經濟的危機，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在三十年代，咖啡種植園主和出口商所賺利潤急劇減少，這不僅促使巴西燒毀咖啡，而且也焚毀本國鈔票。在拉丁美洲，這種讓“全社會分擔”出口商“損失”的作法已司空見慣，外匯收入上的損失總是通過將使本國貨幣貶值來彌補。

其實，價格上漲帶來的結果未必更好。咖啡時來運轉時，人們大面積地種植咖啡，咖啡的種植面積成倍地增長，產量也不斷增加。結果是自食其果，因為咖啡的高產壓低了價格。帶來了災難。哥倫比亞1958年把四年前興致勃勃種下去的咖啡收獲上來時，就陷入了這種困境。類似的循環周期在這個國家歷史上屢見不鮮。哥倫比亞依賴咖啡及其國際行情的變化極深，以致“在安蒂奧基亞省，連婚姻的曲線也完全隨著咖啡價格的曲線上下波動，這是依附性結構的一個典型特征。在安蒂奧基亞山坡上，甚至連表白愛情選擇什么時機也要取決于紐約交易所的行情。[[6]](#filepos321087)”

注釋

[[ 1 ]](#_1_26)    皮埃爾•蒙貝格：《圣保羅的種植園主和先驅者》,巴黎，1952年。

[[ 2 ]](#_2_23)    引自中央銀行、巴西咖啡協會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資料: 《因素》雜志第2期，里約熱內盧，1968年11—12月。

[[ 3 ]](#_3_23)    根據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調查。希德•西爾維拉：《咖啡：國民經濟中的一場悲劇》，里約熱內盧，1962年。

[[ 4 ]](#_4_19)    拉美經濟委員會:《國際貿易及拉丁美洲的發展》，墨西哥-布宜 諾斯艾利斯，1964年。

[[ 5 ]](#_5_19)    羅伯托•C•西蒙森，同前引書。

[[ 6 ]](#_6_17)    馬里奧•阿魯布拉，同前引書。

00002.jpg

### 15、哥倫比亞財力耗盡的十年

大約在四十年代，哥倫比亞有名望的經濟學家路易斯·愛德華多·涅托·阿特塔曾寫了一篇文章贊譽咖啡。咖啡給哥倫比亞帶來的好處，是以前那些由采礦、煙草、靛藍、金雞納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時期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咖啡使哥倫比亞建立了一種成熟、進步的政治體制。紡織廠和其他輕工工廠在安蒂奧基亞、卡爾達斯、考卡山谷和孔迪納馬卡這些生產咖啡的省份紛紛建立起來，絕非偶然。哥倫比亞的民主制度以種植咖啡的小農為其社會基礎，在這種制度下，人們都變得“溫和、有自制力”。涅托在文章中寫道：“哥倫比亞的政治生活所以能夠正常進行，主要是因為經濟得到了不同尋常的穩定發展。咖啡不僅帶來了經濟的穩定，而且由此保證了政局的安定及政策的穩健。[[1]](#filepos329328)”

然而不久就出現了暴力活動。實際上，盡管有人贊美咖啡的功績，哥倫比亞發生暴動和血腥鎮壓暴動者的漫長歷史并沒有因此而奇跡般地中斷。這次爆發的農民戰爭從1948到1957年一直持續了十年之久。全國的大片土地，從小莊園到大莊園，從沙漠地帶到肥沃良田，從低洼谷地到原始森林和安第斯山荒嶺，都受到了戰爭的影響。戰爭期間整村整村的農民被迫遷徙，革命游擊隊和犯罪團伙應運而生，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座墳墓。據統計在戰爭中，喪生者達十八萬人[[2]](#filepos329734)。把成千上萬的人淹沒在血泊中的這場戰爭，恰怡就發生在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經濟發展高漲時期。由此可見，一個階級的時運亨通能夠說是整個國家的興旺發達嗎？

暴力活動是由自由黨和保守黨之間的沖突而引發的；然而，蘊藏在人們心中的階級仇恨卻日益突出了暴力的社會斗爭性質。當時，自由黨黨魁豪爾赫·埃列塞爾·蓋坦被該黨寡頭不無蔑視卻又帶幾分敬畏地稱為“狼”或“狡詐鬼”，他在民眾中贏得了極大威望，構成了對現存秩序的威脅。他遭暗殺后，颶風就來臨。無法遏制的人群潮水般涌上首都街頭，自發掀起了一場“波哥大風暴”。暴力很快又轉向農村，保守黨糾集的團伙已有一段時間在那里搞恐怖活動。農民長期被壓抑的怒火終于爆發了。政府派軍隊和警察去割除睪丸，剖開孕婦的肚子，向上拋擲孩童再用刺刀扎穿，名日“斬草除根”。然而，在這種時候，自由黨的博士們依然蟄居家中，絲毫不改變自己悠然自得的舉止。他們的宣言仍充滿了紳士格調。更有甚者，有些人去國外流亡了。去送死的卻是農民。復仇的欲望隨著戰爭愈演愈烈，使戰爭變得無以復加的殘忍。新的殺人方式不斷出現，如“領帶式”，讓舌頭從脖子垂掛著。強奸、焚燒和掠奪比比皆是；男的被肢解或活活燒死，被剝皮或慢慢地被切割成幾塊。村莊和莊稼被軍隊夷為平地。河水被血染紅了。在暴徒的淫威下，平民百姓只有貢出錢財或咖啡才能饒得一條活命。無數家庭在鎮壓力量的驅趕和追捕下被迫躲進深山尋找棲身之地，婦女不得不在叢林中分娩。受復仇驅使的初期的游擊隊首領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他們為破壞而破壞，用血和火來發泄仇恨。從搞暴力的主要人物的名字，人們想象不出這是一首革命史詩，這些人的雅號為：大猩猩中尉、討厭鬼、禿鷹、紅皮膚人、吸血鬼、黑鳥、平川使人恐懼的人等。暴力中蘊藏的社會反抗色彩，甚至在草寇的歌詞中也可見一斑：我是地道的農民，從不帶頭打斗；倘若有人要找茬，定讓他吃不了兜著走。總之，不分青紅皂白亂搞恐怖活動，也包括對正義的要求，這種情況在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和潘喬·比利亞的墨西哥革命中出現過。在哥倫比亞，人們也利用各種形式來發泄心中的憤怒，但是，后來的政治性的游擊隊組織發源于當時的暴力時代，并不是偶然的。他們高舉社會革命的旗幟，占領和控制了國內大片地區。農民遭到鎮壓后，被迫遷居山區，就地組織起來從事農業生產和進行自衛。他們的所謂“獨立共和國”，在保守黨和自由黨在馬德里簽署了和平協議之后，仍然是受迫害者的避難場所。保守黨和自由黨的領導人，在一片干杯與和平的氣氛中決定為了民族和睦而輪流執政。于是，雙方一致同意對擾亂制度的地區進行“清掃”。僅在一次戰斗中，為了消滅馬克塔利亞的反叛者就發射了一百五十萬發子彈，投擲了兩萬顆炸彈。從陸路和空中調動兵力達一萬六千人[[3]](#filepos330021)。在暴力沖突白刃化時，有一名軍官常說：“別給我胡吹，給我拿他們的耳朵來。”如此殘忍的鎮壓和瘋狂的戰爭，難道用病態反應就能解釋通嗎？難道是因為參與者生性就惡嗎？有個人斬斷了一位神甫的雙手，用火點著了他和他的家，隨后又碎尸，再把尸體扔進一個坑道里。戰爭結束后。這個人仍然不停地喊：“我沒有罪，我沒有罪。讓我一個人呆著。”他失去了理智，但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又是有道理的：暴力所帶來的恐怖不過是恐怖制度的寫照，因為咖啡并沒有像涅托·阿特塔預言的那樣帶來幸福與和諧。咖啡確實活躍了馬格達萊納河的航運，帶來了鐵路和公路，并且積累了資本，建起了某些工業。但是，國內寡頭體制和在經濟上對國外權力中心的依附程度，并沒有因為咖啡地位日益上升而受削弱；相反，它更無止境地壓得哥倫比亞人難以喘息。在戰爭歲月快結束的時候，聯合國公布了哥倫比亞的營養狀況調查結果。情況至今沒有絲毫改善。那次調查表明，波哥大88%的中、小學生患維生素缺乏癥，70%患核黃素缺乏癥，一半以上學生體重沒有達標。在工人中，患維生素缺乏癥的占71%，登薩谷地有78%的農民也患有此病[[4]](#filepos330346)。調查還表明“嚴重匱乏一些同時還有蛋白質、維生素和有機鹽的保健性食品，如奶和奶制品、禽蛋、肉、魚、某些水果和蔬菜”。社會悲劇不僅是在硝煙彌漫中才暴露在眼前。統計數字表明，哥倫比亞兇殺事件的案發率比美國高六倍，還表明有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沒有固定工作。每年有二十五萬人需要就業，可是工業并沒有帶來新的就業機會，而農村的大、小莊園體制不但不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相反，還不斷把新涌現出的失業者趕向各城市的郊區。哥倫比亞雖然有一百多萬適齡兒童不能上學，但不同類型的公立和私立大學竟達四十一所，而且每所大學都設置了科目齊全的系和專業，供社會權貴們和只占人口少數的中產階級的子女就讀[[5]](#filepos330836)。

注釋

[[ 1 ]](#_1_27)    路易斯•愛德華多•涅托•阿特塔：《哥倫比亞經濟論文集》，麥德林，1969年。

[[ 2 ]](#_2_24)    赫爾曼•古斯曼•坎波斯、奧蘭多•法爾斯•博爾塔、愛德華多•烏馬尼亞•盧那合著：《哥倫比亞的暴力，論哥倫比亞社會狀況》，波哥大, 1963—1964 年。

[[ 3 ]](#_3_24)    赫爾曼•古斯曼：《哥倫比亞的暴力(敘述篇)》，波哥大，1968年。

[[ 4 ]](#_4_20)    聯合國：《對經濟發展的分析和設想》，第3卷，載于《哥倫比亞的經濟發展》，紐約，1957年。

[[ 5 ]](#_5_20)    赫爾馬•拉馬教授發現，在這些令人尊敬的高等學府中，有的把 《讀者文摘選集》的全套合訂本作為圖書館的最重要的藏書。赫爾曼 拉馬：《哥倫比亞的教育和社會機遇》，見《回聲》雜志第116期，波哥大, 1969年12 月。

00002.jpg

### 16、世界市場的魔棍喚醒了中美洲

中美洲的土地到上世紀中葉還未發生大的問題。這個地區除了生產供消費的口糧外，還生產胭脂和藍靛。它們只需投人很少的資金和勞力，幾乎不用照管。胭脂蟲很容易生長在仙人掌的帶刺的表皮，它像藍靛一樣，一直受到歐洲紡織工業的青睞。但自從1850年德國化學家發明了苯胺和其他更廉價的染布顏料以后，這兩種天然著色劑不幸夭折了。實驗室戰勝了大自然，三十年之后，又輪到了咖啡。中美洲發生了變化。大約在1880年，世界咖啡產量的幾乎六分之一都來自中美洲新的咖啡種植園。咖啡把中美洲徹底帶進了國際市場。繼英國買主之后，德國和美國買主也接踵而至。外國消費者塑造了一個當地咖啡資產階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咖啡資產階級在胡斯托·魯菲諾·巴里奧斯領導的自由黨革命中一舉上臺。外來意志造成的農業單一化引起了對土地和人力的瘋狂占有：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今日的大莊園就是這樣在中美洲問世了。

于是，大片的未開墾的土地落到了個人手中，其中有的是無主地，有的屬于教會或政府。印第安人村社也遭到大肆掠奪。拒售土地的農民被強制當兵，咖啡種植園變成了印第安人的停尸場。殖民地時期的戒律、強制招募勞工以及反流浪法又死灰復燃。追捕逃跑的勞工時常常開槍射擊逃跑者。雖然自由黨政府制定了工資制。使勞動關系現代化，但雇工們仍然成了新興咖啡業主的財產。從那時一直到上世紀末的整個時期，高物價時期長于高工資時期。工資額始終維持在勉強糊口度日的水平上。咖啡行情再好，工資也從來沒有提高。這是中美洲各國國內消費市場得不到發展的原因之一[[1]](#filepos335594)。如同其他地區一樣，由于咖啡種植面積毫無節制地擴大，面向國內市場的糧食生產變得不景氣。這些國家的大米、菜豆、玉米、小麥和肉類等也注定嚴重短缺。大莊園占據了平原地區的肥沃土地，把印第安人趕到一起，因此在布滿峽谷溝壑的高原和崎嶇的山地，那里只有勉強夠維持生計的微不足道的農業。在山區，土著居民用一年中的部分時間在小塊土地上種一些玉米和菜豆勉強糊口以免餓死。到了收獲季節便到種植園作工。這就是世界市場上的勞動力后備大軍。如今情況沒有改變，也就是說大莊園和小莊園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的體制。這種體制建立在殘酷剝削當地勞動力的基礎上。在中美洲各國，特別是在危地馬拉，這種占有勞動力的結構同一整套種族歧視制度相一致，即，在國內，印第安人遭受白人和印歐混血人的殖民主義壓迫，這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所默許的，與此同時，中美洲各國卻在遭受外國殖民主義的壓迫[[2]](#filepos335918)。

本世紀初，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哥斯達黎加也曾出現香蕉的國中之國。早先，為了把咖啡運到港口，用民族資本已經興建了一些鐵路。后來，美國公司把這些鐵路占為己有，又建了一部分專門運輸種植園香蕉的鐵路；同時，也壟斷了電力、郵政、電報、電話和同樣重要的公共服務行業，還壟斷了政治。在洪都拉斯，“一頭母騾比一名議員值錢”。在整個中美洲，美國大使說話比駐在國總統要算數。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吞噬了香蕉生產和銷售的所有競爭者，一躍成為中美洲頭號莊園主。它的子公司獨霸鐵路和海路運輸，成了港口的主人，擁有自己的海關和普察。美元實際上成為中美洲各國的貨幣。

注釋

[[ 1 ]](#_1_28)    埃德爾維托•托雷斯-里瓦斯：《一個依附社會（中美洲）的進程 和結構》，智利，圣地亞哥，1959年。

[[ 2 ]](#_2_25)    卡洛斯•古斯曼•博克萊和瓊洛普•赫伯特：《危地馬拉的歷史社會闡述》，墨西哥，1970年。

00002.jpg

### 17、海盜沖上來了

根據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說，中美洲不過是美國的天然附屬品。即使是曾想吞并中美洲的亞伯拉罕·林肯也未能免受大國對鄰近地區的關系是“天命所定”這種理論的影響[[1]](#filepos343814)。

上世紀中葉，為銀行家摩根和加里森辦事的海盜威廉`華爾克，糾集了一伙劊子手，自詡為“不朽的美國長槍黨”侵略了中美洲。在美國政府的積極支持下，華爾克相繼在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燒、殺、搶，還自封為總統。在遭他占領蹂躪的地區，他又重建奴隸制，繼續從事他的國家在前不久從墨西哥搶來的土地上進行的那種慈善事業。回美國后，他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歡迎。從此，美國對中美洲的侵略、干涉、轟炸、強迫貸款、在炮口威逼下簽署協議等事件接連發生。1912年，美國總統威廉·H·塔夫脫斷言“在北極、巴拿馬運河和南極三個等距離地方飄揚三面星條旗，標志出我國的疆域范圍，這一天已經為期不遠了，整個西半球將屬于我們；事實上，因為我們是優等種族，它在精神上已經是我們的了。[[2]](#filepos344124)”塔夫脫還聲稱，美國對外政策走實現正義的正確道路“決不排除進行主動的干涉，以確保為我國的商品和資本提供便利條件，進行有利可圖的投資”。在同一時期，前總統特迪？·羅斯福也經常大聲提醒人們，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哥倫比亞領土“我拿到了運河。”這位剛獲得了諾貝爾獎的人邊說，邊描述自己如何使巴拿馬獨立[[3]](#filepos344385)。此后不久，哥倫比亞得到了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一個為了美國能擁有一條連接兩大洋的通道而誕生的國家，就是這么個價格

美國的公司到處占領土地，控制了海關、國庫和政府。海軍陸戰隊到處登陸，以“保護美國公民的生命和利益”。1965年，美國又使用同樣的托詞，企圖靠圣水沖刷對多米尼加所犯的罪行的痕跡，而在旗幟下隱藏的是其他東西。1935年，已經退役的、曾指揮過多次遠征的斯梅德利·D·巴特勒司令這樣概述了自己的經歷：“我從戎三十三年又四個月，是我國機動性最強的部隊海軍陸戰隊成員。我在從中尉到少將的各種軍階服過役。在這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為‘大買賣’，為華爾街和銀行家充當頭等槍手。總之，我曾是資本主義的打手。譬如，在我的幫助下墨西哥特別是坦皮科州變成了美國石油利益集團易獲的獵物。我幫助把海地和古巴變成了美國國民城市銀行收租的體面場所~。1909至1921年，我為布朗兄弟國際銀行清掃了尼加拉瓜。1916年，我代表美國糖業利益集團為多米尼加共和國送去了光明。1903年，我為美國的果品公司利益‘平靖’了洪都拉斯”[[4]](#filepos344726)。本世紀初，哲學家威廉·詹姆斯作了鮮為人知的斷言：“美國已經把《獨立宣言》徹底吐了出來……”僅舉一例，美國占領海地曾達二十年之久。在這個曾經是奴隸第一次取得暴動勝利的黑人國家，美國實行了種族隔離和強迫勞動制。僅僅在一次鎮壓行動中就打死了一千五百名工人（據1922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在海地政府拒絕使國家銀行成為紐約花旗銀行的分行之后美國停發了海地總統和部長們的薪棒，以便讓他們重新考慮這一決定[[5]](#filepos345017)。

隨著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的交替使用，類似做法在其他加勒比島國和整個中美洲也重復發生。這一地區是美國帝國內海的地緣政治范圍。

香蕉樹在古蘭經里是一裸天堂之樹。但是，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的香蕉化，卻讓人們懷疑它是一棵地獄之樹。在哥倫比亞，美國聯合果品公司成為該國最大的莊園主后，于1928年，大西洋沿岸姆發了一場大罷工。結果在一個火車站前香蕉工人被槍殺。官方頒布了一項法令，稱“保安部隊有權使用武力懲戒……”。后來，無需發布任何法令就把這場屠殺從官方記載中抹掉了[[6]](#filepos345508)。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曾描寫了中美洲被征服被掠奪的過程。綠色魔鬼名叫米諾爾·基思。他是整個地區沒有王冠的國王，是聯合果品公司之父，是國家的吞噬者。“我們有碼頭、鐵路、土地、大樓、水源”，這位董事長一一列舉著。他還說：“流通的是美元，講的是英語，天空中飄揚的是我國國旗……”，“芝加哥不能不為有這樣的兒子而自豪，他出走時只帶了兩把槍，回來時卻要在肉類大王、鐵路大王、銅大王、口香糖大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7]](#filepos346408)”約翰·多斯帕索斯在《北緯42度》一書中介紹了基思輝煌的一生，這也是果品公司的歷史，他寫道：“在歐洲和美國，人們開始吃香蕉，于是把中美洲的森林鏟平了種上了香蕉，鋪設了運輸香蕉的鐵路，開往北方的滿載香蕉的‘白色船隊’的船只年年在增加。這就是美國帝國在加勒比的歷史，是巴拿馬運河的歷史，是尼加拉瓜將修建的運河的歷史，也是海軍陸戰隊、裝甲艦和刺刀的歷史……”

土地像勞動者一樣枯竭耗盡：土壤的腐植層已完全喪失，勞動者精疲力竭。然而，總是有新土地可以開發，有眾多的勞工可供摧殘。成為丑劇中顯赫人物的獨裁者手持大刀維護著聯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后來，香蕉產量持續下降聯合果品公司至高無上的權力地位也經歷了多次危機。但是，中美洲仍然是冒險者發財的圣堂，盡管咖啡、棉花和甘蔗占據了香蕉原先得夭獨厚的位置。1970年，香蕉仍然是洪都拉斯、巴拿馬，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爾的主要外匯來源。大約在1930年，中美洲每年香蕉出口量達三千八百萬串，而聯合果品公司向洪都拉斯支付每串一美分的稅。過去和現在都沒有辦法監督是否繳納這種微型稅（后來略微提高了一點），因為一直到今天，聯合果品公司的進出口依然隨心所欲，不受國家海關的管轄。洪都拉斯的貿易差額和收支平衡可以由具有豐富想象力的專家隨意杜撰。

注釋

[[ 1 ]](#_1_29)    達西•里維羅：《美洲和文明》，第3卷：《移居的民族，文明和發展》,布宜諾斯艾利斯，1970年。

[[ 2 ]](#_2_26)    格雷戈里奧•塞爾塞:《拉丁美洲的外交，大棒和美元》，布宜諾斯艾利斯，1962年。

[[ 3 ]](#_3_25)    克勞德•米麗恩:《美國帝國>,巴黎，1968年。

[[ 4 ]](#_4_21)    發表于《常識》雜志，1935年11月。V•利奧•休伯曼：《人類的語言財富，各國財富的歷史》,紐約，1936年。

[[ 5 ]](#_5_21)    威廉•克雷姆：《加勒比的民主和獨裁》，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 6 ]](#_6_18)    這是阿爾瓦羅•塞佩達•薩穆迪奧的小說《大房子》（布宜諾斯艾利斯，1967年）的內容，也是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布宜諾斯艾利斯，1967年)一個章節的內容：“肯定是一場夢”,軍官們堅持認為。

[[ 7 ]](#_7_10)    這段時期包括布宜諾斯艾利斯五十年代出版的小說三部曲《強風》、《綠色魔鬼》和《被葬人的眼睛》。《強風》一書的人物之一派爾先生預言如果我們不去建新的種植園，而是去買私人生產者的水果，那我們將來一定賺得更多。”危地馬拉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聯合果品公司——現在是商標公司——通過商品化機制實行香蕉壟斷，這種機制比從事直接 生產更有效，風險更小。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年代，由于香蕉種植園面臨嚴重的社會動亂的威脅，聯合果品公司決定將其出售和（或）出租。從那以后，香蕉產景直線下降。

00002.jpg

### 18、三十年代的危機:“踩死只螞蟻比殺一個人犯的罪還大”

咖啡依賴美國市場，依賴美國市場的消費能力和價格；香蕉是美國和美國人的一筆交易。1929年，危機突然爆發了。紐約證券交易廳的崩潰動搖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就像一塊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樣砸在了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價格直線下跌。銷售量也劇減。農民被瘋狂的暴力驅逐失業沖擊了農村和城市，罷工浪潮此起彼伏。貸款、投資和公共開支急劇縮減，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員的薪金被砍了一半[[1]](#filepos353774)。獨裁者的人馬迅速趕來壓制沸騰的情緒。華盛頓睦鄰政策的時代開始了，但社會騷動四起，必須對此嚴厲鎮壓。危地馬拉的豪爾赫·烏維科，薩爾瓦多的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洪都拉西奧·卡里亞斯和尼加拉瓜的阿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各自都執政達二十余年，其中有的人長些，有的人短些。

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的偉大業績震動了世界。這位尼加拉瓜游擊隊首領長期堅持斗爭，后來他轉向爭取土地權益，鼓起了農民的激昂情緒。桑地諾領導的是衣衫襤褸的小股部隊，卻同時與一萬二千名美國侵略者以及本國的國民警衛隊作戰打了整整七年。游擊隊的手榴彈是用沙丁魚罐頭做的，里面填滿了石子；他們的步槍是從敵人那里奪來的，手里還有砍刀，旗桿用的是投有剝皮的樹枝。農民沒有皮靴，就穿著名叫凱特的皮屐[[2]](#filepos354025)，活躍在草木茂密的山上。

和著阿德拉[[3]](#filepos354276)樂曲，游擊隊員們唱道：在尼加拉瓜，先生們，是老鼠在捉貓[[4]](#filepos354579)。

無論是海軍陸戰隊的槍炮，還是飛機投擲的炸彈。都打不垮塞哥維亞的起義者。美聯社和合眾社向全世界散布誹謗之詞也徒勞無益。這兩家新聞社在尼加拉瓜的記者控制著這個國家的海關[[5]](#filepos354865)。1932年桑地諾就預感到：“我活不長了。”一年以后，在美國睦鄰政策的影響下，尼加拉瓜迎來了和平。這位游擊隊首領應總統之邀去馬那瓜參加一次決定性會議，途中遇埋伏身亡。劊子手阿納斯塔西奧·索摩查事后暗示，這次行動執行了美國大使阿瑟·布利斯·萊恩的命令。索摩查當時在軍隊任領導職務，他很快就登上了總統寶座，統治了尼加拉瓜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以后，他當的兒子們又相繼繼承了總統職位。在佩掛總統授帶之前，索摩查先給自己戴上了勇敢十字勛章、榮譽勛章和總統功勛勛章。上臺以后，索摩查組織了多次大屠殺和盛大的慶典活動，為此，還專門讓他的士兵打扮成穿涼鞋、戴頭盔的羅馬人。索摩查一躍成為尼加拉瓜最大的咖啡業主，擁有四十六個咖啡種植園，此外還有五十一個畜牧莊園。盡管如此，他也從未缺少制造恐怖的時間。在他長期執政期間，說實在的，他的經濟并不拮據，所以他在回憶青年時代時仍有些傷感，因為那時他以偽造金幣取樂。

危機也觸發了薩爾瓦多的緊張局勢。洪都拉斯的香蕉工人幾乎有一半是薩爾瓦多人，危機爆發后許多人被迫回國，那兒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1932年，伊薩爾戈地區掀起了一場大規模農民起義，起義迅速蔓延到國家整個西部地區。獨裁者馬丁內斯派出用現代化武裝裝備起來的士兵去攻打“布爾什維克分子”。印第安人用砍刀同機關槍硬拼，結果死亡一萬余人。馬丁內斯是食素的巫師，通神論者。他認為“睬死只螞蟻比殺一個人犯的罪還大，因為人死后靈魂能再生，而螞蟻則一死百了。[[6]](#filepos355176)”他還稱自己受到向他報告一切陰謀活動的“看不見的軍團”的保護，還同美國總統保持著直接的心靈聯系。他有一個擺鐘，放在盤子上面就可知盤中的食物是否下了毒；放在一張地圖上，就可以指出哪些地方隱藏著政敵和埋藏著海盜的珍寶。馬丁內斯經常向他迫害的人的父母發去吊唁箋；還在自己的宮殿里養鹿。他的統治一直延續到1944年。

大屠殺在各地相繼發生。1933年，豪爾赫烏維科槍殺了危地馬拉百余名工會、學生和政界的領導人，同時重新頒布了禁止印第安人“流浪”的法律。每個印第安人必須隨身攜帶一個小本，上面注明勞動天數：如果認為勞動天數不夠，這個人就得下獄還債或臉對黃土背朝天，在地里白干半年。在衛生條件極差的太平洋沿岸，工人們在淹沒雙膝的泥濘里干活但每天只能掙到三十美分。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申辯說是在烏維科強迫下壓低工資的。1944年，在獨裁者烏維科下臺前夕，《讀者文摘》雜志發表了一篇充滿贊揚之詞的文章，說這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先知靠降低工資避免了通貨膨脹，因為他把修建一條戰備公路的日工資從一美元減到二十五美分，把在首都修建空軍基地的日工資從一美元減到五十美分。那段時間烏維科授予咖啡園主和香蕉公司生殺大權：“莊園主可免于追究刑事責任……”該法令是第2795號，一直到1967年門德斯·蒙特內格羅的代議制民主政府期間才得以重新修訂。

同加勒比其他暴君一樣，烏維科也自詡為拿破侖。他到處擺放拿破侖皇帝的半身塑像和畫像。他認為自己的側面像同拿破侖的如出一轍。他篤信軍事紀律，對郵政職員、學校兒童和交響樂隊都實行軍事化管理。樂隊成員都穿制服演奏烏維科選的曲子，演奏手法和樂器也由他指定，報酬是每月九美元。烏維科認為，醫院是為不倫不類的人開設的，因此，如果患者不幸同時又是窮人，那么只好在醫院走廊的地上或過道里就診了。

注釋

[[ 1 ]](#_1_30)    埃德爾維托•托雷斯-里瓦斯，同前引書。

[[ 2 ]](#_2_27)    當地用皮條裹制度簡易涼鞋。——譯注

[[ 3 ]](#_3_26)    墨西哥革命時期流行的歌曲。——譯注

[[ 4 ]](#_4_22)    格雷戈里奧•塞爾塞：《桑地諾，自由人的將軍》，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 5 ]](#_5_22)    卡爾頓•比爾斯:《面對美洲的美洲》，智利，圣地亞哥，1940年。

[[ 6 ]](#_6_19)    威廉•克雷姆，同前引書。美國《時代》雜志的記者克雷姆，在中美洲生活了多年。

00002.jpg

### 19、是誰挑起了危地馬拉的暴力

1944年，中等階級出身的部分軍官和大學生掀起了一場具有自由色彩的革命風暴，把烏維科從寶座上推下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當選為總統，他實施了一項充滿魄力的教育計劃，頒布了保護城鄉工人的新勞動法，一些工會組織應運而生。擁有大片土地、鐵路和港口，實際有免稅權和不受任何監督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其產業所在的范圍內不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1951年，阿雷瓦洛在卸職演說中披露，他曾挫敗了由聯合果品公司資助的三十二次反叛陰謀。哈科沃·阿文斯政府繼續和深化了改革進程。圣約瑟的公路和新建的港口打破了聯合果品公司對水果運輸和出口的壟斷。各種使用民族資本、沒有向任何外國銀行伸手的發展項目紛紛上馬，以爭取民族獨立。1952年6月通過了土改法，十多萬農戶受益，盡管土改分配的土地是不毛之地和以債券賠償所征用的土地。聯合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分布在兩大洋之間的地帶，該公司只耕種其土地的百分之八。

土改提出了“發展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總的說來，是要發展農業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方針。雖然如此，國際上還是掀起了一場瘋狂詆毀危地馬拉的宣傳運動：鐵幕正在危地馬拉徐徐降下，電臺、報紙以及美洲國家組織的頭面人物都在大喊大叫[[1]](#filepos362612)。于是，畢業于美國堪薩斯州利文沃思要塞的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率領在美國受過專門訓練的裝備精良的部隊進攻自己國家。美國飛行員駕駛F-47轟炸機支援了這次入侵。九年以后，艾森豪威爾說道；“我們必須除掉上了臺的共產黨政府[[2]](#filepos362990)”。1961年7月27日，在美國參議院一個委員會的會議上，美國駐洪都拉斯大使的證詞揭露了1954年的解放行動，是由他本人和美國駐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組成的一個小組執行的。當時中央情報局的頭號人物艾倫·杜勒斯向他們發出電報，祝賀他們完成了任務。以前，這個好人艾倫曾是聯合果品公司領導機構的成員。在入侵危地馬拉一年之后，中央情報局另一名領導人沃爾特·比德爾·斯密特將軍代替了艾倫在該公司的職位。艾倫的兄弟福斯特·杜勒斯曾在美洲國家組織同意對危地馬拉進行軍事討伐的會議上表現得非常迫不及待。在烏維科獨裁時期，危地馬拉同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簽訂的合同恰恰是在杜勒斯的律師辦公室里起草的。這也許是偶然。

阿文斯的倒臺給危地馬拉歷史打上永恒的烙印。今天在臺上的，就是曾在1954年6月18日下午炮轟危地馬拉城、巴里奧斯港和圣約瑟港的那支部隊。危地馬拉在外國干涉以后，先后經歷了數次殘暴專制的統治，包括胡利奧·塞薩爾·門德斯·蒙特內格羅時期（1966-1970年）。門德斯·蒙特內格羅給獨裁統治披上了民主政府的外衣，許諾要搞土改，但除了授權地主能攜帶和使用武器外他沒有干別的事。卡斯蒂略·阿馬斯把土地還給了聯合果品公司和被征用過土地的地主，阿文斯的土改徹底失敗了。

在從1954年開始的暴力年代中，1967年是暴力最猖獗的一年。托馬斯梅爾維爾牧師是一個被趕出了危地馬拉的美國天主教神父，1968年1月他在《全國天主教通訊》說：在一年多點的時間里，右翼恐怖集團就暗殺了二千八百多名“試圖同危地馬拉社會弊端作斗爭”的知識分子、學生，以及工會和農民領袖。這個數字是梅爾維爾牧師根據新聞報道統計出來的，但沒有人提供任何有關大部分被害者的線索，因為這些人是印第安人，姓名和來歷無人知道，軍隊在報告戰勝顛賈分子的戰報中有時只列舉數字。不加區別地實行鎮壓是對游擊隊進行軍事“圍剿”的組成部分。根據當時實行的新法令，保安部隊成員殺人不負刑事責任，警察和軍人的報告就可在審判中視為充分的證據。莊園主及其管家在法律上如同地方當局，有權攜帶武器并建立鎮壓性部隊。當時，世界上的新聞機構沒有大量報道危地馬拉發生的有步驟的屠殺，愛捕捉頭號新聞的記者也沒有到那里去，更聽不到強烈譴責的呼聲。世界并不理會危地馬拉，而這個國家卻在忍受圣巴托洛梅[[3]](#filepos363277)式的漫長夜晚。卡洪德爾里奧村變成了無人村；蒂圖克的村民五臟六腑都被刀挑得亂七八糟；彼德拉帕拉達的鄉民被活剝了皮；先用子彈打穿伊帕拉德阿瓜布蘭卡村民的雙腿，再活活燒死；把一個反叛農民的頭顱釘在圣豪爾赫廣場中央的一根示眾桿上。在塞羅戈多，用大頭針扎滿了海梅·貝拉斯克斯的雙眼；里卡多·米蘭達的尸體被找到時，他全身有三十八個窟窿。阿圖羅·席爾瓦的頭扔在通往圣薩爾瓦多的公路邊，找不到身體。在米斯科，埃內斯托·欽奇利亞的舌頭被割掉；在奧霍德阿瓜泉水邊，奧利瓦·阿爾達納兄弟倆雙手反綁，眼睛蒙著，渾身遍布槍眼；何塞·古斯曼的頭骨被敲成小碎片，撒在路上；在圣路卡斯薩卡特佩克斯，水并里漂浮的是尸體而不是水；在米拉弗洛雷斯莊園，早晨經常可以發現手腳被砍下來的人。先威脅再處死，或不事先通知，死神就從背后降臨。在城市，被處以死刑的人，家門上都先畫上黑十字，然后在他們外出時用機槍向他們掃射，再把尸體扔到山澗。

暴力活動一直沒有間斷。1954年開始的整個時期，在危地馬拉，暴力始終像出汗那么自然。在河里或路旁，平均每五小時就出現一具尸體，臉部因被拷打而變得無法辨認，永遠不會知道被害者是誰。而更隱蔽的屠殺，即貧困造成的日常死亡，一直特續不斷，且程度更為嚴重。被驅逐出危地馬拉的還有布拉塞·邦帕內牧師。1968年他在《華盛頓郵報》上揭露了這個病態社會：“在危地馬拉每年死亡的七萬人中，有三萬是兒童。危地馬拉兒童死亡率是美國的四十倍。”

注釋

[[ 1 ]](#_1_31)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危地馬拉，被占領之國》，墨西哥，1967年。

[[ 2 ]](#_2_28)    艾森豪威爾1963年6月10日在華盛頓美國書商協會的演說。 戴維•懷斯和托馬斯•羅斯引自《看不見的政府》，布宜諾斯艾利斯，1966 年。

[[ 3 ]](#_3_27)    《圣經》中耶穌的十二個信徒之一，8月24日是他的節日。——譯注

00002.jpg

### 20、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土改:何塞?阿蒂加斯—一個半世紀的失敗

十九世紀初，在美洲大地上真正同西班牙政權作斗爭的，是扛著梭鏢、揮舞著砍刀的被剝奪了一切的人。但獨立沒有給這些人以任何補償，相反，它辜負了這些為之灑了鮮血的人的期望。和平到來的同時，一個充滿災難的年代又開始了。地主和大商人斂財致富，而人民大眾卻益發貧困。與此同時，在拉美新主人的陰謀策劃下，西班牙帝國的四個總督區四分五裂，眾多國家從被粉碎了的民族團結中紛紛涌現。拉美貴族階級炮制的所謂“國家”，酷似一個熱鬧的港口，在那里居住著擁有大莊園和礦山作后盾的大不列顛帝國的商業和金融客商。這一大批寄生蟲在城市沙龍跳著小步舞曲，接到了獨立戰爭的捷報，于是舉起英國的玻璃酒杯，頻頻為自由貿易干杯。歐洲共和時期資產階級最響亮的口號成了時髦貨。我們這些國家愿為英國工業家和法國思想家效勞。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機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沒有根基的知識分子組成的階級，算什么“民族資產階級”呢？拉美很快就有具有濃厚自由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憲法，但卻缺乏像歐洲或美國那樣有開拓性的資產階級，缺乏一個把發展強有力的民族資本主義作為其歷史使命的資產階級。拉美大陸的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單純工具，是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帶來創傷的這臺世界機器上的如意部件。站柜臺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壟斷了政權，沒有絲毫興趣推動本地制造業的發展。當自由貿易為英國商品傾銷打開了大門時，當地的制造業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資產階級的同伙，他們對解決“土地問題”漠不關心，除非照顧到他們自身利益。在整個十九世紀，大莊園制靠掠奪得到了鞏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區是一面過早樹起來的旗幟

經濟落空、社會受挫、民族失望，這就是拉美獨立后的一部充滿背信棄義的歷史。由于出現了新的國家，拉美便四分五裂，注定它擺脫不了單一種植經濟和依附性。1824年，西蒙·玻利瓦爾頒布了特魯希略法，以保護秘魯的印第安人，調整秘魯土地所有制。但是這些法律措施絲毫沒有觸犯秘魯寡頭集團的特權。盡管這位“解放者”有良好的愿望，但寡頭特權仍完好無損，印第安人仍像從前一樣遭受剝削。在墨西哥，伊達爾文和莫雷洛斯早已失敗了，他們主張解放卑賤者、收復被奪去的土地的慷慨陳詞，在一個世紀以后才結出果實。

在南美洲，何塞·阿蒂加斯領導了一場土地革命，雖然官方歷史如此惡毒地污蔑這位革命首領，歪曲其形象，但在1811年至1820年的英雄年代里，他領導了生活在今天的烏拉圭以及阿根廷的圣菲、科連特、恩特里奧斯、密西昂奈斯和科爾多瓦等省的人民群眾。阿蒂加斯在原拉普拉塔河總督區范圍內，打下了建立一個“大祖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礎。在所有反對布宜諾斯艾利斯港毀滅性集權主義的聯邦派首領中，阿蒂加斯是最主要和最有頭腦的。他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作戰，最后，他的部隊被里約熱內盧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均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的鉗形夾擊以及寡頭集團擊潰了。寡頭集團忠實于自己的一貫作法，一感到自己被阿蒂加斯爭取社會權益的綱領所出賣，就馬上背叛了他。

愛國者手握梭鏢，追隨阿蒂加斯。他們中大多數是平民百姓、粗野的高喬人、靠斗爭恢復尊嚴感的印第安人，以及加入獨立大軍爭取自由的奴隸。騎馬牧民的革命之火點燃了大草原。但是，由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背叛，屬于今天烏拉圭的區域在1811年落到了西班牙政權和葡萄牙軍隊的手中，使居民大批向北方遷徙。起義的人民成為行軍的人民;男女老少拋棄了一切去跟隨首領阿蒂加斯，形成一支望不見盡頭的遷徙大軍。阿蒂加斯隨同馬群和牛車在北部，在烏掛圭河一帶安營扎寨；稍后不久，他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府。1815年，阿蒂加斯在派桑杜地區的普里菲卡西翁營地坐陣，控制了大片地區。一名英國游客敘述道：“你們想想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半個新大陸尊貴的保護者先生閣下坐在牛頭上，守在他小草屋泥濘土地上點燃的一堆簧火旁，大嚼著鐵叉上的烤肉，喝著灌在牛角里的杜松子酒！有十二名衣衫襤褸的軍官圍著他……[[1]](#filepos375685)”。士兵、副官和探子從四面八方不時騎馬奔馳而來。阿蒂加斯雙手反剪，一邊散步，一邊口授他政府的革命法令。那時候沒有復寫紙，有兩名文書在旁記錄。拉美第一次土改就是這樣問世的，并且在當時的東方省，即今天的烏拉圭實施了一年之久。后來，葡萄牙的再次入侵粉碎了這次土改。寡頭集團為克萊爾將軍打開了蒙得維的亞的大門，把他當作解放者歡迎，并在大教堂的圣臺前為這位侵略者舉行了熱情隆重的贊美儀式。此前，阿蒂加斯還頒布了海關法，對同內地制造業和手工業有競爭的國外進口商品課以重稅。當時在阿蒂加斯統治下，屬于今天阿根廷的內地某些地區，制造業和手工業曾有較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阿蒂加斯還開放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進口，對美洲商品，如巴拉圭的茶葉和煙草，只征收微不足道的稅[[2]](#filepos376041)。但是，這場革命的掘墓人也埋葬了這項海關法。

1815年的土地法——自由的土地，自由的人——是烏拉圭人后來所有有關法典中的“最進步、最光榮的一部”[[3]](#filepos376398)。卡洛斯三世改革時期的坎波馬內斯和霍韋利亞諾斯的思想，無疑對阿蒂加斯制定的土地法是有影響的。雖然如此。這部法典的誕生，歸根到底還是出自國家恢復經濟和伸張社會正義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措施這個土地法規定，對在革命后移居國外的、沒有得到革命赦免的卑劣的歐洲人和更壞的美國人的土地予以征用和重新分配。還規定凡是敵人的土地都予以沒收，不付任何賠償。當時絕大多數大莊園都是敵人的，這點很重要。這些人的子女不必為父母的罪責付出代價，土改法規定他們將得到同貧窮的愛國者一樣多的土地。土地分配的原則是“誰最不幸誰最受益”。阿蒂加斯認為，印第安人有“最主要的權利”。這次土地改革的本質就是要把農村的窮苦人同土地拴在一起，使過慣了戰爭時期的流浪生活以及在和平時期搞走私和其他非法營生的高喬人變成鄉民。后來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建立的各屆政府都使用武力征服高喬人，強迫他們充當大牧場的雇工。而阿蒂加斯則是要把高喬人變成土地所有者：“參加起義的高喬人開始喜歡體面的勞動，蓋起了小農舍，筑起了畜欄，播下了頭批種子。[[4]](#filepos376849)”

外國干涉結束了這一切。寡頭集團重新抬頭并進行報復。從此以后，法律概不承認阿蒂加斯分配土地是合法的。從1820年至上世紀末，用武力趕走受益于土改的窮苦同胞，他們將保留的“僅僅是自己墓地上的那點土地”。阿蒂加斯失敗后去了巴拉圭，長期過著清貧、寂寞的流亡生活，最后孤獨地死去。他發放的土地證變得一文不值。例如，在政府中監視他人行動的貝爾納多·布斯塔曼特就說過；粗略一看，“這種證件就讓人瞧不上”。與此同時，他的政府在“秩序”恢復后，即著手慶祝頒布從“大祖國”分離出來的獨立的烏拉圭的第一部憲法。阿蒂加斯曾為建立“大祖國”而戰，徒勞無獲。

1815年的土地法規定了一些專門措施，以防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但今天，烏拉圭農村卻呈現出一派荒蕪景象：五百個家族壟斷了全國一半土地。這些家族掌握了權力，也控制了工業和銀行資本的四分之三[[5]](#filepos377201)。各種土改方案堆積在把它們送進墳墓的議會里，與此同時，農村人口日益減少：接二連三的人口普查令人不安地表明，失業人口一增再增，從事農牧業生產的人日趨減少。烏拉圭以羊毛和肉類為生，但現在，草原牧場上的綿羊和肉牛卻比本世紀初還要少。由于使用落后的生產方式，一方面是畜牧業的效益低，因為畜牧業全靠牛、羊在春季的自然交配、靠季節性雨水和土地的自然肥力；另一方面，農作物生產率也低。在烏拉圭，每頭牲畜的產肉量還不及法國或德國的一半。產奶量同新西蘭、丹麥和荷蘭相比也是這樣；而且每頭綿羊比澳大利亞的羊少產羊毛一公斤。小麥每公頃的產量是法國的三分之一，玉米是美國的六分之一[[6]](#filepos377574)。大莊園主把利潤都轉移到國外，并在埃斯特角避暑；即使冬天，按他們的傳統習慣也不住在莊園，只是偶爾坐著小飛機去轉一圈。當農村協會在一個世紀前成立時，三分之二的協會成員已經在首都有住宅。粗放生產是靠大自然和那些饑腸轆轆的雇工，所以它不會帶來更多的麻煩。

這樣做當然是有利可圖的。目前，畜牧資本家的年收入和利潤不少于七千五百萬美元[[7]](#filepos379188)。生產效益雖低，但非常賺錢，因為成本極低。沒有人的土地，沒有土地的人：最大的大莊園平均每千公頃只用兩個工人，而且還不是全年有活干。大莊園的周圍是成片的茅屋，聚集著貧困的、隨時可供差遣的勞動力后備軍。民間畫片上的高喬人不過是詩畫的主題，實際上同目前在廣闊的、不屬于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雇工之間沒有聯系。這些雇工腳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條髭麻做的鞋；腰上系的不是用金銀點綴的寬腰帶，而是普通的帶子，有時就單扎一根細麻繩。生產肉的人卻沒有吃肉的權利，克里奧爾人[[8]](#filepos379457)極少有幸品嘗到當地風味的烤肉——一種在炭火上烤得焦黃的多汁鮮嫩的肉。雖然根據國際統計的數字，烏拉圭人均肉消費量不算低，但這是一種假象，實際情況是，烏拉圭農民的基本膳食是一種“泡湯”，即羊下水燴通心粉，沒有蛋白質[[9]](#filepos379794)。

注釋

[[ 1 ]](#_1_32)    J.P•羅伯遜和G·P•羅伯遜：《革命時期的阿根廷》。見《巴拉圭書信》，布宜諾斯艾利斯，1920年。

[[ 2 ]](#_2_29)    華盛頓•雷耶斯•阿巴迪，奧斯卡•布魯斯切拉，塔瓦雷•梅洛格諾:《阿蒂加斯時期》，第4卷，蒙得維的亞，1968年。

[[ 3 ]](#_3_28)    尼爾松•德拉托雷，胡利奧•羅德里格斯，盧西亞•薩拉•德圖龍：《阿蒂加斯：土地和革命》，蒙得維的亞，1967年。

[[ 4 ]](#_4_23)    尼爾松•德拉托雷，胡利奧•C•羅德里格斯，盧西亞•薩拉•德圖龍，同前引書。同作者:《東岸的經濟發展》，蒙得維的亞，1967年，以及《殖 民地的經濟社會結構》，蒙得維的亞，1968年。

[[ 5 ]](#_5_23)    比維安•特里亞斯：《烏拉圭的土地改革》，蒙得維的亞，1962年。 這本書對烏拉圭寡頭集團家族逐一進行了描述。

[[ 6 ]](#_6_20)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烏拉圭：諾言和背叛》，見J•皮特拉斯和 M•蔡特林編寫的《拉丁美洲：改革還是革命?》，紐約，1968年。

[[ 7 ]](#_7_11)    經濟學院：《烏拉圭經濟進程——供研究烏拉圭經濟發展和前景參考》，蒙得維的亞，1969年。在民族工業得到國家髙額補貼和全力保護 而蓬勃發展的年代，農村的相當一部分利潤流向了新興工業。當工業走 進自身垂死的危機周期時，畜牧業的剩余資本又轉向了其他方面。埃斯 特角的最華而不實的宅第是靠民族的不幸來修建的；后來，金融投機交易 又使在通貨膨脹中搞渾水摸魚的人頭腦發熱。但尤為嚴重的是，烏拉圭年復一年積累下來的資金和利潤都外流了。據官方資料，1962至1966年 間，有二點五億美元從烏拉圭流向瑞士和美國的可靠的銀行。人員流失 情況也一樣：二十年前，青年人從農村流到城市充當發展中工業的勞力， 而今天，他們卻從陸地或海路到他國謀生。當然，他們的命運是不相同 的。資本受到熱情歡迎；而移民，等待他們的則是艱難的人生，即漂泊不 定的生活、惡劣的環境，以及無法預測的冒險生涯。1970年的烏拉圭由于 受到一次極大危機的嚴重沖擊，已不再是曾經向歐洲移民許諾過的那個 和平進步的神話般的綠洲，而是注定使本國居民被迫移居海外的動亂的國家。這個國家生產暴力，輸出人口，就同生產和出口肉類和羊毛一樣自 然。

[[ 8 ]](#_8_10)    生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常有混血血統。——譯注

[[ 9 ]](#_9_7)    赫爾曼•韋茨坦,胡安•魯道夫：《農村社會》，載于《我們的土地》選集，第16卷,蒙得維的亞，1969年。

00002.jpg

### 21、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的第二次死亡

自阿蒂加斯頒布土地法整整一世紀之后，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在墨西哥南部自己領導下的革命地區內進行了一次深刻的土地改革。

在此前五年。獨裁者波菲里奧·迪亞斯舉行了盛大的慶典活動，慶祝多洛雷斯獨立呼聲一百周年。身著禮服的紳士只是代表官方的墨西哥，他們態度高傲，無視真實的墨西哥，正是后者的貧困在支撐著這些達官貴人的榮耀。在這個下等人的共和國里，自米格爾·伊達爾戈神父發動了歷史性起義之后，勞動人民的收入從未增加過一分錢。1910年，幾乎全國的土地都集中在八百余名大莊園主手里，其中許多是外國人。這些人是城市老爺，住在首都或歐洲，偶然去一下他們莊園的別墅小住。他們的住宅周圍是用黑石頭砌成的地基牢固的高墻[[1]](#filepos395370)。在高墻外面，雇工都在簡陋的坯房里擠著。在全國一千五百萬人口中，有一千二百萬人命干農活所得的工資度日。他們的日薪幾乎全部由莊園的工錢商店支付，它把工資折成高價菜豆、面粉和酒等實物。監獄、兵營和教堂一起同印第安人天生的毛病作斗爭。按當時某名門望族一成員的話來說，印第安人天生就是“懶漢、醉鬼和小偷”。無論在尤卡坦州的龍舌蘭種植園、國家谷地的煙草種植區、恰帕斯州和塔巴斯科州的果木林，還是維拉克魯斯州、瓦哈卡州和莫雷洛斯州的橡膠、咖啡、甘蔗、煙草和水果種植園，這些地方的實際勞動體制是奴隸制，因為工人或為承襲的債務所束縛，或被法律認可的契約捆住了手腳。美國作家約翰·肯尼思特納在他的訪間材料中揭露，“美國實際上把波菲里奧·迪亞斯變成了政治傀儡，因此墨西哥也就變成了奴隸殖民地[[2]](#filepos395674)”。美國資本直接或間接地從與獨裁政權的結盟中獲得豐厚的利潤。特納還說：“華爾街大吹大擂的墨西哥美國化好像在進行報復。”

到1845年美國已兼并了墨西哥的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在那里打著文明的旗號建立了奴隸制。在戰爭中，墨西哥還丟了現在屬于美國的科羅拉多、亞利桑那、新墨酉哥、內華達以及猶他州等地，共占墨西哥面積的一半。被搶占的領土相當于今天阿根廷的面積。從此流傳著這樣的話，“可憐的墨西哥！你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被肢解剩下的墨西哥領土后來又遭到美國投資的入侵。這些投資主要在石油、橡膠、蔗糖、銀行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美國繩索托拉斯同在尤卡坦州龍舌蘭種植園消滅瑪雅人和亞基人絕非沒有牽連。這些種植園實為集中營，在那兒可以像牲畜一樣買賣男人和兒童。繩索托拉斯是當地一半以上的龍舌蘭買主，它需要有廉價的植物纖維。正如特納所揭露。有時候對勞動力進行奴隸式的直接剝削。一美國工頭曾告訴特納，他按五十比索一個人的價格買進大批雇工，只要還能用，我們就把他們留著……，不到三個月時間，我們就埋了一多半人”[[3]](#filepos396299)。

1910年，報仇的時候到了。墨西哥爆發了推翻波菲里奧·迪亞斯的武裝起義。一位主張維護農民利益的首領領導了南部的暴動，他是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墨西哥革命最純潔的領袖，對窮人的事業最忠誠，拯救社會的意志最執著。

十九世紀的后幾十年，整個墨西哥的農業村社遭到大肆掠奪。莫雷洛斯州各村鎮的土地、水和勞動力都被瘋狂搶走，被甘蔗園的擴張所吞噬。甘蔗莊園統治著該州的生活。隨著甘蔗園的繁榮興旺，出現了現代化的糖廠、大型蒸餾廠和運輸搪的鐵路線。阿內內庫伊科村社是薩帕塔的家鄉，他的全部身心都獻給了它。這里被剝奪了土地的印第安農民要求恢復自身權益，因為他們七個世紀以來一直堅持在自己的土地耕耘，也就是說，早在埃爾南·科爾特斯[[4]](#filepos396542)來之前，他們就已經生活在這里了。公開表示不滿的人都被送到尤卡坦州去強制勞動。莫雷洛斯州的良田都掌握在十七個大地主手里，因此，全州勞動人民的生活遠不如大莊園主繁華馬廄中精心照料的供玩耍馬球用的馬的生活。根據1909年頒布的一項法律，又從土地真正主人的手中奪走了新的土地，從而導致已經緊張的社會矛盾白熱化。埃米利亞諾·薩帕塔這時候當上了游擊隊員。他是一名寡言少語的騎手，是全州遐邇聞名的最杰出的馴馬人，他的正直和膽略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南方人“緊隨薩帕塔首領的馬后”，迅速組成了一支解放大軍[[5]](#filepos396819)。

迪亞斯垮臺了。弗朗西斯科馬德羅在革命的推動下上了臺。借口要有法制，土地改革的諾言很快就化為一團星云。薩帕塔在結婚那天不得不中斷婚禮，因為政府已派維多利亞諾·韋爾塔將軍的部隊前來鎮壓。在城市知識分子看來，這位昔日的英雄又變成了“匪徒”。1911年11月，薩帕塔宣布了他的阿亞拉計劃，同時表示：“我準備同任何事和任何人作斗爭。”阿亞拉計劃稱，“墨西哥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僅僅是他們腳下踩著的那塊土地的主人”，主張把革命的敵人的財產全部收歸國有，把大莊園主蜂搶的土地歸還給土地的真正主人，并征收其余莊園主土地的三分之一。阿亞拉計劃像一塊不可抗拒的磁石，把成千上萬的農民吸引到這位維護農民利益的首領的隊伍中來。薩帕塔揭露了那種把一切都歸于單純要求政府換馬的“卑鄙用心”，稱這不是革命的目的。

這場斗爭持續了近十年。先是反對迪亞斯，反對馬德羅，然后是反對劊子手韋爾塔，再后來是反對貝努斯蒂亞諾·卡蘭薩。長期的戰爭歲月。同時也是美國不斷干涉墨西哥的年代：海軍陸戰隊曾兩次登陸，并進行了多次轟炸；外交官們策劃了各種政治陰謀；美國大使亨利·萊恩·威爾遜成功地導演了暗殺馬德羅總統和副總統的罪行。政權雖然不斷易人，但任何時候都沒有減弱對薩帕塔及其力量的瘋狂進攻，因為他們公開代表了這場民族革命深處的階級斗爭，而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政府和報紙大肆攻擊這位莫雷洛斯州將軍手下的“破壞成性的暴徒。一支支強大的軍隊派去攻打薩帕塔。一次又一次地燒、殺和毀滅村莊都無濟于事。男人、婦女和兒童以“薩帕塔奸細”之罪被槍殺或紋死。在每次大屠殺之后，緊跟著就是清剿取得了勝利的捷報。然而，在南部山脈的游牧式革命營地，篝火很快又點燃了。薩帕塔的部隊多次成功地反擊到了首都市郊。韋爾塔政府垮臺后，被稱為“南部的阿堤拉”[[6]](#filepos397076)省的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和被稱為“北部的好騎手”的潘喬·比利亞，踏著勝利者的步伐開進了墨西哥城，在短期內分享了政權。1914年末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薩帕塔利用此機會在莫雷洛斯州進行了土改。這次土改比阿亞拉計劃的主張更為激進。社會黨創始人及一些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對這次土改施加了很大影響，他們不觸及這個運動的領袖的傳統根基，使他的思想更為激進，并使他具備了不可缺少的組織能力。

土地改革主張“徹底根除不合理的土地壟斷制，以便使所建立的社會能充分保障人人都享有天眠的權利，即每個人都有權得到個人及其家庭生存所需要的土地”。這次土改規定，凡是在1856年頒布失去產業永久占有權法以后沒收的個人或村社的土地，都要把土地還給他們。根據氣候和自然地力的差異，規定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額，并且宣布革命敵人的地產為國家財產。后一項政治措施如同阿蒂加斯的土改一樣，有著明顯的經濟意義，因為革命的敵人都是大莊園主。技術學校、工具廠和一家農村貸款銀行建了起來；對糖廠和蒸餾廠實行了國有化，成為公共部門。實現了一整套地方民主措施使人民掌握了政權，控制了經濟。傳播薩帕塔思想的學校紛紛誕生并普及；捍衛和發展革命原則的人民委員會也成立了，一種真正的民主政體逐漸成形并顯示出力量。市政府是政權的核心單位，市政當局、法院和警察由人民選舉產生。軍事長官必須服從有組織的老百姓的意志。官吏和將軍不能根據其意志來決定采取何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要同傳統相聯系，并“根據每個城鎮人民的風俗習慣來行動，換言之，如果某地村民希望共有制，那么就這樣做；另一處的村民愿意把土地分掉，承認個人所有權那么也照此辦理”[[7]](#filepos397312)。

1915年春季，莫雷洛斯州所有土地都耕種上了，主要是玉米和其他食糧。與此同時，墨西哥城由于糧食匱乏，面臨迫在眉睫的饑餓威脅。貝努斯蒂亞諾·卡蘭薩這時已經當上了總統，他也頒布了土改法。然而，他手下的大、小頭目迅速把土改的好處據為己有。1916年，他們俄狼般撲向莫雷洛斯州府奎爾納瓦卡以及其他薩帕塔控制下的地區。重新長出來的莊稼、礦產、皮革和一些機械設備都成了軍官們豐富的戰利品。他們走到哪里就燒到哪里，同時高喊要進行“一項重建和進步事業”。

1919年，由于一個陰謀和背叛，埃米利亞諾·薩帕塔被害。有上千人設下埋伏，用步槍向薩帕塔開火。薩帕塔死時年齡同切·格瓦拉死時的年齡相同，他死后只留下了這樣的傳說：一匹棗紅馬在獨自飛奔，奔向南方，奔馳在崇山峻嶺之中。但他留下的又不僅僅是傳說，整個莫雷絡斯州都決心“完成這位改革者的事業，為烈士報仇雪恨，學習英雄的榜樣”。全國上下都響應。時光流逝，到了拉薩羅·卡德納斯執政時期（1934-1940年），整個墨西哥都進行了土改，薩帕塔傳說又因此恢復了生命，喚發出了活力。尤其在卡德納斯當政期間，征收外國和國內企業的土地達六千七百萬公頃。農民不但有了地，還得到了貸款，受到了教育，并有了組織生產的各種手段。國家的經濟和人口迅速增長；農業產量成倍提高。同時，全國開始了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城市膨脹了，消費市場也獲得了全面發展。

但是，墨西哥的民族主義沒有轉向社會主義，因此，同沒有實現決定性飛躍的其他國家一樣，也不能完全達到經濟獨立和社會主義的目標。在革命和戰爭的漫長年代，有一百萬人為戰神祭獻了自己的鮮血，“這個戰神比我們祖先所崇拜的戰神惠奇洛波斯利更為殘忍、冷酷和貪婪，那就是墨西哥在屈服于帝國主義條件下進行的資本主義發展”[[8]](#filepos397554)。許多學者研究了哪些跡象表明早先的大旗已遭到破壞。埃德蒙多·弗洛雷斯在一份近期刊物中說道：“目前，墨西哥全國人口的60%，其年收入不到一百二十美元，他們忍饑挨餓。[[9]](#filepos397891)”有八百萬墨西哥人實際上只能吃上菜豆、玉米餅和小紅辣椒[[10]](#filepos398181)。僅僅當五百名學生在特拉特洛爾科的屠殺中被害以后，才暴露出這個制度深刻的矛盾。阿隆索·阿吉拉爾搜集了官方數字之后，得出了以下結論：墨西哥有二百余萬農民沒有土地，有三百萬兒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有近一千一百萬人是文盲，有五百萬人沒有鞋穿[[11]](#filepos398618)。墨西哥村社集體所有制不斷解體，同時小莊園如雨后春筍出現又自我分化，因此出現了一種新型的莊園制，以及一個從事大規模商品農業的農業資產階級。地主和國內的中間商靠鉆法律條款的空子、違背法律宗旨而取得了統治地位，但同時他們也受制于人。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認為這些人是安德森—克萊頓公司的“合伙公司”之流[[12]](#filepos399057)。在這本書里，拉薩羅·卡德納斯的兒子說道，“偽裝起來的大莊園主要建立在土質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上。”

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從卡蘭薩軍隊中一名上尉的彌留之際提筆寫起，再現了上尉的一生。這名上尉在戰爭和和平時期靠暴力和好詐取巧一步步向上爬。這個名叫阿爾特米奧·克魯斯的上尉出身卑微，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把青年時期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拋置腦后。他掠奪土地，創辦了很多企業，當了議員。他做買賣，搞行賄，投機倒把，從事大的冒險活動，血腥鎮壓印第安人；靠這些手段他逐步積累了財富、權力和威望，以閃閃發光的經歷迅速爬上社會的頂端[[13]](#filepos399347)。小說主人公的經歷，同那個黨的歷史相同。這個黨由于墨西哥革命嚴重的軟弱無能，實際上壟斷了今天國家的政治生活。主人公和黨都向上爬了[[14]](#filepos399642)。

注釋

[[ 1 ]](#_1_33)    赫蘇斯•席爾瓦•埃爾索格墨西哥革命簡史》，墨西哥-布宜諾斯艾利斯，1960年。

[[ 2 ]](#_2_30)    約翰•肯尼思•特納：《野蠻的墨西哥》，1911年出版于美國；墨西哥，1967年。

[[ 3 ]](#_3_29)    約翰•肯尼思•特納，同前引書。墨西哥曾是美國優先投資的國 家，它在上世紀末擁有美國在外投資總額的近三分之一。在影片《公民凱 恩》中由韋爾斯扮演的威廉•倫道夫•赫斯特，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北部其 他地區就擁有三百多萬公頃土地。費爾南多•卡蒙娜：《拉丁美洲的悲劇： 墨西哥事件》，墨西哥，1964年。

[[ 4 ]](#_4_24)    1519年墨西哥的征服者。——譯注

[[ 5 ]](#_5_24)    約翰•沃馬克:《薩帕塔和墨西哥革命》，墨西哥，1969年。

[[ 6 ]](#_6_21)    公元五世紀時期的匈奴帝國國王。——譯注

[[ 7 ]](#_7_12)    約翰•沃馬克，同前引書。

[[ 8 ]](#_8_11)    費爾南多•卡蒙娜，同前引書。

[[ 9 ]](#_9_8)    埃德孟多•弗洛雷斯：《墨西哥經濟向何處去？》，見《對外貿易》第20卷，第1冊，墨西哥，1970年1月。

[[ 10 ]](#_10_2)    安娜•瑪麗亞•弗洛雷斯:《墨西哥的饑餓狀況》，墨西哥，1961年。

[[ 11 ]](#_11_2)    阿隆索•阿吉拉爾，費爾南多•卡蒙娜，同前引書。同時參見阿隆索•阿吉拉爾，費爾南多•卡蒙娜，吉列爾莫•蒙塔尼奧，豪爾赫•卡里翁： 《墨西哥奇跡》，墨西哥，1970年。

[[ 12 ]](#_12_1)    魯道夫•斯塔文哈根，費爾南多•帕斯•桑切斯，夸烏特莫克•卡德納斯，阿圖羅•博尼利亞:《新莊園制和剝削：從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到安德 森-克萊頓公司》，墨西哥，1968年。

[[ 13 ]](#_13)    卡洛斯•富恩特斯:《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墨西哥，1962年。

[[ 14 ]](#_14)    見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長篇小說《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譯注

00002.jpg

### 22、大莊園增添了人口，但沒有增加面包

拉美今天的農牧業按人均產量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漫長的三十年過去了。在此期間，世界糧食產量的增長幅度同我們地區糧食減產的幅度一樣大。拉美農村的落后結構也是一種浪費結構，即浪費勞動力，浪費可支配的土地，浪費資本，浪費產品，特別是沒有抓住短暫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在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里，大莊園和它的窮親戚小莊園都是扼制農牧業增長和整個經濟發展的瓶頸。生產制度打上了所有制烙印：拉美15%的土地所有者擁有全部可耕地的一半。拉美每年都要花費五億多美元從國外購買糧食，而拉美有遼闊肥沃的土地。生產這些糧食本來是沒有問題的。拉美耕地勉強占總面積的5%：在世界上這個比重是最小的，因此浪費是最大的[[1]](#filepos410587)。就是這部分有限的耕地糧食產量也很低。在許多地區，用木犁耕地要遠遠多于用拖拉機。除個別例外，現代化技術得不到應用。而現代化技術的普及，不僅意味著農業機械化，而且可以通過施肥、除草劑、殺蟲劑，進行良種培育和人工灌溉來保持和提高地力[[2]](#filepos410908)。大莊園有時就像太陽那樣形成一種權力格局，借用馬薩·薩瓦拉的貼切說法，就是饑民多了，面包少了。大莊園不僅沒有吸收勞動力，相反排擠了它。四十年來，拉美農村勞工減少了20%以上。不乏有機械照搬現成處方的技術官僚們斷言：都市化的加快和農村人口大批遷移城市是進步的標志。制度在馬不停蹄地制造失業者，這些人事實上涌入了城市，擴大了城市郊區面積。但是，工廠在搞現代化的同時，也在排泄失業者，無法容納這部分沒有專業技能的剩余勞動力。如果農業出現技術上的進步反而會使問題激化。地主如果用先進的辦法開發土地，利潤就會增加，但更多的勞動力就無事可干。這樣貧富間的鴻溝就會更大。例如，如果使用動力設備，減少的農村就業機會比它能增加的要多。在拉美，每天從早到晚生產糧食的人一般都營養不良；他們收入微薄，農村創造的收益都花費在城市或流到國外。先進技術可以改變土地的低效率，卻不能觸動現行的所有制，因此，即使它有利于總體發展，但實際上并不能造福于農民。農民的工資和從收入所得的比例分成都沒有增加。農村給很多人帶來貧困，給極少數人帶來財富。私人小飛機在貧窮的荒漠上盤旋，大型浴場的奢華鋪張不斷升級。歐洲擠滿了腰纏萬貫的拉美游客。這些人不照料自己地里的莊稼，但對精神享受卻很用心思[[3]](#filepos411197)。

保羅·巴伊羅什把第三世界經濟的主要問題歸咎于農業生產率低，其平均水平僅僅達到今天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夕的一半[[4]](#filepos411493)。事實上，工業要獲得和諧發展，必須大大提高糧食生產和農牧業原料的生產。增加糧食產量是因為城市在膨脹，要吃飯；增加農牧業原料是為了滿足工廠和出口的需要，從而減少農業進口，擴大出口，提供發展所需的外匯。此外，大、小莊園體制意味著國內消費市場的萎縮，而消費市場不發展，新興工業就沒有立足之地。農村的饑餓工資和日益龐大的失業后備軍造成了以下情況：來叩城市大門的農村移民使工人收入總水平下降。

自從爭取進步同盟大肆鼓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寡頭集團和技術官僚就一直在制定有關計劃。有數十個土改方案，各式各樣，五花八門，躺在拉美各國議會的文件柜里睡大覺。土改不再是令人討厭的話題了，因為政治家們已經學會，使土改束之高閣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斷地說要搞土改。土改所有權接連不斷地集中和分化，仍在多數拉美國家旁若無人地繼續，相互并行不悖；但是，已經開始出現一些例外情況。

這是因為農村不僅是貧窮的發源地，也是起義的溫床，即使尖銳的社會緊張局勢常常被群眾表面的順從所掩蓋。比如，巴西東北部給人的最初印象是這是宿命論的一個堡壘，當地居民對待要餓死一事的態度就像每天白天之后是黑夜那樣心平氣和。但是沒有過多久，這些東北人終于掀起了充滿神秘色彩的起義。他們高舉十字架，手持武器，同他們古怪的救世主一起與軍隊開展斗爭，好讓自己的家鄉變成天國。同時東北部的匪徒掀起了瘋狂的暴力浪潮，他們是一些狂熱分子和土匪，是烏托邦和復仇的代表。這種暴力反映了走投無路的農民盲目的社會抗議[[5]](#filepos411769)。后來的農民協會恢復了農民的斗爭傳統，并進一步使之發揚光大。

1964年巴西軍事獨裁政權上臺后，迫不及待地宣布進行土改。正如保羅·希林所指出，巴西土改協會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它不是把土地分給農民，而是把農民趕走，以便把他們自發占領的土地或者由前幾屆政府征用的土地歸還給大莊園。在1966年和1967年間，即在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制之前，各報常常刊登消息報導軍警部隊受命于忙碌的土改協會去掠奪、放火和迫害農民。值得一提的是厄瓜多爾1964年進行的土改。厄瓜多爾政府僅僅分了一些不毛之地，同時卻為優質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提供了方便。委內瑞拉1960年開始土改，在所分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公有土地。大型的商業性種植園一個也沒觸及。被征用了土地的大莊園主都得到了高額賠償，獲取了豐厚的利潤，于是，他們到其他地區又購置了土地

1968年，阿根廷獨裁者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想對農村土地實行新的稅收制，這使他差點提前兩年垮臺。他的計劃打算對不進行生產的“光禿的平川地”征收的稅要大大高于進行生產的土地。畜牛業寡頭集團便叫喊連天，他們通過參謀部里的內應，使翁加尼亞不得不放棄他那背道而馳的打算。阿根廷同烏拉圭一祥，也擁有天然的肥沃大草原，加之宜人的氣候，使阿根廷在拉美相對比較繁榮。但是，水土流失無情地侵蝕著遼闊的、既不耕種也不放牧的被遺棄的莽莽草原。用于粗放型畜牧業的數百萬公頃土地，其中大部分也遭到同樣命運。阿根廷的情況雖然比烏拉圭好一些，但六十年代曾動搖阿根廷經濟的那場危機的背后便是這種粗放型經營。阿根廷的莊園主對引進技術革新成果沒有多大興趣。生產率很低，因為這樣更為有利。利潤法則高于任何其他法則。購買新土地，擴大土地面積，比采用集約生產的現代技術更有利可圖，風險也更小[[6]](#filepos412537)。

1931年，農村協會主張以馬代替拖拉機。該協會領導人高喊：“畜牧農們！用馬干活就是捍衛自己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二十年后，該協會仍在自己的刊物中堅持這一主張。一個知名軍人說道：“給馬喂草比給笨重的卡車的油箱灌汽油要容易[[7]](#filepos412837)。根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材料，按可耕地面積比較，阿根廷的拖拉機比法國少十五倍，比英國少十八倍。按同樣的方法與聯邦德國相比，阿根廷的肥料消費是該國的一百四十分之一[[8]](#filepos413210)。阿根廷農業的小麥、玉米和棉花的產量也比發達國家的低很多。

胡安·多明戈·庇隆由于強制推行雇工法，實行農村最低工資制，觸犯了阿根廷地主寡頭集團的利益。1944年，農村協會斷言“確定普通雇工的生活標準是確定工資的基礎。雇工的物質需求有時如此之低，以致多了一點錢對他們來說沒有多大的社會意義。”農村協會談論雇工，仍然像在談論動物一樣；而圍繞勞動者低消費需求的這種令人深思的提法，使無意中找到了一把理解阿根廷工業發展受限制的好鑰匙：國內消費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都沒有得到足夠的發展。庇隆本人推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從未打破農牧業不發達的結構。1952年6月，在科隆劇場發表的一次演說中，庇隆否認自己曾打算進行土改。農業協會對此正式發表評論：“這是一篇精彩的演說。”

在玻利維亞，由于1952年的土改，高原廣大農村地區的飲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甚至農民身高也發生了變化。但是，玻利維亞整個人口的蛋白質和鈣的攝取量勉強達到最低標準的60%和20%，而農村人口的攝取量還要大大低于這兩個平均數。絕不能說土改失敗了，然而，高原的土地分配以后，玻利維亞目前仍然把五分之一的外匯用來進口糧食。

秘魯軍政府從1969年開始搞土改，這是進行深刻變革的開端。筆者在寫這一章節時，智利新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宣布實行徹底土改。應當公平地承認，愛德華多·弗雷前政府征收智利部分大莊園的土地一事，為新總統宜布的這次改革打通了道路。

注釋

[[ 1 ]](#_1_34)    聯合國糧農組織:《生產年鑒》，第19卷，1965年。

[[ 2 ]](#_2_31)    阿爾維托•巴爾特拉•科爾特斯：《拉丁美洲經濟不發達問題》，布宜諾斯艾利斯，1966年。

[[ 3 ]](#_3_30)    D·F•馬薩•薩瓦拉：《人口爆炸和經濟發展》，加拉加斯，1970年。

[[ 4 ]](#_4_25)    保羅•拜羅克：《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分析，1900—1966年》，巴黎，1967年。

[[ 5 ]](#_5_25)    魯伊•法科：《匪徒和狂熱分子》，里約熱內盧，1965年。

[[ 6 ]](#_6_22)    畜牧業資本家認為，建造人工牧場，同對粗放畜牧業的傳統投資 相比，意味著要花費更多的資金，冒更大的風險，同時收益減少。由此，生 產者的個人利益就同整個社會的利益相悖:從某個角度來說，只有提高土 地的肥力，才能提高牲畜的質量和增加產量。國家需要牛多產肉，羊多出毛，但土地的主人從目前的生產狀況來看，已賺了很大一筆錢了。烏拉圭大學經濟學院得出的結論（同前引書），在某種意義上也適用于阿根廷。

[[ 7 ]](#_7_13)    達爾多•庫內奧:《企業主階級的行為和危機》，布宜諾斯艾利斯， 1967 年。

[[ 8 ]](#_8_12)    拉美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經濟研究》，智利，圣地亞哥，1964年 和1966年；《拉丁美洲使用肥料情況》，智利，圣地亞哥，1966年。

00002.jpg

### 23、北美十三個殖民地[[1]](#filepos421716)和出身卑賤的重要性

在拉美，總是土地私人占有在先，土地的有益耕種在后。現行所有制的最反動的特點并非由各次危機造成，而是產生于最繁榮昌盛的年代。在經濟衰退時期，大莊園主貪婪地掠奪新土地反而有所收斂。譬如在巴西，由于糖價下跌，以及金礦和金剛石實際上已采掘完，才有可能在1820至1850年問頒布一項法律規定，土地屬于占領和耕種土地的人。1850年，由于咖啡成為新的“王牌產品”，巴西頒布了土地法。這個土地法是寡頭政府按政客和軍人的口味炮制的，目的是取消耕地者的土地所有權，因為在此時期，正逐步地向南部和西部開辟內地的大面積土地。從此以后，又頒布了大量的法規來補充和確認這個土改法。這些法規規定，獲得土地的惟一途徑是購買，并且制定了土地公證注冊制度，這樣，一個農民幾乎無法使自己擁有的土地得到法律上的認可……[[2]](#filepos422027)”

美國在同一時期頒布的法令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即要推動國內的開發。在拓荒者的木輪車吱吱作響聲中，邊疆逐步向西部的處女地擴展，印第安人慘遭殺戮。1862年頒布的林肯《宅地法》，即定居移民公地發放法案，保證每家農戶能有六十五公頃份額的土地所有權。凡是受益者，耕種土地的期限不能少于五年[[3]](#filepos422301)。公地的開發速度驚人；人口就像掉在地圖上的大塊油漬在增長蔓延。唾手可得的土地，既肥沃又近乎是白送的，像一塊不可抗拒的磁鐵，吸引了歐洲農民。他們遠涉重洋還翻越阿巴拉契亞山脈，直奔遼闊的大草原。他們是自由農場主，就這樣，他們占有了中部和西部的新地區。美國在版圖和人口增長的同時，還開辟了農村就業渠道。此外，也出現了一個有巨大購買力的國內市場，即為數眾多的農場主從而保持了工業的發展勢頭。

與此相反，正如里維羅所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堅持開發巴西內地邊疆的農村勞動者，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尋求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的自由農戶，而是早就把大片空地占為己有的大莊園主的雇工。只有當了雇工，農民才能接近內地的荒漠。為了他人的利益，工人手持砍刀在森林中開拓疆界。墾殖的結果只是單純擴大了大莊園的土地面積。1950至1960年間，巴西六十五個大莊園擁有新開發的耕地面積的四分之一[[4]](#filepos422575)。

迥然不同的兩種國內墾殖體制，是美國和拉美在發展模式上最主要的區別之一。為什么北方富而南方窮？布拉沃河不僅是一般的地理邊界，它還能說明更多的間題。今天南北嚴重的不平衡，似乎應驗了黑格爾關于兩個美洲之間必然要發生戰爭的預言。這種不平衡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所造成的，還是有其他更悠久的歷史原因？實際上，早在殖民地搖籃時期，北方和南方就形成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社會，社會宗旨也不一樣[[5]](#filepos422949)。五月花號船的移民漂洋過海，既不是為了掠取什么傳說中的珍寶，也不是要消滅北方并不存在的印第安文化。他們帶著全家在那里安家落戶，是為了在新大陸再現歐洲的生活和勞動制度。他們不是想發財的士兵，而是開拓者；不是去征服的，而是去開墾，他們建立了“移民開發區”。的確，后來的發展，在特拉華灣南部導致了一種類似在拉美出現的奴隸制式的種植園經濟。但不同的是，美國的經濟重心從一開始就扎根于新英格蘭的農場和作坊。十九世紀南北戰爭的勝利大軍就是從新英格蘭出征的。新英格蘭是美國文明的發展中心；這個地區的開發者從未充當過歐洲資本主義積累的殖民地代理人。他們從來就是為自身的成長和自己新土地的發展而活著。由于宗主國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大軍逐步被排擠出了勞動市場，北方十三個殖民地便為這支歐洲大軍提供了出路。大洋此岸這個新社會的基礎就是自由的勞動者。

西班牙和葡萄牙則相反，它們在拉美擁有大批奴隸勞工，先是對印第安人實行奴隸制，繼而又從非洲運來大量奴隸。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有一支龐大的農民失業大軍可以轉到生產地區，也就是說隨著貴重金屬或糖的出口量增減的變化，總是同時存在著興旺地區和衰落地區，而后者則向前者提供勞動力。這種體制一直延續至今而且仍然使工資水平很低，因為失業者對勞動市場造成壓力。這種體制還阻礙了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此外，同北方的清教徒不同，拉美殖民地社會的統治階級從未朝發展國內經濟的方向努力。他們的利益來自國外；同國外市場的聯系多于同本地區的聯系。地主、礦主和商人天生就是干這樣的事的：向歐洲提供黃金、白銀和糧食。公路運輸都是朝著一個方向：港口和海外市場。為什么美國能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而發展起來，而拉美卻被肢解呢？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各生產地區之間沒有相互溝通而是呈扇形狀分散，而扇面的焦點在很遠的地方。

似乎可以這樣說，北方十三個殖民地是不幸中之萬幸。它們的歷史經驗說明出身卑賤有極重要的意義。因為北美既沒有盆金也沒有白銀，沒有印第安人文化以及具備了勞動組織形式的高度集中的人口，當初英國移民開且的沿海一帶也沒有那種熱帶的肥田沃土。自然界很吝嗇，歷史也是如此：沒有金屬礦，也沒有奴隸勞動力去開采埋在地層深處的金屬礦。這是件幸運事。此外，從馬里蘭穿過新英格蘭到新蘇格蘭的北美殖民地，由于氣候條件和土壤特點，農產品同英國的完全一樣。就是說，如同巴古所指出的，這些殖民地沒有為宗主國提供補充性產品。安的列斯群島和大陸的伊比利亞殖民地的情況截然不同。熱帶地區可以生產甘蔗、煙草、棉花、靛藍和松節油；從經濟角度看，加勒比的一個小島，對英國來說，比美國早先十三個殖民地更為重要。

上述情況說明美國為什么能作為一個不輸出自己財富的經濟上自治的體制而得到發展和鞏固。殖民地同宗主國的聯系非常松散。相反，在巴巴多斯或牙買加，資本的再投資僅僅是為了補充逐漸減少的奴隸。由此可見，一些國家發達，另一些國家不發達，種族因素并沒有起決定性作用：英屬安的列斯群島的情況同西屬和葡屬殖民地的情況就沒有任何雷同。事實上，十三個殖民地在經濟上起著微不足道的作用，所以它們能較早地實現出口商品的多樣化和迅猛發展制造業。美國的工業化早在獨立前就得到官方的鼓勵和保護。英國對此采取容忍態度，同時卻嚴厲禁止安的列斯群島生產哪怕是一枚別針。

注釋

[[ 1 ]](#_1_35)    英國最早在北美建立的13個殖民地，后成為美國的13個州。——譯注

[[ 2 ]](#_2_32)    達西•里維羅：《美洲和文明》，第2卷，《新生的人民》，布宜諾斯艾利斯,1969年。

[[ 3 ]](#_3_31)    愛德華•C•柯克蘭：《美國經濟史》，墨西哥，1941年。

[[ 4 ]](#_4_26)    塞爾索•富爾塔多:《巴西計劃》，里約熱內盧，1969年。

[[ 5 ]](#_5_26)    劉易斯•漢克等:《美洲有共同的歷史嗎？》(紐約，1964年）一書的作者力圖找到北美洲和南美洲歷史進程中的相同點，但一無所獲。

[ 6 ]    塞爾希奧•巴古，同前引書。

00002.jpg

## 三、權力的地下源泉

00002.jpg

### 1、美國經濟需要拉美的礦產，就像肺需要空氣一樣

宇航員在月亮表層第一次留下了人類的足跡。1969年7月，偉績的創建者維爾納·馮布勞恩向新聞界宜布，美國準備建立一個有近期目標的遙遠的太空空間站，他宣布：“從這個絕妙的觀察臺，我們可以探查到地球上的任何財富：鮮為人知的油田、銅礦、鋅礦……”

石油仍然是我們時代的主要燃料，美國七分之一的石油消費靠進口。屠殺越南人需要子彈，子彈又需要銅：美國所需的銅有五分之一靠從國外購買。鋅礦不足的問題愈發令人不安，近一半來自國外。沒有鋁就不能制造飛機，沒有鋁土礦就沒有鋁，而美國幾乎沒有鋁土礦。明尼蘇達礦藏無法向美國大型鋼鐵企業——匹茲堡、克利夫蘭、底特律——提供足量的鐵礦，因為它正在逐漸枯竭。美國本土也沒有錳礦，美國經濟需要的鐵有三分之一靠進口，錳全部靠進口。美國地下資源里沒有生產噴氣發動機的鎳和鉻。生產特種鋼需要鎢，四分之一要靠進口。

由于美國在這方面對國外的依賴越來越大，美國資本家在拉美的利益同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也就日趨一致。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的國內穩定，同它在布拉沃河以南的投資有密切的聯系。這些投資近一半都用于開采石油和開發礦藏，因為它們“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年代對美國經濟都必不可少[[1]](#filepos426633)”。美國商會國際董事會董事長明確表示：“在歷史上，美國向外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開發自然資源主要是礦產資源，尤其是石油。很明顯，這類投資的誘惑力自然越來越大。隨著人口的膨脹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我們對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我們本國的資源卻在萎縮……[[2]](#filepos426933)。”政府、大學和大公司的科研機構，發明和發現的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象；但是，任何新技術都還沒有找到辦法不用大自然提供的、也只有大自然才能提供的基本材料。

與此同時，對美國工業發展提出的挑戰，美國地下資源的應戰能力越來越弱[[3]](#filepos427338)。

注釋

[[ 1 ]](#_1_36)    埃德溫•萊烏溫：《美國和對拉丁美洲安全的挑戰》,俄亥俄，1966年。

[[ 2 ]](#_2_33)    菲利普•考特尼向國際儲蓄和投資會議遞交的一篇論文，布魯塞爾，1959年。

[[ 3 ]](#_3_32)    哈里•馬格多夫：《帝國主義時代》，載于《每月評論》西班牙文版文摘，智利，圣地亞哥，1969年1—2月。克勞德•朱利恩：《美國帝國》，巴黎，1969年。

00002.jpg

### 2、地下資源也能導致政變、革命、間諜活動，以及在亞馬孫大森林中的冒險活動

在巴西，帕拉貝巴谷地豐富的鐵礦藏，導致了雅尼奧·夸德羅斯和若昂·古拉特兩個總統的垮臺。后來，在1964年奪取了政權的卡斯特洛·布蘭科元帥把鐵礦藏拱手讓給漢納礦業公司。在此之前若干年，美國大使的老朋友埃奧里科·杜特拉總統（1946-1951年任職），把阿馬帕州蘊藏量為四千萬噸的錳礦——世界上組藏量最大的錳礦——交給了伯利恒鋼鐵公司，條件是錳礦出口收入的4%歸巴西國家所有。從那以來，伯利恒鋼鐵公司一直在逐步地把這座礦山搬到美國去，干勁之大足以使人擔憂。十五年后巴西將沒有足量的錳礦供應本國的鋼鐵工業。此外，在伯利恒鋼鐵公司投資開礦的每一百美元中，有八十八美元是巴西政府殷勤提供的，即以“開發該地區”為名的免稅。喪失了米納斯吉拉斯的黃金這個教訓顯然沒有起任何作用。詩人曼努埃爾·班迪耶拉寫道：“白色的金子/黃色的金子/腐爛的金子。”巴西今天仍然無償地把發展本國的自然資源交給別人[[1]](#filepos438017)。1964年，玻利維亞獨裁者雷內·巴里恩托斯上臺。他多次屠殺礦工，把馬蒂爾德礦山開采權讓給了菲利普兄弟公司。這個礦山有鉛礦、銀礦以及豐富的鋅礦，鋅礦品位是美國鋅礦的十二倍。菲利普兄弟公司獲準把鋅礦石運往該公司在國外的冶煉廠去提煉，只需向玻政府交付鋅礦出售價格的1.5%即可[[2]](#filepos438318)。在秘魯，1968年貝朗德·特里總統屈尊同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簽署了一項協定，但協定的第十一頁神秘地丟失了；于是，貝拉科斯·阿爾瓦拉多將軍推翻了特里總統，奪取了政權，把美孚公司的油井和煉油廠全部收歸國有。可以說，委內瑞拉是美孚石油公司和海灣石油公司的大油田，美國在拉美的最大軍事基地就設在該國。阿根廷走馬燈似的政變，都是在每次油田拍賣招標前后發生的。薩爾瓦多·阿連德領導的左派力量獲得大選勝利之前，五角大樓向智利提供了不成比例的軍事援助決非與銅風馬牛不相及；1965至1969年間，美國的銅儲量下降了60%多。1964年，切·格瓦拉在他在哈瓦那的辦公室告訴我，巴蒂斯塔的古巴不僅僅有蔗糖。他認為，古巴豐富的鎳、錳礦藏，最能說明帝國主義為什么對古巴革命懷有刻骨仇恨。在那次談話以后，美國的鎳儲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古巴把美國鎳鉻礦業公司收歸國有；約翰遜總統威脅法國的冶金企業，如果購買古巴鎳礦，就查封它們發往美國的貨物。

礦產同圭亞那社會主義者切迪·賈根政府的垮臺也有很多牽連。1964年末，切迪·賈根在當時英屬圭亞那又獲得多數選票。今天的圭亞那的鋁土礦生產占世界第四位，在拉美錳生產國中也居第三位。中央情報局對賈根的垮臺起了決定性作用。阿諾德·贊德是那次為了否認賈根的選舉勝利而發動的罷工的最高領導人。他在事后公開承認，他的工會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基金會提供的大量美元[[3]](#filepos438557)。圭亞那新政權保證美國鋁礦業公司在圭亞那不會有危險，也就是說，公司不必驚慌失措，可以繼續開采鋁土礦，并仍按1938年的價格自己購進，盡管1938年后鋁價格已經翻了幾番[[4]](#filepos439356)。鋁礦買賣不再有危險了。阿肯色州的鋁土礦價格是圭亞那的兩倍。美國本土的鋁土礦雖然很少，但它使用別人的廉價原料生產的鋁卻占世界鋁總產量的幾乎一半。

對美國軍事實力有重要價值的戰略性礦產大部分都要依靠國外。對此，馬格多夫說道：“今天，噴氣發動機、煤氣輪機和核反應堆的出現，大大增加了對只能在國外獲得的原料的需求。[[5]](#filepos439595)”為了維護其核軍事實力，美國迫切需要必不可少的戰略性礦產，這種需要同美國在巴西亞馬孫地區大量購買土地一事有明顯的聯系。美國通常是用欺詐手段購買這些土地。在六十年代，為數眾多的美國公司在職業冒險家和走私分子的帶領下，瘋狂地涌向這片巨大的熱帶雨林。在此之前，根據1964年簽訂的協定，美國空軍的飛機飛越了整個地區，并照了相。這些飛機使用了閃爍計數器，通過發射不同強度的光波來勘察放射性礦床；使用了電子地磁儀，通過X光照相來探測有色金屬礦富礦層；還使用了可以發現和測量鐵礦的地磁儀。全面勘測隱藏在亞馬孫地區的財富的有關資料和照片，都送到了與之有利益關系的私人企業中。勘測工作應歸功于美國政府地質測繪所提供的良好服務[[6]](#filepos439912)。在這片幅員廣闊的地區，已經查明的礦藏有金、銀、金剛石、石青石、赤鐵礦、磁鐵礦、袒、鐵、牡、鈾、石英、銅、錳、鉛、硫酸鹽、鉀鹽、鐵礬土、鋅、鋯、鉻和汞。從馬托格羅索州的原始熱帶雨林到戈亞斯州南部的莽莽平原，開闊的空間如此之大以至《時代》雜志拉美版1967年最后一期信口胡言，說可以同時看見光輝燦爛的太陽和六種不同的暴風雨閃電。美國政府已經提供了免稅和其他誘人的條件，以吸引人來開墾這個奇妙和原始世界上的處女地。據《時代》雜志稱，在1967年前，外國資本家以每英畝七美分的價格買下了一大片土地，面積超過了康涅狄格州、羅德島、特拉華州、馬薩諸塞州和新罕布什爾州之和。巴西政府的亞馬孫開發署主任常說：“我們應該為外國投資敞開大門，因為我們需要的比我們能夠得到的要多。為了給美國飛機的航空攝影勘測辯護，巴西政府事先就宣布缺乏資金。這在拉美是正常現象：總是以資金貧乏為名、行出賣資源之實。

巴西國會進行了一次有關調查，最終提出了一份長篇報告[[7]](#filepos440229)。報告列舉了二千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強占的事實。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據調查委員會的看法，它簡直“呈條帶狀態，把亞馬孫地區同巴西其他地區隔離開來”。調查報告把“秘密開發有很高價值的礦產”列為美國極力要在巴西境內開辟一條新邊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報告收集了陸軍部辦公室的證詞，證詞強調“美國政府能控制大片土地以備今后使用，或開發礦產，特別是放射性礦物，或作為定向殖民的基礎”。國家安全委員會斷言：“外國人已經占有的或正在占有的地區，正是由外國人對當地巴西婦女作絕育手術的地區，這不能不令人懷疑。”的確，據《晨郵報》報道，“以美國新教為主的二十多個外國傳教士團正在占領亞馬孫地區，定點于組藏著富饒的放射性礦、黃金和金剛石的地方……。他們大批分發各種避孕工具，如避孕環等，教變成了天主教徒的印第安人英語……。他們所占領的地區四周有武裝人員警戒，任何人不得入內。[[8]](#filepos440479)”有必要指出的是，凡是地球上所有適于人居住的荒無人煙的地區，亞馬孫地區是面積最大的。在這空曠無人的大片地區控制生育，就是為了避免同寥寥無幾的巴西人進行人口競賽，而這些人是一直在這片雨林或無際的曠野的遙遠角落里生活和繁衍后代的。

里奧格蘭迪諾·克魯埃爾將軍在國會調查委員會面前肯定，“含釷和鈾的原料走私量達到了一百萬噸的天文數字”。在此之前，即在1966年9月，任聯邦警察局長的克魯埃爾揭露了美國一領事對公開審理四名美國公民一案進行的“不適當的和有步驟的干涉”。這四名美國人被指控為走私巴西的原子能礦。克魯埃爾認為，他們私帶四十噸放射性礦物，這足以判他們刑了。沒多久，四名走私犯中的三個人神秘地逃離巴西。雖然礦物走私并不是一種新現象，但是走私日益嚴重。僅未經加工的金剛石秘密外運一項，巴西每年就要損失一億多美元[[9]](#filepos440748)。但實際上，走私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才是非干不可的，因為合法的租讓權就能使巴西最寶貴的自然財富輕而易舉地被攫取。這類事例不勝枚舉，這里僅舉一例。位于阿拉薩的世界最大的鈮礦藏，就屬于紐約鈮礦公司的一個子公司。從鈮礦中可提取幾種金屬。由于這些金屬有很強的耐熱性，因此可以用來制造核反應堆，火箭和宇宙飛船，衛星或噴氣式飛機。該公司在開采妮礦的同時，也順帶采掘大量的鉭、釷、鈾、燒綠石，以及其他高品位的稀土礦。

注釋

[[ 1 ]](#_1_37)    相反，墨西哥政府則及時發現，作為世界硫磺主要出口國之一，墨西哥的硫磺正在減少。德克薩斯海灣硫磺公司和泛美硫磺公司曾保證 它們礦租界內尚有的蘊藏量事實上比實際蘊藏量高六倍，于是墨西哥政府在1965年決定限制硫磺的對外銷售量。

[[ 2 ]](#_2_34)    塞爾希奧•阿爾馬拉斯•帕斯：《一個共和國的安魂曲》，拉帕斯，1969 年。

[[ 3 ]](#_3_33)    克勞德•朱利恩，同前引書。

[[ 4 ]](#_4_27)    阿瑟•戴維斯長期擔任鋁礦公司董事長，1962年去世，他給慈善基金會留下了三億美元的遺產，但明確條件是不得在美國國土之外使用 這筆資金。這樣，圭亞那即使通過基金會途徑，也無法收回該公司從它國 家搶奪去的哪怕是部分財富（菲利普•雷諾:《鋁的利潤和加勒比人民》，見 《每月評論》，紐約，1963年10月；《英屬圭亞那的悲劇。一個從奴隸到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民族》，見《每月評論》西班牙文版文摘，布宜諾斯艾利斯，1965 年 1—2 月）。

[[ 5 ]](#_5_27)    哈里•馬格多夫，同前引書。

[[ 6 ]](#_6_23)    埃爾馬諾，阿爾維斯：《航空攝影測繪學》，見《晨郵報》，里約熱內盧，1967年6月8日。

[[ 7 ]](#_7_14)    議會調查委員會關于向外國自然人或法人出售巴西土地的報告，巴西利亞，1968年6月3日。

[[ 8 ]](#_8_13)    晨郵報》,里約熱內盧，1968年6月30日。

[[ 9 ]](#_9_9)    保羅•希林:《外國人的巴西》,蒙得維的亞，1966年。

00002.jpg

### 3、德國化學家擊敗了太平洋戰爭的勝利者

硝石的興衰史雄辮地證明，拉美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時來運轉只是過眼煙云，福星的照耀總是轉瞬即逝，災難的陰云卻總是凝聚不散。

上世紀中葉，馬爾薩斯不樣的預言在舊大陸上空徘徊。那時，歐洲人口急劇增長，而土地的肥力業已耗盡，不進行土壤改良，糧食生產就不可能以同等的比例增長。英國人通過化驗，發現海鳥糞具有肥料的性能。從1840年起，秘魯沿海的海鳥糞就開始大量出口。秘魯近海的水域中有大量的魚類，那些靠這些魚類為生的鰹鳥和海鷗從遠古時代起就棲身于沿海的大大小小島嶼上，在那里留下的糞便堆積成山。這些糞便含有豐富的氮、氨、磷酸鹽和鹽堿。由于秘魯沿海地區終年無雨，這些海鳥糞的質量沒有絲毫的變化[[1]](#filepos453189)。然而海鳥糞打入國際市場后不久，農業化學家就發現，硝石含的養分還要豐富，到1850年用硝石當肥料的作法在歐洲農村已十分廣泛。舊大陸因水土流失，地力早已耗盡，施了肥的麥田貪婪地從硝石中汲取硝酸鈉養分。這些硝石最初是由秘魯塔拉帕卡省的硝石礦供應，后來又由玻利維亞安托法加斯塔省的硝石礦供應[[2]](#filepos453957)。硝石和海鳥糞就蘊藏在太平洋的海岸，“對尋找它們的船只來說幾乎是唾手可得”[[3]](#filepos454264)，歐洲饑荒的幽靈就這樣被趕走了。

利馬寡頭集團的驕奢淫逸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依然故我，無所顧忌地中飽私囊，在用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宮殿和陵墓中積累著象征他們權力的財富。這些宮殿和陵墓就矗立在首都的一片沙地上。過去，利馬的大家族是靠著波托西的銀子發跡的，現在，他們又靠鳥的糞便和硝石場里那些白得耀眼的石塊為生。秘魯認為自己是獨立的國家，實際上英國早已取代了西班牙的角色。馬里亞特吉在一篇論文中寫道：“秘魯覺得自己很富有，政府在使用貸款時不是量入為出，在生活上揮霍無度，把秘魯的前途整個抵押給了英國的金融機構。”據羅梅羅統計，到1868年，政府的開支和債務已遠遠超過了進口的收入。秘魯用未開采的海鳥糞作英國貸款的押金，而歐洲又在海鳥糞價格上玩弄花招。海鳥糞出口商掠奪式的經營方式給秘魯帶來了災難，幾千年來在海島上自然堆積起來的海鳥糞，只幾年的功夫就賤賣貽盡。據貝穆德斯書中記載，與此同時，在硝石產區，工人只能勉強維持生存，“他們全家人住一間破舊的房屋，房子只比人略高一點，墻壁是用石塊和石子泥巴土坯砌起來的。”

玻利維亞安托法加斯塔省沒過多久也開采起硝石來，但是，這個生意不是玻利維亞做的，而是秘魯做的。其實，更準確地說，經營權是屬于智利的。當玻利維亞政府試圖向其領土上的硝石礦征稅時，智利軍隊派出了幾營的兵力占領了安托法加斯塔省，并從此駐扎了下去。在此之前安托法加斯塔省的這片沙漠地帶在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這三個具有潛在沖突的國家之間一直充當著緩沖區的角色，可是硝石卻在那里引起了戰爭。這場太平洋戰爭于1879年娜發，1883年才結束。智利軍隊在1879年已占領了秘魯產硝地區的帕蒂約斯港、伊基克港比薩瓜港和胡寧港，最后又勝利進駐利馬，進駐的第二天卡亞俄要塞就投降了。秘魯失敗后，大片領土被侵占，大量財富遭掠奪，民族經濟失掉了它的兩大資源，生產力發展停滯不前，貨幣貶值，國外貸款對秘魯關上了大門[[4]](#filepos455261)。但是，正如馬里亞特吉所指出的，經濟雖然崩潰了，過去的陰影并未因此而消失；殖民地經濟雖然失去了它生存的支柱，其結構卻完整地保存了下來。玻利維亞呢？它甚至沒有發現它在戰爭中失去了什么，現在世界上最大的銅礦丘基卡馬塔礦恰恰就在現在屬于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內。那么，戰爭的勝利者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1880年，硝石和碘的收入占智利國家收入的5%。十年之后，僅被征服地區硝酸鹽的出口收入就占到智利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一時期，英國在智利的投資增加了兩倍還要多，硝石產區變成了英國人的大工廠[[5]](#filepos455576)。可他們把硝石礦搞到手花的錢并不多。秘魯政府1875年就征用了這些硝石礦，征用時付的是債券。五年之后由于爆發了戰爭，債券價格跌至原來的十分之一。約翰·托馬斯·諾斯和他的合伙人羅伯特·哈維這樣一些膽大的冒險家就抓住了這一時機。他們趁智利人、秘魯人和玻利維亞人鏖戰于疆場之機，用智利的瓦爾帕萊索銀行和其他銀行痛痛快快借給他們的貨款買下了硝石礦的債券。士兵們在為這些英國人打仗，但他們卻渾然不知。諾斯、哈維、英格利斯、詹姆斯、布什、羅伯遜和其他勤奮的企業家所付出的代價很快就被智利政府彌補上了。1881年，智利政府決定把硝石礦歸還給其合法的主人。這時，硝石礦的債券已有一半握在巫師一般的英國投機商手里，他們沒用一個便士就把這些硝石礦占為己有。

1890年代初，智利向英國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三，從英國的進口占其進口總額將近一半。智利在貿易上依賴英國的程度比當時的印度還要深。智利通過戰爭壟斷了世界的硝石，但是硝石之王還是約翰·托馬斯·諾斯。硝石礦債券中有40%的利息都是由他的一家名叫利物浦硝酸鹽公司的企業支付的。諾斯1866年在瓦爾帕萊索上岸時，他身上那件污穢不堪的舊西裝口袋里只有十個英鎊。可三十年后，他在倫敦自己那座豪華宅第里款待的都是親王、公爵、名聲顯赫的政治家和大企業家一類的人物。諾斯給自己封了一個上校的頭銜，還加入了保守黨和肯特的共濟會教派，這是像他這樣血統高貴的紳士義不容辭的責任。多爾切斯特勛爵、倫道夫·丘吉爾勛爵和斯托克波爾侯爵等人都賞臉來參加他舉辦的奢華舞會。舞會上他化裝成亨利八世跳舞[[6]](#filepos455904)。與此同時，在他那遙遠的硝石王國里，智利工人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每天勞動長達十六小時。他們的工資用代金牌支付，而且在企業開的雜貨店里買東西時，代金牌的面值幾乎只等于原價的一半。

拉米雷斯·涅科切阿寫道，在1886到1890年何塞·曼努埃爾·巴爾馬塞達總統執政期間，智利政府推行了“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在巴爾馬塞達的推動下，智利建立了一些新的工業部門，進行了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改革了教育，采取措施打破了英國企業對塔拉帕卡省鐵路的壟斷，并從德國借了款。這是智利在整個十九世紀里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不是從英國借款。1888年，巴爾馬塞達宣布要把硝石產區收歸國有，要建立起智利自己的硝石開采企業，并拒絕把屬于國家所有的硝石礦出售給英國人三年之后，智利爆發了內戰，諾斯和他的同伙為反叛者提供了大量資助[[7]](#filepos456870)。英國的戰艦封鎖了智利的海岸，倫敦的報紙對巴爾馬塞達破口大罵，稱他是“最殘暴的獨裁者”、“嗜血成性的暴君”。巴爾馬塞達被打敗了，他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英國大使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寫道：“這里的英國人都不掩飾他們對巴爾馬塞達失敗所感到的喜悅之情。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巴爾馬塞達得勝，英國的貿易利益會受到嚴重損害。”內戰結束后，智利政府在公路、鐵路、墾殖等公共工程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資馬上大幅度下降，與此同時，英國企業的地盤卻不斷擴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智利三分之二的國民收入靠硝酸鹽出口，不過，那時硝石開采的面積已比以前要大，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的硝石礦也比以前增多。硝酸鹽帶來的繁榮并沒有促進智利的經濟發展和生產的多樣化，而是恰恰相反，加重了其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智利有如英國經濟的附屬，它雖是向歐洲市場提供肥料的最主要國家，卻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正在這時候，一位德國化學家用他的實驗結果擊敗了幾年前在戰場上得勝的將軍。他改進了哈伯—博施的生產過程，用凝固空氣中氮分子的方法生產出了硝酸鹽，使硝石從此一蹶不振，智利經濟元氣大傷。硝石的危機就是智利整個國家的危機。對智利來說這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因為智利經濟靠的是硝石，也是以硝石為中心而運轉。可是，硝石卻掌握在外國人手里。

塔馬魯卡爾荒原土地龜裂，大地反射的陽光刺得人睜不開眼。在那里，我目睹了塔拉帕卡硝石礦衰敗的景象。在硝石開采的鼎盛時期，這里曾有過一百二十家硝石辦事處，現在只剩一家沒有關門。荒原上缺水，也沒有蛀蟲，因此不僅機器被當作廢鐵賣掉，而且連最高級住宅中俄勒岡的松木地板、鋅板，甚至連能夠使用的螺栓和釘子也被統統賣掉。一些專門從事拆卸房屋的工人應運而生，他們是在這片衰落的，或者說是被遺棄的大荒原上惟一能夠找到工作的人。在那里我看到瓦礫和深坑比比皆是，一個又一個的村鎮無人居住，硝酸鹽鐵路公司的鐵路廢棄不用，有線電報已經沉默，硝石辦事處的房屋在歲月的侵蝕下已然散架，墓地里的十字架在夜間遭冷風侵襲，在挖過硝石的大坑邊，廢石子堆成的山閃爍著白光。一些留在那里的當地人告訴我：“這里曾遍地是金錢，誰都認為這一切永遠不會結束。”他們認為同現在相比，過去就像是天堂。1889年工人還沒有星期日休息的權利，是后來工會進行了拼死的斗爭才爭取到的，可是就連那時的星期日在這些當地人的回憶里也是熠熠生輝。一位高齡的老人對我說：“那時在硝石產區，每個星期日對我們來說都像是國慶，我們每星期都過一次‘九一八’。[[8]](#filepos457100)”伊基克港是智利最大的硝石運輸港口，曾獲得官方頒發的“一級港口”獎。那里的工人不止一次遭到屠殺，可是歐洲最優秀的歌劇演唱家到智利卻總是先去伊基克市美好年代風格的劇院演唱，然后才去圣地亞哥。

注釋

[[ 1 ]](#_1_38)    厄恩斯特•森豪維爾：《南美洲大陸傳記》，布宜諾斯艾利斯，1946年。

[[ 2 ]](#_2_35)    奧斯卡•貝穆德斯：《硝石的歷史，從起源到太平洋戰爭》,智利，圣地亞哥，1963年。 羅伯特•庫什曼•墨菲在海鳥糞熱過去后很久寫道，“它們的腸胃蠕動 一次就可賺來可觀的美元。”他還寫道，莎士比亞筆下那個在朱麗葉家陽臺上唱歌的黃鶯、從諾亞方舟上空飛過的那個白鴿，當然還有貝克爾那些憂傷的燕子，它們的價值同鰹鳥和海鷗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埃米略·羅梅羅：《秘魯經濟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

[[ 3 ]](#_3_34)    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蒙得維的亞，1970年。

[[ 4 ]](#_4_28)    秘魯失去了盛產硝石的塔拉帕卡省和幾個重要的海鳥糞島嶼, 但是北部沿海一帶儲藏的海鳥糞仍歸秘魯所有，秘魯農業使用的肥料也仍主要是海鳥糞。但1960年以后興起的魚粉熱斷絕了鰹鳥和海鷗的生路。大部分捕魚公司是美資企業，它們很快就把秘魯近海的鲅魚捕撈一空，制成魚粉運到美國和歐洲，用作豬和家禽的飼料。漁船每次出海捕魚，鰹鳥和海鷗總是緊追不舍，它們一次比一次飛得遠，一次比一次遠離海岸；返回的時候，它們往往因力氣用盡掉進海里。還有一些海鳥并不尾隨漁船。1962到1963年間，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鰹鳥在利馬的主要街道上追逐食物。它們一旦飛不起來，就會餓死在街上。

[[ 5 ]](#_5_28)    埃爾南•拉米雷斯•內科切亞：《帝國主義在智利的歷史》，智利，圣地亞哥，1960年。

[[ 6 ]](#_6_24)    埃爾南•拉米雷斯•內科切亞：《巴爾馬塞達和1891年的反革命行動》，智利，圣地亞哥，1969年。

[[ 7 ]](#_7_15)    智利參眾兩院帶頭反對總統。許多議員抵制不了英鎊的誘惑，這是顯而易見的。據英國人講，賄賂智利人在“這個國家里已司空見慣”。諾斯的合伙人羅伯特•哈維1897年就是這樣概括的。當時硝酸鹽鐵路公司的一些小股東對哈維和公司的其他董事提出起訴，哈維在解釋為什么用十萬英鎊去賄賂時說：“您很清楚，智利的國家機構極其腐敗……我并不是說對法官也需要行賄，可實際上許多經濟拮據的參議員是在從這十萬英鎊中拿到一筆錢之后，才在議會里投了對我們有利的票，使得政府沒有完全拒絕傾聽我們的抗議和要求……”（埃爾南•拉米雷斯•內科切亞，同前引書）。

[[ 8 ]](#_8_14)    智利國慶節。——譯注

00002.jpg

### 4、嚙噬智利的銅齒

沒過多久，銅就取代硝石成為智利經濟的主要支柱，與此同時，英國的霸主地位也讓位于美國的統治。1929年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在智利的投資就已達到四億多美元，這些錢幾乎全部用來開采和運輸銅礦。人民團結陣線1970年取得大選勝利之前，智利最大的幾個銅礦一直掌握在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和肯奈科特銅公司手里。這兩家公司關系密切，同屬一個國際康采恩。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它們從智利匯回總公司的錢就達四十億美元，這大量的血是以各種名義抽走的。根據這兩個公司夸大了的數字，它們在智利的總投資也不超過八億美元，而且這些錢幾乎全是它們在智利攫取到的利潤[[1]](#filepos465101)。隨著銅產量的增加，智利外流的資本也愈來愈多，最后一段時間每年竟超過一億美元。那時，銅礦的主人就是智利的主人。1970年12月21日，星期一，薩爾瓦多·阿連德在總統府的陽臺上向一群情緒高昂的聽眾發表講話。他宣布他剛剛簽署了憲法改革草案，以便將豐富的礦產資源收歸國有。他說，1969年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在智利的利潤達七千九百萬美元，占它在全世界利潤總額的80%。然而，安納康達公司在智利的投資還不及它在國外總投資的六分之一。右冀在1970年大選中發起的細菌戰是一場有預謀的宣傳運動，目的是散布恐怖氣氛，阻止左翼實施早已宣布了的計劃，即對銅礦實行國有化和進行其他結構性改革的計劃。同前幾次大選一樣，這次的宣傳也是敲得緊鑼密鼓。報紙上登出蘇聯重型坦克在拉莫內達總統府前行駛的圖片；圣地亞哥的墻壁上到處貼著大胡子游擊隊員把無辜青年拖向死亡的照片；每一家的門鈴都被按響，總有一位女士上前說明來意：“您有四個孩子？兩個將去蘇聯，兩個將去古巴。”然而這一切宣傳都是徒勞。銅“穿上了斗篷打上了馬刺”，阿連德總統宣布，銅礦又重歸智利所有。

美國當時盡管陷入了東南亞戰爭的泥潭，但也沒費心思掩飾官方對安第斯山南麓事態發展的不悅。可是，智利距美國遙遠，美國不可能派海軍陸戰隊快速出兵，而且阿連德畢竟是總統，美國表面上鼓吹的代議制民主的所有要求他都符合。帝國主義目前正處于一個新的危機周期的最初階段，這個周期存在的跡象在經濟上已是顯而易見。美國為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要付出愈來愈高的代價，這個角色亦愈來愈難以扮演。那么，價格之戰的效果怎么樣呢？智利的銅現在已銷往好幾個國家，并且有可能在社會主義國家開辟廣闊的新市場。智利準備收回銅礦，而美國是無法在世界范圍內對其銷售實行封鎖的。然而，十二年前古巴蔗糖的境況卻是非常不同，因為古巴蔗糖以前全部銷往美國，全部依賴美國市場的價格。1964年埃·弗雷依在大選中獲勝后，銅的行情馬上看漲，緊張狀況明顯緩和。1970年阿連德大選獲勝后，本來就一直下跌的銅價又進一步跌落。銅價一般來講總是大幅度地上下波動，可是前幾年銅價卻一直很高，加之對銅的需求又超過供給，這種短缺狀況使得銅價沒有跌得很低。現在盡管鋁已作為電的導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銅，但鋁也需要銅，而且現在還沒有找到更便宜、更有效的代用品，不能把銅從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中排除出去，銅仍然是炸藥廠、黃銅廠和電線廠的主要原料[[2]](#filepos465466)。

智利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銅礦，其蘊藏量占世界目前已探明蘊藏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些銅礦全都分布在安第斯山麓。智利的銅礦一般總含有其他金屬，如黃金、白銀和鉬。這個因素也促進了銅的開采。此外，對于安納康達和肯奈科特公司來說，智利的勞動力是很便宜的，它們在智利所需成本極低，因此有足夠的錢去支付在美國的高昂費用。智利銅礦以“國外開支”的形式，每年也要拿出一千多萬美元來維持這兩家公司在紐約辦事機構的運轉。智利銅礦的平均工資在1964年時，僅僅相當于肯奈科特公司設在美國冶煉廠的基本工資的八分之一，盡管這兩個地方工人的生產率水平相同[[3]](#filepos465773)。可他們的生活條件過去和現在卻都大相徑庭。智利的礦工一般是集中住在狹小、骯臟的工棚里，他們的妻兒老小另外住在郊外破爛不堪的房子里。外國的職員自然也不同礦工住在一起，在大的礦山里，他們擁有自己的天地。在那些國中之國里，通行的只有英語，甚至還有專門為這些人出版的報紙。隨著美國公司在智利開采銅的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工人的生產率水平也在逐步上升。從1945年到現在，銅產量增加了五成，但礦山使用的工人卻減少了三分之一。

銅礦一旦實現國有化，智利已無法忍受的狀況就會得到改變，銅礦就不會重蹈過去硝石先是被掠奪，后又遭冷落的覆轍。美國公司向智利政府上繳的稅款，根本不足以彌補礦產資源無可挽回的消耗，因為這些資源是自然形成的，是不可能再生的。而且自1955年建立稅率隨產量增加而遞減的賦稅制度，以及弗雷依政府對銅礦實行“智利化”后，美國公司上繳的稅款相對來說還有所減少。1965年，弗雷依把國家變成了肯奈科特公司的合伙人，他新建了一個對美國公司極為有利的賦稅制度，使它們的利潤幾乎提高了二倍。根據這個新的制度，智利按每磅銅二十九美分的平均價格征稅。實際上，由于國際上需求旺盛，價格已提到七十美分。虛假價格和實際價格所應上繳的稅額不同，這之間的差額使智利少得到很多美元。這一點就連基督教民主黨選出的候選人，準備接替弗雷依擔任下屆總統的拉多米洛·多米克也不得不承認。1969年，弗雷依政府同安納康達公司簽署了一項協議，每隔半年分期購進該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而且公司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條件。這件事釀成了一樁新的政治丑聞，進一步加速了左翼力量的增長。據報紙披露，安納康達公司董事長事先已告知智利總統：“閣下，資本家是否保存財產不是憑感情，而是取決于是否有利可圖。通常，一個家庭會保存一個祖輩使用過的衣柜。可是我們的企業沒有祖宗，安納康達公司可以把它的全部財產都賣掉，只要價錢有利就行。”

注釋

[[ 1 ]](#_1_39)    這兩家公司在很遠的地方設有工廠加工智利的銅礦。安納康達美國黃銅廠、安納康達電纜電線廠和肯奈科特電纜電線廠是全世界生產黃銅和電線的主要廠家。何•卡德瑪爾托利：《智利經濟》，智利，圣地亞哥，1968年。

[[ 2 ]](#_2_36)    R·I•格蘭特—薩蒂：《銅的代用品》，載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雜志《金融與發展》，華盛頓，1969年6月。

[[ 3 ]](#_3_35)    馬里奧•維拉和埃爾莫•卡塔蘭：《銅處于十字路口》,智利，圣地亞哥，1965年。

00002.jpg

### 5、井上和井下的錫礦工人

近一個世紀以前，有個餓得半死的男人登上了滿目凄涼的玻利維亞高原，在石頭上鑿眼，引爆炸藥。當他走上前去拾起被炸碎的石塊時，竟被晃得睜不開眼。那捧在他手中閃閃發光的石塊，來自于世界上最富的錫礦層。第二天凌晨，他騎馬來到瓦努尼。樣品化驗的結果證實了這些石塊的價值，而且那里的錫可以直接從礦山運到港口，不需要進行任何濃縮處理。此公于是搖身一變，當上了錫王。當他去世時《財富》雜志斷言，他是世界上十個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的名字就是西蒙·帕蒂尼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身在歐洲，卻一直左右著玻利維亞總統和部長們的上臺與倒臺；他有意讓工人挨餓，策劃了屠殺工人的行動；他在各行各業投資增加了個人的財富。玻利維亞成了為他效勞的國家。

1952年4月爆發英勇的革命斗爭后，玻利維亞對錫礦實行了國有化。但這時昔日的富礦已變成了貧礦。在帕蒂尼奧當年發現過富礦脈的胡安·德爾瓦耶山里，錫礦石的成色如今比以前減少了一百二十倍。現在從每月采掘的十五萬六千噸礦石中，只能提煉出四百噸錫。井下的坑道以公里計算，總長度為礦山至拉巴斯市距離的三倍。胡安·德爾瓦耶山己變成螞蟻窩，里面有無數坑道、巷道、通道和煙囪縱橫交錯，這座山很快就要變成一個空殼，它的高度每年都要減少一點，緩慢的塌落把山峰逐漸變成空架子。從遠處望去，山峰猶如一個齲齒。

幾乎被帕蒂尼奧采掘一空的錫礦收歸國有后，他的兒子安第諾·帕蒂尼奧不僅拿到了一大筆賠款，而且把已屬國家所有的錫的價格和命運繼續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在歐洲不住地微笑。錫礦實現國有化很多年后，社交專欄仍然認為“帕蒂尼奧先生是笑容可掬的玻利維亞錫王”[[1]](#filepos481355)。這是因為作為1952年革命成果的國有化，并沒有改變玻利維亞在國際分工中的角色。玻利維亞繼續出口錫礦石，幾乎所有錫的提煉仍然是由屬于帕蒂尼奧的威廉斯—哈維公司利物浦冶煉廠經營。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種原料僅僅將其生產地收歸國有是不夠的。一個國家即使成了其地下資源名義上的主人，仍然可能像從前一樣不拿握支配權。玻利維亞有史以來只出產過錫礦石和精雕細琢的演說。在那里，華麗的詞藻鋪天蓋地，貧困的景象比比皆是。虛假做作的作家和身著燕尾服的博士從來就是替那些死有余辜的人開脫罪責。現在十個玻利維亞人中仍有六個是文盲，有一半的兒童沒有上學。直到1971年，玻利維亞才有了一家自己的煉錫廠投入生產，這家設在奧魯羅的民族企業是在經歷了一段充滿叛逆、破壞、陰謀和血腥的漫長歷史后才建立起來的[[2]](#filepos483064)。玻利維亞雖然在此之前一直不能自己生產錫錠，可是，它卻有八個法律系，專門培養敲詐印第安人的吸血鬼。

傳說一個世紀前，英國大使因拒絕喝下一碗奇恰酒，獨裁者馬里亞諾·梅加雷霍就懲罰他，強迫他喝下了整整一大桶巧克力，并讓他倒騎一頭驢，在拉巴斯的主要街道上游街，最后又把他趕回倫敦。據說維多利亞女王當時勃然大怒，她要人拿來一張南美洲地圖，用粉筆在玻利維亞上打了個叉子，斬釘截鐵地說：“玻利維亞不存在了。”的確，對于這個世界來說，玻利維亞當時不存在，后來也沒有存在過。富國先是把玻利維亞的白銀搶掠一空，后又掠奪錫，這對它們來說不過是在行使其天然的權利。罐頭盒同有鷹的國徽和蘋果餡餅一樣，說到底也是美國的象征。然而，罐頭盒不僅是美國大眾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是《二十世紀錫礦》或稱瓦努尼錫礦中矽肺病的象征，但這一點卻鮮為人知。洋鐵皮是含錫的。玻利維亞礦工去世時肺部全部腐爛。這樣，世界就可以消費低價錫。錫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由很少幾個人操縱著。玻利維亞礦工的艱苦生活對于罐頭消費者或操縱股票交易所的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呢，世界上冶煉的錫大部分是由美國人購買的。他們為了把錫價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每隔一段時間就揚言要把大量的礦石存貨投入市場。這些礦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大大低于市價的所謂“有益于民主”的價格購進的。根據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資料統計，一般美國公民消費的肉類和奶類是玻利維亞人的五倍，禽蛋消費是二十倍。而玻利維亞礦工的消費又遠遠低于玻利維亞全國低下的平均水準。在卡塔維墓地，盲人為得到一個硬幣而給死去的人祈禱。在成年人灰暗的墓碑群中，只見數不清的白色十字架豎立在一個個小小的墳墓上，令人慘不忍睹。在礦山出生的孩子，兩個中有一個睜開眼不久就會死去，另一個活下來的長大后肯定要當礦工，而且不到三十五歲肺就會爛掉。

卡塔維墓地隨時都有可能坍塌，人們在墳墓下面挖掘了無數條坑道，洞口都很狹小像兔鼠一樣鉆進去采礦的人只能依次通過。經過多年的堆積，堆廢礦石的空地上出現了新的錫礦層。成堆的廢料一次又一次地傾倒在那里，形成了灰色的小山。灰色的錫礦石和周圍灰蒙蒙的景色連成了一片。在亞亞瓜，失業者常常鉆進奇恰酒店借酒澆愁，一醉方休。當瓢潑大雨從臨近云彩上傾瀉下來時，人們又可以看到他們彎著腰，沿著土路邊拾揀那些被雨水沖過來的錫礦石，邊估量它們的品位。在那里，錫是用洋鐵皮鑄成的上帝，它無所不在，統治著所有人以及一切事物。不僅帕蒂尼奧最初開采的那座山里有錫，而且就連礦工宿地用土坯砌成的墻上也有錫，這從墻上錫石發出的黑光就可以看出。此外沖卷礦渣的黃色淤泥含錫，從山上流下的水受到污染，也含有錫。無論是在土地里還是在石頭里，在地上還是在地下，也無論是在塞可河河床的沙子里還是石子里，都可以找到錫。這海拔近四千公尺的荒涼、多石的土地是一片不毛之地，在那里，無論什么東西，顏色都像錫一樣灰暗，連人也不例外。人們頑強地忍受著被迫忍受的饑餓，不知道什么是過好日子。他們的宿地擁擠不堪，每家只有一間屋子地面是土的墻壁有裂縫，凜冽的寒風長驅直入。據一所大學有關科爾基里礦山的報告披露，被調查過的男性青年，十個中就有六個同姊妹睡在一張床上。報告還寫道：“許多父母因性交被子女看到而十分惱怒。那里沒有廁所，便池就是一些公用的小棚子，里面淌滿了糞便，蒼蠅成群。人們寧可到露天的灰堆上解手，那里雖然垃圾和糞便成堆，豬撒歡地拱來拱去，但至少是通風的。供水設備也是集體使用。等到來水的時候，就要趕快排隊，用汽油罐或水罐從公用水池里汲水。那里的人不僅食品不足而且吃得很差。食品主要有土豆、通心粉、大米、淀粉、玉米面，還有少量的肉末。

我們下到了胡安·德爾巴耶山中最深的坑道里。催促第一班礦工上班的刺耳汽笛聲幾小時前就已在礦工宿地鳴叫。我們走過一條又一條坑道，既經受了熱帶的高溫，也領略到極地的寒冷。我們走了幾個小時，一路上都是有毒的空氣。呼吸著這種濕度很高，又布滿瓦斯、灰塵和煙霧的惡濁空氣，我才體會到，為什么礦工在短短的幾年里就會喪失嗅覺和味覺。所有礦工干活時都咀嚼帶灰的古柯葉，這樣做也會導致礦工身體狀況惡化。眾所周知，古柯葉可以消除饑餓感和疲勞感，但其后果卻是使人的機體正常運轉所必不可少的報警系統逐漸失靈。然而最糟糕的還是塵埃。工人的安全帽在黑暗的坑道里發出亮光，小光圈在坑道里上下飛舞。隨著工人腳步的移動，亮光照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白色的灰塵。這就是無情的硅塵。致命的硅塵一經吸進肺部就會一點點地吞噬礦工的生命。進礦的第二年，礦工就會感到開始出現癥狀，用不了十年，他們就會進入墳墓。礦井里使用的是瑞典造的最新式風鉆機，然而通風設備和勞動條件卻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善。在地面上，那些個體勞動者完全像一百年前一樣，用釬子和十二磅重的沉甸甸的石匠錘鑿石頭，用石磨、篩子和籮在礦山的平地上篩選礦砂。他們像牲口似的干活，掙的錢少得可憐。但是，他們中很多人至少有在露天干活的優越條件。而井下的工人就像是已被判處死刑、將要窒息而死又沒有上訴權的囚徒一樣。

鑿巖機的轟響聲已經停止，工人們放下了手里的活，我們也在等著裝在二十多處炮眼里的雷管和炸藥爆炸。在礦井里，也常出現人應聲倒斃的現象。把炸藥爆炸的次數數錯、某個導火線燒完的時間超過應有的限度，或者一塊石頭松動掉下來砸在頭上，都會致人死命。在機槍的掃射下。人也會應聲倒斃。礦山發生過許多次大屠殺，最近一次是在1967年圣胡安日那天夜里。凌晨時分，士兵們占領了山崗的要地，他們跪下一條腿，向被節日篝火映紅的工人宿地射去了一梭梭子彈[[3]](#filepos484721)。然而，在礦山上，死亡一般是緩慢地、不知不覺地到來的。吐血、咳嗽、背上像鉛壓似的有沉重感，嚴重的胸悶，這些都是死之即將來臨的征兆。體檢確診后，接下來就是永遠也不會完結的官僚公文旅行。患病的礦工必須在三個月的期限內離開他在礦山的住所。

鑿巖機的轟鳴聲已停了下來，再過一會兒，那段滑溜溜、形狀如蛇的咖啡色礦脈就會被炸開。我們利用這段空隙時間說了幾句話。每個礦工嘴里都含著古柯葉把腮幫子撐得鼓鼓的，淡綠色的古柯汁順著嘴角流淌。一個礦工從坑道的鐵軌中間匆忙走過，把爛泥踩得四濺。“這是個新來的，”有人告訴我。“看見了嗎，他穿著那條軍褲，配上黃色的毛背心，看上去多么年輕。這個人剛來不久，干活很賣勁。他現在還很能干，身體還沒感覺到呢。”

那些技術官僚和行政官僚不會死于矽肺病，但他們要靠矽肺病為生。玻利維亞礦業公司總經理掙的工資比礦工多一百倍。在亞亞瓜地區的邊上有一條河，從河邊那座向河中央傾斜的陡峭懸崖上，可以看到瑪利亞·芭爾索拉大草原。這個草原以此命名，是為了紀念三十年前犧牲的一位工人女戰士。在一次示威活動中，她舉著玻利維亞國旗走在隊伍前列，遭到機槍的掃射。子彈像針一樣把旗子縫在了她的身上。在瑪利亞·芭爾索拉大草原的另一邊，可以看到全玻利維亞最好的高爾夫球場，這個球場是供卡塔維礦上的工程師和主要的行政人員享用的。獨裁者雷內·巴里恩托斯1964年曾把礦工不足以維待生計的工資又減少了一半，同時給地位顯赫的技術和行政人員增加了報酬。至于最高層的技術行政人員的工資，那是保密的。不僅保密，而且是以美元支付。礦上有一個咨詢小組，享有無限權力，成員都是來自泛美開發銀行、爭取進步聯盟和外國債權銀行的技術人員。玻利維亞要根據他們的建議去經營已實現國有化的礦山。玻利維亞礦業公司已成為國中之國，它今天這種狀況對于任何部門實現國有化都起到了活的反面教員的作用。老寡頭集團的權力已被成員眾多的“新階級”的權力所取代，這個新階級把主要精力用于從內部破壞國家的礦業生產。那些工程師不僅給建立國家冶煉廠的所有方案和計劃的實施設置障礙，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把國有礦山限制在帕蒂尼奧、阿拉馬約和霍赫希爾德開采過的那些老礦床的范圍，這些老礦床的存儲量已即將枯竭。1964年底至1969年4月間，巴里恩托斯將軍把玻利維亞的地下資源拱手讓給了帝國主義資本集團，這一行為得到了所有技術人員和經理的公開支持。塞爾希奧·阿爾馬拉斯在他的一本書中，講述了把廢錫礦石讓給國際礦產加工公司的來龍去脈[[4]](#filepos484978)。這家名聲顯赫的公司公布的資產只有五千美元，但簽訂的租讓合同卻使它賺取九億多美元。

注釋

[[ 1 ]](#_1_40)    1969年8月13日的《紐約時報》在如醉如癡地描繪溫莎公爵夫婦在里斯本郊外帕蒂尼奧那所十六世紀的城堡度假的情景時，就是用這樣的字眼形容帕蒂尼奧的。帕蒂尼奧夫人在向夏洛特•柯蒂斯介紹一天 的活動日程時說我們想讓仆人享受到一些平靜和安寧。”   
 后來，就是到瑞士山區度假的季節。攝影師忙不迭地為在圣莫里茨度假的公爵和走紅的藝術家拍照。一位五十歲的女百萬富翁剛剛失去了曾是福特汽車公司副董事長的第二個丈夫。她在閃光燈前微笑，宣布將 結婚，未婚夫非常年輕，正挎著她的胳膊，畏怯地看著大家。在他們旁邊，也站著另一對出入上層社交界的夫婦，男的身材矮小，一副印第安人的面孔，濃密的眉毛、兇狠的目光、塌陷的鼻子、高聳的顴骨，此公就是安第諾·帕蒂尼奧，他仍然是一幅玻利維亞人的模樣。在另一家雜志登出的照片 上，安第諾扮裝成東方的王子，頭上纏著布，身邊站著幾個貨真價實的王 子和公主，他們這是在亞歷克西斯•德里德子爵的王宮里聚會，這些人是丹麥的瑪格麗塔公主、亨利王子、瑪麗亞•皮亞•薩博亞和她的表弟米格爾•德博爾馮-帕爾馬王子、洛貝科維茨王子和一些隨從人員。

[[ 2 ]](#_2_37)    1966年7月，阿爾弗雷多•奧萬多將軍宣布，玻利維亞已同德國的克勒克爾企業達成協議建造國營煉錫廠。他說，我們將賦予“這些可憐 的錫礦以新的命運”。“到目前為止，它們所給予我們的只有礦工弟兄肺部上的洞眼。”塞爾希奧•阿爾馬拉斯寫道，這些礦工為采掘礦石付出了自己的性命，“然而他們并不占有礦石，無論是1952年之前還是在此之后，他們都從未占有過。因為錫如果不是呈閃閃發光的錫錠，就不能直接派 作任何用場。而那種像土一樣的沉甸甸的礦砂，除了把它倒進冶煉爐外，實在是毫無用途。”(《權力與沒落，玻利維亞歷史上的錫》，拉巴斯—科恰班巴，1967年）。  
 阿爾馬拉斯講述了一個工業家的故事。他叫馬里亞諾•庇洛，孤軍奮戰了三十多年，一心想讓玻利維亞的錫在奧魯羅而不是在利物浦冶煉。1946年，具有民族主義特點的總統瓜爾維托•比亞洛埃爾倒臺后不幾天，庇洛就來到了克馬多宮，他是來取走兩塊錫錠的。這兩塊錫錠是他在奧魯羅的冶煉廠首批生產的。把代表國家的這兩塊象征物繼續放在共和國總統的辦公桌上做裝飾品，已沒有任何意義。比亞洛埃爾已被吊死在穆利約廣場一個路燈的柱子上，他倒臺后，寡頭集團又重掌大權。所以庇洛把他的錫錠拿走了。這兩塊錫錠上沾有干涸的血跡。

[[ 3 ]](#_3_36)    “當我坐下來時，我巳經醉了。在我的眼里，一個人變成了三個、四個人。我自己不能進食，簡直像個孩子。”薩圖尼諾•孔多里是《二十世紀錫礦》礦工宿地的一個老泥瓦匠，他躺在卡塔維醫院病床上已有三年。他是1967年圣胡安日之夜大屠殺的一個受害者。那天他連節日的慶祝活動也沒參加。礦上為讓他在24日星期六也干活，許諾付給他三倍的工錢。所以盡管其他所有人都縱情地飲酒作樂，他卻決定放棄這種樂趣。他很早就躺下了。這天夜里，他夢見一位紳士向他身上擲刺。“他向我扔過來很大的刺。”他驚醒了好幾次，因為從凌晨五點子彈就雨點似的向礦工宿地掃射過來。“我都嚇癱了，不能自制，渾身發抖。我嚇壞了，嚇壞了，我確實嚇死了。我太太對我說,快逃吧！可我做了什么壞事？我哪兒也沒去過。我太太說，快走吧！以前晚上也聽到過槍響。可這次是什么槍在響？叭撲叭撲的是什么聲音？我就這樣醒一會兒睡一會兒，就這樣我也沒逃走。我太太對我說,快走吧，快逃吧！他們能把我怎么樣？我對她說，我是個個體泥瓦匠，他們能把我怎么樣。”他后來在大約早上八點鐘醒來，他在床上坐起來，子彈穿透了天花板，打穿了他太太的帽子，擊中了他的上身，打碎了他的脊椎骨。

[[ 4 ]](#_4_29)    塞爾希奧•阿爾馬拉斯•帕斯，同前引書。

00002.jpg

### 6、嚙噬巴西的鐵齒

美國從巴西或委內瑞拉進口的鐵礦砂比在本國開采的還要便宜，但是美國拼命占領他國鐵礦的主要原因還不在這里。搶占或控制國境線以外的鐵礦與其說是為做生意，莫若說是國家安全使然。美國的地下資源即將枯竭，這是有目共睹的。沒有鐵砂，就無法煉鋼。而美國85%的工業品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鋼。1969年，加拿大一減少供給美國的鐵砂，美國就馬上增加了從拉美的進口。

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山上的鐵砂品位很高，美國鋼鐵公司把從那里采掘出來的鐵砂直接裝進輪船的貨艙，運往美國。山的兩側可以看到推土機挖出的大深坑。按照美國鋼鐵公司的估算，這里蘊藏著價值近八十億美元的鐵礦。僅1960年一年，美國鋼鐵公司和伯利恒鋼鐵公司分得的利潤就占它們在委內瑞拉鐵礦業投資額的30%多，這一年分下去的紅利又相當于1950年以后十年中公司向委內瑞拉國庫繳納稅款的總額[[1]](#filepos496182)。這兩家公司因為是把鐵砂賣給它們自己在美國的煉鋼廠，所以對保護鐵砂的價格沒有絲毫的興趣，而且這種原料越便宜對它們越有利。國際市場的鐵砂價格1958至1964年間直線下跌，此后幾年相對穩定，目前仍處于穩定狀態。與此同時，鋼材的價格卻不斷上漲。鋼是由世界上富有的中心國家冶煉的，而鐵礦砂是在貧窮的邊緣國家里開采出來的：煉鋼廠支付的工資培養出“工人貴族”，而鐵礦上的日工資僅夠維持生存。

大約在1910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國際地質學大會收集并散發了一些材料。美國商人通過這些材料才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國家的地下寶藏是何等的豐富，其中對他們最有誘惑力的國家，恐怕要數巴西。很多年后，也就是在1948年，美國駐巴西使館增設了一個新的職務，即礦業參贊。從一開始，礦業參贊的工作量同武官或文化參贊的工作量至少是持平的。結果，使館很快就任命了兩個礦業參贊[[2]](#filepos496494)。不久后，伯利恒鋼鐵公司從杜特拉政府那里得到了品位很高的阿馬帕錳礦。1952年，巴西同美國簽署了一項軍事條約，該條約禁止巴西把像鐵礦砂這樣具有戰略價值的原料賣給社會主義國家。這也是赫圖利奧·瓦加斯總統不幸倒臺的一個原因，他違反了條約強加給巴西的禁令，在1953至1954年間，把鐵礦砂賣給了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價格比美國所支付的要高。1957年，漢納礦業公司用六百萬美元買下了英國圣約翰礦業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圣約翰公司早在巴西帝國時代就開采米納斯吉拉斯的黃金，開采的范圍是帕拉奧貝瓦山谷，那里鐵礦的儲藏量占世界第一位，估價為兩千億美元。按照杜阿爾特·佩雷拉在其有關著作中列舉的憲法和法律的明確規定，這家英國公司根本不具備合法的權利來開發這筆巨大的財富，漢納礦業公司也不會具備這種權利。但是，人們事后才了解到，當時進行了本世紀最大的一筆交易。

漢納礦業公司董事長喬治·漢弗萊當時也是美國政府的要員，擔任財政部長和進出口銀行行長，這是個國家銀行，負責資助外貿活動。圣約翰公司曾向美國進出口銀行申請貸款，但直到漢納礦業公司占有它后，它才得到這筆借款。從那以后，巴西歷屆政府都受到了極大壓力。漢納礦業公司的董事、律師或顧問，如盧卡斯·洛佩斯、何塞路易斯·布良斯·佩德雷伊拉、羅伯托·坎波斯、馬里奧·德席爾瓦·平托、奧塔維奧·戈維亞·德布良斯等人，當時都是巴西政府最高層的官員，在后來幾屆政府中，他們繼續擔任部長、大使或局長的職務。漢納礦業公司參謀部的成員都選得很合適。美國日益加緊對巴西的進攻，以迫使巴西承認漢納礦業公司有權開采嚴格來講是屬于巴西國家的鐵礦。1961年8月21日，雅尼奧·夸德羅斯總統簽署一項法令，取消了以前非法授予漢納礦業公司的權利，把米納斯吉拉斯鐵礦收歸國有。四天之后，幾個擔任部長的軍人逼迫夸德羅斯辭職。他在辭呈上寫道“起來反對我的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萊昂內爾·布里佐拉在阿萊格雷港領導人民起義，挫敗了軍人政變的企圖，把夸德羅斯時期的副總統若昂·古拉特推上了總統的寶座。1962年7月，巴西一位部長下令實施那項向權納礦業公司關死大門的法令（這個法令登在《官方日報》上時曾被刪節），美國大使林肯·戈登于是致電古拉特，強烈杭議巴西政府要危害美國企業利益的企圖。巴西司法機構確認夸德羅斯1961年簽署的法令依然有效，但古拉特仍躊躇不決。與此同時，巴西著手在亞得里亞海上修建一座礦石轉運港，以便向幾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運送鐵礦砂。巴西直接銷售鐵礦砂，這對于那些操縱全世界價格的大企業來說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挑戰。轉運港一直沒有成為現實，但巴西采取了其他一些民族主義性質的措施，如阻止外國企業利潤外流，這些都成為政治局勢爆炸的導火索。夸德羅斯簽署的那項法令猶如達摩克里斯劍仍然懸掛在漢納鋼鐵公司的頭頂上。政變終于在1964年3月的最后一天在米納斯吉拉斯姆發，雙方爭執不下的鐵礦也恰巧就在那里。“對于漢納鋼鐵公司來說，”《財富》雜志寫道，“去年春季推翻古拉特的騷亂是第一騎兵團在公司瀕臨絕境時向它伸出的救援之手。[[3]](#filepos496757)”

以后，為漢納礦業公司服務的人占據了巴西副總統和三個部長的職位。軍事政變的當天《華盛頓明星報》就發表了一篇至少是帶有某種預言性的社論，其中寫道；“巴西目前形勢可以證明，保守的軍事首腦發動老式的、好的而有效的軍事政變，完全可以為所有美洲國家最崇高的利益服務。[[4]](#filepos497142)”在古拉特尚未辭去總統職務、人還沒有離開巴西之前，林登·約翰遜就已按捺不住。他給臨時擔任總統的巴西議長發去一份祝他交好運的電報。電文寫道：“看到你們偉大國家遇到政治和經濟困難，美國人民焦慮萬分。巴西人民堅持在不破壞憲制和民主、不發動內戰的前提下克服困難，這種堅強的意志令人深感欽佩。[[5]](#filepos497439)”政變剛過一個月零幾天，一直欣喜若狂地進出于各個兵營的美國大使林肯·戈登，就在高級戰事學校發表了一次演說，聲稱卡斯特洛·布蘭科領導的成功的謀反，完全可以和提出馬歇爾計劃、封鎖柏林、擊退共產主義在南朝鮮的進犯和解決古巴導彈危機一樣作為二十世紀中葉世界歷史上一次重要轉機而載入史冊[[6]](#filepos497693)。政變發生前不久，美國使館一位軍職人員曾主動向謀反者許諾提供物質援助[[7]](#filepos497966)。戈登本人也曾向謀反者提示：如果他們建立一個能在圣保羅維持兩天時間的自治政府，美國就會予以承認[[8]](#filepos498268)。美國的經援（我們下面還要談到），或者說美國給予軍隊和工會的援助，對左右巴西事態的發展和結束起了重要作用，這方面的例證無須贅述[[9]](#filepos498986)。

以卡斯特洛·布蘭科為首的獨裁政權上臺伊始，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這些俄國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或扔進瓜納巴拉海灣；井把無數巴西人放逐國外投入監獄或送進墳墓。這些事做到不愿再做之后，就開始把鐵礦及巴西的一切都拱手交給外國。1964年12月24日那一天，漢納鋼鐵公司得到了它所企望的法令。這個圣誕節禮品不僅向該公司提供了平安開發帕拉奧貝瓦鐵礦所需要的一切保障，而且還支持該公司在離里約熱內盧六十海里處擴建一座自己的港口和鋪設一條鐵路運輸鐵礦砂的計劃。1965年10月，漢納鋼鐵公司同伯恒利鋼鐵公司組成康采恩，共同開發巴西租讓的鐵礦。這一類的結合在巴西司空見慣，在美國卻不能辦理正式手續，因為美國的法律是禁止這種結合的[[10]](#filepos499241)。不知疲倦的林肯，戈登完成了他的任務，眾人皆大歡喜。好戲演完了，他就到巴爾的摩當大學校長去了。1966年4月，約翰遜經過幾個月的猶豫，終于決定派約翰·塔特希爾去接替戈登的工作。他解釋說，他之所以耽擱了一些時間，是因為需要派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去巴西。

美國鋼鐵公司并不甘居落后。憑什么不邀請它也去參加晚宴，沒過多久，它就同巴西一家名叫淡水河谷公司的國營采礦企業進行聯合，而這個名稱也就基本上變成了它的正式代號。兩家企業聯合起來后，美國鋼鐵公司又表示同意它擁有的股票只占百分之四十九，于是巴西便把亞馬孫地區卡拉哈斯山的鐵礦租讓給了它。技術人員斷言，即使同漢納—伯恒利鋼鐵公司在米納斯吉拉斯經營的那座世界最好的鐵礦相比，這座礦山的規模也毫不遜色。巴西政府這次又像以往一樣辯解說，巴西資本不夠無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去開采鐵礦。

注釋

[[ 1 ]](#_1_41)    薩爾瓦多•德拉布拉薩與他人合著：《委內瑞拉經濟特點》，加拉加斯，1964年。

[[ 2 ]](#_2_38)    奧斯尼•杜阿爾特•佩雷拉：《鐵與獨立；民族尊嚴的挑戰》，里約熱內盧，1967年。

[[ 3 ]](#_3_37)    《不可移動的山巒》,《幸福》雜志，1965年4月。

[[ 4 ]](#_4_30)    由馬里奧•佩德羅薩援引自《巴西的選擇》，里約熱內盧，1966年。 林登•約翰遜1964年4月2日致賴尼利•馬齊利的電報，引自美聯社的報道。

[[ 5 ]](#_5_29)    林登•約翰遜1964年4月2日致賴尼利•馬齊利的電報，引自美 聯社的報道。

[[ 6 ]](#_6_25)    引自1964年5月4日《圣保羅州報》的報道。

[[ 7 ]](#_7_16)    何塞•斯塔卡契尼：《大膽的動員》，圣保羅，1965年。

[[ 8 ]](#_8_15)    菲利普•西克曼：《當行政官員變為革命者時》，《幸福》雜志，1964 年7月。

[[ 9 ]](#_9_10)    參見哈里•馬格多夫援引的美國眾議院外委會發表的聲明，出處同前引書，并參見1966年12月西班牙文版的《讀者文摘》上尤金•梅思文那篇披露性文章。梅思文稱，完全是因為有了設在華盛頓的美洲爭取自 由工會發展學院的大力協助，巴西政變分子才得以通過電訊手段協調其 部隊的行動。新上臺的軍政府為報答該學院，派遣了該學院四名畢業生去“赤色分子控制的工會搞了一次清洗……”

[[ 10 ]](#_10_3)    奧斯尼•杜阿爾特•佩雷斯，同前引書。

00002.jpg

### 7、石油、詛咒和業績

石油和天然氣不僅是當代世界運轉所必需的主要燃料，而且也是化學工業愈來愈重要的原料和軍事活動頭等重要的戰略材料。對于外國資本集團來說，其他任何一種磁鐵都不具有“黑金子”那種吸引力，世界上也沒有其他的營生可以給他們帶來如此多的巨額利潤。石油開采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壟斷程度是最高的。大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圍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其他任何企業都無法企及。美孚石油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可以把某個人扶上國王或總統的寶座，或把他拉下來；它們資助宮廷謀反和軍事政變，擁有無數的將軍、部長和密探為他們服務；它們可以左右任何一個地區和任何一個民族戰爭與和平的進程。美國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是資本主義世界中規模最大的工業企業。除美國企業外，實力最雄厚的工業企業當數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它們的分公司把原油賣給自己的附屬煉油廠，煉油廠提煉之后再把各種燃料賣給各自的經銷公司。血液轉了一圈，也沒有離開石油卡特爾自己內部的循環軌道。此外，世界七大海域中的輸油管道和大部分油船也都歸這家石油卡特爾所有。它操縱世界的油價，讓自己少付稅款，多得利潤，結果原油價格的提高總是落在石油副產品價格的后面。

石油的狀況同咖啡或肉類的狀況毫無二致。富國因費神消費石油而賺的錢比窮國生產石油賺來的錢要多得多。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十比一。一桶石油提煉的副產品價值十一美元，可出口這種世界最重要原料的國家通過征收營業稅和開采費只能從中得到一美元。而石油公司總公司所在的發達地區國家卻可以賺到十美元，這其中包括它們自己的關稅和比產油國高八倍的營業稅，以及由大公司壟斷的石油運輸、提煉、加工及銷售的成本和利潤[[1]](#filepos525730)。

美國產的石油價格很高，美國石油工人的工資相對來說也很高。然而委內瑞拉和中東石油的價格自1957年起卻不斷下降，整個六十年代也一直如此。例如，委內瑞拉的石油1957年平均每桶價值二點六五美元，可在我寫這一章時，也就是在1970年底，每桶價錢只有一點八六美元。拉斐爾·卡爾德拉政府宣布要單方面大幅度提高油價。可是，根據評論家們掌握的數字，新價格雖然可能會引發一場軒然大波，但無論如何不會達到1957年的水平。美國是世界主要產油國，同時也是主要的石油進口國。有一個時期，石油公司銷售的大部分原油是從美國本土開采的，那時油價一直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變成石油純進口國。石油卡特爾于是采取了一項新的價格政策，致使石油價格不斷下跌：“市場規律”被奇怪地顛倒過來：隨著工廠、汽車和發電廠成倍地增加，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在不斷增長，可是，石油價格卻一再下跌。出現的另外一個悖論是，雖然石油價格在下跌，消費者購買燃料的價格卻普遍上漲。原油與石油副產品的價格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一系列荒謬的現象其實完全是理性的產物，人們毋需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便可理解其中道理。如上所述，資本主義世界的石油買賣完全掌握在一家無所不能的石油卡特爾手中。1928年，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盎格魯—伊朗石油公司（如今改稱英國石油公司）在蘇格蘭北部一座云霧繚繞的城堡里，達成了瓜分世界的協議，建立了這家卡特爾。隨后，紐約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也陸續加入到這家卡特爾的領導核心中來[[2]](#filepos526103)。洛克菲勒于1870年建立美孚石油公司，1911年因美國實行反對托拉斯的謝爾曼法，這家公司分解成三十五個大小各異的公司。目前在這個姐妹眾多的美孚大家庭中，大姐當屬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這家公司的石油銷售額同紐約及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公司的加在一起，占石油卡特爾目前總銷售額的一半。洛克菲勒集團的石油公司規模極為龐大，美國全國各類企業從世界各地攫取的利潤總額中，它們的竟占到三分之一。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典型的多國公司，它的大部分利潤來自于美國以外的國家。它從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潤超過它在美國和加拿大利潤的總和。在這些布拉沃河以南的國家里，它的利潤率要高出三倍[[3]](#filepos526391)。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設在委內瑞拉的子公司1957年賺取的利潤，占該公司當年在各地所得利潤總額的一半以上。殼牌石油公司設在委內瑞拉的子公司同一年賺取的利潤，也占該公司在全世界所得利潤總額的一半。[[4]](#filepos526636)

這些多國公司并不歸它們經營石油的所在國所有。稱它們為多國公司，簡單地說，是指它們從四面八方為資本主義體系的權力中心攫取大量的石油和美元。它們根本不需要輸出資本，就可以擴大在海外的經營。因為它們從窮國攫取的利潤不僅直接流到主要剪息票者居住的少數幾個城市，而且也有一部分用來再投資，以鞏固和擴大其國際經營網絡。石油卡特爾本身的結構意味著要控制眾多的國家并對其政府進行滲透。在那些為它效勞的國家里，石油腐蝕了總統或獨裁者的靈魂，加重了結構的畸形發展。石油卡特爾設在各國的企業有權拿鉛筆在地圖上勾畫，決定哪些地區的石油要開采，哪些地區的要保留。生產者出售石油的價格以及消費者購買石油的價格，也都由他們來決定。委內瑞拉和其他蘊藏石油的拉美國家一直受到外國有組織的搶劫和掠奪，石油這種天然財富成了他們政治上受奴役和世風日下的主要緣由。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石油既造福于人，也帶來了不幸；既引發了卑鄙行為，也提出了挑戰。

古巴也曾以其他方式向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提供豐富的利潤。該公司向它在委內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奧爾石油公司購買原油，在古巴島提煉和出售，價格完全是根據各個時期的情況，看如何對它最有利來決定的。1959年10月，正當古巴革命事業蓬勃向前發展時，美國國務院向哈瓦那發出一份正式照會，對美國在古巴投資的前途表示擔憂。當時，來自北部的“海盜”飛機已開始對古巴狂轟濫炸，兩國關系已趨緊張。1960年1月，艾森豪威爾宣布減少古巴糖的配額。同年2月，菲德爾同前蘇聯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根據協定，古巴能以對它有利的價格用蔗糖同前蘇聯交換石油和其他產品。可是，新澤西、殼牌和德士古的煉油廠拒絕提煉前蘇聯的石油。于是，古巴政府在七月份接管了這些煉油廠，把它們收歸國有，而且沒付任何賠償費。在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的率領下，這些企業開始對古巴實行封鎖。它們不僅拉走了技術熟練人員，而且禁止把機器的關鍵零配件賣給古巴，禁止為古巴運送貨物。這場沖突對古巴來說是一次事關國家主權的考驗，古巴勝利地經受了考驗[[5]](#filepos526936)。從此以后，它不再是美國國旗群星中的一顆星，也不再是美孚石油公司這個世界齒輪中的一個零件。

二十年以前，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也曾頒布命令，對墨西哥實行國際禁運。1939至1942年間，石油卡特爾下令封鎖了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以及為了開采和提煉石油而需要進口的物資，原因是拉薩羅·卡德納斯總統對它們在墨西哥的企業實行了國有化。納爾遜·洛克菲勒1930年畢業于經濟學專業，他在畢業論文中贊譽美孚石油公司的功績。當時他飛到墨西哥，準備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協議，可是卡德納斯沒有退縮。美孚和殼牌石油公司以前曾瓜分了墨西哥，北部歸美孚所有，南部歸殼牌統轄。在此期間，它們不僅不接受最高法院的決議，拒不執行墨西哥勞工法，而且以極快速度把有名的法哈德奧羅的石油開采一空。它們還強迫墨西哥人以高價購買本國的石油，其價格就高于把同樣的石油賣給美國和歐洲的價格[[6]](#filepos527587)。在出口熱的驅使下，許多本來可以再開采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油井，在短短幾個月時間里就被粗暴地開采一空。奧康納寫道：“它們奪走了墨西哥儲藏量最豐富的油礦，留給它的只是一些設備陳舊的煉油廠、干枯的油井、坦皮科市的貧困景象以及痛苦的回憶。”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石油產量就減少到原有的五分之一。當時，墨西哥的石油工業已搖搖欲墜，而且完全是在為外國的需要服務。石油工人只有一萬四千三百人，技術人員全部走光，連交通工具都不翼而飛。卡德納斯把恢復石油工業作為墨西哥民族的一項偉大事業來抓，他靠想象力和膽略戰勝了危機。1938年，他建立了墨西哥石油公司，負責全國的石油開采和銷售。目前，在拉美所有非外國企業中，這家公司的規模首屈一指。赫蘇斯·席爾瓦·赫佐格說得很對：“墨西哥不是那些海盜公司的債務人，而是正正當當的債權人[[7]](#filepos527875)”。然而，盡管如此，墨西哥政府在1947年至1962年間，還是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利潤向美孚和殼牌公司的企業償付了巨額賠款。1949年，美國曾計劃借貸給墨西哥石油公司，但因美孚石油公司從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很多年之后，盡管墨西哥慷慨的賠償已彌補了過去的裂痕，可是在墨西哥石油公司向泛美開發銀行借款時，又出現了類似1949年的情況。

在拉丁美洲，第一個建立國營煉油廠的國家是烏拉圭。烏拉圭全國燃料酒精波特蘭水泥管理局成立于1931年，主要職能是提煉和銷售原油。建立這個管理局是烏拉圭從民族的立場出發，為結束石油卡特爾在拉普拉塔河流域長期肆意橫行的歷史而采取的行動。在建立煉油廠的同時，烏拉圭政府還同前蘇聯簽訂合同，以便從前蘇聯購進便宜的石油。合同剛一簽署，石油卡特爾就馬上出錢發動了一場瘋狂詆毀烏拉圭國營煉油廠的宜傳運動，并開始對烏拉圭進行敲詐和威脅。他們斷言烏拉圭不會找到能賣給它機器的人，說烏拉圭的石油儲備將枯竭；還說什么烏拉圭政府是個糟糕透頂的管理者，不可能勝任如此復雜的石油生意。1933年3月的宮廷政變散發出某種石油的氣味。加夫列爾特拉獨裁政權廢除了全國燃料酒精波特蘭水泥管理局壟斷燃料進口的權利。1938年1月，他又同石油卡特爾簽署秘密協議，這些萬惡不赦的、至今還仍然有效的協議竟向人民隱瞞了四分之一世紀之久。根據協議規定，在烏拉圭購買的原油中必須有40%是由美孚、殼牌、大西洋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指定買主，由石油卡特爾制定價格，烏拉圭無權自找買主。此外，烏拉圭政府雖然可以保留煉油的壟斷權，但必須支付外國煉油廠的一切費用，其中包括廣告費、優厚的薪水以及為辦公室購買豪華家具的費用[[8]](#filepos528309)。“這就是進步”，電視里的廣告唱道。在烏拉圭，石抽廣告鋪天蓋地，美孚石油公司卻沒有為此掏一分錢。烏拉圭共和國銀行的律師也同時負責美孚石油公司的公共關系，他的兩份工資均由烏拉圭政府支付。

1939年前后，全國燃料酒精波特蘭水泥管理局下屬的煉油廠成功地建起了自己的廢氣燃燒裝置。如前所述，這家煉抽廠建成后不久就遭到嚴重破壞，可它仍不失為成功抵制石油卡特爾壓力的典范。巴西全國石油委員會主席奧爾塔·巴爾博扎將軍去了蒙得維的亞一趟，那里的經驗使他感到異常振奮，他看到烏拉圭這家煉油廠開工一年就幾乎收回了建廠的全部投資。在巴爾博扎將軍的努力和其他民族主義軍人的熱心協助下，巴西石油公司這家國營企業終于于1953年在“石油是我們的”的歡呼聲中投入生產。

目前，巴西石油公司是該國最大的企業，經營本國的石油勘探、開采和提煉[[9]](#filepos528681)。可是，這家公司建立后也沒能免遭破壞，石油卡特爾奪走了它獲取利潤的兩大源泉。第一大源泉是經營汽油、潤滑油、煤油和其他幾種石油副產品的批發，這種生意十分好做，埃索、殼牌和大西洋石油公司靠打電話就基本可以解決問題。可它帶來的利潤卻十分可觀，除汽車工業外，美國在巴西投資最多的就屬于這個部門。第二大源泉是可創造高額利潤的石油化工工業。幾年前以卡斯特洛·布蘭科元帥為首的獨裁政權對其實行了非國有化。前不久，石油卡特爾又掀起一場喧囂一時的宣傳運動，意在剝奪巴西石油公司壟斷本國石油提煉的權利。這家公司的捍衛者站出來提醒人們，1953年以前，巴西的私人企業本是有權利從事巴西石油的開采和提煉的，但它們沒有這樣去做[[10]](#filepos528994)。這些捍衛者還極力幫助容易忘事的公眾回想過去的一件事，以充分說明實行國家壟斷的做法是可取的。1960年11月，巴西石油公司確實委托了兩名巴西技術人員，讓他們組織人力對巴西的石油礦藏做一次全面考察。他們的考察報告使巴西東北部小小的塞爾希培州一躍而成為巴西石油產量最高的一個州。可是在此之前不久，也就是在8月，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質學家、美國技術員沃爾特·林克曾以五十萬美元的價錢賣給巴西政府一堆地圖和一份冗長的報告，報告稱塞爾希培州的油層“薄得幾乎看不見”。在這之前，人們認為這個州的石油儲量是B級，林克把它降到C級，后來才發現它屬A級[[11]](#filepos529271)。奧康納認為，林克一直在扮演美孚石油公司駐巴西代理人的角色，他助探前就己決定不找到石油，好讓巴西繼續依靠洛克菲勒在委內瑞拉的子公司，從那里進口石油。

在阿根廷，外國企業及其在當地的眾多應聲蟲也一直堅持說，這個國家沒有多少石油。然而阿根廷國家石油總局技術人員的研究報告十分有把握地指出，全國近一半的領土蘊藏著石油，而且在大西洋沿海一帶廣闊的海底大陸架中，石油蘊藏量也很豐富。每當談論阿根廷的貧油狀況成為人們掛在嘴邊的時髦話題時，政府都會同石油卡特爾的一家公司簽訂一項新的租讓合同。阿根廷的國營企業國家石油總局自成立之日到現在，一直不斷受到有系統的破壞。直到幾年前，阿根廷還是帝國主義爭奪的最后歷史陣地之一，爭奪是在日趨沒落、已無回天之力的英國和蒸蒸日上的美國之間進行。石油卡特爾內部的協議并沒有妨礙殼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爭奪阿根廷的石油，它們有時還使用暴力的手段。近四十年來接連發生的幾次政變頗有一些相似之處，這是發人深省的。1930年9月6日，正當阿根廷國會準備投票通過石油國有化法時，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考迪略伊·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總統被何塞·費利克斯烏里武魯領導的嘩變推翻。1943年6月，拉蒙·卡斯蒂略政府倒臺也是在它準備簽署一項協議，推動美國資本參與阿根廷石油開采時發生的。1955年9月，胡安·多明戈·庇隆流亡國外，這事與國會準備批準向加利福尼亞石油公司租讓油田不無關聯。阿圖羅·弗朗迪西宣布阿根廷所有石油礦藏實行招標開采，號召愿意開采石油的企業進行投標。他的這種做法導致軍界三個兵種內幾次爆發極為嚴重的危機。1959年8月，政府宣布尚未有人投標。于是馬上就有公司投了標。可到了1960年10月，投標的事卻不了了之了。弗朗迪西把好幾塊油田還是租讓給了石油卡特爾的美國公司。英國利益集團在阿根廷海軍以及陸軍的“紅黨”派別中有著決定一切的權力，它們與弗朗迪西1962年3月的倒臺不無關聯。阿圖羅·伊利亞宣布廢除上屆政府的租約，于是在1966年被推翻。翌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頒布了一項有利于美國利益集團與英國競爭的石油法。

石油在拉丁美洲不僅引起了政變，而且招致了一場戰爭。這就是南美兩個最窮的國家之間進行的查科戰爭（1932-1935）。雷內·薩瓦萊塔把玻利維亞與巴拉圭之間的這場相互殘殺稱為“裸體士兵的戰爭”[[12]](#filepos529584)。1934年5月3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參議員休伊·朗發表了一個措詞激烈的演說，震動了整個美國。他在演說中揭露說，是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挑起的這場戰爭，他們資助玻利維亞軍隊打仗，為的是假他人之手，占領巴拉圭的查科地區。因為從玻利維亞鋪設一條到巴拉圭河的輸油管道，查科地區是必經之地，而且據估計這個地區的石油蘊藏量也很豐富。朗說，“這些罪犯到了那里，雇了刺客為他們賣命。[[13]](#filepos530085)”在巴拉圭一邊，人們在殼牌石油公司的唆使下，也在向屠宰場挺進。士兵在向北挺進的路上發現在有爭議的地區內有美孚石油公司打的油井。原來這是兩家既是對頭，又同屬石油卡特爾的石油公司在爭奪查科地區，但流血的不是它們。巴拉圭最后打贏了戰爭，可失去了和平。美孚石油公司有名的代理人斯普魯伊爾·布魯登擔任了談判委員主席，這個委員會把巴拉圭要求收回的幾千平方公里土地又劃歸玻利維亞和洛克菲勒所有。

在離那場戰爭最后的戰場不遠的地方，人們可以看到以前由梅隆家族的海灣石油公司所霸占、1969年10月被玻利維亞收歸國有的那些油井和大面積的天然氣油田。阿爾弗雷多·奧萬多將軍在克馬多宮的陽臺上宣布實行國有化時高呼：“玻利維亞人受屈辱的時代結束了！”十五天以前，在奧萬多還沒有取得政權時，他就當著一批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發誓，要把海灣石油公司收歸國有。他起草了一個法令，簽上名但沒有寫日期，然后塞到一個信封里放了起來。在此之前五個月，雷內·巴里思托斯將軍乘坐的直升機因在卡納車德爾阿克撞上了電訊電纜而墜毀。這種安排得如此周密的謀殺，人們是不可能憑想象力杜撰出來的。那架直升機是海灣石油公司送給巴里恩托斯的私人禮物，而電訊設施是屬于國家所有，這是眾所皆知的。同巴里思托一道被大火吞噬的還有滿滿的兩袋鈔票，這是他準備一張張地散發給農民的。隨機還帶有幾枝自動步槍。槍一著火，子彈就自動地射在燃燒著的飛機四周。誰也無法靠近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巴里恩托斯獨裁者被大火活活燒死。

奧萬多頒布了石油國有化法，還宣布廢除了石油法。石油法也稱達文波特法，是紀念用英文起草這部法令的達文波特律師。1956年為了起草這部法令，玻利維亞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借款。在此之前，玻利維亞也曾向美國進出口銀行、紐約私人銀行和世界銀行請求過貸款，但因是用來發展國家的石油企業，即玻利維亞國家石油總局，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絕。美國政府總是把美國私人石油公司的事業作為自己的事情來做[[14]](#filepos531130)。當時，根據前述那部石油法，玻利維亞把全國石油儲量最豐富的幾個油田租讓給了海灣石油公司，租期為四十年。石油法還規定了該公司的企業向玻利維亞政府上繳利潤的比例。在很長時間里，這個比例一直是11%，真是少得可憐。此外，玻利維亞政府還要分擔承讓者的費用，可它又沒有權利控制海灣石油公司的花費。贈送禮物方面走到了極端，一切風險都要玻利維亞國家石油總局來承擔，海灣石油公司不承擔任何風險。在巴里恩托斯獨裁統治時期，海灣石油公司1966年底簽署的一份意向書就確實作了這樣的規定：在海灣石油公司和玻利維亞國家石油總局共同開發一個地區的過程中，如果沒找到石油，海灣石油公司也要收回它在勘探上的全部投資；如果找到了石油，勘探的投資就通過以后開采石油收回，不過這筆費用從一開始就要記到玻利維亞國家石油總局的負債表上。而勘探需要多少費用，要由海灣石油公司根據它的判斷來決定[[15]](#filepos531489)。就在這份意向書中，海灣石油公司還恬不知恥地把從來沒有租讓給它的天然氣油田全說成是自己的財產。玻利維亞的天然氣儲藏量要比石油多得多。巴里恩托斯將軍對該公司的做法只作了個滿不在乎的表示，可這就足夠了。他揮了揮手就決定了玻利維亞主要能源資源的命運。可是戲并沒有就此收場。

阿爾弗雷多·奧萬多將軍在玻利維亞征收海灣石油公司財產的前一年，另一位民族主義將軍，秘魯的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已經把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在秘魯的子公司國際石油公司的油礦和煉油廠收歸國有。貝拉斯科是在一樁政治大丑聞引起的公憤達到極點時，率領一個軍事委員會奪取政權的。丑聞的起因是，弗爾南多·貝朗德·特里政府把它同國際石油公司簽訂的塔拉拉協議的最末一頁丟失了。在這神秘消失的第十一頁上，寫著這家美國公司煉油廠保證購買秘魯原油時的最低價格，但引起丑聞的還不僅僅是這些。有人同時透露，美孚石油公司這家子公司在五十年的時間里，以逃避包括開發稅在內的各種稅收的方式以及其他多種形式的舞弊和賄賂，從秘魯方面詐騙了十億多美元。國際石油公司董事長同貝朗德總統會晤了六十次，雙方才同意簽訂了塔拉拉協議，可是協議又促發了貝拉斯科領導的軍人起義。在此后兩年的時間里，秘魯政府同該公司的談判談談停停，在此期間，美國國務院停止了對秘魯一切形式的援助[[16]](#filepos532015)。實際上，美國已沒有時間再恢復對秘魯的援助，因為貝朗德總統在威逼之下所做的讓步已經決定了他的命運。洛克菲勒公司就國有化一事向秘魯法院提出抗議時，人們向該公司律師的臉上猛擲小錢幣。

拉丁美洲的驚人之舉真是層出不窮。這個備受折磨的地區有著無限的驚世駭俗的能力。在安第斯山地區，軍人的民族主義熱忱像長期休眠的火山爆發一樣又重新迸發出來。有這樣一種矛盾的現象：今天實行改革和愛國主義的那些將領，就在不久前還在屠殺游擊隊員。也就是說，那些捐軀者手中的旗幟，其中有很多又被他們的戰勝者重新擎起。秘魯的軍人1965年曾向一些游擊隊活動的地區投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彈，而向他們提供汽油和先進技術，讓他們在利馬附近的拉斯帕爾馬斯空衛基地制造這些炸彈的，正是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國際石油公司[[17]](#filepos532342)。

注釋

[[ 1 ]](#_1_42)    引自石油輸出國組織公布的材料。弗朗西斯科•密雷斯：《石油及委內瑞拉的結構性問題》，加拉加斯，1969年。

[[ 2 ]](#_2_39)    引自美國參議院報告：《石油卡特爾和秘密記錄》，布宜諾斯艾利斯，1961年；以及哈維•奧康納：《石油帝國》，哈瓦那，1961年。

[[ 3 ]](#_3_38)    保羅•巴蘭與保羅•斯威齊合著：《壟斷資本》，墨西哥，1970年。

[[ 4 ]](#_4_31)    弗朗西斯科•密雷斯，同前引書。

[[ 5 ]](#_5_30)    邁克爾•坦澤：《國際石油的政治經濟學與不發達國家》，波士頓, 1969 年。

[[ 6 ]](#_6_26)    哈維•奧康納：《世界石油危機》，布宜諾斯艾利斯，1963年。這種現象在好幾個國家仍是屢見不鮮。例如，在哥倫比亞，石油可以自由出口，不必上稅。可是哥倫比亞國家煉油廠向外國公司購買哥倫比亞石油，卻要比國際價格多付37%的附加稅，而且必須以美元支付。（勞爾•阿拉 梅達•奧斯皮納，《埃斯基納》雜志，波哥大，1968年1月。）

[[ 7 ]](#_7_17)    赫蘇斯•席爾瓦•赫佐格：《憶用石油公司的歷史》，墨西哥，1964

[[ 8 ]](#_8_16)    比維安•特里亞斯：《帝國主義與石油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1963年。參見烏拉圭眾議院例會紀要上恩里克•埃羅眾議員的發言，第 1211期，577卷，蒙得維的亞，1966年9月8日。

[[ 9 ]](#_9_11)    巴西石油公司在《經濟局勢》雜志刊登的五百家最大企業中名列前茅。引自《經濟局勢》雜志第24卷，第9期，里約熱內盧，1970年。

[[ 10 ]](#_10_4)    馬爾休•萊特•切薩里諾工程師的聲明，見《晨郵報》，里約熱內盧，1967年1月28日。

[[ 11 ]](#_11_3)    參見《晨郵報》1967年2月19日登載的那份報告的詳細摘要。

[[ 12 ]](#_12_2)    雷內•薩瓦萊塔•梅爾卡多：《玻利維亞與民族意識的增長》，蒙得維的亞，1967年。

[[ 13 ]](#_13_1)    朗用盡了一切字眼來形容美孚石油公司。他稱它為罪犯、作惡 分子、慣犯、本國的兇手、外國的兇手、國際陰謀家、貪得無厭的強盜和竊 賊的窩、破壞者和小偷的老巢。《瓜拉尼亞》雜志轉載，布宜諾斯艾利斯， 1934 年 11 月。

[[ 14 ]](#_14_1)    無論在近代還是更遠的年代里，這方面的例子都屢見不鮮。美 國駐玻利維亞大使歐文•弗洛曼1950年12月28日在向白宮的唐納德• 道森呈遞的報告中寫道來到這里后，為促使玻利維亞石油工業向美國 私人企業的滲透敞開大門，為確保我國的國防計劃廣泛實施，我一直在勤 奮地工作。”他還寫道：“現在玻利維亞的石油工業及其全部土地向美國私 人企業敞開大門，這樣的消息我知道您是很樂于聽到的。玻利維亞是世 界上第一個實現了非國有化或曰反向國有化的國家。我為自己能夠完成 國家和政府交給的這個任務感到自豪。”參見哈里•杜魯門圖書館摘錄的 這封信的影印件，由《北美拉美人研究會新聞信札》轉載，紐約，1969年2 月。

[[ 15 ]](#_15)    引自馬塞洛•基羅加•圣克魯斯1966年10月11日和12日在眾議院質詢會上的發言，見《法制雜志》特刊，科恰班巴，1967年。

[[ 16 ]](#_16)    當這樁丑聞發生時，美國大使館沒有保持謹慎的沉默。使館的一個外交官竟然宣稱，塔拉拉協議的原本沒有保存下來。（理査德·N•古 德溫：《與國際石油公司的沖突：秘魯來信》,《對外貿易》雜志轉載自《紐約人》雜志，墨西哥，1969年7月。）

[[ 17 ]](#filepos525316)    喬治•安妮•蓋耶：《美國石油商號制造凝固汽油彈被發現》，載于《紐約時報》，1969年4月7日

00002.jpg

### 8、馬拉開波湖已被巨大的金屬兀鷲吞噬

委內瑞拉石油在世界市場的比重雖然在六十年代中期有所減少，但到1970年，委內瑞拉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國。美國資本集團從整個拉美攫取的利潤中，有近一半來自委內瑞拉。委內瑞拉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同時也是窮人最多、暴力活動最猖獗的國家之一。它的人均收入在拉美占第一位，有四通八達的超現代化公路網。以人均計算，委內瑞拉消費的蘇格蘭威士忌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可供近期開發的石油、天然氣和鐵礦寶藏可給每個委內瑞拉人帶來十倍于現在的財富。它那廣袤千里的處女地可以容納下德國或英國的全部人口。半個世紀以來，委內瑞拉從開采石油得到了十分可觀的收入，其數量之大，相當于馬歇爾計劃為歐洲復興提供的資金的兩倍。從第一口油井噴出石油到現在，委內瑞拉人口增長了兩倍，國家預算增加到原來的一百倍。可是，還有相當一部分老百姓整天為吃到一小撮統治者的殘龔剩飯爭來搶去。與過去委內瑞拉依賴可可和咖啡的時代相比，他們現在吃的并不見得好多少[[1]](#filepos548694)。首都加拉加斯在三十年時間里擴大了七倍。隨著石油鉆塔在馬拉開波湖上一個個地豎立起來，加拉加斯這座有著涼爽庭院、中心廣場和靜謐大教堂的古老城市，也很快建起了鱗次節比的摩天大廈。那里的空調機日夜快速飛轉，轟鳴作響，把人攪得坐臥不寧。加拉加斯已變成一個石油文化中心。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人們熱衷于消費，不愿進行創造性活動，而消費者的需要又被這種文化人為地擴大了許多，真正的需要反倒被掩蓋起來。加拉加斯人喜愛的是合成產品和罐頭食品，他們從不步行，出門就坐車，汽車發動機排出的廢氣把這座山谷潔凈的空氣都污染了。加拉加斯人夜間很難入睡，因為他們抑制不住自己渴望賺錢、買東西、消費、花錢，渴望把一切占為己有的強烈欲望。在山谷四周的坡地上，住著五十多萬被遺忘的人，他們的窩棚是用從垃圾堆里揀來的破爛搭成的。從那里，他們可以看到別人是在如何揮霍浪費。在這座金色的首都，成千上萬輛最新型號小汽車在大街上飛馳，車燈閃閃發光。節日前夕，一艘艘輪船靠近拉瓜伊拉港，船上裝滿了法國香檳，蘇格蘭威士忌和來自加拿大的成堆的圣誕樹。可是與此同時，人口普查結果表明，到1970年，委內瑞拉還有一半的兒童和青少年沒有就學。

委內瑞拉每天開采三百五十萬桶石油，以保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機器的運轉。可是委內瑞拉租讓給美孚、殼牌、海灣和德士古子公司的油田還有五分之四沒有開采，至今仍是處女礦。此外石油出口的收入一半以上永遠也不會回到委內瑞拉。克里奧爾公司（即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的宣傳品吹噓自已在委內瑞拉如何行善，其中的贊譽之詞同十八世紀西班牙吉普斯夸皇家公司標榜自己德行時使用的詞毫無二致。外國公司從委內瑞拉這只巨大奶牛身上榨取的利潤，若與投資額相比利潤率之高，只有過去的奴隸販子和海盜可以與其媲美。除委內瑞拉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向資本主義世界提供過如此多的產品。據蘭赫爾估計，委內瑞拉被掠走的財富數量之大，超過了當年西班牙人從波托西，英國人從印度掠奪的財富。委內瑞拉第一屆全國經濟學家代表會議披露，外國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的實際利潤率1961年上升到38%，1962年又提高到48%，然而這些公司結算表上記錄的利潤率卻分別為15%和17%。這中間之所以有差距，是因為公司在賬簿上做了手腳，而且還秘密地轉移了一部分利潤。此外，在石油買賣這個復雜的行當中，由于同時存在多種價格體系所以很難估算利潤額。掩蓋實際利潤額往往用以下方式：一是人為地降低原油價格，因為從油井一直到加油站，石油從來都是在公司自己控制的渠道里流通；二是人為地提高生產成本。這其中包括它們虛構出來的高額工資和極力夸大的廣告費用。實際上，根據官方統計數字，近十年來，委內瑞拉不僅沒有新的外國資本投資，而且資本還不斷外流，每年外流數量達七億美元。外國資本承認，這些資金是它們的“年金”。委內瑞拉近幾年來投入的資本完全是從本國的利潤中抽出的。與此同時，石油開采成本直線下降，原因是外國公司使用的勞動力愈來愈少：僅1959年到1962年的幾年里，石油工人的數量就減少了一萬多，剩下三萬多一點。到了1970年底，就只剩下兩萬三千人。最近十年，石油產量卻一直大幅度增長。

由于失業人數的不斷增加，馬拉開波湖石油工人宿地的危機進一步尖銳化。馬拉開波湖上鉆塔林立。半個世紀以來，十字鋼架里的采油樹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委內瑞拉的財富和貧困無一不是由此而產生。在采油樹的旁邊，燃燒器噴吐著火舌，天然氣被白白燒掉。委內瑞拉把天然氣毫無吝惜地送給大氣層，可是卻沒有人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在馬拉開波湖的四周，大大小小的城鎮如石油一般源源不斷地冒出。到處都在開采石油，就連住宅的后院街道的拐角，都可以看到抽油機。在那里，街道、衣服、食物和墻壁都被石油染成了黑色，就連妓女的綽號也與石油連在一起，像什么“油管”、四個閥門”、“絞車”和“拖輪”等等。服裝和食品的價格也都高于加拉加斯。這些現代化村莊誕生的過程是悲慘的，但是在賺錢容易這種樂觀情緒的感染下發展得很快。現在，大家已經認識到那些城鎮是沒有前途的。油井一旦枯竭，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出現奇跡。到那時，剩下的將只有殘垣斷壁和受到石油污染的水域。魚類將紛紛死亡，海浪沖刷的將是聞無人聲的海岸。那些以開采石油為生，而油井又尚未枯竭的城市，也同樣逃脫不了悲慘的命運。隨著開采的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將有大批工人受到解雇。“石油從我們身邊流走了”，拉古尼利亞斯的一位居民1966年就這樣說過。卡比馬斯在足足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是委內瑞拉最大的石油基地，曾給加拉加斯和全世界帶來巨大的繁榮，可是，這個城市現在連下水道也沒有，柏油馬路也只有一兩條。

委內瑞拉出現開采石油熱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從大約1917年起，委內瑞拉就開始開采石油。那時，傳統的大莊園還依然存在，廣闊的天地無人居住，大片的土地閑置不用。那時，大莊園主還監視雇工干活。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或活埋到腰部。1922年底，拉羅薩油井噴出石油，日產量達十萬桶，石油熱從此拉開帷幕。在馬拉開波湖上鉆機和絞車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各種外來的設備和頭戴軟木安全帽的人也突然間蜂擁而至。大批農民從各地來到這沸騰的土地安家落戶，把他們的勞動力，貢獻給石油，他們就住在用大木板和油桶的鐵皮搭成的窩棚里。在委內瑞拉的平原和森林地帶，甚至在那些人跡罕至的地區，人們有史以來第一次聽到俄克拉何馬和得克薩斯州的口音。七十三家外國公司眨眼之間都冒了出來。在這股租讓油田的熱潮中領頭的，是獨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麥斯，他原是安第斯地區的牧場主，當政二十七年所做的事就是養孩子和做買賣。在石油噴涌而出的那些年代里，戈麥斯總是從他裝得滿滿的口袋里掏出石油股票來酬謝眾人。他酬謝的人有他的朋友、親戚和臣屬，有保證他前列腺不出問題的醫生和保衛他的將軍，還有為他大唱頌歌的詩人和在耶穌受難周星期五特許他吃葷的主教。戈麥斯胸前掛滿了各大強國授予他的閃閃發光的勛章，為他授勛是因為世界各地公路上奔馳的小汽車離不開汽油。獨裁者的親信常常把本來是租讓的油田賣給殼牌、美孚或海灣石油公司。這種靠權勢和賄賂做交易的風氣掀起了一股做礦藏投機生意的熱浪，燃起了人們占有地下礦藏的欲望。于是乎，印第安村社的土地被霸占，許多農戶不管他們是否愿意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產。1922年頒布的石油法，是美國三家企業的代表起草的。那時，油田全部是圍起來的，里面還有自己的警察。凡是沒有攜帶石油企業聘用卡的，一律不準入內。甚至連運石油至港口所途經的幾條公路，也都禁止外人經過。1935年戈麥斯剛一死，石油工人就剪斷了宿地四周帶刺的鐵絲網，宣布進行罷工。

1948年，隨著羅慕洛·加列戈斯政府的垮臺，三年前拉開帷幕的改良主義時期宣告結束。得勝的軍人一上臺，就迫不及待地減少了政府在石油卡特爾子公司石油利潤中的比例分成。1954年，由于政府減少稅收，美孚石油公司得到了三億美元的額外利潤。1953年，一位美國商人曾在加拉加斯說過：“在這里，您拿您的錢干什么都可以。對于我來說，所有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加起來也頂不上這種自由[[2]](#filepos548949)。”1958年，獨裁者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被趕下臺時，委內瑞拉已變成一口巨大的油井，到處都是監獄和拷打室。國家所需要的一切，大到小轎車、電冰箱，小到煉乳、雞蛋、窩苣，乃至法律和法令，都需要從美國進口。洛克菲勒集團最大的企業克里奧爾公司1957年宣布，這一年它獲得的利潤幾乎達到它總投資的一半。委內瑞拉政府革命委員會把最大幾家公司的所得稅從25%提高到45%，石油卡特爾出于報復，馬上下令讓委內瑞拉的石油價格跌了下來，公司也就在這時開始大批解雇工人。由于價格跌得太低，雖然政府提高了稅率增加了石油出口量，但1958年的收入還是比前一年減少了六千萬美元。

后來的幾屆政府雖然沒有把石油工業收歸國有，但1970年以前也沒有再向外國公司租讓新的油田來開采黑色的金子。在這一段時間里，石油卡特爾加快了開采近東和加拿大油田的速度。而委內瑞拉勘探新油井的工作實際上已停了下來，石油出口量也不再增加。不再租讓油田的政策已失去了意義，因為委內瑞拉的國家企業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并沒有把一直無人擔負的職責擔負起來。它只是東一點西一點地鉆幾口井，從而證實了它的職能就是羅慕洛·貝當庫爾總統所提出的“不是要發展成一個大企業，而是要為談判新形式的租讓充當中間人”。這種新形式的租讓提了很多次，然而從來沒有實現。

與此同時，二十年前形成并發展起來的那股推動工業化前進的強大勢頭，目前已呈明顯的衰退跡象，工業化已無力再向前發展，這種現象在整個拉美屢見不鮮。由于大多數人的貧窮而受到限制的國內市場，在支持制造業的發展方面是不可能超過某些限度的。另外，由民主行動黨政府開始搞起來的土地改革也是半途而廢，當初搞改革的那些人許下的諾言，連一半也沒有兌現。委內瑞拉消費的相當一部分食品是從國外，主要是從美國進口的。例如委內瑞拉人最喜愛吃黑豆，而黑豆是從北邊大批運來的，包裝的袋子上面赫然印著英文“豆子”的字樣。

一位名叫薩爾瓦多·加門迪亞的小說家曾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描繪了整個征服文化，亦即石油文化所制造的地獄。他在1969年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你看到過抽油機嗎？就是把原油抽出來的那個機器，它的樣子很像一只大黑鳥，尖尖的腦袋沉重地一上一下，日日夜夜，一刻不停。這是惟一不吃屎的兀鷲。一旦石油采空，吸油管發出那種空抽的聲響，情況又會怎樣呢？不祥的前奏曲已開始在馬拉開波湖上空回響。在湖的四周，一夜之間就冒出了令人炫目的城鎮，那里有電影院、超級市場和舞廳，也有成群的妓女和大量的地下賭場。在那里，錢是不值錢的。前不久，我到那里去了一趟，我覺得心像被抓了一下。死人和廢鐵散發出的臭味蓋過了石油的氣味。房屋干瘡百孔，已大半無人居住。每個城鎮都瀕于毀滅，街道滿是泥濘，商店已成瓦礫。外國公司過去的一個潛水員每天拿著把鋼絲鋸潛入水中，把廢棄的油管一段段鋸下來當做廢鐵賣掉。現在人們在談論那些外國公司時，好像是在回憶美麗的神話。人們生活在那神話般荒誕的過去，那擲骰子時一擲千金、酗酒時一醉七天的情景，人們至今仍十分懷念。與此同時，鉆井的采油豎井仍在繼續工作，大量的美元像雪片一樣落到總統府米拉弗雷斯宮里，然后又變成高速公路和其他用鋼筋混凝土造的龐然大物。可是委內瑞拉有70%的人被排斥在這一切之外。城市里出現了一個沒有主心骨的中產階級，他們工資很高，可花錢買的多是無用之物。廣告的宣傳把他們攪得六神無主，他們竟聽進了那些天花亂墜的蠢話，欣賞起趣味極其低俗的東西來。不久前，政府大肆宣傳消滅了文盲。然而，上次大選時對登記過的選民普查的結果表明，在十八至五十歲的公民中。竟有一百萬人是文盲。”

注釋

[[ 1 ]](#_1_43)    筆者為撰寫本章，除上面提到的哈維•奧康納和弗朗西斯科•密雷斯的著作外，還參考了以下著作：奧蘭多•阿勞霍：《為委內瑞拉實施波多黎各式的手術》，加拉加斯，1967年；弗德里科•布里托：《二十世紀的委內瑞拉》，哈瓦那，1967年；A•法爾孔•烏爾瓦諾：《委內瑞拉發展與工業化》，加拉加斯，1969年；埃倫娜•霍赫曼和埃克托爾•穆希卡與他人合著：《委內瑞拉之最》，加拉加斯，1934年；威廉•克雷姆：《加勒比地區的民主與專制體制》，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D·F•馬薩•薩瓦拉、薩爾瓦多• 德拉普拉薩、佩德羅•埃斯特萬•梅希亞及萊昂納多•蒙鐵爾•奧爾特加的論文，參見注27引用的那卷；魯道夫•金德羅：《石油文化》，加拉加斯，1968年；多明戈•阿爾維托•蘭赫爾：《委內瑞拉現代資本主義進程》，加拉 加斯，1968年；阿圖羅•烏斯拉爾•彼特里：《委內瑞拉青年的前途何在？》, 刊登在《美洲日志》，墨西哥，1968年3—4月；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美1969年經濟研究》，紐約與智利，圣地亞哥共同出版，1970年。

[[ 2 ]](#_2_40)    《時代周刊》拉丁美洲版，1953年9月11日。

00002.jpg

# 第二部 發展是遇難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00002.jpg

## 四、早夭史

00002.jpg

### 1、拉普拉塔河上的英國戰艦慶賀拉美獨立

1823年，英帝國智囊人物喬治·坎寧忙于慶祝英國在世界各地的勝利。法國代辦不得不忍受這樣一段祝酒辭的羞辱：“勝利的榮耀屬于你們，隨其后是災難和毀滅；無榮耀可言的工業上的往來和與日俱增的繁榮屬于我們……騎士時代已經過去，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學家和深謀熟慮者的時代。”倫敦開始了長時間的歡慶。幾年前英國已徹底打敗了拿破侖，世界進入了英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在拉丁美洲，獨立永久地確定了地主和靠新誕生國家的提早破產、在港口發了橫財的商人的勢力。原西班牙殖民地以及巴西，成為英國紡織品和英鎊夢寐以求的市場。1824年坎寧著書時說得對：“木已成舟，釘子已經釘上了，西班牙美洲已經自由。只要我們善于管理我們自己的事，那么，美洲是屬于英國了。”

蒸汽機、織布機和紡織機械的改進，使英國的工業革命以極快的速度成熟起來。工廠和銀行成倍增加。內燃機使航運現代化。許多大型船舶遠航四海，使英國的工業擴張遍及全世界。英國經濟靠的是用棉織品換取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秘魯的鳥糞和硝酸鹽、智利的銅、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啡。出口工業品、收入運費和保險費、獲取貸款利息和投資贏利，是整個十九世紀英國經濟欣欣向榮的動力。實際上，早在獨立戰爭之前，英國人已經控制了西班牙與其殖民地之間相當大的一部分合法貿易。同時，把大量的走私貨物源源不斷地投向拉丁美洲沿海地區。販賣奴隸為地下貿易活動提供了一面卓有成效的擋箭牌，然而，各處海關的紀錄表明，在整個拉丁美洲，絕大部分進口產品并非來自西班牙。事實上，西班牙從未壟斷過貿易。早在1810年之前，宗主國已經失去了它的殖民地。獨立革命僅僅是從政治上承認這種現狀[[2]](#filepos556390)。”

英國部隊僅以傷亡一人為代價就征服了加勒比地區的特立尼達。但是遠征軍司令拉爾夫·阿伯克龍比確信，在西班牙美洲，再進行軍事征服將不是一件易事。稍后不久，英國入侵拉普拉塔河沿岸地區遭到了失敗。英軍的失敗使阿伯克龍比的見解更有說服力，即武裝遠征是無效的，世界已進入了由外交官、商人和銀行家為主宰的歷史時期。在西班牙殖民地建立自由主義新秩序，將使英國有機會包攬西班牙美洲十分之九的貿易[[3]](#filepos556690)。獨立的激情在西班牙美洲大地上沸騰。自1810年起，倫敦推行一項曲線和兩面的政策。這一政策的起伏取決于當時的需要，即促進英國貿易、阻止拉丁美洲落入美國人或法國人之手和防止激進主義影響剛獲得自由的新國家。

當革命委員會于1810年5月25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時，英國在拉普拉塔河口的所有戰艦鳴炮以示慶賀。穆蒂內號艦長以英國國王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振奮人心的講話。英國人的心里充滿歡樂。布宜諾斯艾利斯僅用三天就撤消了一些有礙于同外國人搞貿易的禁令。十二天以后，皮革和動物脂肪出口稅的減免率為7.5%到50%。從5月25日算起，僅過了六個星期，就撤消了不得出口金幣和銀幣的禁令，這樣，金銀就可以順順當當地流向倫敦。1811年9月，三人委員會取代了革命委員會行使政府職權，于是，進出口稅率再次降低，有些物品則完全免稅。1813年阿根廷議會宜布自己為最高權威機構后，外國商人就不必通過當地商人銷售其商品：“貿易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貿易[[4]](#filepos556905)”。早在1812年，一些英國商人向外交部報告：“我們的紡織品已經成功地取代了德國貨和法國貨。[[5]](#filepos557184)”還取代了遭到自由貿易扼殺的阿根廷紡織品。拉丁美洲其他地區也大同小異地經歷了同一進程。

棉毛織品、生鐵、皮革、木材和瓷器，源源不斷地從約克郡和蘭開夏郡，從切維奧特地區和蓋爾斯生產出來。曼徹斯特的織布機、謝菲爾德的小五金、伍斯特和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充斥拉丁美洲市場。自由貿易使以出口為生的港口城市發了財，同時將渴望享用世界上所有奢侈品的寡頭集團的揮霍程度刺激到了極點。但是，自由貿易摧毀了剛出現的本地工場，使擴大國內市場的希望化為泡形。盡管有宗主國的禁令，在殖民地還是出現了不穩定的、技術水平極其低下的地方工業，并且由于西班牙放松了對殖民地的束縛，由于歐洲戰爭造成的物資供應困難，地方工業曾有過一個極盛時期。西班牙國王1778年頒布了準許西班牙和美洲各港口之間進行自由貿易的法令，曾受到這一法令致命打擊的工場，到了十九世紀初便開始漸漸恢復生機。如雪崩席卷而來的洋貨曾摧毀了殖民地的紡織業、制陶業和金屬品加工業，但手工業者沒有多少時間從打擊中恢復元氣，因為獨立為歐洲業已發達的工業進行自由競爭完全敞開了大門。獨立后誕生的政府在其海關政策方面表現出搖擺性，使得拉丁美洲本地的工廠接二連三地夭折和復蘇。失去了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注釋

[ 1 ]    維廉•考夫曼：《英國政策與拉美獨立（1804—1828年）》，加拉加斯，1963年。

[[ 2 ]](#_2_41)    孟夫雷德•克索克：《拉普拉塔河總督區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 3 ]](#_3_39)    H·S·弗恩斯：《十九世紀的大不列顛與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1966年。

[[ 4 ]](#_4_32)    同前引書。

[[ 5 ]](#_5_31)    亞歷山大•馮洪堡：《論新西班牙王國》，墨西哥，1944年。

00002.jpg

### 2、如何把工業扼殺在搖籃里

十九世紀初，亞歷山大·馮洪堡估計墨西哥制造業的產值約為七八百萬比索，其中大部分為紡織業的產值。呢料、棉布和麻布均由專業化車間生產。在克雷塔羅，有二百多臺紡織機和一干五百名工人，在普埃布拉有一千二百名棉紡工人。在秘魯，盡管這塊殖民地粗糙的紡織品從未達到皮薩羅到來以前原印第安人紡織品的精美程度，“但是，其經濟意義是非常大的。[[1]](#filepos567857)”工業的發展依靠對印第安人實行強制性勞動，他們被囚在工場里，從天不亮一直干到深夜。獨立摧毀了已取得的尚不穩固的發展。在阿亞庫喬、卡卡莫薩和塔爾馬，工場的規模已相當可觀。羅梅羅在其著作中說，今天業已消亡的整個帕卡伊卡薩城，“曾形成了一個擁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廣闊的紡織作坊”。曾向一個非常遼闊的地區供應羊毛毯的保卡利亞城正在消失，“目前那兒已沒有一家工廠”[[2]](#filepos568072)。智利是西班牙最偏僻的領地之一。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有利于發展始于殖民初期的本國工業。當時智利擁有紡紗廠、織布廠和制革廠。智利的索具供應南海大大小小的船舶。智利曾生產從鍋爐、大炮到首飾、精致的器皿和鐘表等各種金屬制品，還能造船和生產汽車[[3]](#filepos568384)。在巴西，從十八世紀開始略有起步的紡織和冶金工場，也被外國進口貨擠垮。盡管與里斯本簽訂的殖民協定造成各種障礙，巴西的紡織和冶金業仍然取得了很可觀的發展。但是，從1807年起，在里約熱內盧建都的葡萄牙君主制只不過是英國人手中的一個玩物，而且倫敦又擁有另一股勢力。卡約·普拉多·茹尼奧爾說道：“在開放港口之前，葡萄牙貿易的種種缺陷起到了保護地方小工業的作用，盡管這確實是可憐的地方手工業，但是它能夠滿足國內的一部分消費需要。這樣的小工業不可能在與外國的自由競爭中生存下去，即使是最無足輕重的產品也難逃厄運。[[4]](#filepos568678)”

玻利維亞當時是拉普拉塔總督區最重要的紡織中心。根據科恰班巴市長弗朗西斯科·德別德馬提供的材料，十九世紀初該市已有八萬人從事棉布、毛料和臺布的生產。在奧魯羅和拉巴斯也建立起一些作坊，加上科恰班巴的作坊在一起，為老百姓、正規軍和邊防軍生產十分結實的毛毯、彭喬和呢料。莫霍斯、奇基托斯和瓜拉約斯等地生產極其精細的亞麻布、棉布、草帽、羊駝毛或綿羊毛織品，以及用整片煙葉制作的雪茄。一部紀念玻利維亞獨立一百周年的專著不十分傷心地證實：“面對外國同類商品的競爭，所有這些工業都消失了……[[5]](#filepos568958)”

獨立將阿根廷經濟和政治重心轉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損害了內地各省的利益，在此之前，阿根廷沿海地區是全國最落后、人口最稀少的地區。十九世紀初葉，阿根廷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圣菲或恩特雷里奧斯[[6]](#filepos569263)。在阿根廷中部和北部地區，地方工業憑借簡單的生產工具慢慢地發展起來，而根據1795年檢察官拉臘門迪的一次講話，“沿海地區既無手工業又無制造業可言”。現在屬于不發達地區的圖庫曼省和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省，當時的紡織作坊興旺發達，能生產三種不同等級的彭喬，還有一些作坊生產優質的木輪大車、雪茄、香煙、皮革和鞋底。卡塔馬卡生產各種棉布、精紡毛料和牧師用的黑色棉布。科爾多瓦每年生產七萬多件彭喬、二萬多條毛毯、四萬巴拉[[7]](#filepos569505)臺面呢，還有皮鞋以及皮革制品、馬肚帶和帆桁、暗色羊皮和熟山羊皮。最重要的鞣皮廠和皮革制品廠集中在科連特斯。薩爾塔精致的大扶手椅頗有名氣。門托薩每年生產二三百萬升葡萄酒，品位絲毫不比安達盧西亞的葡萄酒遜色。圣胡安年產三十五萬升白酒。門托薩和圣胡安在南美洲成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貿易咽喉”[[8]](#filepos569829)。

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的商務代理人跑遍了阿根廷。他們除了仿造按當地習慣反過來用的木制馬設之外，還仿制圣地亞哥和科爾多瓦的彭喬以及科連特斯的皮貨。阿根廷的彭喬每件值七比索，而約克郡的彭喬只賣三比索一件。世界上最發達的英國紡織工業迅速戰勝了拉丁美洲的紡織工業。另外，從靴子、馬刺、鏵犁、馬嚼子到鐵釘的生產，其命運都與紡織品相似。貧困蹂躪了阿根廷內地各省，它們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布宜諾斯艾利斯港的專制。埃斯卡拉達、貝爾格拉諾、普埃倫東、比埃特斯、拉斯埃拉斯和塞維尼奧等主要商人占有了從西班牙人手中奪來的權力，他們有可能購買英國絲綢和刀具、盧維埃的精紡毛料、佛蘭德的花邊、瑞士馬刀、荷蘭的杜松子酒、威斯法利亞的火腿和漢堡的雪茄。阿根廷則出口皮革、動物脂肪、骨頭和腌肉。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牧主靠自由貿易擴大了他們的市場。英國駐拉普拉塔地區的領事伍德拜因·帕里什于1837年描述大草原健壯的高喬人時這樣寫道：“拿出他所有的衣物，看看他周圍的一切用品，除了皮革制品以外，有哪一樣東西不是英國貨？如果他的妻子有一條裙子，十有八九是曼徹斯特的產品。他們做飯用的爐子或鍋，吃飯用的瓷碗，他們的刀具、馬刺、馬嚼子和身上披著的彭喬，都是來自英國的舶來品”[[9]](#filepos570150)。甚至連鋪路用的石料，阿根廷也從英國進口。

大概在同一時期，美國駐里約熱內盧大使詹姆斯·沃森·韋布說：“在巴西所有的莊園，奴隸主及其奴隸穿戴的都是自由的勞動者所生產的物品，其中90%為英國貨。英國向巴西提供改善國內經濟所需要的全部資金，還為巴西生產大于鋤頭的所有日用品以及從大頭針到最昂貴衣物的幾乎所有的奢侈品或實用品。英國瓷器、玻璃器皿、鐵器和木制品同毛料和棉織品一樣十分普及。英國向巴西供應蒸汽機船和帆船，為巴西筑路鋪地、整修街道向城市提供煤氣照明服務，在巴西修鐵路、開礦山、開銀行，架設電話線、經營郵電業務，替巴西生產家具、發動機、車廂……”[[10]](#filepos570422)。自由進口使港口的商人欣喜若狂。在那些年代里，巴西甚至進口裝飾已畢、即可入殮的棺材、馬鞍子、水晶燭臺、淺口鍋和冰鞋。在炎熱的熱帶沿海地區，冰鞋毫無用處。雖然巴西當時尚無紙幣，它照樣進口錢夾，另外巴西還進口數字計算工具，進口數量之大令人難以理解[[11]](#filepos570746)。1810年簽訂的《貿易和航海協定》規定，英國商品進入巴西的稅率低于葡萄牙商品的進口稅率。協定的葡萄牙文本譯得極其草率，比如英文的“政治”一詞，譯成葡文時竟成了“警察”[[12]](#filepos571050)。英國人在巴西享有特別司法權，他們不受巴西法律的轄制，也就是說巴西是大不列顛經濟帝國的非正式成員”[[13]](#filepos571323)。

十九世紀中葉，瑞典一位旅游者來到瓦爾帕萊索，他親眼目睹了智利在自由貿易刺激下揮霍浪費和大講排場的情景，他撰文寫道：“提高社會地位的帷一途徑是：聽從巴黎時裝雜志的高見，穿黑色長禮服，使用有關的各種成套用品……夫人買一頂華麗的帽子，便會感到自己成了一名地道的巴黎女郎，而丈夫戴上了一條筆挺的高級領帶，便覺得自己攀上了歐洲文明的頂峰。[[14]](#filepos571620)”三四家英國公司控制了智利銅的市場，他們從斯旺西、利物浦和加的夫銅廠的利益出發操縱市場銅價。1838年英國總領事向其政府報告智利銅出口“奇跡般增長”的情況時講道：“智利出口的銅雖然不是全部，但主要是用英國船來運輸，或通過英國人轉手銷售。[[15]](#filepos571935)”英國商人壟斷了圣地亞哥和瓦爾帕萊索的貿易，從重要性上看，智利是英國產品在拉丁美洲的第二大市場。

發展起來的拉丁美洲各大港口，是把從地面和地下開發出來的財富運往遙遠的權力中心的中繼站，它們成為征服和統治所屬國家的工具，又是揮霍國民收入的溢洪道。所有的港口和首都希望自己像巴黎或倫敦而在它們的背后卻是沙漠。

注釋

[[ 1 ]](#_1_44)    埃米里奧•羅梅洛：《秘魯經濟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

[[ 2 ]](#_2_42)    同前引書。

[[ 3 ]](#_3_40)    埃爾南•拉米雷斯•內科切亞：《智利獨立的經濟背景》，智利，圣地亞哥，1959年。

[[ 4 ]](#_4_33)    卡約•普拉多•茹尼奧爾：《巴西經濟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60年。

[[ 5 ]](#_5_32)    社會大學:《獨立一百周年時的玻利維亞》，拉巴斯，1925年。

[[ 6 ]](#_6_27)    路易斯•C•阿倫•拉斯卡諾:《帝國主義與自由貿易》，布宜諾斯利斯，1963年。

[[ 7 ]](#_7_18)    每巴拉等于0.8359公尺。——譯注

[[ 8 ]](#_8_17)    佩德羅•桑托斯•馬丁內斯：《總督時期的工業（1776—1810年）》， 布宜諾斯艾利斯，1969年。

[[ 9 ]](#_9_12)    伍德拜因•帕里什：《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各省》，布宜諾斯艾利斯，1958年。

[[ 10 ]](#_10_5)    保羅•希林:《外國人的巴西》，蒙得維的亞，1966年。

[[ 11 ]](#_11_4)    阿蘭•K•曼徹斯特:《英國在巴西的優勢：上升與沒落》，查佩爾希爾，北卡羅來納，1933年。

[[ 12 ]](#_12_3)    塞爾索•富爾塔多：《巴西經濟的形成》，墨西哥和布宜諾斯艾利斯，1959年。

[[ 13 ]](#_13_2)    J·F•諾爾曼諾:《巴西經濟的演變》，圣保羅，1934年。

[[ 14 ]](#_14_2)    古斯塔沃•貝豪特：《現代拉丁美洲的根源》，布宜諾斯艾利斯,1964 年。

[[ 15 ]](#_15_1)    埃爾南•拉米雷斯•內科切亞：《帝國主義在智利的歷史》，智利, 圣地亞哥，1960年。

00002.jpg

### 3、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在拉丁美洲: 盧卡斯·阿拉曼短暫的騰飛

拉丁美洲市場的擴大，加速了資本在英國工業溫床上的積累。很多年以前，大西洋已成為世界貿易的軸心，英國人善于利用其島國港口眾多、地處波羅的海與地中海航線中段并面向美洲沿海地區的有利位置。英國正在組織一個世界性體系，把自己變為一個不可思議的、負責全球供應的工廠，它的原料來自世界各地，加工后的產品再傾銷全球。英帝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和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其貿易專業化水平最高，壟斷了世界保險業和海運業，并控制了國際黃金市場。德國海關聯合會創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指出，自由貿易是大不列顛主要的出口產品[[1]](#filepos579117)。英國人對關稅壁壘最為惱火。他們有時就用血與火使人們知道這一點，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就是一例。當英國確信自己無比強大，并在歐洲最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的保護下發展了本國紡織工業以后。市場自由競爭才變成英國發現的天理。在艱苦創業的初期，即在英國工業尚未走運的時候，一旦查出英國公民出口未加工的羊毛，就要判處斷其右手的刑罰，倘若再犯，則處以絞刑。另外，在教區牧師證明裹尸布確系國貨之前，禁止下葬[[2]](#filepos579448)。

馬克思指出“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3]](#filepos579936)”就是在這一總態勢下，拉丁美洲加入了英國的軌道，進而確立了新獨立國家的依賴性。當它們脫離這一軌道，便投身美國的軌道。商品和用于付款的貨幣的自由流通以及資本的轉讓造成了令人震驚的后果。

在墨西哥，比森特·格雷羅于1829年上臺執政是“依靠被大政客洛倫索·德薩瓦拉鼓動起來的手工業工人的絕望情緒。他鼓動饑餓不堪、絕望的人群沖進帕里安擺滿英國貨的商店”[[4]](#filepos580318)。也許是由于格雷羅不愿意，或者不能夠阻擋歐洲商品的大量進口，他當權的時間很短，勞動群眾對他的下臺無動于衷。查韋斯·奧羅斯科說道：“在獨立以前，特別是在歐洲戰爭時期，生活有些富裕的城市手工業者，由于進口大量的歐洲商品而在失業中呻吟。”墨西哥工業既缺乏資金、充足的勞動力和現代化的技術，又沒有建立合適的體系，沒有交通干道，也沒有開往市場和物資供應點的運輸工具。阿隆索·阿吉拉爾說道：“墨西哥惟一綽綽有余的，也許是形形色色的干涉、限制和羈絆。[[5]](#filepos580621)”正如馮洪堡所指出，盡管如此，在海運中斷或遇到困難使外貿處于停滯狀態的時候，墨西哥的工業得以復蘇，開始生產鋼材，并開始使用鐵和汞。隨獨立而來的自由貿易給英國王室增添了財富，而給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瓜達拉哈拉帶來的是紡織和冶金工業的癱瘓。

盧卡斯·阿拉曼是一位才干出眾的保守派政治家，他及時提醒說，亞當·斯密的思想中含有對民族經濟有害的成分。為了推動工業化進程，身為部長的阿拉曼支持創建國家銀行，即阿維奧銀行。對外國棉紡織品征稅，將使墨西哥有資金可以在國外購買所需要的機器和技術，以便生產供應本國的棉紡織品。墨西哥有原料，有比煤便宜的水力資源，并能夠很快地培養出素質很好的工人。阿維奧銀行創建于1830年，不久之后，歐洲最好的工廠生產的最現代化的棉紡織機運抵墨西哥。此外，該國政府還聘用外國紡織專家。1844年，普埃布拉的大棉紡廠生產了一百四十萬條厚棉毯。全國新形成的工業生產能力大于國內的需求。在“不平等王國”里，在很大程度上由饑餓的印第安人構成的消費市場，不能使如此迅速發展的生產持續下去。為打碎遺留下來的殖民體制而做的努力撞上了這面堅壁。然而，在1840年左右墨西哥的紡織工業已相當現代化，各紡織廠的紗錠按平均數計算，高于美國紡織廠。十年之后，擁有紗錠的比例顛倒了過來，而且相差甚遠。政治不穩定、英、法商人及其有權勢的墨西哥同伙的壓力以及早已被礦業和莊園經濟鉗制住的小得可憐的國內市場，使墨西哥這一成功的經驗受挫。1850年以前，墨西哥紡織工業已經停滯不前[[6]](#filepos580983)。阿維奧銀行的創始人擴大了銀行的業務范圍，該銀行倒閉時，貸款對象包括毛紡織廠、地毯廠、煉鐵廠和造紙廠。埃斯特萬·德安圖尼亞諾甚至認為，墨西哥需要盡早建立本國的機器制造業，“以對付歐洲的利己主義”。阿拉曼和安圖尼亞諾在工業時期的最大貢獻在于兩人都恢復了“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的一致性，“主張惟有大力促進工業，才是對付強大的、富于侵略性國家的惟一自衛途徑”[[7]](#filepos581237)。阿拉曼后來成為工業家，他開辦了當時墨西哥最大的、迄今依然存在的一家紡織廠——科科拉潘紡織廠，并將工業家們組織起來，成為對歷屆主張自由貿易的政府施加壓力的集團[[8]](#filepos582417)。但是，作為保守黨人和天主教徒，阿拉曼沒能提出土地問題，因為他本人感到自己在思想上與舊秩序聯系在一起。同時他也沒有意識到，在存在著大莊園和普遍貧窮的國家，工業的發展會因沒有可依靠的支柱而注定要落空。

注釋

[[ 1 ]](#_1_45)    這位德國經濟學家生于1789年。他在美國和自己的祖國宣傳關稅保護主義理論，主張發展工業。1846年自殺身亡,其思想在美國和德國影響很大。

[[ 2 ]](#_2_43)    克勞迪奧·貝利斯:《三條腿的桌子》,見{經濟發展》第3卷，第1、 2期，智利，圣地亞哥，1963年9月。

[[ 3 ]](#_3_41)    “怪不得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淸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要知道這些先生們更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里，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 階級而致富的。”卡爾•馬克思：《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莫斯科，參見本章末。

[[ 4 ]](#_4_34)    路易斯•查韋斯•奧羅斯科:《墨西哥的制造業（1821—1867年）》，見《墨西哥對外貿易史文件集》第7卷，國家外貿銀行，墨西哥，1962年。

[[ 5 ]](#_5_33)    阿倫索•阿吉拉爾•蒙特維爾德：《墨西哥經濟的辯證法》，墨西哥，1968年。

[[ 6 ]](#_6_28)    讓•巴桑特：《論1843—1845年墨西哥棉花工業的生產率（盧卡斯•阿拉曼和墨西哥工業革命)》，國家外貿銀行，同前引書。

[[ 7 ]](#_7_19)    路易斯•查韋斯•奧羅斯科，同前引書。

[[ 8 ]](#_8_18)    國家外貿銀行在上述文件集第3卷轉錄了1850年底《十九世紀報》發表的為保護主義辯護的材料西班牙文明的征服及其三百年的軍 事統治之后，墨西哥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也可以稱之為征服的時代， 但這是科學和貿易方面的往服……這個時代的威力體現在商船，其理論是經濟絕對自由論，它對后進民族的極其有力的準則是互惠法則……人們對我們說：“把能帶到歐洲的產品都帶去（除了我們禁止帶去的以外）。作為報答，你們要允許我們帶來我們能帶的一切產品，盡管這樣做會使你們的手工業破產……’如果我們接受大洋彼岸和布拉沃河對岸的先生們 的理論（他們是不遵守這些理論的），那么，只要我們樂意，我們的國庫收入就會增加……，但是這并非是由于墨西哥人民的勞動，而是由于英國、法國、瑞士和美國人民的勞動。”

00002.jpg

### 4、起義隊伍和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 死后繼續存在的仇恨

貿易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斗爭，即國家與港口的斗爭，這就是上一個世紀燃燒在阿根廷內戰幕后的烈火。布宜諾斯艾利斯在十七世紀只不過是一個有四百戶人家的大村莊，但自五月革命和獨立以后，這個城市控制了全國。當時它是全國惟一的港口，所有的進出口貨物都無可奈何地必須通過這里。港口霸權給全國帶來的畸形發展今天已明顯地暴露出來，那就是包括郊區在內，首都人口竟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首都對各省還進行不同形式的盤剝。在那個時代，布宜諾斯艾利斯壟斷著關稅收入、銀行業務和貨幣發行，它以犧牲內地各省為代價迅速發展起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被其據為己有的海關收入，而這筆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反對各省的戰爭費用，因此可以說，各省“繳稅以尋毀滅”。

在1810年建造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貿易大廈里，英國人用望遠鏡監視商船的動向，向港城居民供應精紡毛料、人造花、花邊、雨傘、紐扣和巧克力，與此同時，英國生產的彭喬和馬鏡如潮水般涌進阿根廷內地。要想了解當時國際市場如何重視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就必須回首當時的年代。那時，塑料制品和合成纖維材料非但沒有問世，即使在化學家的腦海里也未曾有過這方面的任何設想。肥沃的沿海平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宜于進行大規模的畜牧業生產。1816年，人們發現鞣皮時加砷就可以長期貯存畜皮。此外，腌制場生意興隆，成倍增加。巴西、安的列斯群島和非洲的市場向進口的干腌肉敞開了市場的大門。隨著切成片的干腌肉逐步取得外國消費者的青睞，阿根廷消費者都注意到了一些變化。一方面對在國內消費的肉征稅，一方面減免肉制品出口稅。短短幾年。牛犢價格上漲了三倍，牧場也越來越貴。高喬人習慣于在不設鐵絲網的潘帕斯大草原上隨意捕捉牛犢吃。他們只吃牛脊肉，其他部位的肉一概扔掉，而惟一的義務是將牛皮交還給牧場主。現在情況變了，重新組織生產意味著游牧的高喬人要屈服于奴性十足的新規定，即1815年頒布的一項法令規定，農村凡是無財產者都將被認為是傭人，他們必須持有其主人每三個月簽字一次的證明。要么，當傭人；要么，當無業游民，而當局強行招募無業游民去充當邊防軍[[2]](#filepos596960)。曾經在軍隊里為國賣命的勇猛的本地人淪為賤民、窮苦的短工或守護小堡壘的大兵；要么，起身反叛，舉起長矛，投身到起義的大漩禍中去[[3]](#filepos597594)。這些除了榮譽和勇氣以外一無所有的不合群的高喬人成為騎兵的沖鋒隊，他們多次策馬迎戰布宜諾斯艾利斯派來的裝備優良的正規軍。資本主義牧場出現在沿海潮濕的大草原，使全國忙于出口皮革和肉，并同布宜洛斯艾利斯自由貿易港的獨裁攜手前進。在率領本地人同與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的商人和地主作戰的領導人中，烏拉圭的何塞·阿蒂加斯，在被擊敗和遭流放之前，一直是最有影響的一位領導人。許多年之后，費利佩·巴雷拉仍然能在阿根廷北部發起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因為正如他在宣言中所說：“一個外省人，等于是一個沒有祖國、沒有自由、沒有權利的乞丐”。他所領導的起義在整個內地獲得巨大反響。他是最后一位起義者，1870年，他在窮苦中死于結核病[[4]](#filepos599286)。直到不久以前，在學校教授的阿根廷史中，還稱阿蒂加斯是土匪，而巴雷拉這位“美洲聯盟”的捍衛者，至今仍被稱作強盜。“美洲聯盟”是一項旨在恢復支離破碎的“大祖國”的計劃。

費利佩·巴雷拉出生在卡塔馬卡山區一個邊遠的小村莊，他痛心地目睹了狂妄和遙遠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如何使本省破產和貧窮。1824年底，當巴雷拉三歲時，卡塔馬卡省政府無力支付該省派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立憲議會的代表們的費用。密西昂奈斯、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和其他一些省份也面臨相同的窘境。卡塔馬卡省眾議員曼努埃爾·安東尼奧·阿塞維多揭露了因外國產品競爭而帶來的“令人憎惡的變化”，他說道：“一個時期以來，卡塔馬卡手足無措地看到其農產品售價低于生產成本；在工業方面，消費狀況不足以刺激工業的發展及生產者的積極性，而貿易則幾乎沒人過問[[5]](#filepos599522)”。1830年，科連特斯省議員佩德羅·費雷準將在概述他所支持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帶來的影響時說：“是的，毫無疑問，貿易保護主義將給一小部分財主帶來煩惱，因為美酒佳釀物將從他們的餐桌上消失……對生活不很寬裕的各階層人士來說，他們平常飲用的葡萄酒和白酒將不會受到很大影響，只是價格上有一些差別，消費量將有所減少，我認為這并沒有多大害處。我們的同胞將不穿戴英國彭喬，不使用英國生產的鐵球和套索。我們將不穿戴外國生產的服裝和其他我們能夠自給的衣物，而阿根廷老百姓卻將不再像過去那樣不幸，我們也不會因老是想到他們如此令人可怕的貧困而受折磨。[[6]](#filepos599764)”

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政府在1835年頒布了一項具有明顯保護主義色彩的海關法。這是為重振遭戰爭肢解的民族團結而邁出的重要的一步。該法律禁止進口鐵和馬口鐵制成品、馬具、彭喬、腰帶、棉或毛質束腹帶、床褥、農產品、車輪、動物脂肪做的蠟燭以及梳子，并對進口的車輛、鞋子、各種帶子、服裝、鞍具、干果和含酒精飲料征收很高的關稅。另外，凡是用懸掛阿根廷國旗的船運輸的肉產品概不收稅。與此同時，大力發展本國的皮革制品廠和煙草種植業。這些措施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直到1852年導致羅薩斯垮臺的卡塞羅戰役之前，在內河里航行的都是科連特斯和圣菲造般廠制造的大小船只，布宜諾斯艾利斯已有一百多家欣欣向榮的工廠，科爾多瓦和圖庫受生產的紡織品和鞋子、薩爾塔的香煙和工藝品、門托薩和圣胡安的葡萄酒和白酒，均受到游客們的一致贊譽。圖庫曼的細木家具銷往智利、玻利維亞和秘魯[[7]](#filepos600021)。海關法頒布十年以后，英、法戰艦用炮火炸開了設在巴拉那河里的鏈條，打開了被羅薩斯嚴密封鎖的阿根廷各條內河的航線。緊隨著侵略而來的就是封鎖。一千五百名銀行家、商人和工業家在約克郡、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哈利法克斯和布雷德福等工業中心的十份請愿書上簽名，要求英國政府采取措施對付拉普拉塔河上的貿易限制。盡管在海關法的照耀下阿根廷的民族工業取得了一些進步，但在封鎖面前，它無法滿足國內需求這一局限性便暴露無遺了。實際上貿易保護主義自1841年起不是趨于加強，而是趨于消沉。在當時，阿根廷不存在、也沒有誕生一個能使真正的、有活力的民族資本主義得到發展的工業資產階級，而羅薩斯比任何人更能代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腌制廠廠主的利益，于是大莊園占據了國家經濟生活的中心。不摧毀出口型莊園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就不可能獨立地、生氣蓬勃地實施任何一項工業政策。從本質上看，羅薩斯一直忠于他所屬的階級。他是“全省最血勇之士”[[8]](#filepos600328)，擅長彈吉他和跳舞，是優秀的馴馬師，在無星光的暴風雨之夜，他口嚼幾葉小草，即可辨明方向。他是生產干牛肉和畜皮的大牧場主，地主們推舉他為他們的首領。后來，為詆毀羅薩斯而編造出來的那些惡毒的傳聞不能抹殺羅薩斯政府大多數措施的民族性和人民性[[9]](#filepos600998)。但是，用階級矛盾的觀點就可以解釋，在以牧場主首領為首的政府里，為什么除了海關“手術”外，沒有一項生氣勃勃的、持久的工業政策。這不能歸咎于內戰和外國封鎖所引起的不穩定和貧困，因為，正是在二十年前，在革命遭到圍攻的漩禍之中，何塞·阿蒂加斯把進行深刻的土地改革同貫徹工業化和一體化政策結合在一起。比維安·特里亞斯在一本內容豐富的著作中[[10]](#filepos601299)，把羅薩斯的貿易保護主義與阿蒂加斯在1813年至1815年之間為使拉普拉塔總督領地獲得真正獨立而在東岸采取的措施加以比較。羅薩斯沒有禁止外國商人在國內市場經商，也沒有將繼續被布宜諾斯艾利斯強奪走的關稅歸還政府，更沒有結束一港專制。與此相反，如同土地問題一樣，國內市場國有化和打破布宜諾斯艾利斯對港口和海關的壟斷也是阿蒂加斯政策的基本內容。阿蒂加斯曾希望內河航行自由，但羅薩斯從未為各省打開那一把通向海外貿易的大鎖。從實質上看，羅薩斯也一直忠于他那享有特權的省。盡管有這些局限性，“藍眼睛的高喬人”的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思想，在阿根廷統治階級內部繼續引起仇恨。根據1857年頒布、迄今仍有效的一項法律，羅薩斯仍然是一位“損害國家利益的罪人”，阿根廷至今仍然不同意將現埋在歐洲的羅薩斯的遺骨遷回國內安葬。羅薩斯在國內是一位兇手的形象。

在戰勝了羅薩斯的異端邪說后，寡頭政府又找到了歸宿。1858年，農業展覽會領導委員會主席在展覽會開幕式上聲稱：“我們尚處于幼年時期，所以應該滿足于將我們的產品和原料運往歐洲，請他們加工后再通過他們強大的代理商交還給我們。歐洲需要的是原料，目的是將它們加工成高級的設備。[[11]](#filepos601868)”

在尊貴的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和其他一些自由派作家的眼里，農民起義隊伍只不過是野蠻、落后和無知的象征，已過了時的田園式的農村面對著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也就是彭喬和奇利帕。面對長禮服，長矛與大刀面對正規軍，文盲面對學校[[12]](#filepos602214)。1861年薩米恩托在給米特雷的信中寫道：“您不必珍惜高喬人的鮮血，這是他們惟一具有人味的東西。我們要使他們的鮮血成為對國家有用的肥料。”薩米恩托的這種蔑視和仇恨暴露出對自己祖國的否定。當然，這種否定也反映在他的經濟政策上。他斷言：“我們既不是實業家又不是航運家，在今后許多世紀里，歐洲將用他們的機器來換取我們的原料”[[13]](#filepos602509)。巴托洛梅·米特雷總統自1862年起發動了一場戰爭以摧毀內地各省勢力及在那里幸存的最后幾位首領。薩米恩托被任命為這場戰爭的指揮，部隊向北進發去屠殺被稱為“奸詐的兩條腿動物”的高喬人。在拉里奧哈省，統帥平原的佩尼亞諾薩，是抵抗港口統治的最后幾個堡壘人物之一，他的影響已擴展到門托薩和圣胡安，于是，布宜諾斯艾利斯認為到了該結果他的時候了。他的頭被砍了下來，并懸掛在奧爾塔廣場中央示眾。鐵路和公路的出現使從1810年革命就開始衰敗的拉里奧哈省徹底破產。自由貿易引起了該省手工業的危機并加深了這一地區的長期貧困。到了二十世紀，拉里奧哈省的農民逃離了他們在山區或平原的村莊，南下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賣苦力，但他們同來自其他省的窮苦農民一樣，只能走到城市的邊緣地區。他們在郊區同貧困村的七十萬人住在一起，勉勉強強地以大都市宴席的殘湯剩羹為生。幾年前社會學家們這樣問拉里奧哈一個村莊里剩下的一百五十人：“在那些曾經出走、現在回來探親的人的身上，你們注意到什么變化沒有？”留下的村民懷著羨慕之情指出，布宜諾斯艾利斯改變了那些人的服飾、舉止和說話的方式。有些人甚至覺得回來的人的皮膚比原先“更白”[[14]](#filepos602813)。

注釋

[ 1 ]    米龍•布爾金:《阿根廷聯邦制經濟概況》，布宜諾斯艾利斯，1960年。

[[ 2 ]](#_2_44)    胡安•阿爾瓦雷斯:《阿根廷內戰》,布宜諾斯艾利斯，1912年。

[[ 3 ]](#_3_42)    起義軍“像旋風那樣，在露天產生，也像旋風那樣沖擊、怒吼和破壞,突然它停止了并像旋風那樣消失。”達爾多•德拉維加•迪亞斯：《英勇的里奧哈》，門托薩，1955年。   
 曾當過聯邦軍士兵的何塞•埃爾南德斯在《馬丁•菲耶羅》這本阿根廷最大眾化的書中，歌頌了被趕出家園、受當局迫害的高喬人的不幸。他寫道：

雄鷹有巢，  
猛虎有森林，  
狐貍有洞穴，  
反復無常的命運，  
只有高喬人在流浪，  
命運將把他帶到何方。  
給他的是牢房，  
給他的是鐐銬。  
他沒有道理，  
盡管理由足夠。  
窮人的道理，  
敲不響的木鐘。

豪爾赫•阿貝拉爾多•拉莫斯指出（見《阿根廷的革命和反革命》，布宜諾斯艾利斯，1965年），在《馬丁•菲耶羅》一書中有兩個真實的姓名，即安 喬雷納和蓋恩薩。這兩姓代表了曾消滅拿起武器的本地人的寡頭集團。如今，這兩姓結合在一起，成為擁有《新聞報》的家族。   
 里卡多•吉拉爾德斯在《唐塞貢多•桑布拉》一書中（布宜諾斯艾利斯，1939年）描述了馬丁•菲耶羅的對立面，即順服的髙喬人。他天天勞動，向主人獻媚，喜歡唱懷鄉的民歌,值得同情。

[[ 4 ]](#_4_35)    羅道夫•奧爾特加•培尼亞、愛德華多•路易斯•杜亞爾特：《費利佩•巴雷拉反對英帝國》，布宜諾斯艾利斯，1966年。1870年，拉丁美洲惟一沒有進入帝國主義牢籠的國家——巴拉圭，也在血泊中遭到外國的入侵。

[[ 5 ]](#_5_34)    米龍•布爾金，同前引書。

[[ 6 ]](#_6_29)    胡安•阿爾瓦雷斯，同前引書。

[[ 7 ]](#_7_20)    豪爾赫•阿貝拉爾多•拉莫斯，同前引書。

[[ 8 ]](#_8_19)    何塞•路易斯•布薩尼切：《同代人眼中的羅薩斯 》，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

[[ 9 ]](#_9_13)    何塞•里維拉•因達爾特在其著名的《血的目錄》中例舉了羅薩斯的罪行，以打動歐洲人之心。據倫敦《阿特拉斯》報道，薩穆埃爾•拉福內在英國的銀行按每個死人一便士計算，付給作者一筆錢。羅薩斯禁止出口金銀，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他還解散了作為英國貿易工具的國民銀行。約翰•卡迪：《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外國干涉》,布宜諾斯艾利斯，1943年。

[[ 10 ]](#_10_6)    比維安•特里亞斯：《胡安•馬努埃爾•德羅薩斯》，蒙得維的亞, 1970 年。

[[ 11 ]](#_11_5)    赫瓦西奧•德波薩達演說。達爾多•庫內奧引自《企業家階層的態度與危機》，布宜諾斯艾利斯，1967年。1876年，財政部長在議會發言時說：“……我們不能制定過分嚴厲的法令，阻礙進口皮鞋，以免這兒的四個皮匠生意興隆而外國的一千個皮鞋制造商連一雙皮鞋都賣不出去。”

[[ 12 ]](#_12_4)    阿曼多•勞爾•巴桑：《暴亂的社士基礎》，見《美洲和阿根廷歷史雜志》，第7、8期，門托薩，1962—1963年。

[[ 13 ]](#_13_3)    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法貢多》，布宜諾斯艾利斯，1952年。

[[ 14 ]](#_14_3)    馬里奧•馬爾古里斯阿根廷社會的移民和貧困化》，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00002.jpg

### 5、三國聯盟反對巴拉圭的戰爭 扼殺了獨立發展惟一成功的經驗

與我同行的人一聲不吭地坐在我身旁。正午強烈的陽光襯托著他的側影尖尖的鼻子、高高的顴骨。我們從南部邊境出發，乘坐一輛定員為二十人但不知怎么竟載了五十人的公共汽車到亞松森去。幾小時以后，我們停車休息。在一塊寬敞的空地上，我們坐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片耀眼的、廣闊而荒無人煙的紅色處女地。沒有任何東西攪亂巴拉圭透明的空氣。我們吸起煙來。我的同伴是說瓜拉尼語的農民，結結巴巴地用西班牙語說了幾句傷心話：“我們巴拉圭人很窮，人口也少。”他告訴我他曾南下到恩卡納西翁找工作，但沒能如愿，勉勉強強湊了幾個比索買回程車票。很久以前，當他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曾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巴西南部去碰運氣。眼下棉花采摘季節即臨，巴拉圭不少臨時工如同往年一樣，紛紛向阿根廷進發。“可是我已經六十三歲了。我的心臟已經受不了過度的勞累了。”

近二十年來，離開自己的祖國再不復返的巴拉圭人達到五十萬人。貧窮促使人民移居國外，而在一個世紀以前這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國家。巴拉圭現有人口不到上一個世紀人口的兩倍，它和玻利維亞是南美洲最貧窮、最落后的兩個國家。一場毀滅性的戰爭給巴拉圭人民帶來無窮的惡果。這場戰爭是拉丁美洲史中最卑鄙的一章，它被稱之為三國聯盟之戰。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應對這場種族滅絕負責。他們使巴拉圭片瓦不全，瓦礫中男丁無存。雖然英國沒有直接參與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偉業，但是，在這場反對巴拉圭的罪惡戰爭中，受益的是英國的商人、銀行家和實業家。三國的侵略自始至終得到倫教銀行、巴林兄弟銀行和羅思柴爾銀行提供的貸款，極不公平的利息威脅戰勝國的命運[[1]](#filepos625545)。

在被毀滅以前，巴拉圭一直作為一個例外而屹立在拉丁美洲，它是外國資本惟一沒能使之畸形發展的國家。長期以鐵腕統治巴拉圭的加斯帕爾·羅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亞獨裁政府（1814-1840年），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使經濟取得了自主、持續的發展。權力至高無上、實行家長式統治的政府，占據了當時尚未產生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位置，負責組織國民、管理國家的資源和掌握國家的命運。德弗朗西亞依靠巴拉圭農民群眾打敗了寡頭集團，并命與原屬拉普拉塔總督區的其他國家嚴格隔離的辦法，取得了國內的和平。征用、流放、監禁、迫害和罰款，不是用于鞏固地主和商人在國內的統治而是用來消滅這種統治的工具。當時沒有、以后也沒有政治上的自由和反對派的權利。不過，在那個歷史階段，只是那些懷念丟失的特權的人才會感到缺乏民主。當德弗朗西亞去世時，巴拉圭沒有大財主。巴拉圭是當時拉美惟一沒有乞丐、饑民和小偷的國家[[2]](#filepos626780)。當時的旅客發現，在因連綿戰火而動亂不安的這一地區，巴拉圭是一塊寧靜的綠洲。美國代理人霍普金斯1945年向他的政府報告：在巴拉圭“沒有一個兒童不會讀書寫字……”巴拉圭也是當時惟一不必將目光盯住在大洋彼岸的國家。外貿在國家生活中并不占主導地位。自由主義理論反映了要把各國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連接在一起的思想，但這個理論無法回答從十九世紀初巴拉圭由于地處內陸，不得不面對向內發展而提出的各種挑戰。寡頭集團的垮臺，使國家有可能掌握基本的經濟實力，可以實施這一閉關自守、立足國內發展的政策。

隨后，由卡洛斯·安東尼奧·洛佩斯及其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諾分別執政的政府繼續了這一任務并使它更有生命力。經濟蓬勃發展。到1865年，當侵略者出現在地平線時，巴拉圭已經擁有一條有線電報線路、一條鐵路和一大批生產建筑材料、紡織品、本色棉布、彭喬、紙、墨、陶瓷器皿和炸藥的工廠。政府高薪聘請的二百余名外國技術員提供的合作具有決定性意義。從1850年起，伊比庫伊鑄造廠開始生產各種口徑的大炮、迫擊炮和炮彈。亞松森軍工廠生產銅炮和炮彈。與其他所有基本的經濟活動一樣，全國的鋼鐵工業也掌握在政府手中。巴拉圭擁有一支國家商船隊。在那些掛著巴拉圭國旗航行在巴拉那河、或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商船中，有好幾艘是亞松森造船廠建造的。政府實際上壟斷了對外貿易。巴拉圭茶葉和雪茄供應南美洲大陸，向歐洲出口珍貴的木材。貿易順差相當可觀。巴拉圭貨幣堅挺、穩定，政府擁有充足的資金進行巨額公共投資，而不必依賴外國資本。巴拉圭沒有任何外債，但它仍然有條件維持南美洲第一流的軍隊和雇用愿為巴拉圭效力的英國技術人員，而不是使巴拉圭為他們服務。還能選送一些年輕的巴拉圭大學生到歐洲去進修。農業生產帶來的經濟盈余沒有被已不存在的寡頭集團胡亂揮霍掉，沒有流入中間商的腰包，沒有落入放債人的魔掌，也沒有匯入英帝國靠海運業和保險業所獲得的利潤之中。巧奪他人財產的帝國主義沒有奪走巴拉圭的財富。巴拉圭百分之九十八的土地為國家所有，政府允許農民開墾土地。而農民的義務是在此定居，長期耕種開墾的土地，但他們無權出賣所開墾的土地。另外，巴拉圭還有六十四個屬于祖國的牧場，即由國家直接管理的莊園。水庫和渠道等灌溉工程以及新建的橋梁和道路，為提高農業生產率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被殖民者放棄了的印第安人一年兩熟的生產傳統得到恢復。毫無疑問，耶穌會教徒傳統的獻身精神為這一發展進程提供了便利[[3]](#filepos628812)。

巴拉圭政府對民族工業和國內市場采取認真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并于1864年大力加強此政策。國內的河流不對在南美洲到處傾銷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產品的英國商船開放。英國商人無法掩飾他們的不安，這不僅僅是因為無法攻破那存在于美洲大陸心臟地區的最后一塊民族抵抗堡壘，更重要的是因為巴拉圭經驗的榜樣力量在危險地影響著它的鄰國。拉丁美洲最進步的國家，在不靠外國投資、不靠英國銀行貨款，也不書自由貿易賜福的情況下在建設著自己的未來。

但是，隨著這一進程的發展，巴拉圭越來越尖銳的感到必須打破禁閉狀態。工業發展需要與國際市場和先進技術發生更密切更直接的聯系。從客觀上來說，巴拉圭被阿根廷和巴西封鎖著，兩國可以像以往里瓦達維亞和羅薩斯政府那樣，封鎖河口，或者隨心所欲地確定向巴拉圭貨船征收的過路稅，卡住巴拉圭的咽喉。另一方面，對巴拉圭的鄰國來說，結束這個國家因自給自足和不愿在英國商人面前卑躬屈膝所引起的風波，是鞏固寡頭政權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英國駐布宜諾斯艾利斯大臣愛德華·桑頓積極參與備戰。在戰爭爆發前夕，他作為阿根廷政府顧問，坐在巴托洛梅·米特雷總統身邊參加阿根廷內閣會議。在桑頓的關注下，策劃了各種挑釁和騙局，并最后簽署了決定巴拉圭命運的阿根廷—巴西協定。繼兩大鄰國干涉之后，貝南西奧·弗洛雷斯入侵了烏拉圭，在派桑杜大屠殺之后，他在蒙得維的亞建立了追隨里約熱內盧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府。三國聯盟開始行動。巴拉圭總統索拉諾·洛佩斯曾威脅說，如果有人染指烏拉圭，他將發動戰爭。他很清楚，由于地理條件的限制和敵人的包圍，敵人正用鐵鉗子夾住巴拉圭的咽喉。歷史學家、自由派人士埃弗拉因·卡多索毫不客氣地認為，洛佩斯總統之所以與巴西對抗，是因為巴西皇帝拒絕把女兒嫁給他而使他感到屈辱。沖突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但這是墨丘利之事，與愛神丘比特無關。

布宜諾斯艾利斯新聞媒介稱巴拉圭總統洛佩斯為“美洲的匈奴王阿蒂拉”，報紙發表的社論呼吁“必須像殺死一條蛇那樣殺死洛佩斯”。桑頓于1864年9月給倫敦一份標明發自亞松森的長篇秘密報告。在報告中，他像但丁描述地獄那樣描寫了巴拉圭，描述的重點恰如其分。他寫道；“巴拉圭幾乎對所有的進口商品按價征收20%或25%的進口稅，但由于商品價是按一般價格計算的，實際繳付的進口稅往往達到發貨票總價的40%或45%。出口稅則為出口商品價的10%至20%……”1865年4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的英文日報《標準報》慶祝阿根廷向巴拉圭宣戰，稱巴拉圭總統“違犯了文明國家遵循的慣例”，并預言阿根廷總統米特雷的戰劍，“在勝利的進程中，除了帶著以往的榮譽外，還將帶著公眾輿論對這一正義事業的強勁的支持”。1865年5月10日，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簽署了三方協定。一年后，英國《泰晤士報》把該協定殘酷無情的條文公布于眾，協定文本是從貸款給阿根廷和巴西的銀行家那里獲得的。在協定中，未來的三個戰勝國事先瓜分了戰敗國。協定保證阿根廷獲得整個密西昂奈斯和廣袤的查科地區，巴西吞并從其邊境以西的一大片土地。而烏拉圭這個由兩個大國操縱的傀儡政府，一寸土地也沒得到。米特雷宣布三個月奪取亞松森，但是戰爭持續了五個年頭。這是一場沿逐段守衛巴拉圭河的堡壘進行的屠殺。“可恥的獨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諾·格佩斯英勇地體現了全民族要求生存的意志；半個世紀以來未曾受戰爭蹂躪的巴拉圭人民與他共患難。男女老少英勇參戰，勇猛如獅。被俘的傷員自己扯掉繃帶，以免敵人強迫他們去打自己的同胞。1870年，洛佩斯率領一支幽靈部隊進入密林，部隊由老人和孩子組成，孩子們戴著假胡須以迷惑遠處的敵人。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軍洗劫了已成廢墟的亞松森。當巴拉圭總統在科拉密林深處被子彈和長矛殺害的時候，他只來得及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與我的祖國同亡！”是的，巴拉圭隨他而滅亡。在此以前，洛佩斯下令槍斃自己的兄弟和一位主教，他們倆參加了這支走向死亡的部隊。侵略者聲稱是來拯救巴拉圭人民，實際上是消滅了巴拉圭人民。戰爭伊始，巴拉圭人口略少于阿根廷。到1870年，只幸存二十五萬人，不足原人口的六分之一。這就是文明的勝利。因戰爭的巨額開支而破產的戰勝國，落入資助它們進行戰爭冒險的英國銀行家之手。然而，彼得二世奴隸制帝國部隊的兵員是奴隸和犯人，他得到了六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和許多勞動力，因為許多巴拉圭戰俘作為奴隸被送到圣保羅咖啡種植園去勞動。阿根廷的米特雷總統曾消滅了國內主張聯邦制的所有首領。這場戰爭后，阿根廷占據了巴拉圭九萬四千平方公里的領土，還得到其他戰利品，米特雷總統本人曾寫道：“我們將按商定的辦法瓜分戰俘和其他戰利品。”在烏拉圭，繼承阿蒂加斯事業的人有的已去世了，有的被打敗了，由寡頭集團當政。作為小伙伴參戰的烏拉圭，沒得到什么犒勞。一些被派往參加對巴拉圭作戰的烏拉圭士兵是被綁著雙手登上戰船的。三國財政破產了，這加深了它們對英國的依賴性。巴拉圭大屠殺給三國留下了永久的烙印[[4]](#filepos629471)。

巴西完成了英帝國自從英國人將葡萄牙王室遷至里約熱內盧時交給它的使命。十九世紀初，坎寧給英國大使斯特蘭福特勛爵的指令十分明確：“使巴西成為英國向整個南美洲銷售產品的貿易中心。”在發動戰爭前不久，阿根廷總統為國內新修建的一條英國鐵路剪彩并發表了情緒激昂的講話，他說道：“是什么力量推動了這一進程？先生們，是英國資本！”巴拉圭被打敗后，不僅人口消失了，關稅、冶煉爐、對自由貿易不開放的河流、獨立自主的經濟和大片領土也隨之喪失。戰勝國在因掠奪而縮小的戰敗國內實行自由貿易，建立大莊園。一切都被搶光，一切都被賣光：土地、森林、礦藏、茶園、校舍等。隨后，在外國占領軍的扶植下，一個又一個傀儡政府在亞松森先后登場。戰爭剛結束，巴拉圭歷史上第一筆外國貸款即降臨到巴拉圭煙霧彌漫的廢墟上，當然，這是一筆英國貸款。貸款總額標明為一百萬英鎊，但巴拉圭拿到手的遠遠不足總額的一半。以后幾年，英國繼續投資，使巴拉圭欠債高達三百多萬英鎊。1842年，鴉片戰爭以簽署南京自由貿易條約而告結束，這一條約賦予英國商人將毒品任意運進中國境內的權利。巴拉圭戰敗后也保證允許自由貿易。巴拉圭不再種棉花，曼徹斯特摧毀了巴拉圭的紡織業，從此，巴拉圭的民族工業再也沒能復蘇。今日統治巴拉圭的紅黨隨意用英雄們的事跡來營私牟利，但是，有二十二名曾背叛索拉諾·洛佩斯將軍的叛徒在紅黨的建黨文件上簽名。他們是為巴西占領軍效力的“軍團士兵”。十五年來將巴位圭變成一座大集中營的獨裁者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是在巴西學習的軍事專業。他回國時，巴西將軍給予他高分和美譽：“前途無量……”在其統治期間，斯特羅斯納為巴西及其美國主子的利益效力，清除了近幾十年來在巴拉圭占主導地位的英國和阿根廷勢力。從1870年起，為了吞并而“解放”了巴拉圭的巴西和阿根廷，輪流掠奪戰敗國，但是他們也同樣遭受每個時期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欺凌。巴拉圭同時遭到帝國主義和次帝國主義的欺凌。過去，在巴拉圭接連當附屬國的過程中，英帝國是這一鏈條中最大的一環。現在，美國知道位于南美洲中心的巴拉圭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把無數顧問派往巴拉圭，在那里訓練和指導武裝力量、制定經濟計劃、為所欲為地改造大學、為巴拉圭發明了民主的新政治模式，并用提供高價貸款酬答當局殷勤的服務[[5]](#filepos629925)。巴拉圭又是殖民地的殖民地。斯特羅斯納政府以要進行土地改革為借口，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廢除了禁止將陸地邊境地區的土地賣給外國人的法令。今天，甚至國家的土地也落入了巴西咖啡莊園主的手中。侵略的浪潮在與說葡萄牙語的地主為伍的總統的默許下越過巴拉那河。我手持印有被戰勝的索拉諾·洛佩斯將軍頭像的鈔票來到巴拉圭東北部游離不定的邊境，發現那兒只能用印有得勝皇帝彼得二世肖像的鈔票。一個世紀以后，三國聯盟戰爭的結果導致了嚴酷的現實。巴西衛兵要求巴拉圭公民在巴拉圭旅行時出示護照。在巴拉圭，國旗和教堂都是巴西的。巴西在陸地上的掠奪還包括奪走了全拉美能量最大、目前的葡萄牙語名稱為“七個飛瀑”的瓜伊拉瀑布以及伊泰普地區。巴西將在此地區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

次帝國主義或二等帝國主義通過各種方式表現出來。1965年當約翰遜總統決定血洗多米尼加時，斯特羅斯納派巴拉圭士兵前往配合行動。這支部隊被命名為“索拉諾·洛佩斯將軍營”。真是陰險的玩笑！巴拉圭士兵由一位巴西將軍指揮，背叛的榮譽歸巴西。指揮參與大屠殺的拉丁美洲混合部隊是巴西的帕納斯科·阿爾賓將軍。還可舉出其他類似的例子。巴拉圭在其領土上劃出一塊石油租借地給巴西，而在巴西，燃料和石油化工產品的經營權在美國人手中。巴西文化處控制著巴拉圭大學的哲學和教育系，而目前巴西的各所大學是由美國人控制的。巴拉圭軍隊的參謀部不僅接受五角大樓軍事專家的指導，而且也接受如應聲蟲那樣與五角大樓相呼應的巴西將軍們的指導。巴西工業產品通過公開的走私渠道，占領了巴拉圭市場，可是，近幾年來，在非國有化的沖擊下，在圣保羅生產這些產品的許多工廠，都歸跨國公司所有。

斯特羅斯納自認為是洛佩斯家族的繼承人。能如此肆無忌憚地拿一個世紀以前的巴拉圭同今日的巴拉圭相比較嗎？今日的巴拉圭已成為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走私中心，是腐敗制度化了的王國。在一次政治集會上，執政黨在歡呼聲和掌聲中口口聲聲同時為兩個時期的巴拉圭辯護，會場上一個年紀輕輕的小販，胸前掛著托盤，在賣走私香煙；熱誠的聽眾一口接一口地吸著箭牌、萬寶路牌、駱駝牌和本森·赫奇斯牌香煙。在亞松森，人數不多的中產階級不喝巴拉圭蔗酒，而是喝巴蘭坦威士忌酒。在大街上，人們可以看到美國或歐洲生產的最新式、最豪華的轎車，這些轎車是通過走私或預先繳付少得可憐的稅款弄進國內來的，也可以看到慢悠悠往市場運送農產品的牛車。耕地用木犁，出租車是因帕拉斯—70型的老車。斯特羅斯納說走私是“和平的代價”，也就是說，只要將軍們可以中飽私囊，他們就不會搞陰謀。當然，工業還沒有發展就瀕臨死亡。巴拉圭政府自己甚至不履行公共部門要優先購買國貨的命令。政府惟一引以為自豪和可炫耀的具體成就是自1966年底建成的可口可樂、水果汁和百事可樂工廠，這些工廠是美國為巴拉圭人民的進步做出的貢獻。

巴拉圭政府表示，只有“當私人不感興趣的時候”[[6]](#filepos630231)，政府才會直接參與創建企業。中央銀行通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央銀行決定開放貨幣兌換市場，取消對貿易和外匯買賣的限制。”由工商部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提醒投資者，巴拉圭“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對外國企業免征稅和海關稅，“以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紐約國民城市銀行亞松森分行開辦一年后即完全收回了建分行的投資。掌握巴拉圭國內儲蓄的外國銀行向巴拉圭提供的貸款加深了巴拉圭在經濟上的畸形，進一步威脅到巴拉圭的主權。在巴拉主農村，1.5%的地主擁有90%的耕地，而種植面積不足全國總面積的2%。官方在卡瓜蘇三角地帶的墾殖計劃給饑餓的農民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更多的墳墓[[7]](#filepos630899)。

三國聯盟繼續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

生產過大炮以保衛被侵略國家的伊比庫伊鑄造廠的高爐，曾一座座聳立在現今被稱之為“米納奎”的地方，在瓜拉尼語里“米納奎”意即“以前的礦山”。那兒，在沼澤和蚊蟲中，吸靠著一堵倒坍的圍墻，還能看到一個世紀前被侵略者炸毀的煙囪的底座，可以看到被毀的設備已生滿了鐵銹。幾個衣衫襤褸的農民生活在這一地區，他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場戰爭摧毀了這一切。他們說，有時晚上可以聽到機器的聲音、錘子的敲擊聲、大炮轟鳴聲和士兵的吼叫聲。

注釋

[[ 1 ]](#_1_46)    為了寫此章節，作者參考了以下著作：胡安•巴蒂斯塔•阿爾維 迪:《巴拉圭戰爭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62年；佩勒姆•霍頓•博克斯:《三國聯盟戰爭的由來》，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亞松森，1958年；埃弗拉因•卡多索:《巴西帝國與拉普拉塔河》,布宜諾斯艾利斯,1961年;胡利奧•塞薩爾\* 査維斯：《洛佩斯總統》,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卡洛斯•佩雷拉彳弗朗 西斯科•索拉諾•洛佩斯與巴拉圭戰爭》，布宜諾斯艾利斯，1945年；胡安•F•佩雷斯•阿科斯塔:《卡洛斯•安東尼奧•洛佩斯，髙尚的工人。管理和建設工作》，亞松森，1948年；何塞•瑪麗亞•羅莎:《巴拉圭戰爭與阿根廷暴亂分子》，布宜諾斯艾利斯，1965年；巴托洛梅•米特雷、胡安•卡洛斯•戈麥斯：《關于討論巴拉圭戰爭的文件》,附有納塔利西奧•貢薩雷斯序言，布宜諾斯艾利斯，1940年，以及比維安•特里亞斯所著的關于此問題的尚未發表的書。

[[ 2 ]](#_2_45)    法蘭西亞作為最可怕的人物被載人官方的野蠻史。自由主義強加于人的被歪曲了的觀點并非拉美統治階級的一種特權。常常用他人的眼睛觀察我們各國歷史的不少左派知識分子也接受了右派的某些神話、神化和革除令。巴勃羅•聶魯達在那本詩史般地歌頌拉美各國人民的《漫歌集》一書中（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明確地反映了這種失落感。聶魯達不了解阿蒂加斯、卡洛斯•安東尼奧•索拉諾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諾·洛佩斯，但他與薩米恩托保持一致。他稱法蘭西亞為“生活在廣闊茶園的、患了麻風病的國王”，說他“封鎖了巴拉圭，把它變為自己的巢穴”，“用酷刑和泥漿封鎖了邊境”。聶魯達對羅薩斯也不客氣，呼吁反對“用刀和狂笑折磨阿根廷”的人，說阿根廷“是在黎明的晨霧中，被搶劫、受懲罰，一直到流血和發瘋，成了空蕩蕩的。嚴厲的工頭騎在其頭上”。

[[ 3 ]](#_3_43)    面對登上歐洲歷史舞臺的新勢力，被稱作“教皇黑色衛士”的耶穌會那些狂熱的僧侶們起來捍衛中世紀的秩序。但在講西班牙語的美洲，耶穌會的活動具有進步色彩。他們到此地區是為了以忘我精神和禁欲主義為榜樣凈化天主教教會，因為在征服美洲后，教會有了自己支配的財產，它便無止境地去享受和消遣。巴拉圭的耶穌會成績最好，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努力（1603—1768年），實現了該會創始人的目標。耶穌會的人靠音樂吸引了瓜拉尼族的印第安人。這些印第安人原先逃到森林去尋求保護或者留在森林里，不參加村落領主和地主們的開發進程。這樣，有 十五萬瓜拉尼人又恢復了他們原先的原始公社組織、自己的藝術以及各種行業的技能。在耶穌會的傳教區里沒有大莊園，種地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發展大家關心的事業和購買必要的、屬于集體所有的勞動工具。印第安人的生活組織得非常明智，在車間和在學校里培養了音樂家和手工業者、農民、紡織工人、演員、畫家、建筑師等。 那兒沒有貨幣，禁止商人進入教區。如想做生意就必須在距教區一定距離的旅館進行。   
 王室終于屈服于土生土長的村落領主，把耶穌會成員趕出美洲。地主和奴隸主開始追捕印第安人，把他們的尸體懸掛在教區的大樹上。在巴西的奴隸市場上，整個村子的人都被作為奴隸出賣。許多印第安人又 回到森林中去找庇護所。耶穌會的圖書成為爐中之燃料，或者用來制作炮竹。（豪爾赫•阿維拉多•拉莫斯：《拉丁美洲民族的歷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 4 ]](#_4_36)    人們對索拉諾•洛佩斯尚記憶猶新。1969年9月，里約熱內盧國家歷史博物館宣布要為這位巴拉圭總統辦一個展覽時，軍人的反映非常強烈。曾在1964年發動政變的莫朗將軍向報界宣布狂風吹遍全國……必須從我們的歷史中永遠抹去索拉諾•洛佩斯。他是南美典型的穿軍裝的獨裁者，是血腥消滅巴拉圭、把巴拉圭引向不可能取勝的戰爭的罪魁禍首。”

[[ 5 ]](#_5_35)    1968年初，在舉行選舉前不久,斯特羅斯納將軍訪問了美國。他向法新社說我與約翰遜總統會晤時向他表示，我靠選舉已當了十二年國家元首。約翰遜回答說，這就更有理由在下一屆繼續任職。”

[[ 6 ]](#_6_30)    總統辦公室，計劃技術秘書處，《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國計劃》，亞松森，1966年。

[[ 7 ]](#_7_21)    許多農民最后選擇了去國內中部的小莊園地區，或者再次向巴西遷徙，為庫里提巴和馬托格羅索的茶園，或者巴拉那的咖啡園提供廉價的勞動力。那些面對森林的先驅者的處境非常令人絕望。他們得不到任何技術指導和貸款，土地是政府轉讓的，他們必須向土地要回足夠的果實，一方面供自己食用，另一方面為了付款，如不按規定付款就得不到土地證。

00002.jpg

### 6、貸款、鐵路與拉丁美洲經濟畸形

路易十八時代，法國外交部長夏多布里昂子爵滿心不快地寫道:“在獨立之際，西班牙殖民地搖身變成了英國的一種殖民地。[[1]](#filepos638975)”他這樣寫，也許有其充分的依據。他列舉出一些數字。他說，自1822至1826年間，英國向獲得獨立的西班牙殖民地提供了十筆貸款，貸款總額標明為兩千一百萬英鎊，然而，扣除利息和中間經紀人代理費之后，到達美洲大陸的實際貸款額只有七百萬英鎊。與此同時，為了開發拉丁美洲礦藏、農業等自然資源，為了在拉美創建公用事業企業，在倫敦成立了四十余家股份有限公司。銀行如雨后春筍在英國大地破土而出，僅1836年一年，英國新開設了四十八家銀行。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鐵路在巴拿馬出現。1868年，由一家英國企業承建的第一條有軌電車線在巴西雷西費市竣工，與此同時，英國銀行直接向拉美國家政府提供財政資助[[2]](#filepos639290)。拉丁美洲國家的公債券在英國金融市場上流通活躍，價格時上時下。公用事業掌握在英國人手中。新誕生的國家被軍費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它們還面臨對外支付手段不足的挑戰。自由貿易意味著大量增加進口，特別是增加奢侈品進口。為使一小部分人能夠過上時髦的生活，拉美各國政府就借貸款，為了還債又得借新貸款。拉美國家就是這樣預先把自己的未來抵押出去，出讓了經濟自由和政治主權。除被毀滅的巴拉圭以外，整個拉丁美洲都經歷了并繼續經歷著相同的進程，盡管今日的貸款人和貸款機構已與昔日不同。外來經援如同吸嗎啡一般，變得必不可少。拆了東墻補西墻。惡劣的貿易條件也不是我們今日所特有的現象。據塞爾索·富爾塔多稱[[3]](#filepos639532)，1821至1830年和1841至1850年期間，巴西出口商品價格降低了近一半，而外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卻穩定不變。拉丁美洲脆弱的經濟靠借貸款來彌補價格下跌所造成的損失。

施內爾波寫道：“這些年輕國家的財政不穩定，必須依靠會造成貨幣貶值的通貨膨脹和沉重的貸款。這些共和國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它們負債的歷史，它們欠富有吸收能力的歐洲金融界的債。[[4]](#filepos639904)”總之，破產、停止支付和焦急地重新安排外債是經常發生的事情。英鎊如流水一般從手指縫中流走。1824年，布宜諾斯艾利斯政府從巴林兄弟銀行借了一百萬英鎊的貸款，但實際上只得到了五十七萬英鎊，而且并非如合同規定的那樣，是用黃金為貸款，而是書面貸款。這家銀行向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英國商人寄去付款通知單，但是這些商人沒有把黃金交給阿根廷，因為他們的使命恰恰是將所見到的貴重金屬全部弄回倫敦。就這樣，收下的是匯票，到還債時，就要用閃閃發光的黃金來清付。到本世紀初，阿根廷才付清了這筆因多次重新安排外債而膨脹到四百萬英鎊的債務[[5]](#filepos640156)。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以其全部收入及全部公有土地作為貸款的抵押。在阿根廷舉借貸款的時代，財政部長說道：“我們不具備對外國商人，特別是對英國商人采取對抗措施的條件，由于我們欠這個國家巨額債務，一旦關系破裂就可能造成大災難……”由此可見，利用債務作為訛詐工具并非是美國新近的一種發明。

投機交易使自由國家失去自由。十九世紀中葉，巴西每年支付的外債本息幾乎占國家預算的40%。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大致相同。在依賴這一鐵籠中，鐵路同樣是重要的構件。在資本主義壟斷時代，鐵路將帝國主義的影響擴展到殖民經濟的大后方。許多貸款用于資助修建鐵路，以便外運礦產品和食品。鐵路線并未構成一個旨在將內地相互連接起來的鐵路網，而是將生產中心與港口銜接起來。鐵路線的布局好比張開五指的手掌，這樣一來，一貫被敬為進步先鋒的鐵路，實際上阻礙了國內市場的形成與發展。英國人還使用了其他的辦法，特別是制定為英國霸權服務的價格政策。例如，阿根廷內地加工產品的運費遠比未加工產品的運費貴。鐵路運費尤如不幸從天而降，也就是說，煙草產區不能生產香煙，羊毛產區不能生產毛紡品，林區不能加工木材[[6]](#filepos640408)。阿根廷鐵路也確實促進過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林木業的發展。此地的一位作家在談及這種發展所帶來的后果時說道：“多么希望圣地亞哥從未生長過一棵樹。[[7]](#filepos640739)”鐵路用木材作枕木，以木炭為燃料；因鐵路需要而興建起來的木材工場，分解了農村的居民點，當它路經草原和森林時，摧毀了農業和牧業，使圣地亞哥幾代人淪為森林的奴隸，把這一帶變為荒無人煙的地方。大批居民的遷徙迄今尚未停止，今日的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是阿根廷最貧窮的省份之一。鐵路用石油為燃料使這一地區陷入深重的危機。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危地馬拉、墨西哥和烏拉圭，修建第一條鐵路的并非英國資本。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巴拉圭的第一條鐵路也不是用英國資本修建的，但是，巴拉圭政府雇用歐洲技術人員修建的鐵路在巴拉圭被打敗后落入了英國人之手。其他國家的鐵路和火車的命運完全相同，占有者沒有拿出一分錢作為新投資。更有甚者，國家所關心的是以合同的形式保證鐵路企業最低限度的收益，以避免發生使這些企業感到不快的意外。

幾十年以后，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鐵路不再贏利，使用率已相對降低，到此時，鐵路才歸國家經營。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從英國人手里買下破舊不堪的鐵路線，這樣，鐵路企業的虧損就由國家來承擔。

在鐵路興旺時代，除了占有鐵路線本身和有權修建新支線外，英國鐵路公司還常常得到鐵路線兩側大片的租讓地。這些土地成為鐵路公司絕妙的附加生意。1911年贈予巴西鐵路公司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禮物使無數茅屋被燒毀，居住在租讓地內的農民被驅趕或橫遭殺害。這正是點燃巴西爭議暴亂[[8]](#filepos641077)的導火索，這場暴亂是整個巴西歷史上人民怒火最旺的篇章之一。

注釋

[[ 1 ]](#_1_47)    R•斯卡拉比尼•奧爾蒂斯：《英國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政策》,布宜諾斯艾利斯，1940年。

[[ 2 ]](#_2_46)    丁•弗雷德•里比：《英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1822—1949年）》,明尼阿波利斯，1959年。

[[ 3 ]](#_3_44)    塞爾索•富爾塔多，同前引書。

[[ 4 ]](#_4_37)    羅伯特•施奈伯：《十九世紀，歐洲擴張的頂峰（1815—1914年）》，見莫里塞•卡盧塞主編的《文明總史》，第6卷，巴黎，1968年。

[[ 5 ]](#_5_36)    R•斯卡拉比尼•奧爾蒂斯，同前引書。

[[ 6 ]](#_6_31)    R•斯卡拉比尼•奧爾蒂斯，同前引書。

[[ 7 ]](#_7_22)    J•愛德華多•雷康多：《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的森林和林業》，圣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1962年。

[[ 8 ]](#_8_20)    巴西的巴拉那州和圣卡塔里娜州為了爭奪有爭議的邊境地區，利用宗教迷信而發動的局部戰爭。——譯注

00002.jpg

### 7、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在美國： 成就不是一只隱手的功勞

1865年，當三國聯盟宣布即將摧毀巴拉圭時，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在阿波馬托克斯慶祝羅伯特·李將軍投降。南北戰爭以北方工業中心戰勝南方的棉花、煙草種植者而告終。前者是十足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后者主張自由貿易。在決定拉丁美洲殖民地命運的戰爭場發的同時，使美國得以鞏固其世界強國地位的戰爭結束了。不久成為美國總統的格蘭特斷言：“幾個世紀以來英國一直篤信貿易保護主義，實施貿易保護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并因此獲得滿意的結果。毫無疑問，英國現在的實力歸功于這一制度。近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感到接受自由貿易較為適宜，因為它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已不能再給英國帶來什么好處。很好，那么，先生們，我了解自己的國家，因此，我確信，兩百年以后，當美洲從貿易保護主義中得到保護主義所能夠提供的一切好處之后，它也將接受自由貿易。[[1]](#filepos652060)”

兩個半世紀以前，年輕的英國資本主義向北美殖民地輸送人員、資本、生活方式、雄心和計劃。成為調節歐洲多余人口的閥門的十三個殖民地，迅即克服殖民地本身地上及地下資源貧乏給他們造成的障礙，早早地產生了宗主國允許其較順利地發展的工業化意識。1631年，剛到波士頓不久的移民，把自行建造的一艘載重量為三十噸的單桅帆船“海灣賜福”號下海。從此，造船工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森林中數量眾多的白櫟木是做船底和船架的好材料，船甲板、第一斜桅和中桅用松木做成。馬薩諸塞州為用來加工粗細繩索的大麻生產提供補貼，并鼓勵本地生產帆布和船帆。繁榮的造船廠遍布波士頓南北沿海。各殖民地政府向各種制造業提供補貼和獎勵。各地采取措施鼓勵種植亞麻和生產羊毛，這是粗紡織品的原料，雖然紡出來的物品不十分考究，但很結實，而且是國貨。1643年建起了第一座開發林恩鐵礦石的煉鐵爐。不久，馬薩諸塞便向全地區供應鐵。由于對紡織業的鼓勵似乎不夠充分，馬薩諸塞這個殖民地便采取了強制性措施，于1655年頒布一項法令規定，每個家庭至少要有一名能進行連續和緊張工作的紡織工，否則，予以重罰。在同一時期，弗吉尼亞的每一個伯爵領地，必須挑選一些兒童教他們紡織技術。同時，禁止出口皮革，以便在國內將皮革加工成皮靴、皮帶和馬鞍。

柯克蘭說過：“殖民地工業要克服的不利因素，絕不是英國殖民政策所造成的。[[2]](#filepos652334)”由于交通不便，英國的禁令在三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幾乎完全失效。距離遠還助長了自給自足的傾向。北方的殖民地既不向英國運送黃金和白銀，也不運送食糖，相反，它們在消費方面的需求造成了必須用某種方式加以抵制的超量進口。通過海上與宗主國的貿易往來并不密切，因此，要生存就必須發展地方制造業。十八世紀，英國很少關心其北美洲殖民地，它不阻止宗主國最先進的技術向殖民地工廠轉移，這實際上否定了殖民協定明文規定的各項禁令。但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情況并非如此，這些殖民地能向歐洲處于上升階段的資本主義提供其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又能從海外進口最精致、最昂貴的產品，充分滿足其統治階級奢侈的消費。在拉丁美洲，惟一能發展的是面向出口的生產。這種情況在以后的世紀里依然如此。即，礦業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與發展國內經濟的需要從不相符，商人與新大陸之間的聯系并未超過同購買其金屬和食品的外國市場的聯系，也沒有超過同向他們出售工業品的外國市場的聯系。

美國宣布獨立時，其人口總數與巴西相仿。與西班牙一樣極不發達的宗主國葡萄牙，將它的不發達輸往殖民地。巴西經濟已變成為英國謀取利益的工具，在整個十八世紀，巴西向英國提供英國所需要的黃金。這個殖民地的階級結構反映了這種供應國的機能。與美國不同，巴西統治階級不是由國內的農場主、有作為的工廠老板和商人組成。兩國統治階級思想的主要代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凱魯子爵十分清楚地體現了這種區別[[3]](#filepos652576)。在英國，兩人都曾是亞當·斯密的學生。然而，當漢密爾頓成為工業化的衛士，提供國家鼓勵和保護民族工業時，凱魯卻篤信自由貿易看不見的魔力，主張自由生產，自由流通，自由銷售。

當十八世紀行將結束之時，美國已擁有完全由國產船只組成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隊，紡織廠和鋼鐵廠也在蓬勃發展。時隔不久，機器制造工業隨之誕生：工廠不需要花錢從國外購買它們的資本貨物。乘“五月花”號船而來的熱誠的清教徒在新英格蘭的田野上奠定了一個國家的基礎。沿著深水海灣和廣闊灘涂，工業資產階級在一天天地壯大起來。正如我們在別的章節讀到的那樣，包括出售非洲奴隸在內的與安得列斯群島之間的貿易往來，在這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一開始就得到最熱情的民族主義的鼓勵，那么，美國的功績也就無從談起。喬治`華盛傾在其卸職報告中說道：美國應該走一條獨立的道路[[4]](#filepos652872)。愛默生于1837年宣稱：“長期以來，我們聆聽的是歐洲女神高雅的教誨。今后，我們將用自己的雙腳走路，用自己的雙手干活，按照自己的信條講話。[[5]](#filepos653111)”

靠國庫擴大了國內市場的規模。國家鋪設公路和鐵路，建設橋梁，開溝挖渠[[6]](#filepos653810)。十九世紀中葉賓夕法尼亞州政府除了管理它在公共企業的一億美元投資外，還參與經營一百五十多家合資企業。掠奪了墨西哥國土一半以上的軍事征服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美國的進步。政府不僅僅通過投資和旨在擴張的軍費開支參與發展；在北方，它還開始認真地實行關稅保護主義。與此相反，南方的地主是自由貿易主義者。棉花產量每十年翻一番，它為全國提供大筆的貿易收入，并向馬薩諸塞州現代化的紡織廠提供生產原料，但是，它特別依賴歐洲市場。像拉美那樣，南方上層社會主要同國際市場有聯系，歐洲紡紗廠80%的棉花是由美國南方的奴隸種植。當北方除了實現工業保護主義外還廢除了奴隸制時，南北矛盾導致了戰爭。北方和南方代表著兩個截然對立的世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代和對國家命運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觀念。二十世紀戰勝了十九世紀。戰勝方的一位詩人大聲歡呼：

歡唱吧。自由的人們……

老朽的棉花大王已經死亡，葬身黃泉。[[7]](#filepos654046)

李將軍失敗之后，關稅率具有了神圣的意義。沖突期間為了獲得財源而提高的關稅率到了戰后仍然有效，以便保護獲勝一方的工業。1890年，國會通過了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麥金利稅率。1897年，丁利法再一次提高了關稅率。不久，面對具有危險競爭能力的美國工業品的泛濫，歐洲發達國家不得不筑起關稅壁壘。托拉斯一詞于1882年首次問世，石油、鋼鐵、食品、鐵路和煙草都掌握在飛速發展的壟斷集團手中[[8]](#filepos655190)。

在南北戰爭之前，格蘭特將軍曾參與了對墨西哥的掠奪。戰爭以后，他成為具有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的總統。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國家。北方工業主導著歷史的進程，當北方工業集團掌握了政權之后，便從國家的角度去關心自己的主要利益。農業區界線以犧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利益為代價，向西、向南推移。但是在推移過程中不是發展莊園制，而是在新開拓的地區撒下小業主的種子。這塊福地不僅僅吸引了歐洲農民，各種行業的手工藝者和機械、冶金、鋼鐵行業的技術工人也紛紛從歐洲趕來為美國龐大的工業化計劃效勞。到上一個世紀末，美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工業強國。內戰結束后的三十年里，工廠的生產能力提高了七倍。美國煤產量已相當于英國煤產量，鋼鐵產量是英國的兩倍，鐵路總長度是英國的九倍。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開始易地。

同英國一樣，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也輸出自由匯兌、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的理論，但這種理論是針對他人而言。為了否定發展中國家保護自己民族工業的權力，削弱政府在這些國家中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應運而生。人們把私人經營看作是萬應靈藥。然而，美國將不會放棄迄今仍是嚴厲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一政策注意聆聽自己歷史的呼聲。在北方，從未本末倒置。

注釋

[[ 1 ]](#_1_48)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引自《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和不發達》，紐約，1967年。

[[ 2 ]](#_2_47)    愛德華•C•柯克蘭：《美國經濟史》，墨西哥，1941年。

[[ 3 ]](#_3_45)    塞爾索•富爾塔多，同前引書。

[[ 4 ]](#_4_38)    克勞德•福倫：《1815年至今的盎格魯——薩克遜美洲》，巴黎，1965 年。

[[ 5 ]](#_5_37)    羅伯特•施奈伯，同前引書。

[[ 6 ]](#_6_32)    “國家的資本承擔了開始時的風險……官方資助鐵路不僅便于集資，而且還減少了修路的成本。在某些情況下，有了公款就有可能修筑鐵路，包括修筑支線在內，否則就是不可能。在一些更為重要的情況下，有了公款，就加速完成了一些用私人資本可能要拖延時間才能完成的規劃”，哈里•皮爾斯：《紐約的鐵路，研究政府的援助，1826—1875》，坎布 里奇，馬薩諸塞，1953年。

[[ 7 ]](#_7_23)    克勞德•福倫，同前引書。

[[ 8 ]](#_8_21)    南方成為北方資本家的內部殖民地。戰后，為了在兩個卡羅來納州、佐治亞州和阿拉巴馬州修建兩個紡紗廠而進行的宣傳具有了圣戰的性質。但這絕非是道德方面的勝利，因為新工業的產生不全是人道主義行為。南方提供的勞力和電力較便宜，利潤也相當髙，有時竟達70%。來自北方的資本想使南方聽命于這一制度的重心。集中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煙業直屬于杜克托拉斯。為了利用更有利的法令，該托拉斯轉移到新澤西州；開采阿拉巴馬州的鐵礦和煤礦的田納西鋼鐵公司在1907年轉由 美國鋼鐵公司控制，并從此由它定價，這樣就消滅了令人不愉快的競爭。本世紀初，南方的人均收入與戰前水平相比，減少了一半。（C•范伍德沃德：《新南方的起源，1879—1913》，見于作者寫的《南方史》，巴吞魯日， 1948 年。）

00002.jpg

## 五、掠奪的現代結構

00002.jpg

### 1、沒有法力的避邪物

1916年春，列寧寫完他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著時，美國資本在拉丁美洲外來私人直接投資總額中還占不到五分之一。到1970年則占大約四分之三。列寧所認識的帝國主義，是一個嚴厲懲罰任何膽敢興建工廠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它當時的特征是：工業中心貪婪地尋求國際市場以出口自己的商品；瘋狂地捕獲一切可能提供原料的產地；掠奪鐵、煤和石油；用鐵路線將征服的地域連接起來；金融壟斷集團發放毀壞性極大的貸款；發動軍事遠征和征服戰爭等。作為宗主國特權的工業化，與富國強加于窮國的統治制度不相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收回了在拉丁美洲的財產，讓位于席卷而來的美國投資。從此，投資方向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用于公眾服務事業和礦業方面的資本一步一步地、年復一年地喪失其相對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在石油、特別是在制造業方面的投資比例不斷增加。目前，在拉丁美洲，每三美元投資中就有一美元用于工業投資[[1]](#filepos662970)。

各大公司的子公司只用了少量投資，一下子就越過了拉丁美洲各國針對外國競爭而建立起來的海關壁壘，并從內部控制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它們輸出工廠，或者經常地圍困和吞并現有的民族工廠。在這方面，它們得到多數地方政府的熱情幫助，而且擁有國際信貸組織提供的各種訛詐手段。帝國主義資本從內部奪得市場，將地方工業的要害部門據為己有，也就是說，奪走或建立要塞，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門。美洲國家組織是這樣描述這一進程的：“拉丁美洲企業正逐步地在已建立起來的工業和非高精尖技術方面占有優勢，而美國私人投資，也許也包括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私人投資，正在迅速地進一步參與一些需要較高的技術、對經濟發展進程起決定作用的主導工業。[[2]](#filepos663330)”因此，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國工廠，總的說來，比拉丁美洲當地的工廠更有活力。三個大國的增長速度很有說服力：以1961年為100計算，1965年阿根廷工業產品的指數為112.5，而同一時期美國子公司的銷售指數上升為166.3。在巴西，這兩個指數分別為109.2和120；在墨西哥為142.2和186.8[[3]](#filepos663638)。

當然，帝國主義公司欲將拉丁美洲工業增長據為己有、并使之變為對其有利的資本的興趣并不意味著它們對各種傳統的經營方式沒有興趣。的確，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的鐵路已不再贏利。在巴西，當債券股票電力公司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被收歸巴西所有時，它們作了一筆極好的交易，因為巴西用金子賠償了那些生了銹的設備和該進博物館的機器。拋棄公共服務性行業而轉向能獲取更大利潤的經濟活動并不等于拋棄原料。如果沒有拉丁美洲的石油和礦產，帝國將是什么樣的命運？我們在其他章節已經談到，盡管對礦山的投資相應減少，美國的經濟仍然離不開從南方來的極其重要的供應和高額利潤。另外，把拉丁美洲工廠變成各大公司全球性機器的簡單零部件的投資，絲毫沒有改變國際分工。窮國和富國之間進行資本及商品流通的梁道絲毫沒有改變。拉丁美洲繼續出口失業和貧窮，即出口國際市場需要的原料，而此地區的經濟依賴于出口這些原料和跨國公司子公司用廉價勞動力加工的一些工業產品。不平等交換一如既往：拉丁美洲低工資資助了美國和歐洲的高工資。

隨時準備證明外國“工業化”資本的侵入有益于當地發展的政治家和技術統治論者不乏其人。他們認為，與老牌帝國主義不同，這個具有新特征的帝國主義將采取真正文明的行動，為被統治的國家造福，也就是說，當時占統抬地位的強國頭一次使它所表白的愛戀之情與其真實目的互相吻合。于是，感到內疚的良心不一定需要為自己辯解，因為它們已經沒有罪，因為現在的帝國主義將傳播技術和進步，所以，用帝國主義這一過時的、令人憎恨的詞來形容它也許太俗氣。然而，每當帝國主義為自己歌功頌德時，最好先檢查一下我們的錢袋。事實證明，這種新型的帝國主義，使其發展中心變富，但未能使其殖民地繁榮起來；它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地區的緊張局勢；它使貧窮更加普遍，使財富更加集中；它支付的工資比底特律工資低二十倍，而售價比紐約高三倍；它變為國內市場和生產機構中關鍵部門的主人；它把發展據為己有，決定發展方向，為發展規定界線；它支配國內貸款，隨心所欲地引導外貿；它不僅僅使工業非國有化，而且使工業利潤非國有化；當它將大部分盈余轉移到國外的時候，更促使了資源的浪費；它不是為發展提供資金，而是抽走資本。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指出，最近幾年，美國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資所得利潤的匯出部分是新投資的五倍。為了使外國企業能帶走它們的利潤，拉丁美洲國家把自己抵押出去，向外國銀行和國際信貸組織借款，從而加倍地增加了以后的損失。從這種意義上講，工業投資產生的后果與“傳統”投資產生的后果完全一樣。

在美國各大公司形成的世界資本主義堅實的范圍內，拉丁美洲的工業化同進步和民族解放越來越不一致。上個世紀，當港口城市戰勝了國家，當自由貿易摧毀了剛剛誕生的民族工業時，避邪物在關鍵性的失敗中被剝奪了法力。二十世紀沒有孕育出能不斷開創事業并將事業進行到底的、強大而有創造力的工業資產階級。所有的嘗試均半途而廢。拉丁美洲工業資產階級與侏儒同命運，即沒有發育就衰老了。今天，拉美的資產階級分子是無比強大的外國公司的代銷商或代理人。說實在的，他們從未立下值得有其他命運的功勞。

注釋

[[ 1 ]](#_1_49)    四十年前,美國在拉丁美洲加工工業的投資只占其投資總額的6%。到了1960年，投資比例已接近20%,并繼續上升到將近三分之一。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的外來資助》，紐約一智利，圣地亞哥，1964年及《拉丁美洲經濟研究》，1967、1968和1969年。

[[ 2 ]](#_2_48)    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拉丁美洲發展的外來資助》,華盛頓, 1969年。內部的文件，美洲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第六次年會。

[[ 3 ]](#_3_46)    美國商業部和爭取進步聯盟泛美委員會資料。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同前引書。

00002.jpg

### 2、是衛兵打開門戶：民族資產階級的無能應受譴責

拉丁美洲三大發展中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目前的工業結構已經暴露出反射式發展特有的畸形。在其他更弱小的國家，工業衛星化進程除了個別例外，沒遇到多大的困難。的確，今天除了出口商品和資本還出口工廠，并在各方面進行滲透和壟斷一切的資本主義并非有競爭性的資本主義，而是多國大公司時代的資本主義，它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鞏固的工業一體化體系。這些多國大公司是非常大的壟斷集團，它們所進行的各種活動遍及全球各個角落[[1]](#filepos678902)。美國資本在拉丁美洲集中的程度比在美國本國還要大，少數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投資。對這些公司來說，國家并不意味著要著手進行的某項工作。也不是一面要捍衛的旗幟，更不是一個要掌握的命運。國家僅僅是要逾越的障礙，是一個供品嘗的多汁水果。說國家是障礙，是因為有時主權會添麻煩。為國盡職是各國統治階級應負的天職嗎？急劇增長的帝國主義資本遇上了既無抵抗力、對其歷史作用又無認識的地方工業。資產階級既不趟眼淚又不流血就變成了外國經濟侵略的同伙。二十年代以來，國家對拉丁美洲經濟的影響在不斷地削弱，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起的好作用，這種影響已微乎其微了。美國大公司以征服者的步伐進入歐洲，它們控制了舊大陸的發展。人們預言，在那兒建立的美國工業即將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前蘇聯的世界第三個工業強國。既然富有傳統和生氣的歐洲資產階級都未能擋住潮襲，難道能夠指望拉丁美洲資產階級在這個歷史時期能帶頭進行一種不可能成功的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冒險嗎？相反，在拉丁美洲非國有化成為暴發性、花錢少而結局無比糟糕的進程[[2]](#filepos679185)。

在本世紀，拉美工業增長是受外界影響的。這種增長并非是一項旨在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帶來的結果，它既不是生產力成熟的結果。也不是地主和一個出生不久就死亡的民族手工業階層之間爆發內部沖突的結果，這種沖突“已經解決了”。拉丁美洲的工業誕生于農產品出口體制內部，是為了解決由于外貿下降造成的嚴重不平衡。的確，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自1929年10月黑色的星期五開始的大蕭條，造成了這一地區出口銳減，因而也促使進口能力一下子猛降下來。在國內，突然奇缺起來的外國工業品的價格直線上升。那時沒有出現擺脫傳統的依賴性的企業家階層，因為強大的工業推動力來自地主和進口商手里積攢起來的資金。在阿根廷，大牧場主控制著貨幣兌換率。成為農業部部長的農業協會主席于1933年宣布：“一個被肢解的世界使我們與世隔絕，從而迫使我們在國內生產已不能從那些不買我們產品的國家獲得的東西。[[3]](#filepos679571)”咖啡莊園主把靠外貿積累起來的相當大一部分資金用于圣保羅的工業化。政府的一份文件斷言[[4]](#filepos679868)：“與今日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不同，巴西的工業化不是逐步地、在總的經濟變革進程中進行。相反，它成為迅速而緊張的過程，這一現象凌駕于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但沒有對它進行徹底的變革，成為巴西社會特有的各階層和各地區之間重大差別的根源。”

從一開始，新興工業憑借政府為保護它而筑起的關稅壁壘進行自衛。隨著國家采取限制和控制進口、制定特別匯兌率、免稅、購買剩余產品或者給予補貼、修筑公路以便運輸原料和商品、新建或擴大能源基地等一系列措施，新興工業才得以成長壯大。具有民族主義特征、在群眾中有廣泛影響的赫圖利奧·瓦加斯政府（1930-1945年和1951-1954年）、拉薩羅·卡德納斯政府（1934-1940年）和胡安·多明戈·庇隆政府（1946-1955年），分別在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反映了民族工業必需根據不同情況和不同時期而起飛、發展或鞏固。實際上，表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工業資產階級一系列特性的“企業意識”，在拉丁美洲卻成為國家的一個特征，特別是在這些關鍵的發展時期更是如此。國家占據了一個社會階級的地位。歷史一直要求出現這樣的階級，但成效不大。國家代表了民族，使人民群眾從政治上和經濟上享受了工業化的好處。民眾主義首領創立的模式，沒有孕育出一個在本質上同當時所有的統治階級有區別的工業資產階級。比如，庇隆使工業聯合會的領導人感到恐懼，他們不無道理地看到外省起義的幽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無產階級的暴動中徘徊。保守聯盟在1946年2月選舉中被庇隆擊敗以前，就收到了工業家領袖的那張著名的支票。十年以后，當庇隆政府垮臺之時，那些最重要的工廠的老板重申，他們和寡頭集團之間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因為他們自己本身勉勉強強也稱得上是寡頭集團的一部分。1956年，工業聯合會、農業協會和貿易交易所組成了一個捍衛結社自由、企業自由、貿易自由和雇工自由的共同陣線[[5]](#filepos680166)。在巴西，工業資產階級的重要階層與促使瓦加斯自殺的勢力站在一起。從這種意義上說，墨西哥的經驗具有不同尋常的特點，它對拉丁美洲變革進程所做的貢獻確實比人們估計的少得多。只有拉薩羅·卡德納斯的民族主義政府向地主發動進攻，把從1910年就開始震動全國的土地改革進行下去；在其他國家，包括阿根廷和巴西，實施工業化的政府都未觸動莊園制，使它得以繼續扼殺國內市場和農牧業生產的發展[[6]](#filepos681106)。

總的來說，工業好像一架著陸的飛機，它沒有改變機場的基本結構。由于原有國內市場需求的限制，工業只能滿足市場消費的要求，沒能從廣度和深度擴大這個市場，而如果進行巨大的結構改革，是有可能實現這種擴大的。同樣，工業的發展迫使進一步進口機器、零配件、然料和半成品[[7]](#filepos681761)。但是，作為外匯來源的出口，卻不能迎接這一挑戰，因為出口商品來自農村，而土地的主人使農村處于落后狀態。在庇隆政府時期，阿根廷政府壟斷了糧食出口，但未觸動土地所有制，既沒有對美國和英國大冷庫實行國有化，也沒有對羊毛出口實行國有化[[8]](#filepos682104)。政府幾乎沒有推動重工業的發展，它沒有及時注意到，如果不建立本國的技術體系，它的民族主義政策在起飛時就沒有了雙翅。曾靠與美國大使直接較量上臺的庇隆，到了1953年便熱情地接待來訪的艾森豪威爾，并要求外國資本提供合作以促進重工業的發展[[9]](#filepos682762)。隨著逐步實現取代進口產品和新工廠急需更高層次的技術和組織民族工業迫切地需要與帝國主義大公司實現“聯合”。這一傾向也在赫圖利奧·瓦加斯的工業化棋式內部日趨成熟，并在他的悲劇性結局中暴露無遺。擁有最現代技術的外國寡頭壟斷集團，通過出售生產技術、專利和新設備，正在公開地、逐步地控制包括墨西哥在內的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民族工業。華爾街最終取代了倫巴第街。在拉丁美洲享有超級權力的主要企業是美國企業。對工業進行滲透的同時，對金融和商界的干預愈演愈烈，這樣，拉丁美洲市場逐步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內部市場之中。

1965年，羅伯托·坎波斯，這位卡斯特洛·布蘭科獨裁政府時期的經濟太上皇曾斷言：“具有浪漫色彩和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的時代正在讓位于技術階層的時代。[[10]](#filepos683057)”美國大使館直接參與了推翻若奧·古拉特政府的政變。秉承了瓦加斯風格和愿望的古拉特的垮臺，標志著民眾主義和大眾政策的結束。在軍事陰謀得逞后沒幾個月，一個朋友在他從里約熱內盧給我寫的信中說道：“我們是一個被擊敗、被統治、被征服和被摧毀的民族。”巴西非國有化進程意味著必須用鐵腕實行不得人心的獨裁。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與諸如瓦加斯這樣的領袖人物領導的偉大的群眾運動不協調。必須禁止罷工、摧毀工會和政黨、監禁、拷打和殺戮百姓、用暴力降低工人工資等等，也就是說，只有以使窮人更加貧窮為代價來控制通貨膨脹。1966和1967年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巴西84%的大企業家認為古拉特政府實行了有害的經濟政策。毫無疑問，在這些大企業家中有很多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大首領，而古拉特曾試圖依靠他們來阻止帝國主義吸吮巴西經濟的血液[[11]](#filepos683361)。在阿根廷，在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將軍統治時期也鎮壓和扼殺人民。實際上，在1955年庇隆垮臺后就開始這樣做了。在巴西，則是在1954年瓦加斯自殺后就開始。墨西哥工業的非國有化過程也恰好同壟斷了政府的黨采取更強硬的鎮壓政策相合拍。

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索指出[[12]](#filepos683702)，在民眾主義政府積極保護下發展起來的輕工業，或稱其為傳統工業，要求擴大大眾的消費，也就是說，要求人們購買襯衫或香煙。與此相反，有活力的工業，即中間貨物和資本貨物，面向有限的、大企業和國家高高在上的市場，也就是面向有著巨大經濟實力的為數不多的消費者。目前掌握在外目人手中的，工業，既依班業已存在的傳統工業。又使傳統工業成為自己的附屬。在技術水平低的傳統部門，民族資本尚有一些實力；資本家越是在技術或金融方面較少依賴國有化的生產方式，他就越是傾向于善意看待土地改革，愿意通過工會斗爭提高人民群眾的消費水平。相反與國外聯系最緊密的資本家、即重工業的代表人物，只要求加強附屬國內的發達地區與世界經濟體制之間的經濟聯系，并使內部變革服從于這一首要目的。正像不久前在阿根廷和巴西進行的民意測驗結果所表明的那樣，這些人代表工業資產階級的主流。卡多索的文章是以上述民意側驗的結果作為基本材料。大企業家以斬釘截鐵的口吻反對土地改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矢口否認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利益不一致，他們認為對工業發展來說，再沒有比各生產階層之間的團結和西半球集團的加強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百分之二的阿根廷和巴西大實業家認為，從政治上講，應該首先依靠勞動者。在民意測驗受調查的人當中，多數是民族企業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手腳也同樣被種種依賴的繩索捆綁在外國權力中心上。

在此情形下，能指望有別的結局嗎？工業資產階級是統治階級的一分子，而這個階級本身又受外來力量的統治。今日被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政府沒收了財產的秘魯沿海主要的莊園主同時又是三十一家加工廠和其他許許多多不同企業的主人[[13]](#filepos684084)。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14]](#filepos684614)。墨西哥也不例外：附屬于美國大財團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其說害怕帝國主義的壓迫，倒不如說更加害怕人民群眾的壓力。他們在大財團內的發展絕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有創造性，不過，他們卓有成效地成倍地增加了自己的財產[[15]](#filepos685413)。在阿根廷，賽馬俱樂部是莊園主們顯示社會地位的中心場所，俱樂部的創始人曾是工業家的領袖[[16]](#filepos685797)。這樣，自上一世紀末便開始形成一個不朽的傳統：發了財的手工業者和地主的女兒結婚，以便利用夫妻關系進入只有寡頭集團成員才能進入的地方，或者為了同樣的目的去購買土地。有不少牧場主則將手中積累的多余資本投資在工業方面，至少在興旺發達時期是如此。靠做生意和開紡織廠發家的福斯蒂諾·法諾連續擔任了四屆農業協會的主席，直到1967年他去世為止。報紙在為他撰寫的訃告中宣稱，“法諾摧毀了農業與工業互為矛盾這一錯誤的見解。”工業剩余資本變為奶牛。迪·特利亞兄弟是實力雄厚的實業家，他們將自己的汽車和冰箱制造廠賣給外國資本，轉而從事飼養改良牛的事業，以參加農業協會的展覽。半個世紀前，擁有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全部土地的安喬雷納家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興建了該市最重要的一處冶金廠。

在歐洲和美國，工業資產階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又同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擴大并鞏固其權力。

注釋

[[ 1 ]](#_1_50)    保羅•A•巴蘭、保羅•M•斯威齊：《壟斷資本》，墨西哥，1971年。

[[ 2 ]](#_2_49)    J·J·塞萬—施賴伯：《美洲的挑戰》,智利，圣地亞哥，1968年。

[[ 3 ]](#_3_47)    阿爾弗雷多•帕雷拉•丹尼斯引自《阿根廷統治階級與宗主國之間關系的性質》，見《經濟和社會調查資料》，布宜諾斯艾利斯，1964年12月。

[[ 4 ]](#_4_39)    計劃和總協調部:《巴西的工業化：其現狀和前景》,里約熱內盧，1969 年。

[[ 5 ]](#_5_38)    達爾多•庫內奧：《企業階級的態度與危機》，布宜諾斯艾利斯，1967 年。

[[ 6 ]](#_6_33)    在上述時期內，智利、哥倫比亞和烏拉圭也經歷了替代進口的過程。在此之前，烏拉圭總統何塞•巴特列•奧多涅斯（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執政）曾是拉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先知。烏拉圭先于美國用 法律確定了八小時工作日。巴特列福利國家的經驗沒有局限于貫徹當時 最先進的社會法令，而且還有力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和群眾性教育，對公 共服務行業和一些具有重要經濟意義的生產部門實行了國有化。然而，巴特列沒有觸及地主的權力，也沒有對銀行和外貿實行國有化。目前，烏拉圭忍受著這位先知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疏忽和繼承人的背叛所釀成的后果。

[[ 7 ]](#_7_24)    “轉由在國內生產某種產品僅僅‘替代了’在本國經濟之外創造的總值的一部分……隨著這種替代產品的消費迅速增長，它所引起的對進口的需求可能在短期內超過了外匯經濟……”，瑪麗亞•德孔塞桑•塔瓦雷斯:《作為拉丁美洲新近發展模式的替代進口進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和拉丁美洲經濟和社會計劃學會，里約熱內盧,參見本章末。

[[ 8 ]](#_8_22)    伊斯梅爾•比尼亞斯、歐亨尼奧•加斯蒂亞索羅：（經濟與依附性 (1900—1968）》，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 9 ]](#_9_14)    經濟事務部部長于1953年11月27日這樣回答視界》雜志記 者的提問——除了石油工業之外，阿根廷還希望同外國資本合作發展 哪些工業？”   
 “——更明確地說,按先后秩序列舉，先是石油，第二是冶金工業…… 重型化工……生產交通工具……生產車輪和傳動軸……還要在國內生產柴油機”。（阿爾弗雷多•帕雷拉•丹尼斯引，同前引書。）

[[ 10 ]](#_10_7)    奧克塔維奧•楊尼：《民眾主義在巴西的崩潰》，里約熱內盧，1968年。

[[ 11 ]](#_11_6)    盧西亞諾•馬丁斯：《工業化、民族資產階級和發展》，里約熱內盧，1968年。

[[ 12 ]](#_12_5)    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索:《依附性社會（阿根廷和巴西）工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墨西哥，1970年。

[[ 13 ]](#_13_4)    弗朗索瓦•布里髙、豪爾赫•布拉沃•布雷薩尼、亨利•法夫、讓•皮爾：《秘魯的寡頭集團》，科馬，1969年，此材料引自法夫的文章。

[[ 14 ]](#_14_4)    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爾：《經濟權力的集中及其理論，智利的現實》,智利，圣地亞哥，1961年；比維安•特里亞斯：《烏拉圭的土地改革》,蒙得維的亞，1962年。此兩書提供了不可辯駁的事例，即數百個家族 占有了工廠、土地、大商店和銀行。

[[ 15 ]](#_15_2)    “墨西哥的資本家變得越來越反復無常，野心越來越大。不管他們發財的起點是靠什么生意，他們都擁有一個暢通無阻的渠道網，為他們 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是那些最顯赫的人，提供增加利潤的可能性，或者通 過友誼、合營、聯姻、干親關系、互相提供方便、參加某些倶樂部或協會、經常舉行集會，以及理所當然的一致的政治態度等手段,把他們的利益交織在一起。”阿隆索•阿吉拉爾•蒙特維爾德及其他作者：《墨西哥的奇跡》，墨西哥，1970年。

[[ 16 ]](#_16_1)    這是卡洛斯•佩萊格利尼。當賽馬倶樂部要出版他的演說集以示敬意時，他收回了主張工業化的那幾篇演說。達爾多•庫內奧，同前引書。

00002.jpg

### 3、機器上飄著什么旗?

老太婆彎下腰，用手給火煽風。這時她的形象恰似一只黑色的老烏龜——彎彎的脊背和伸長著布滿皺紋的脖子。但是，她那破爛不堪的衣衫卻不能像龜殼那樣保護她。她行動遲緩完全歸咎于年事已高。在她身后，她那用木板和鐵皮釘成的小屋東倒西歪。再往遠處，還可以看到圣保羅郊區其他同樣簡陋的房屋。她面前有一只黑糊糊的小鍋，煮咖啡的水已經開了。她把一個小鐵罐端到嘴邊，在喝咖啡之前，她晃動腦袋，閉上眼睛，嘴里用葡萄牙語念道：巴西屬于我們。此時此刻，也在圣保羅市中心，當聯合碳化物公司執行主席舉起水晶杯，慶祝他的公司又吞并了巴西一家塑料工廠的時候，他想到的正是與老太婆念的完全相同的一句話。當然，他用的是另一種語言。兩人之中必有一人錯了。

自1964年起，每當紀念國營企業的誕辰時，巴西一個又一個的軍事獨裁者總要宜布即將對該企業實行被他們稱之為收復的非國有化。1965年7月6日頒布的56570號法令，將石油化工的開發權保留給國家；同一天通過的56571號法令又度除了前一號法令，規定私人資本也可以參與開發。這樣，道氏化學公司、聯合碳化物公司、菲利浦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財團，通過直接的、或與政府“合伙”的方式獲得了開發石油化工工業的權利。這是一塊令人垂涎的鮮嫩的里脊肉。當時可以預見到七十年代將出現“石油繁榮”。在相隔幾小時就頒布兩條法令，這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從莎士比亞到布雷赫特，許多人都樂于想象發生了什么事。門簾在晃動，走廊里腳步聲不斷，拼命地叩門，綠色的紙幣滿天飛，官府里群情激昂等等。政府一位部長承認：在巴西，除了國家本身，只有外國資本還是強大的，當然也有一些光榮的例外。[[1]](#filepos697203)政府盡一切可能避免美國和歐洲大公司遇到這種令人不自在的競爭。

用于工業的外國資本是在五十年代開始大量進入巴西，這得到儒塞利諾·庫比契克總統推行的目標計劃（1957-1960年）有力的促進。這是令人興奮的發展時期。巴西利亞像從魔術師奇妙的禮帽中涌現出來，屹立在一片荒野之中，那兒的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有輪子；人們修建公路，修筑水庫大壩；汽車制造廠每兩分鐘即生產一輛轎車。工業高速度增長著。為外國投資敞開大門歡迎美元闖入巴西，人們感覺到了發展的有力步伐。油墨未干的鈔票進入流通。大躍進靠的是通貨膨脹和一筆由下幾屆政府承擔的、壓得人透不過氣的沉重外債。為使外國企業能向它的總公司匯去利潤，收回投資，庫比契克總統保證它們享有使用特別兌換率的優惠。國家對企業從國外舉借的債務與企業共同承擔責任也為還債和支付利息提供低價美元。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發表的一項報告[[2]](#filepos697530)，在1955至1962年間進入巴西的投資總額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國家作保的貸款。也就是說企業五分之四以上的投資來自外國銀行，這些投資增加了巴西政府巨大的外債。另外，巴西對進口機器提供特別優惠的政策[[3]](#filepos698431)。民族企業享受不到這些賜予通用汽車公司或大眾汽車公司的便利。

當巴西社會科學研究所公布它耐心調查巴西各大經濟集團的有關材料時暴露了吸引帝國主義資本的非國有化政策的后果[[4]](#filepos698792)。在擁有超過四十億克魯塞羅資本的企業聯合體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國企業，其中大部分是美國的。資本在十二億克魯塞羅以上的企業聯合體中，屬于外國集團的有十二家，而民族企業只有五家。毛里西奧·比尼亞斯·德凱羅斯對上述調查進行了分析后指出：“經濟集團越大，它屬于外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更具有說服力的是：二十四家資本超過四十億克魯塞羅的民族企業中，僅有九家的股票與美國或歐洲資本沒有聯系，盡管如此，它們中有兩家與外國董事會有些關系。調查表明，有十個經濟集團在它們各自的專業范圍內實際上行使壟斷權，而其中有八個是美國大公司的分公司。

然而，這一切對隨后發生的事件來說只不過是兒戲。從1964年到1968年中期，十五家汽車廠或汽車配件廠被福特、克萊斯勒、威利斯、西姆卡、大眾或阿爾法·羅米歐等汽車公司吞并；在電力和電子工業方面，有三家巴西大企業落入日本人的手中；韋思、布里斯托爾、米德·約翰遜和利弗等公司兼并了一些制藥廠，使市場上的國產藥品僅占五分之一；阿納康達銅礦公司撲向有色金屬行業，聯合碳化物公司撲向塑料工業、化學工業和石油化工工業；美國罐頭制造廠、美國機械和鑄造廠和其他同行占有了六家民族資本的機械和冶金企業；巴西大型冶金廠之一的巴西礦業總公司被伯利恒鋼鐵廠、大通曼哈頓銀行和美孚石油公司組成的財團以倒閉廠的價格買下來。議會專為調查這類問題而組成的委員會的結論是聳人聽聞的，但是軍政府關閉了議會，巴西民眾從不知道上述材料[[5]](#filepos699806)。

在卡斯特洛布蘭科將軍執政時期，簽署了一項實際上給外國企業以治外法權的投資保證協定，此外，還減少了外國企業要交的所得稅，向他們提供使用貸款的特殊便利。與此同時，掃除了上屆古拉特政府為防止利潤外流而設置的障礙。獨裁政府像拉皮條的人介紹淫婦那樣將整個國家拱手讓出試圖勾引外國資本家，并恰如其分地說道：“在對待外國人方面，巴西是世界上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不限制股東的國籍，……不規定注冊資本可匯出利潤的百分比極限，不限制資本返回原國的數額，并把用于再投資的利潤，視為原資本的增加……”[[6]](#filepos700052)

阿根廷與巴西爭奪成為帝國主義投資的寵兒。在這同一時期內，阿根廷軍政府在頌揚它提供的優惠條件方面也不甘落后。1967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亞將軍在明確阿根廷經濟政策的演說中重申母雞向狐貍提供均等的機遇的故事：“根據我國從來不歧視外國資本的傳統政策，在阿根廷的外國資本將與國內投資處于同等地位。”[[7]](#filepos700373)阿根廷也不限制外國資本入魔，即不限制外來資本在阿根廷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也不限制利潤匯出和資本返回原國等。專利權使用費、開發稅和技術服務費的支付方式變得非常靈活。除了各種鼓勵性措施和豁免方法之外，政府還豁免企業交稅并向他們提供特別匯率。1963至1968年間，在鋼鐵、汽車及零配件制造、石油化工、化工、電力、造紙和卷煙等[[8]](#filepos700667)許多不同的生產領域，有五十家阿根廷大企業實行了非國有化，其中二十九家落入美國人手中。1962年，西亞姆·迪·特利亞和阿根廷凱塞工業公司這兩家私人民族資本企業名列拉丁美洲五大工業企業之首，到1967年，這兩家企業均被帝國主義資本兼并。在阿根廷，那些年銷售額超過七十億比索的最強大的企業中，外國企業的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一半，國家企業占三分之一，而阿根廷私人企業僅占六分之一[[9]](#filepos700991)。

美國在拉丁美洲制造業的投資有近三分之一集中在墨西哥。這個國家同樣既不限制資本的轉移，也不限制利潤返回原國。該國也因沒有任何兌換限制而引人注目。強制性的資本墨西哥化硬性規定，在一些工業部門中，大部分股份必須屬于墨西哥。該國工商部長于1967年宣稱：“總的來說，外國投資者熱烈歡迎這種墨西哥化，他們公開承認建立合資企業有許多好處。”他又說：“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國際上有名望的公司也在墨西哥建立了這種形式的聯合公司。同樣應該強調的是，工業墨西哥化政策不僅沒有削弱外資對墨西哥的熱情，而且1965年打破投資額紀錄以后，1966年的投資總額又超過了1965年。”[[10]](#filepos701237)1962年，墨西哥最重要的一百家大企業中，有五十六家全部或部分被外國資本所控制，二十四家屬于政府，二十家為私人資本企業。這二十家民族資本的私營企業，其銷售額只占上述一百家企業銷售總額的百分之七強。[[11]](#filepos701524)目前，外國大商號控制了在計算機、辦公用具、機械和工業設備等方面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通用、福特、克萊斯勒和大眾等汽車公司已鞏固了它們在汽車制造業和輔助廠網的勢力。新興的化學工業分屬杜邦公司、孟山都化學公司、帝國化學公司、聯合化學公司、聯合碳化物公司和氨基氰公司。主要的制藥廠落在帕克、大衛、歇克、西德尼·羅斯和施貴寶等公司手中。美國人造絲公司在化纖生產方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安德森—克萊頓和利伯兄弟公司日益控制食用油的生產。外國資本大量地參與水泥、卷煙、橡膠及橡膠制品、日用品和各類食品的生產。[[12]](#filepos701924)

注釋

[[ 1 ]](#_1_51)    埃里奧•貝爾特蘭部長在里約熱內盧商業協會午餐會上的講話, 見《人民郵報》，1969年5月24日。

[[ 2 ]](#_2_50)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和全國經濟開發銀行：《巴西經濟政策十五年》，智利，圣地亞哥，1965年。

[[ 3 ]](#_3_48)    極力擁護外國投資的經濟學家，歐亨尼奧•古丁估計，僅這最后一項，巴西就紿美國和歐洲企業送去了不多不少的十億美元。莫亞西爾-派桑估計，在汽車工業的建立時期，美國和歐洲企業所得的優惠相當于當 時的國家預算。保羅•希林指出（《外國人的巴西》,蒙得維的亞，1966年），巴西政府一面給大的國際跨國公司讓了許多利益，使它們能以最少的投 資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另一方面，則拒絕給在瓦加斯時期創建的國家發動機廠提供幫助。后來，在卡斯特洛•布蘭科政府時期，這家國營企業被賣給了阿爾法•羅米歐公司。

[[ 4 ]](#_4_40)    毛里西奧•比尼亞斯•德克羅斯：《百萬富翁集團》,見《社會科學學院雜志》，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1965年1月——12月。

[[ 5 ]](#_5_39)    這個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1968年，外國資本控制了巴西資本市場的40%，外貿的62%，海運的82%，對外空運的67%，機動車生產的100%，車輪氣胎生產的100%，藥品工業的80%以上，化學工業的近50% ,機械生產的59%，汽車配件工廠的62%，鋁生產的48%和水泥生產的90%。外國資本中有一半是屬于美國企業，其次為德國企業。順便值得指出，聯邦德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呈上升趨勢。巴西每生產兩輛汽車，其中有一輛是大眾公司的，這是全拉丁美洲地區最重要的一家公司。拉 美第一家汽車廠是一個德國企業，即1951年在阿根廷建立的本茲汽車廠。拜耳化學公司、赫希斯特公司、巴登公司、舍靈公司等控制著拉美的大部分化學工業。

[[ 6 ]](#_6_34)    《紐約時報》特刊，1969年1月19日。

[[ 7 ]](#_7_25)    塞爾希奧•尼古勞：《外國在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成員國的直接投資》，墨西哥，1968年。

[[ 8 ]](#_8_23)    羅赫略•加西亞•盧皮：《反對外國占領》，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

[[ 9 ]](#_9_15)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引自《1968年拉丁美洲經濟研究》, 紐約一智利，圣地亞哥，1969年。

[[ 10 ]](#_10_8)    《視界》雜志報導，1967年2月3日。

[[ 11 ]](#_11_7)    何塞•路易斯•塞塞尼亞:《壟斷集團在墨西哥>,墨西哥,1962年。

[[ 12 ]](#_12_6)    何塞•路易斯•塞塞尼亞：《在帝國軌道的墨西哥》,墨西哥，1970年；阿隆索•阿吉拉爾、費爾南多•卡蒙娜:《墨西哥，財富與貧困》,墨西哥,1968 年。

00002.jpg

### 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轟炸有助于征服者登陸

政府兩位部長在議會的巴西工業非國有化委員會作證時承認，卡斯特洛·布蘭科政府為使國外貸款直接流向企業而采取的措施，使民族資本的工廠處于極不利的境地。兩位部長所指的是1965年初頒布的著名的289號條例，即外資企業從國外得到利息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的貸款的同時，可以得到特別匯率。如果克魯塞羅貶值，政府還保證這些企業繼續享受原先的特別匯率，而本國企業得為它們辛辛苦苦在國內爭取到的貸款支付百分之五十的利息。這一措施的發明人羅伯托·坎波斯對此是這樣解釋的：“很顯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聰明，有人天生愚笨。有人生來是運動員，有人生來是殘廢。世界上有大企業和小企業。有人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時期夭折，另一些人則毫無意義地渡過漫長的一生，簡直是一種犯罪。在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質方面，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不平等。貸款機制也不例外。主張民族企業在使用外國貸款方面應該與外國企業享有同等權利，顯然是不了解基本的經濟現實……”[[1]](#filepos712016)根據這一簡短、但內容豐富的資本主義宣言的論點，弱肉強食法則自然是人類生活的法則，世界上不存在不公正，因為我們所認為的不公正，只不過是宇宙殘酷的和諧的表露，也就是說，貧窮的國家之所以貧困，就是因為它們窮。我們生來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這是命中注定的，也就是說，一些人注定要順從，另一些人注定要統治別人。有人引頸待斃，有人投繩拉索。這部宣言的作者是在巴西貫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的人。

如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一樣，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有利于外國征服者踏著被夷平的土地進入巴西。自五十年代末以來，經濟衰退、貨幣不穩、貸款短缺和國內市場購買力下降等，大大地有助于搞垮民族工業并將其置于帝國主義公司腳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神奇的穩定貨幣為借口，強加于拉丁美洲的政策，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不平衡。該組織別有用心地本末倒置并把現行經濟結構的危機與通貨膨脹混為一談。這個組織推行自由貿易，禁止進行多邊交易和簽訂以貨易貨協定，強迫緊縮國內貸款已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凍結工資和不鼓勵國家的經濟活動等等。除了此項計劃外，還加上大幅度貶值貨幣，從理論上講，這是為了恢復貨幣本來的價值和刺激出口。實際上，貨幣貶值只能刺激國內資本的集中，得益的是統治階級，也只能幫助來自國外、手提箱內塞滿大把美元的外商吞并民族企業。

在整個拉丁美洲，這種體制所生產的東西遠遠少于消費的需要，通貨膨脹正是這種軟弱無力結構的產物。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去從根本上解決生產供應不足的問題，而是重兵攻打供應不足的后果，這樣就進一步摧毀了國內消費市場本來就低得可憐的購買力，也就是認為，在有忍饑挨餓的人的土地上，過分的需求會成為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種方案，不僅在求穩定和發展方面遭到失敗，而且從外部加劇了對各國的鉗制，增加了廣大貧苦大眾的貧困，使社會矛盾激化。在貿易自由、競爭自由和資本流通自由等神圣戒律的影響下，這些方案加速了經濟和金融非國有化進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廣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制度（關稅率、貿易限額、內部補貼）的美國從未提出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但是，對拉丁美洲卻一貫強硬，這個組織正是為此而創立的。自從智利在1954年接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一個代表團后，這個組織的種種忠告遍及拉丁美洲各地。今日，大部分政府仍盲目地遵從該組織的指示。治療的方法反而使病情惡化、以便更好地迫使病人接受貸款和投資之類的毒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接提供貸款，或者為了讓其他組織提供貸款，大開必不可少的綠燈。誕生于美國，總部設在美國，并為美國服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實是起到國際監察員的作用，沒有它的批準，美國銀行就不掏錢。世界銀行、國際發展銀行和其他世界性慈善機構，同樣以各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機構簽署并履行意向書作為提供貸款的條件。拉丁美洲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票數尚不及美國所掌握票數的一半，美國正是靠這點來指導在世界上搞貨幣平衡的至高無上的制作者的政策，也就是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當美元開始成為國際貨幣霸主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恰好是為使華爾街對全球的金融支配權制度化而創立的。這個組織一貫忠于其主子[[2]](#filepos712440)。

拉丁美洲的民族資產階級確實具有吃年金的天賦，面對國外對民族工業雪崩似的沖擊，它沒有進行大的阻擋。不過，帝國主義公司也確實使用了一整套摧毀拉美民族工業的手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事先進行的轟炸有助進行滲透。這樣，在證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之后只打個電話就占有了企業，代價僅僅是給些股票作為喘息之機，或者是把債務變成提供物資、使用專利和商標或引進技術。由于貨幣貶值而翻番的外債，迫使民族企業為償還以美元計算的債務而付出更多的本國貨幣，外債就這樣成為致命的陷阱。依靠進口技術的代價是昂貴的。因為公司的技術訣竅包括吞并對方的高超技能。兩年多以前，巴西民族工業的最后一批勇士中，有人在里約一家報紙上宣稱：“經驗證明，巴西常常拿不到出售某一家民族企業應得的收入，這筆錢留在購買國的金融市場里生息”[[3]](#filepos712710)。債權人索債時，把欠債人的設備和機器據為己有。巴西中央銀行公布的數字表明，在1965，1966和1967年，五分之一以上的新投資實際上是把未償付的債務變為投資。

除了強者在金融和技術上訛詐弱者外，還要加上背信棄義的自由競爭。由于大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是世界性機構的組成部分，它們可以在一年、兩年或所需要的時間里賠錢。它們先壓低價錢。然后坐下來等候被圍困者投降。銀行配合包圍。由于民族企業并非如想象中那樣有償還能力。銀行于是拒絕向它提供給養。遭到圍困的企業很快舉起白旗。當地資本家就變成勝利者的小伙伴或雇員，也許可以得到他最向往的結局，就是以股份的形式從外國總公司那里贖回其財產，靠吃年金快快活活地度余生。在壓價傾銷方面，巴西阿德西特膠帶廠被強大的聯合碳化物公司吞并的過程很能說明問題。總部設在明尼蘇達州、觸手遍及世界各地的這一家著名的蘇格蘭公司，先是在巴西市場以超來越低的價格銷售自己的膠帶，使阿德西特膠帶廠的銷售額不斷下降。銀行停止對該廠提供貸款。蘇格蘭公司還繼續壓價：先降價30%，繼而降價40%。這時，聯合碳化物公司出臺了，它以令人絕望的價格購買了巴西這家工廠。隨后它又和蘇格蘭公司協商將巴西市場一分為二，各占一半。接著，它們一致同意將膠帶價格提高50%，這就是消化了。幾年前，瓦加斯時代制定的反托拉斯法已被廢除了。

美洲國家組織自己承認[[4]](#filepos712958)，美國分公司充足的財政資源，“使一些民族企業在嚴重缺乏流動資金時被代表外國利益的公司買走了。”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壓縮國內信貸而進一步加劇了的財政資金的不足，扼殺了地方工業。但是美洲國家組織的同一個文件宣稱，美國企業為在拉丁美洲保持其正常的生產和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中，足足有95.7%是以信貸、貸款和利潤再投資的方式來自拉丁美洲。在制造業方面，這一比例為80%。

注釋

[[ 1 ]](#_1_52)    羅伯托•坎波斯部長在議會調查委員會關于民族企業與外國企業進行交易的報告中提供的證詞。打字稿，巴西利亞眾議院，1968年9月6日。   
不久以后，坎波斯發表了關于秘魯政府民族主義態度的一種奇怪的理論。據他認為，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的政府沒收美孚石油公司只不過是“男子漢好出風頭”的一種表現。他寫道，民族主義的惟一目的是滿足人類原始的仇恨。他補充說驕傲既不創造投資，也不增加資本量……” (發表在《環球報》，1969年2月25日）

[[ 2 ]](#_2_51)    薩穆埃爾•利希滕斯坦、阿爾維托•庫里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家的經濟危機》，蒙得維的亞，1967年；比維安•特里亞斯：《帝國的危機》，蒙得維的亞，1970年。

[[ 3 ]](#_3_49)    費爾南多•加斯帕利恩，見《晨郵報》,1968年5月1日。

[[ 4 ]](#_4_41)    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同前引書。

00002.jpg

### 5、銀行的入侵——美國照管本國的儲蓄存款，卻自由支配他國存款

本國資金納入了帝國主義各分公司的軌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幾年來美國銀行分行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拉丁美洲各地。向衛星國的國內存款進攻與美國長期的國際收支逆差有關。這種逆差迫使美國遏制其海外投資，也使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出現了聳人聽聞的貶值。拉丁美洲除提供食物外還提供唾液，美國只是張口而已。工業非國有化成為一件禮物。

據國際金融調查組織的材料[[1]](#filepos717273)，1964年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國銀行分行有七十八家，而到1967年已增至一百三十三家。1964年，這些銀行的存款額為八點一億美元，到1967年則為十二點七億美元。隨后，在1968和1969兩年里，外國銀行迅猛發展。目前，第一國民城市銀行在拉丁美洲十七個國家足足有一百一十家分行。這一數字包括近幾年來被城市銀行買下的幾家全國性銀行。洛克菲勒財團的大通曼哈頓銀行于1962年買下了有三十四家分行的巴西家庭銀行；1964年在秘魯買下了擁有四十二家分行的大陸銀行1967年買下了在哥倫比亞和洪都拉斯有二十四家分行的大西洋銀行；1968年，又買下了阿根廷商業銀行。古巴革命對在古巴的二十家美國銀行實行國有化，但是美國從沉重打擊中恢復過來并漸漸有所發展，僅僅在1968年，就有七十多家美國銀行新分行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區和南美洲那些最小的國家里開業。

精確地了解同時進行的各種經濟活動（津貼、控股、金融和代辦處等）增長的規模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知道，一些銀行所吸收的拉美資金，以相同的或更高的比例增長，這些銀行雖然沒有公開作為外國銀行分行進行營業，但是外國通過占有起決定性作用的大量股份，或者是提供條件苛刻的信貸條款控制它們。

所有的銀行入侵都是為了把拉丁美洲的儲蓄引向在這一地區經營的美國企業，而民族企業則因缺乏信貸而被扼殺。在一些國家開展業務的美國銀行的公共關系部恬不知恥地宜稱，他們最重要的目的是使這些國家的國內存款被成為各銀行總行客戶的跨國公司所利用[[2]](#filepos717604)。我們可以想象，某家拉丁美洲銀行能躋足紐約吸收美國國內儲蓄嗎？肥皂泡般的幻想只能在空中破裂。美國明確禁止搞這種不可思議的冒險行動。在美國，任何一家外國銀行都不能接收美國公民的存款。相反，美國銀行卻可以通過為數眾多的分行隨心所欲地支配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內存款。拉丁美洲像美國一樣，熱心于使金融美國化。1966年6月，巴西折扣銀行經與其股東協商，作出一項充滿民族主義精神的決定。這家銀行在其所有的文件上都印上了我們信仰上帝這樣一句話，并自豪地指出，美元也寫有我們信仰金錢這樣一句座右銘。

拉美銀行包括那些沒有被外國資本滲透或圍困的在內，它們的貸款方向與城市銀行、大通銀行或美洲銀行相一致，即它們寧愿滿足那些能提供可靠保證、進行大筆交易的外國工商企業的貸款申請。

注釋

[[ 1 ]](#_1_53)    國際金融調查組織，見《貿易報》，紐約，1968年2月25日。

[[ 2 ]](#_2_52)    羅伯特•A•貝內特、卡倫•阿爾蒙蒂：《美國銀行的國際活動》，見《美國銀行》，紐約，1969年。

00002.jpg

### 6、進口資本的帝國

羅伯托·坎波斯在其制定的“政府經濟行動綱領”中預言，由于政府執行優惠政策，外國資本將涌入巴西，推進巴西的發展，為穩定巴西的經濟和金融做出貢獻。[[1]](#filepos723227)有關方面宣稱，1965年來自國外的新的直接投資額將達一億美元，但實際上只有七千萬美元。有關方面還斷言，在以后的幾年，每年的投資額將超過1965年的估計數，但是這些預言全都落空。1967年外國在巴西投資了七千六百萬美元，而通過利潤、股利、技術援助費、“專利權使用費”或特許權使用費、注冊商標使用費等形式流失的資金超過新投資的四倍。除了這些流失的鮮血之外還應加上秘密匯出國外的資金。巴西中央銀行承認，1967年有一點二億美元通過不合法途徑匯出巴西。

顯而易見，逃逸的資金大大超過了投入的資金。歸根結底，在工業非國有化的關鍵三年里即1965，1966和1967年，新的直接投資比1961年要少許多[[2]](#filepos723735)。美國在巴西的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工業方面，但是投資額不足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工業投資總順的4%。美國在阿根廷的投資剛剛占上述投資總額的3%，在墨西哥占3.5%。華爾街沒有做出多大的犧牲就消化吸收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工業中心。

列寧這樣寫道：“以壟斷為主宰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資本輸出。”在我們今日生活的年代里，正如巴蘭和斯威齊指出的那樣，帝國主義是從它勢力所及的國家進口資本。在1950年至1967年期間，不算利潤再投資，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新投資共計為三十九億二千一百萬美元。同期由企業匯往國外的利潤和股利達一百二十八億一千九百萬美元。外流的利潤是在這一地區新投資總額的三倍多[[3]](#filepos724231)。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看法，從那時起，利潤外流量再度增加，最近幾年的收益為新投資的五倍。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資金外流的增長幅度最大。但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估計。作為償還債務而匯出的相當大一部分基金實際上是投資所得的利潤，上述數字既不包括因支付專利費、特許權使用費和技術援助費而流向國外的錢，也不包括其他通常在“錯誤和遺漏”一欄目的掩蓋下，通過轉賬悄悄地匯走的錢，這一數字也不包括各公司在給其子公司提供原料時，價格加碼所得的利潤，以及以同樣的熱情夸大其生產成本所獲得的利潤。[[4]](#filepos724681)

公司在這方面的想象力也反映在投資本身。的確，由于技術的迅速發展固定資本在發達經濟中的更新周期越來越短，絕大部分出口到拉丁美洲國家的機器和設備，使用壽命已縮短，因為它們在原產地已經使用過一段時間。事實上，購買機器和設備的款已被部分或全部償還。但是，在向海外投資時，是不考慮這一細節的，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機器在出口前已經磨損這一事實，那么，被隨心所欲提高了身價的機器，其價值確實與實際價值相差甚遠。另外，總公司沒必要花錢在拉丁美洲生產那些以前從國外賣給拉丁美洲的產品。各國政府負責避免發生這類事情。它們將資金預付給前來完成其救世主使命的子公司，于是，只要子公司在將要建廠的地方插上一個牌子，它就可以得到當地信貸。在進口所需物品時，子公司享有兌換優惠(這些物品實際上是在公司內部買賣的)，在一些國家，子公司甚至能保證得到特別兌換率來清還自己的外債，這些債務通常是欠所屬公司的金融機構。《資料》[[5]](#filepos724955)雜志的一項估算指出，1961年至1964年，投入到阿根廷汽車制造工業的外匯，比建設總功率超過二千二百兆瓦的十七個熱電廠和六個水電站所需資金多三點五倍，相當于為使人均生產總值年增加2.8%，重工業在十一年里需要進口的機器和設備的總值。

注釋

[[ 1 ]](#_1_54)    經濟協調與計劃部入政府的經濟行動綱領》，里約熱內盧，1964 年11月。兩年后坎波斯在圣保羅的麥肯齊大學講話時強調說：“由于處在組建過程的經濟沒有資金來發展自己（如有資金，它們就不會落后），所以，接受所有愿意同我們一起冒風險（進步是一種美妙的風險）并獲得一部分成果的人的合作是合法的。”1966年12月22日。

[[ 2 ]](#_2_53)    美國貿易部的有關機構髙興地指出：“1965年以后，從巴西匯來的資金有所增加”，“作為利息、收益、紅利和特許權稅流進的資金在增加，貸款的期限和條件取決于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出的承諾”，見《國際貿易》，1967年4月24日。

[[ 3 ]](#_3_50)    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同前引書。肯尼迪總統早在1960年就承認，“我們從需要資本的不發達國家中得到了十三億美元，我們給他們的只有兩億美元的資本投資”。（在勞聯——產聯大會上的發言，邁阿密，1961年12月8日）。

[[ 4 ]](#_4_42)    1955—1966年間，神秘的錯誤和遺漏在委內瑞拉超過一億美元, 在阿根廷超過七點四三億美元，在巴西為七點一四億美元，在烏拉圭為三點一億美元。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5 ]](#_5_40)    《經濟和社會調查資料》，布宜諾斯艾利斯，1965年6月。

00002.jpg

### 7、專家治國論者比海軍陸戰隊更有效地使人進退維谷

當企業帶走的美元大大超過所投入的美元時，拉美地區長期的外匯匱乏便進一步加劇。所謂“受惠”國家的資本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于是貸款機制開始運轉。在拆毀拉美民族資本工業那脆弱的防衛堡壘、鞏固新殖民主義體制方面，國際信貸組織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援助如同故事中的慈善家，他給自己的乳豬裝上一條木腿，但小豬之所以缺腿，是由于這位慈善家正一點一點地品嘗這只乳豬。美國因軍費開支和對外援助而造成的支付逆差，如一把懸在頭頂上的達摩克斯利劍，既威脅著美國的繁榮，又同時使這種繁榮成為可能。每當壟斷集團的美元發生什么危險，帝國便派海軍陸戰隊前往救駕，而更為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派專家治國論者并發放貸款，以擴大生意，確保有原料和市場。

今日的資本主義，在世界權力中心，以一種無可置疑的私人壟斷和國家機器的雙重身份出現[[1]](#filepos749290)。跨國公司直接利用國家機器來積累、翻番和集中資本、深人發展技術革命、使經濟軍事化、并通過各種機制，確保成功地實現資本主義世界美國化。進出口銀行、國際開發署和其他一些小機構，在確保資本主義世界美國化方面各盡其職。一些自詡為國際機構的組織也在發揮同樣的作用。在下述機構中，美國擁有不容爭辯的領導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孿生兄弟—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以及泛美開發銀行。這些機構自稱有權制定申請信貸的國家必須遵循的經濟政策，它們向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和有決定性意義的各個部發起卓有成效的攻勢、掌握所有經濟和金融方面的秘密材料、起草并頒布全國性法律、禁止或批準這些國家政府采取的措施，并詳詳細細地指定這些政府的方針政策。

國際慈善并不存在，對美國來說，搞慈善也要先從自家開始。對外援助首先在內部起作用，就是使美國經濟自我幫助。當羅伯托·坎波斯身為古拉特民族主義政府大使時，他將外援說成是一項擴大海外市場的計劃。此計劃的目的在于吸收美國剩余物資，減少美國出口工業生產過剩[[2]](#filepos749533)。爭取進步聯盟成立不久，美國商業部即慶賀該聯盟的順利進展，指出該聯盟已經為美國四十四個州的私營企業經辦了新的買賣，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3]](#filepos749772)。不久前，約翰遜總統在1968年1月向國會所作的報告中保證，1969年美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援將用于資助購買美國商品，他說，“為擴大這一比例，我已加緊努力，親自領導”[[4]](#filepos750009)。1969年10月，電報將爭取進步聯盟泛美委員會主席卡洛斯·桑斯·德圣瑪麗亞在紐約發表的爆炸性聲明傳到各地，他說，對外援助對美國經濟、對美國國庫都已產生了很好的效益。自五十年代末美國發生收支不平衡危機以來，提供貸款的條件是要購買美國工業品，而總的來說美國的工業品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類產品價格更貴。美國不久前開始使用某些機制，如“否定產品目錄”。這是為防止受援國把信貸用于出口某些產品，因為美國能夠以很好的競爭條件把這些產品投到國際市場而無需采取自我行善手段。隨后實行的“肯定產品目錄”，使借助外援出售美國的一些工業產品成為可能。這些工業品以比國際市場高出30%至50%的價格銷售。美洲國家組織在上述文件中宜稱。資助所意味的那種聯系是“全面補貼美國出口商品”。美國商業部承認，國際市場的價格極不利于生產機器設備的公司，“除非它們能夠利用從不同的外援計劃中可以得到的最靈活的資助”[[5]](#filepos750249)。1969年底，當理查德·尼克松在一次講話中保證放開外援的時候他僅僅談到在拉丁美洲不同的國家購買產品的可能性。然而，在此之前，泛美開發銀行已采用過這種方式，委托它的特別行動基金組織發放貸款。但是經驗證明，簽訂合同時，最終總是選擇美國，或美國設在拉丁美洲的子公司作為供貨的一方。國際開發署、進出口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的大部分機構發放貨款時，都要求必須由懸掛美國國旗的船只負責運輸一半以上的貨物。美國海運費如此之貴，有時竟比世界上最便宜的海運費高兩倍。在通常情況下，為所運貨物提供保險的也是美國保險公司，而具體的保險業務又是通過美國的銀行來進行。

美洲國家組織對拉丁美洲得到的實際援助做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估計。[[6]](#filepos750497)一旦除去“水分”就可以看到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名義援助可視為實際援助。對工業、礦業和交通的貸款，以及補償性信貸，僅占所得貸款的五分之一。進出口銀行的援助，從南向北伸展。美洲國家組織說，進出口銀行提供的資金，與其說是援助，不如說是對拉丁美洲地區的一種附加支出，因為美國通過這家銀行出口的商品是加價商品。

泛美開發銀行的大部分普通資金是由拉丁美洲提供的。但是這家銀行的文件除了蓋有本銀行的印章外，還帶有爭取進步聯盟的標志。在泛美開發銀行內部惟有美國擁有否決權。拉丁美洲國家在泛美開發銀行內的表決權是根據每個國家向該銀行提供的資本按比例分配的，他們的票加在一起不夠通過重要決議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數。1969年八月，納爾遜·洛克菲勒在他向尼克松所作的著名報告中承認，“雖然美國未曾行使過它對泛美開發銀行貸款的否決權，但是由于存在著把否決權用于政治目的的威脅而影響到該銀行的各項決議”。泛美開發銀行強加于他人的條件與公開宣稱是美國機構的組織所提的條件相同，那就是除了在宣傳中要特別提到爭取進步聯盟以外，貸款必須用于購買美國商品，至少一半的貨物必須用掛星條旗的貨船來運輸。凡是泛美開發銀行這位善良的仙女用魔棍碰過的各項服務，它都要規定對方應付的服務費和服務稅。它還決定水費應該收多少，規定下水道工程稅或住宅稅。這一切都是根據經它同意任命的美國顧問提出的建議來進行的。泛美開發銀行還批準工程設計圖，起草投標書，管理資金，監督工程進展情況等[[7]](#filepos750812)。根據新殖民主義文化的準則，在改革拉美地區高等教育結構的任務中，泛美開發銀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這家銀行給大學貸款，于是，沒有它的認可和批準，就不能修改大學的組織法或章程。與此同時，該銀行也迫使大學進行某些教育、管理及財政方面的改革。當發生爭議時，由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指定仲裁人[[8]](#filepos751144)。

與國際開發署簽訂的合同不僅僅規定對方必需購買美國商品，使用美國船只來運輸商品，而且通常還禁止對方與古巴和越南北方進行貿易，強迫簽約國接受美國技術人員在管理方面的監護。美國拖拉機或化肥與在國際市場可以低價購買的拖拉機或化肥之間存在著差價，為了彌補這種不平衡，國際開發署強迫那些利用信貸進口產品的國家免收這些產品的捐稅和關稅。國際開發署的外援包括警用吉普車和現代化武器，為了適當地維護受援國的社會秩序，貸款申請經國際開發署批準后，貸款額的三分之一能立即兌現，余下的三分之二就要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準才能發放。這個組織提出的各種方案往往引起社會的動亂。如果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做仍未能像拆鐘表那樣，一個零件又一個零件地拆毀受援國主權的各種機制，那么，國際開發署還會順便要求批準某些法律或法令。國際開發署是爭取進步聯盟主要的資金運輸工具。根據爭取進步聯盟泛美委員會與烏拉圭政府簽署的協議，烏拉圭政府保證，本國政府所有機構的收入和支出以及政府在稅率、工資和投資方面的政策，都由國際開發署這一外國機構直接控制[[9]](#filepos751414)，不必再列舉更多的令人費解的慷概大方的事例了。然而，最苛刻的條件很少見諸于協定文本和公開承諾，而是掩藏于秘密補充條款之中。烏拉圭議會永遠不會知道，為了能夠在美國農業過剩保護法下得到面粉、玉米和高粱，該政府已于1968年三月接受了美國提出的烏拉圭當年大米出口的限額。

一把把匕首在援助窮國的幌子下閃閃發光。曾任爭取進步聯盟總經理的特奧多羅·莫斯科索承認：“……在聯合國或在美洲國家組織，有時候美國需要某個國家的一票，依照外交是冷酷無情的這一被奉為圭臬的傳統，該國家的政府很可能為這一票索要價錢。”[[10]](#filepos751695)1962年，在埃斯特角大會上，海地代表用它的一票換來了一個新機場，而美國則得到了將古巴從美洲國家組織開除出去所需要的多數票[[11]](#filepos752447)。危地馬拉前獨裁者米格爾·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曾宣稱，為了使美國履行購買更多的危地馬拉白糖的諾言，他不得不以危地馬拉將在爭取進步聯盟的所有會議上投反對票來要挾美國人[[12]](#filepos752731)。在若奧·古拉特民族主義政府時期（1961-1964年），巴西是爭取進步聯盟最偏愛的國家。初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奇談怪論。但是，一旦了解了巴西如何使用得到的援助，奇談怪論便戛然而止。爭取進步聯盟的信貸如同埋在古拉特前進道路上的地雷。卡洛斯·拉塞爾達當時是瓜納巴拉州州長、極右派領袖。他得到的美元比巴西整個東北部多六倍，于是，人口不足四百萬的瓜納巴拉州在世界最壯觀的海灣旁為游客修建美麗的花園，而巴西東北部的居民繼續成為拉丁美洲肌體上的一塊爛瘡。1964年6月，將卡斯特洛·布蘭科扶上臺的政變已經取得成功，托馬斯·曼這位負責美洲事務的副國務卿、約翰遜總統的左膀右臂曾解釋說：“美國將原擬給古拉特政府的經援給了巴西幾位有能力的州長，希望以此來資助民主。華盛頓沒有為解決巴西的國際收支差額或為巴西聯邦政府的預算拿出過一分錢，因為那樣會使巴西中央政府直接受益。”[[13]](#filepos753066)美國政府斷然拒絕與秘魯貝朗德·特里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除非秘魯政府像美國政府所希望的那樣，保證對國際石油公司采取寬大的政策。貝朗德拒絕了，其結果是到1965年底，秘魯甚至未能從爭取進步聯盟那里拿到自己應得的貸款額”。[[14]](#filepos753339)眾所周知，貝朗德后來妥協了。可他丟了石油和政權，他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屈從。在玻利維亞，美國貸款沒有為這個國家建設自己的錫廠提供過一分錢，結果是錫礦石繼續運往利物浦，在那里加工后再運往紐約。在玻利維亞這樣一個兒童死亡率高得與海地不相上下的國家，援助卻孕育出一個寄生的商業資產階級，使官僚集團膨脹。用這筆援助修建了高樓大廈、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耗費大而毫無效益的東西。美國的信貸機構和國際機構否定玻利維亞有權接受前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幫助以便創建石化工業、開采、冶煉鋅、鉛和鐵、建設煉錫廠和煉銻廠。所以玻利維亞不得不只進口美國貨。當被美國援助吞噬一空的民族革命運動政府最終垮臺時，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便開始準時出席獨裁者雷內·巴連多斯的內閣會議。[[15]](#filepos753820)

貸款的各項說明如此精確，如同一支測量各國貿易大氣候的溫度計，貸款還幫助驅散百萬富翁那明朗天空的政治烏云和革命風暴。1963年，以戴維·洛克菲勒[[16]](#filepos755277)為首的幾位商人宣稱：“美國將在那些表示愿意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的國家落實經濟握助計劃，而對那些未作出令人滿意的成績的國家，美國則將撤回其援助。”對外援助法明確規定，“凡是對任何美國公民的資產、或對一半以上的資產屬美國公民所有的企業、公司和集團實行國有化、沒收、贖買或加以控制的國家”。[[17]](#filepos755892)美國將中止對它的援助。爭取進步聯盟貿易委員會最杰出的委員中，有大通曼哈頓銀行、城市銀行、美孚石油公司、安納康達公司和格雷斯公司的最高層領導人，這并非沒有必要。國際開發署用多種辦法為美國資本家開拓道路，其中有要求受援國批準投資擔保協定，以避免因發生戰爭、革命、起義或貨幣危機而可能造成的損失。美國商業部提供的材料表明，1966年依照國際開發署的“投資保障計劃”，拉丁美洲十五個國家向美國私人投資者提供擔保，被擔保的為投資總額達三億多美元的一百個投資項目。[[18]](#filepos756131)

“阿德拉”并非墨西哥革命時期的一首歌名[[19]](#filepos756497)，而是一個國際投資財團，是由紐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共同提議創立的協會。梅隆集團熱情地參加這一協會，入會者還有歐洲的一些大企業。正如參議員雅各布·賈維斯所說：“拉丁美洲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那就是，美國借邀請歐洲‘加入’協會之機表明美國不尋求統治地位或排斥他人……”[[20]](#filepos756752)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協會在1968年的年度報告中，特別感謝泛美開發銀行為促進這一財團在拉丁美洲的貿易而提供的貸款，報告也對國際金融公司在這方面的工作表示敬意，該公司是世界銀行的一個臂膀。為了避免重復勞動和對投資機遇作出估價，“阿德拉”與這兩個機構保持著不斷的聯系。[[21]](#filepos757053)還可列舉許多類似的神圣聯盟事例。在阿根廷，拉丁美洲為泛美開發銀行普通資金提供的資本，幫助了此銀行向諸如南方石油有限公司這樣一些企業提供非常適宜的貸款，或者資助美國費城巴德公司的子公司阿根廷金屬有限公司建設一個汽車配件廠。南方石油有限公司是債券股票電力公司的子公司，它得到的一千多萬美元貸款，用于建設一個石化總廠。[[22]](#filepos757330)在巴西，國際開發署的信貸使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得以擴建其化工廠；進出口銀行為伯利恒鋼鐵公司設在巴西的子公司米納斯吉拉斯工商股份公司提供了優厚的貸款。由于爭取進步聯盟和世界銀行的幫助，飛利浦石油公司于1966年在巴西建成了拉丁美洲最大的一家化肥廠。這一切都算是援助，一切都加在受到命運女神恩惠的國家的外債上。

為了補充被巴蒂斯塔獨裁政權揮霍一盡的外匯儲備，卡斯特羅在古巴革命勝利初期曾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貸款，這兩個組織答復說，古巴首先應當接受一項穩定計劃。同其他國家一樣，這意味著要拆除國家機器，中止結構改革。[[23]](#filepos757642)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在布雷頓森林宣告成立，它們緊密協作為共同目標而努力。在世界銀行，美國擁有投票總數的四分之一，而拉丁美洲二十二個國家的票數加在一起，幾乎不到投票總數的十分之一。世界銀行與美國的關系恰似雷鳴與閃電的關系。

據世界銀行解釋，它的大部分貸款用于建設公路和其他交通線路以及發展電力工業，因為這是“私營企業發展的基本條件”。[[24]](#filepos757946)這些基本建設工程確實為把原料運往港口和國際市場提供了方便，也促進了窮國已非國有化的工業的發展。世界銀行認為：“在盡可能大的程度上，應該把具有競爭性的工業讓給私營企業來經營，這并不意味著世界銀行完全排除向國營企業發放貸額，但是它只有在以下情況發放貸款，即私人資本無力可及，以及經審查后，受援國能令人滿意地保證政府的介入與有效地使用貸款不相矛盾，同時，這種介入對私營企業和公司的發展不起不應起的限制作用。”想得到貸款就要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德定措施和按時償還外債。世界銀行的貸款與采取控制企業利潤的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企業利潤受到過分嚴格的限制，使企業不能在心中有數的基礎上工作更無法推動企業未來的發展”。[[25]](#filepos758219)從1968年起，世界銀行在很大程度上將貸款用于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實現教育計劃、搞農產品貿易和旅游上。

如同其他所有的國際性大財團的吃角子機器一樣，世界銀行是進行訛詐的有效工具是為非常具體的勢力效勞。從1964年起，世界銀行的每一任行長均是美國有名的商人。[[26]](#filepos758672)自1949到1962年領導世界銀行的歐赫內·R·布萊克，后來擔任了許多私營企業的領導職務，其中一職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電力壟斷集團，即債券股票電力公司的領導。巧得很，世界銀行1966年脅迫危地馬拉與該電力公司簽訂一項體面的協定，作為落實胡隆—馬里娜水電站建設計劃的先決條件。體面的協定的內容是：如果債券股票電力公司在危地馬拉幾年前白送給它的這塊盆地上遭受到損失，那么，危地馬拉就要向該公司支付大筆賠款。另外，該協定還規定，危地馬拉政府許下諾言，不阻止該公司繼續在這個國家隨意確定電價。也湊巧，世界銀行于1967年強迫哥倫比亞向債券股票電力公司的子公司——哥倫比亞電力公司支付三千六百萬美元作為不久前對該公司陳舊的機器設備實現國有化的賠款。哥倫比亞就這樣購買了本屬于自己的東西，因為給這個公司的特許權早已在1944年到期。世界銀行的三位行長是洛克非勒領導集團成員。他們是：約翰·J·麥克洛伊，1947至1949年領導世界銀行，以后不久轉而成為大通曼哈頓銀行領導機構成員；接替他領導世界銀行的是尤金·R·布萊克，他所走的道路與約翰正好相反，他來自大通銀行的領導機構；洛克菲勒集團的另一位成員為喬治·D·伍德，他于1963年接替了布萊克的職位。無巧不成書，世界銀行直接參與洛克菲勒在巴西進行的最大的一項風險投資：建設南美洲最重要的石化聯合企業—聯合石化公司。世界銀行為這次風險投資提供的資金和實質性貸款占風險投資總額的十分之一。

拉丁美洲得到的貸款，有一半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綠燈后，從美國私人和官方機構那兒得來的。國際性銀行的貨款也占相當比重。為了使拉丁美洲國家根據償還外債的需要來改造其經濟和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拉丁美洲國家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履行所許下的諾言變得愈來愈困難，也愈來愈迫切，而履行諾言與否，是評價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有無良好舉止的關鍵。拉丁美洲地區正處在被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外債姆炸的時刻。這是扼殺的惡性循環，即貸款增加，投資不斷，結果是，償還貸款、支付利息、紅利和其他服務的費用也隨之增加。[[27]](#filepos759017)為了付清這些款項，只能依靠注入新的外國資本，新的外國資本又導致更大的承諾，就這樣連續不斷。支付外債利息吞噬著越來越多的出口收入，而由于價格無情地下降，已無法靠出口來資助必要的進口。為了能夠生存，拉丁美洲國家對新貸款的需要，如同肺需要空氣那樣，已變得必不可少。1955年，出口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支付投資的本金、利息和利潤，這個比例仍在不斷擴大，已經到了即將爆炸的地步。1968年，償還債務的總金額占出口收入的37%。如果繼續依靠外國資本來填平貿易窟窿，資助帝國主義投資利潤外流，那么到了1980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匯將落入外國債權人手中，外債總額將超過外貿總值的六倍。[[28]](#filepos759363)世界銀行曾預言，到了1980年，由于要償還外債利息，流入不發達世界的新的外國資本就完全發揮不了其作用。但是，到了1965年，流入拉丁美洲的新的貸款和新投資，已經少于從這一地區僅以償付外債本息的形式所流失的資本。

注釋

[[ 1 ]](#_1_55)    V•A•切普拉科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莫斯科，參見本章末；保羅• A•巴蘭、保羅•斯威齊，同前引書；比維安•特里亞斯，同前引書。

[[ 2 ]](#_2_54)    《圣保羅州報》，1963年1月24日。

[[ 3 ]](#_3_51)    《國際貿易》，1963年2月4日。

[[ 4 ]](#_4_43)    華爾街報》，1968年1月31日。

[[ 5 ]](#_5_41)    《國際貿易》，1967年7月17日。

[[ 6 ]](#_6_35)    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同前引書。

[[ 7 ]](#_7_26)    例如在烏拉圭。1963年5月21日蒙得維的亞省政府與泛美開發銀行簽署擴大下水道的協定。

[[ 8 ]](#_8_24)    例如在玻利維亞。1966年4月1日科恰班巴的蘇克雷大學與泛美開發銀行簽署改善農業科學教育的協定。

[[ 9 ]](#_9_16)    《己經報》發表的文件，蒙得維的亞，1970年5月28日。

[[ 10 ]](#_10_9)    《遠景》，社會文獻資料研究中心，墨西哥，1965年11—12月。

[[ 11 ]](#_11_8)    為了表示謝意，還向杜瓦利埃獨栽政府許諾要修建通往機場的 一條公路。歐文•弗勒姆（《決定的舞臺，拉丁美洲的危機》,紐約，1964年）和約翰•杰拉西（《拉丁美洲的大恐怖》,紐約，1965年）一致認為，這是一次賄賂事件,但是美國沒有實現向海地許下的諾言。在伏都教的神話中代 表死神的杜瓦利埃感到受騙了。據說，這個老巫師請求縻鬼幫助他向肯 尼迪報復。當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被殺后，他就滿意地笑了。

[[ 12 ]](#_12_7)    采訪喬治•安妮•蓋耶，見《邁阿密號角報》，1966年12月24日。

[[ 13 ]](#_13_5)    向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作的聲明。納爾遜•沃內克•索德雷引自 《巴西軍事史》，里約熱內盧，1965年。

[[ 14 ]](#_14_5)    弗雷德里克•B•派克:《秘魯現代史》，紐約，1968年。

[[ 15 ]](#_15_3)    阿馬多•卡內拉斯:《爭取落后聯盟剖析》，拉巴斯，1963年；馬里 亞諾•巴普蒂斯塔•古穆西奧和其他作者：《在玻利維亞的游擊隊員和將軍》,布宜諾斯艾利斯，1968年；約翰調瑟:《南美洲內幕》，紐約，1967年。

[[ 16 ]](#_16_2)    不久以后，戴維的女兒，佩吉•洛克菲勒決定到里約熱內盧一個名叫雅卡雷茲諾的貧民窟去生活。她的父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到巴西去做生意時，親自到佩吉住的平民的家去看望。他品嘗了簡單的飯菜，看到了房子漏雨和老鼠從門縫進來就害怕。臨走時，他在桌子上留下了寫有好幾個零的支票。在那兒，佩吉住了好幾個月，同和平隊合作。支票不斷地寄來，每張支票的錢數等于房東十年勞動所得的錢。當佩吉回 國時，這家人，包括其房子已完全變樣了。這個貧民窟從來沒有這么富有 的人。佩吉簡直是從天上直接來到這里。好像一下子就中了所有的彩票。于是，佩吉的房東成了政府的寵兒。電臺電視臺來采訪,報紙雜志發 表文章。宣傳機器開動了，他成了所有巴西人要學習的榜樣。他是靠自己的勞動和節省而擺脫貧困；你們看，你們瞧，他沒有把掙來的錢拿去買 酒喝。他現在有電視機、電冰箱、新家具，孩子們有鞋穿等等。所有這些宣傳忘記了一個細節，那就是佩吉仙女的訪問。巴西有九千萬人口，奇跡只有在一個人的身上出現。

[[ 17 ]](#_17)    希肯盧珀修正案第620條。對外援助法。這條法律專門講：“在1962年2月16日前或者在此日子以后”所采取的反對美國利益的措施。 1962年2月16日，布里佐拉州長沒收了巴西南里約格朗德州的電話公司，此公司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分公司。這項決定使華盛頓和巴西利亞關系緊張化了，該公司不接受政府提供的賠償費。

[[ 18 ]](#_18)    《國際貿易》,1967年4月10日。

[[ 19 ]](#_19)    “阿德拉”即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協會的縮寫，也恰好是以女性名字為歌名的一首曲子，在墨西哥革命時期極為流行。——譯注

[[ 20 ]](#_20)    北美拉美人研究會通訊引，1970年5—6月。

[[ 21 ]](#_21)    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協會年度報告，1968年，北美拉美人研究會引，同前引書。

[[ 22 ]](#_22)    泛美開發銀行《1969年第10次年度報告》，華盛頓，1970年。

[[ 23 ]](#_23)    哈里•馬格多夫:《帝國主義的時代》,見《每月評論》,西班牙文文摘，1969年1—2月。

[[ 24 ]](#_24)    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和國際開發協會：《政策和交易》，華盛頓，1962年。

[[ 25 ]](#_25)    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和國際開發協會，同前引書。

[[ 26 ]](#_26)    “我們的援外計劃……為美國公司開發新市場……把受益國的經濟引向自由貿易體系。在這種體系內，美國公司可以得到發展。”尤金• 布萊克在《世界商業哥倫比亞日報》，第1卷，1965年。

[[ 27 ]](#_27)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拉丁美洲經濟研究》， 1969年，紐約一智利，圣地亞哥，1970年。

[[ 28 ]](#_28)    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和社會計劃學會預測：《貿易窟窿和拉丁美洲一體化》，墨西哥—智利，圣地亞哥，1967年。

00002.jpg

### 8、工業化不改變國際市場的不平等

商品交換、對外直接投資和貸款，共同構成國際勞動分工的緊箍。所有被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它們相互之間的貿易只占其出口貿易的五分之一強。這些國家依賴各帝國主義中心，同這些中心的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量的四分之三。[[1]](#filepos775966)在國際市場上，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被視為只生產一種原料或一種食品。[[2]](#filepos777048)拉丁美洲擁有大最的羊毛、棉花和天然纖維，擁有傳統的紡織工業，但是，在歐洲和美國購買的紡織品總額中，拉丁美洲紡織品僅占0.6%。拉丁美洲地區注定要以出售初級產品為主，以便外國工廠能開工。再有，這些產品的大部分“由在國際上有各種聯系的大財團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它們通過各種關系，可以以最合適的價格出侈這些產品”。[[3]](#filepos777406)但是，所謂的最合適的價格是對通常代表買方利益的他們而言，也就是說，他們是以最低價格購進。在國際市場上，對原料的需求和工業品的供應，實際上實行壟斷。相反，基本產品的供應者也是最終產品的購買者，是分散經營的。上述財團是強大的，它們聚集在占統治地位的強國——美國周圍，美國一國的消費量幾乎等于地球上其他國家的總消費量；后者是弱小的，它們各自奮斗，是被壓迫者之間的競爭。在所謂的國際市場上，從未存在過所謂的供求自由，而是前者對后者實行專政，這種專政總是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利。最終確定市場價格的中心分別在華盛頓、紐約、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漢堡，也在部長會議和證券交易所。大加渲染簽署的保護小麥(1949年)、食糖（1953年）、錫(1956年)、橄欖油(1956年)和咖啡(1962年)等產品價格的國際協定，其作用有限，甚至毫無作用。只要注意一下這些產品價值的下降曲線就可以證實，上述協定只不過是當弱小國家的產品價格低到令人吃驚的水平時，強國向弱小國家表示的象征性的歉意而已。拉丁美洲賣出的東西越來越賤，而相比之下，買進的東西卻越來越貴。

1954年烏拉圭用二十二頭小牛可以買回一臺福特·梅杰牌拖拉機，而今天需要的小牛是當時的兩倍多。智利一經濟學家小組向中央工會作了一次報告，他們估計，如果從1928年起，拉丁美洲出口商品的價格，其上漲速度與進口商品價格同步，那么拉丁美洲在1958年至1967年間可以從出口中多得五百七十億美元。[[4]](#filepos777716)不必追溯得太遠，聯合國估計，以1950年的價格為基礎，從1955年至1964年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因不平等貿易損失了一百八十多億美元。1964年以后，價格仍在繼續下跌。如果不改變目前的外貿結構，貿易窟窿（即進口需要與出口收入之間的差距）將愈來愈大，也就是說，每過一年，拉丁美洲所在的深淵就被挖深一層。如果拉丁美洲地區想使近期內的發展速度略高于過去十五年間那極低的發展速度，那么，它需要進口的東西將大大超過它靠出口可能得到的外匯。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和社會計劃學會的估算[[5]](#filepos777973)，1975年貿易窟窿將可能上升至四十六億美元，1980年可能達到八十三億美元，占這一年預期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這樣，拉丁美洲國家將畢恭畢敬地拼命敲國際貸款人的大門。

阿·埃曼努爾認為，低價造成的不幸并非壓在具體的產品身上,而是壓在具體的國家身上。總之，直到不久前還是英國主要出口產品之一的煤，同羊毛或銅一樣，都是初級產品，食糖的加工過程遠比愛爾蘭威士忌或法國葡萄酒的生產過程要復雜得多。瑞典和加拿大以極好的價格出口原木材。按照埃曼努爾的觀點，國際市場造成了貿易的不平衡，因為窮國以較多的勞動小時換取富國較少的勞動小時。剝削的關鍵在于這兩類國家的工資水平差距太大，而這一差距與各國在生產力方面同樣存在的巨大差距沒有聯系在一起。埃曼努爾認為，低工資決定了低價格，而不是低價格決定了低工資。窮國出口貧窮，這樣，窮國就越來越窮，與此同時，富國得到與貧窮相反的結果。[[6]](#filepos778244)根據薩米爾·阿明的估算，[[7]](#filepos778568)如果不發達國家1966年所出口的產品是由發達國家用相同的技術但高得多的工資生產出來，這些產品的價格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不發達國家就可以多收入一百四十多億美元。

在生產那些可能無法與窮國競爭的產品時，富國確實利用了關稅壁壘以此來保護本國的高工資，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美國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在拉丁美洲推行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的學說，迫使這些國家取消多種匯價，取消進出口配額、許可證制度以及海關稅率，但是美國卻從來不以身作則。它在國外鼓吹削弱國家的作用，可是美國政府在國內則通過范圍廣泛的補貼體制和優惠價格體制來保護壟斷集團，美國還在對外貿易中采取高稅率和嚴厲的限制措施，實行咄咄逼人的保護主義。關稅、其他捐稅、配額和禁運相結合。[[8]](#filepos778930)假如美國對阿根廷和烏拉圭生產的高質量、低價格的肉取消稅率和強制性的衛生檢疫，允許這些肉進入它的國內市場，那么，美國中西部地區牧場主的繁榮將會如何呢？生鐵可以自由進入美國市場，但是如果鑄成鐵錠，每一噸就要付十六美分，而且此價格要根據鐵的加工程度按比例上升。銅和其他許多產品都是如此。只要把香蕉曬干、把煙葉切碎、給可可豆加糖、把原木鋸成板材或者剔除棗核，關稅就會毫不留情地加在這些產品身上。[[9]](#filepos779169)1969年1月，美國政府采取措施，切實停止購買墨西哥的西紅柿(墨西哥錫那羅亞州有十七萬農民種西紅柿)，一直到美國佛羅里達州西紅柿種植者迫使里西哥人提高西紅柿價格，以此來避免競爭。

當速溶咖啡之戰于1967年公開化時，世界貿易理論與現實之間最棘手的矛盾爆發了。此時，人們清楚地看到，惟有富國有權為本身利益開發“相對的自然優勢”。從理論上講，這種優勢決定了國際勞動分工。以驚人速度擴展的速溶咖啡世界市場掌握在雀集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手中。人們估計，用不了多久，這兩大公司將供應世界所需咖啡的一半以上。美國和歐洲從巴西和非洲購買咖啡豆，然后拿到各自的工廠加工成速溶咖啡在全世界銷售。然而，世界最大的咖啡生產國卻無權出口自己的速溶咖啡來參與競爭，無法利用國內較低的生產成本，也無權處理過剩的咖啡。在過去，巴西把過剩的咖啡燒掉了，現在則貯藏在國家倉庫里。巴西唯一的權利是提供原料，好使外國工廠發大財。當巴西速溶咖啡廠（世界上一百一十個廠中巴西僅占五個）開始把自己的產品拿到國際市場時，就被指控為進行背信棄義的競爭。富國呼天喚地，巴西被迫接受強加于它的凌辱，即，在國內給自己生產的速溶咖啡加稅，稅率高得使巴西速溶咖啡無法在美國市場參與競爭。[[10]](#filepos779432)

在對拉丁美洲產品采取關稅、賦稅和衛生等方面的壁壘措施方面，歐洲毫不落后。歐洲共同市場征收進口稅以保護其農產品在本國內部的高價，同時又給農產品以補貼，使農產品能夠以競爭價格出口。歐洲共同市場用征稅所得來發放補貼。窮國就是這樣掏錢給富庶的買主來同自己競爭。一公斤牛里脊肉，如果掛在漢堡或慕尼黑肉鋪的肉鉤子上，其售價相當于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蒙得維的亞售價的五倍。[[11]](#filepos779745)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智利政府的代表不無道理地抱怨說：“發達國家允許我們向他們出售噴氣式飛機和計算機，但是不讓出售我們在優越條件下生產的東西。”[[12]](#filepos779985)

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工業方面的投資絲毫未改變它進行國際貿易的方式。在同經濟中心交換產品的過程中，拉丁美洲地區繼續自我扼殺。建在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國企業，其產品集中在當地市場銷售而不是出口。產品的出口比例呈下降趨勢。根據美洲國家組織的材料，美國子公司1962年出口額占其年銷售總額的10%，三年以后只占7.5%。[[13]](#filepos780922)拉丁美洲自己生產的工業品貿易只在拉丁美洲地區內增長：1955年，工業品貿易占拉丁美洲國家之間貿易量的十分之一，1966年，這一比例上升為30%。[[14]](#filepos781180)

美國在巴西的一個技術代表團團長約翰·艾賓克于1950年預言：“如果想避免美國所不能控制的經濟高速發展的打擊，美國就應準備‘引導’不發達國家不可避免的工業化……如果不控制這種工業化，不管用何種方式加以控制，它就可能導致美國出口市場實質性縮小。”[[15]](#filepos781433)盡管工業化是從國外遠距離控制，但難道它不意味著可以用國產品替代以前不得不從國外進口的商品嗎？塞爾索·富爾塔多警告說，隨著拉丁美洲國家不斷替代更為復雜的進口產品，它們“對總公司提供的原料的依賴性趨于增加。從1957年到1964年，美國子公司的銷售額翻了一番，與此同時，它們的進口（不包括成套設備的進口）卻增加了三倍多。“這一傾向似乎表明，替代的效益只是外國公司控制的工業擴張正在減退的一種機能”。[[16]](#filepos781722)依賴性并未鏟除，只是發生了質變，即美國今日在拉丁美洲大量出售更加尖端的高技術產品。商業部認為：“從長遠看，隨著墨西哥工業的增長，美國增加出口的機會越來越大……”[[17]](#filepos781963)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是購買美國工業設備、電力設備、發動機、成套設備和配件的好買主。各大公司的子公司，以被蓄意抬高的價格從其總公司那里購買所需物品。當談到外國汽車制造工業在阿根廷建廠時的安裝費時，比尼亞斯和加斯蒂亞索羅說道：“他們用很高的價格支付進口，這實際上是向國外匯款。在許多情況下，所付的款額相當大，所以盡管出售的汽車價格較高，這些企業不僅有虧損，而且開始破產，在國內的股值迅速消失……其結果是，原先的二十二家企業到目前只幸存十家，其中還有幾家瀕于破產……”[[18]](#filepos782245)

分公司就是這樣支配拉美國家本來短缺的外匯，這也算是為大公司的世界權勢增添光彩。從與遙遠的權力中心的關系來看，附屬性工業的運行結構同帝國主義經營初級產品的傳統體制區別不大。安東尼奧·加西亞認為[[19]](#filepos782573)，“哥倫比亞的”原油出口，嚴格地說，從來都是把從美國在哥倫比亞采油田開采的原油轉移到美國本土的工業中心，加以提煉、銷售和消費。這純粹是原油的物質轉移。“洪都拉斯的”或“危地馬拉的”香蕉出口，具有食品轉移的特點，即一些美國公司從一些殖民種植園將香蕉轉運到美國的一些銷售和消費地區。不過，“阿根廷的”、“巴西的”或“墨西哥的”工廠（這兒只列舉最重要國家的工廠），不管它們的地理位置如何，他們在（美國）經濟領域中也有一席之地。如同其他機構一樣，這些工廠成為大公司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它們的總公司根據將要在何處投入利潤，把利潤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還用高于或低于實際價格的價格銷售產品。[[20]](#filepos783137)外貿的命脈就這樣為美國或歐洲企業所掌握，這些企業按照那些與拉丁美洲無關的政府和領導機構的標準去指引拉丁美洲的貿易政策。美國的子公司既不向蘇聯和中國出口銅，也不向古巴出口石油，它們也不從國際上原料和機器設備最便宜和最適宜的產地購買這些東西。

這種世界范圍內有效的協調行動，完全脫離“市場各種勢力的自由競爭”。當然，這種效率不會變為有利于國內消費者的較低價格，而是變為外國股東們更大的利潤。汽車工業的情況很具有說服力。在拉丁美洲國家，外資企業擁有充足的、極其廉價的勞動力，此外，官方政策在各方面均有利于增加投資，如捐贈土地、優惠的電費、政府為資助分期付款銷售而一再地打折扣、容易得到的資金等。如果這些還不夠，在一些國家，給外資企業的幫助甚至達到全免收入稅或銷售稅的地步。另一方面，市場是容易控制的，因為在中產階級眼里，大規模的世界性宣傳運動所推薦的產品商標和款式具有神奇般的威信。然而，所有這些因素決定了這些企業在拉丁美洲地區生產的小汽車，其價格要比在它們所屬國家里生產的小汽車貴許多。毫無疑問，拉丁美洲市場規模確實很小，但是，在拉美地區，各公司想賺錢的欲望比在世界其他地區都強烈，這也是事實。一輛在智利生產的福特·法爾孔牌汽車.價格比美國生產的同牌號車貴出三倍。[[21]](#filepos783412)阿根廷生產的一輛巴利安特或一輛非亞特車，售價是美國或意大利售價的兩倍多[[22]](#filepos783688)，巴西生產的大眾牌汽車，價格也比德國貴兩倍多。[[23]](#filepos783966)

注釋

[[ 1 ]](#_1_56)    皮埃爾•雅萊:《對第三世界的搶劫》，巴黎，1966年。

[[ 2 ]](#_2_55)    在1966—1968年的三年里，咖啡占了哥倫比亞出口總收入的64%,在巴西占43%，在薩爾瓦多占48%,在危地馬拉為42%,哥斯達黎加為36%。香蕉占了厄瓜多爾外匯收入的61%,在巴拿馬占了54%,在洪都拉斯為47%。尼加拉瓜42%的外匯收入靠棉花；多米尼加共和國外 匯收人的56%靠糖。在烏拉圭，肉、皮革和羊毛提供了83%的外匯。銅占了智利貿易收入的74%,占了秘魯的26%。錫是玻利維亞出口值的 54%。委內瑞拉從石油得到了其外匯的93%。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 員會，同前引書。至于墨西哥其外匯收入的30%以上靠出口三種產品，40%以上靠五種產品，50%以上靠十種產品。這些大多數為未加工的產品，主要運往美國市場”。巴勃羅•岡薩雷斯•卡薩諾瓦：《民主在墨西哥》，墨西哥，1965年。

[[ 3 ]](#_3_52)    馬科•波爾納，拉丁美洲一體化協會和泛美開發銀行共同寫的《企業家與拉丁美洲的一體化》,布宜諾斯艾利斯，1967年。

[[ 4 ]](#_4_44)    智利工人統一工會:《拉丁美洲，一個必須掙來的世界》，智利，圣地亞哥，1968年。

[[ 5 ]](#_5_42)    拉丁美洲經濟和社會計劃學會，同前引書。

[[ 6 ]](#_6_36)    A•埃曼努爾:《不平等的交易》，墨西哥，即將出版。

[[ 7 ]](#_7_27)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引：《關于不發達資本主義的理論》,《論不發達》文選序言。未發表。

[[ 8 ]](#_8_25)    L•德爾沃特在《拉丁美洲對美國出口的前景，1965和1970年》, 紐約，1970年，例舉了限制進口拉丁美洲商品的各種現行條例。

[[ 9 ]](#_9_17)    哈里•馬格多夫，同前引書。

[[ 10 ]](#_10_10)    《因素雜志》，里約熱內盧，1968年11——12月。

[[ 11 ]](#_11_9)    卡洛斯•基哈諾:《制度的犧牲品》，見《前進雜志》，蒙得維的亞， 1970年10月23日。

[[ 12 ]](#_12_8)    《紐約時報》，1968年4月3日。

[[ 13 ]](#_13_6)    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同前引書。1969年受國會基金會之托, 對美國在墨西哥的子公司作了一次廣泛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在被調 奎的企業中，有一半是受命于美國的總公司，不得在國外出售其產島。這 不是設立子公司的目的。米蓋爾•S•懷翁切克:《墨西哥的私人外國投資: 問題和前景》,見《對外貿易》,墨西哥，1970年10月。 1963年，在阿根廷、巴西、秘魯、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等國，加工產品 的出口與工業生產總值的比例沒有超'過2%。在墨西哥為3.1%,在智利 為3.2%。（阿爾多•費雷爾在拉丁美洲一體化協會和泛美幵發銀行共同 撰寫的上述一書。）

[[ 14 ]](#_14_6)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15 ]](#_15_4)    《商報》，里約熱內盧，1950年3月23日。

[[ 16 ]](#_16_3)    塞爾索•富爾塔多：《提供給巴西的計劃》，里約熱內盧，1968年。

[[ 17 ]](#_17_1)    《國際貿易》，1967年4月24日。

[[ 18 ]](#_18_1)    伊斯梅爾•比尼亞斯、歐亨尼奧•加斯蒂亞索里，同前引書。

[[ 19 ]](#_19_1)    安東尼奧•加西亞:《各種權力體系和拉丁美洲的發展》，見《對外貿易》，墨西哥，1969年11月。

[[ 20 ]](#_20_1)    這并非新的手段。在烏拉圭的英國冷藏公司做生意賠本，這樣它可以得到政府的補貼，也可以讓它在倫敦的六千家肉鋪得到高額利潤。 在那兒，每公斤烏拉圭肉的價格比烏拉圭從出口這些肉所得的錢高四倍。吉列爾莫•伯恩哈特:《壟斷集團與冷藏業》，蒙得維的亞，1970年。

[[ 21 ]](#_21_1)    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的聲明。據法新社1970年12月12日。

[[ 22 ]](#_22_1)    《理智報》發表的材料，布宜諾斯艾利斯，1970年3月2日。

[[ 23 ]](#_23_1)    汽車工業的成就》，見《經濟形勢雜志》專文，1969年2月。

00002.jpg

### 9、技術女神不講西班牙語

美國有名的國會議員賴特·帕特曼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個經濟團體，只要擁有某個大公司5%的股份就完全可以毫不費力地控制該公司。[[1]](#filepos793441)如果掌握5%的股份就能對萬能的美國公司行使領導權，那么，要控制拉丁美洲一家企業又需要占有多少股份？實際上，百分比低一些就足夠了。目前，拉丁美洲資產階級可引為驕傲的東西已寥寥無幾，其中有合資企業，但這種企業只不過是用民族資本的參與來裝飾外來勢力，民族資本可以占合資資本的大部分，但面對強硬的外國伙伴，它從來不是決定性的資本。通常，與帝國主義企業合資的是政府本身，這樣，已變成民族企業的帝國主義企業，可以得到它所期望得到的各種保障和一種進行合作的、甚至是得到厚愛的大氣候。占“小部分”的外國資本，通常只是以轉讓必要的技術和專利的形式參與合資。被臍帶束縛在鄉土的拉丁美洲資產階級，是一些沒有創造性的資產階級商人，他們跪倒在技術女神祭壇前。如果以外國占有多少股份〔盡管占有的股份很少）和本國對技術的依賴程度（依吸性不大是非常罕見的）來衡，非國有化程度。那么，拉丁美洲能有多少工廠算得上真正的民族工廠呢？例如，在墨西哥，占有技術的外國人常常要求在技術和管理方面擁有絕對控制權，要求墨西哥有義務把其產品賣給外國中間商。進口它們總公司的機器和其他物資，此外，還要求得到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只有這樣才同意簽訂轉讓專利或先進技術的合同。[[2]](#filepos793782)不僅在墨西哥如此，被稱之為安第斯集團的國家（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厄瓜多爾和秘魯）制定的一項計劃很能夠說明這一問題。此計劃的目的是對在本地區的外國資本采取一致的立場，即強調拒絕接受那些附加此類條件的技術轉讓合同。另外，計劃中還建議各國拒絕由擁有專利的外國企業來決定用此專利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或拒絕接受禁止把產品出口到某些國家的禁令。

保護發明的第一個專利制度約于四個世紀以前由弗朗西斯·培根先生創建。培根愛說：“知識就是力量”，從此，人們便知道他言之有理。世界上的科學很少屬于全世界，從客觀上來說，它被幽禁在先進國家的國境線內。拉丁美洲不利用科研成果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理由非常簡單。拉丁美洲沒有任何科研。因此，它只能忍辱接受毀壞和掠奪其自然原料的強國的技術。拉丁美洲至今仍沒有能力創造自己的技術來支持保護自身的發展。單純從先進國家移植技術，不僅僅意味著文化上的隸屬，說到底，也意味著經濟上的隸屬，而且，有了這四個半世紀以來的經驗之后，人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做法也不解決任何不發達問題。上述經驗是把現代化引進到落后和無知的沙漠，形成不斷增加的現代化的綠洲。[[3]](#filepos794107)這一文盲充斥的廣闊地區，用于科學研究的總費用比美國少二百倍。1970年，拉丁美洲擁有的計算機數量不足一千臺，而美國擁有五萬臺。理所當然，拉丁美洲進口的計算機，機型的設計和語言程序的編排都在北方。盡管拉丁美洲的缺陷得到“改進”，但拉丁美洲的不發達現象并不是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這一地區是在未擺脫落后體制的情況下向前發展的，正如曼努埃爾·薩多斯基所指出，拉丁美洲在參與發展時，沒有自己的綱領和目標，這種所謂的優勢毫無用處。[[4]](#filepos794834)繁榮象征著依賴。拉丁美洲引進現代技術如同上一個世紀引進鐵路一樣，是為外國利益服務的，這些外國利益集團一再塑造拉美國家的殖民體系。薩多斯基說：“我們就像一只走得慢而又沒調準的鐘表。雖然表針在往前走，但它指示的時間與實際時間的差距將越來越大。”

拉丁美洲的大學培養出少量的數學家、工程師和程序設計師，但他們怎么都找不到工作，只能流亡他鄉。我們很闊氣，把我們最優秀的技術員和最有才干的科學家提供給美國，這些人被北方的高工資和搞科研的良好條件所吸引而移民美國。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每當某所大學或某所高等院校想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為不照抄外國模式又不為外國利益服務的技術奠定基礎時，總會有人借口這樣會孕育動蕩，及時地發動一場政變來打消這個念頭。1964年被降服的巴西利亞大學就是一例，守護現行秩序、身著盔甲的大天使們確實沒有搞錯：名副其實的文化自治政策要求對現行的各種體制進行深刻的變革并促進這個變革。[[5]](#filepos795152)

另一種選擇是依賴他人，即像猴子那樣照抄壟斷了最現代化技術的大公司所宣傳的種種成就，以便生產新產品、提高現有產品的質量或降低成本。在估計成本和收益方面，電腦具有確實可靠的計算方法，這樣，盡管拉丁美洲勞動力過剩，盡管一些國家的失業人數逐漸占勞動人口的絕大多數，拉丁美洲仍進口專為減少勞動力而設計的生產技術。同樣，拉丁美洲本身的軟弱決定了它的進步取決于外國投資者的意志。顯而易見，大跨國公司在控制了各種技術手段時，也操縱著拉丁美洲經濟命脈的其他關鍵部門。當然，總公司從來不給子公司提供最新的技術革新成果，也從不主張任何不利于總公司的獨立。泛美開發銀行委托《國際商報》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得出如下結論：“顯然，在拉丁美洲地區做生意的國際性大公司的分公司，在科研和發展方面沒有做出顯著的努力。實際上，大多數分公司沒有設立開展這方面工作的部門，只有屈指可數的分公司進行技術改造工作，還有一小部分公司（它們幾乎總是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進行了一些簡單的研究工作。”[[6]](#filepos795464)勞爾·普雷維什明確指出：“美國在歐洲的企業設有實驗室，以進行有利于加強這些歐洲國家科學和技術能力的研究工作，但在拉丁美洲卻不這樣做。”他還揭露一個非常嚴重的事實：“由于缺乏專門知識（即先進技術），民族投資在引進技術時，所得的大部分技術b>是人所共知的技術。然而這些技術是作為專門知識來引進的……。”[[7]](#filepos795811)

從眾多意義上講，技術依賴的代價非常之高，要花響當當的美元。要估計此代價到底有多大是不容易的，因為企業在申報匯出款額時打了不少折扣。然而，官方數字表明，1950年到1964年，墨西哥因接受技術援助而外流的美元增加了十五倍，而在同一個時期，新的投資增長不足兩倍。今日在墨西哥的外國資本有四分之三投資在機械工業，而1950年為四分之一。資本如此集中在工業方面只能意味著這是使用二手技術所連帶產生的現代化。墨西哥為二手技術付出的代價卻是最好的、頭等技術的代價。汽車工業以多種方式從墨西哥拿走了十億美元。美國汽車工業行業工會的一位負責人在參觀新建在墨西哥托盧卡市的通用汽車制造廠后這樣寫道：“工廠的設備比陳舊還糟糕。之所以還糟糕，是因為這是蓄意使用陳舊的機器設備。所有已過時的東西都是精心安排的……在裝配墨西哥工廠時，蓄意安裝了生產力低的機器。”[[8]](#filepos796537)對拉丁美洲欠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或果汁公司之情可作何種評論？這些公司向購買其專利進行工業生產的廠家收取高額費用，而向他們提供的卻是一種溶于水、加上糖和蘇打的原漿。

注釋

[[ 1 ]](#_1_57)    北美拉美人研究會通訊，1969年，4一5月。

[[ 2 ]](#_2_56)    米蓋爾•懷翁切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關于墨西哥的計劃》，見《對外貿易》，墨西哥，1968年5月。

[[ 3 ]](#_3_53)    維克托•烏爾基迪：《拉丁美洲要清除的障礙》,克勞迪奧•貝利斯和其他作者，倫敦，1967年。

[[ 4 ]](#_4_45)    曼努埃爾•薩多斯基:《拉丁美洲及其計算》，見《大學日報》，蒙得維的亞，1970年5月。為了說明發展主義的幻想，薩多斯基引用了美洲國 家組織一位專家的證詞。喬治•蘭多認為：“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不發達國家有些優勢，因為當它們要引進新設備或新技術時，一般說來都要選擇最先進的，這樣，它們就得到了工業化最髙的國家為了取得這些成就而進 行的數年的調查和大量投資的成果。”

[[ 5 ]](#_5_43)    奧斯卡•馬吉奧羅在集體著作：《爭取拉丁美洲自治的文化政策》，蒙得維的亞，1969年。

[[ 6 ]](#_6_37)    古斯塔沃•拉戈斯等人：《多國投資在拉丁美洲的發展和一體化》，波哥大，1968年。

[[ 7 ]](#_7_28)    勞爾•普雷維什：《拉丁美洲發展中的國際合作》，見《發展雜志》， 波哥大，1970年1月（著重號是我加的）。

[[ 8 ]](#_8_26)    萊奧•芬斯特，1969年7月。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引自《流氓資產階級•流氓的發展》，蒙得維的亞，1970年。   
不管怎么說,外國子公司總是比民族企業更現代化。以民族資本最 后幾個堡壘之一的紡織工業為例，其自動化程度極低。根據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統計，1962年和1963年，歐洲有四個國家為本國紡織業購買新設備時，所投資的錢要比全拉丁美洲在1964年用于同一目的的投資總額多六倍。

00002.jpg

### 10、被排斤在外的人和地區

“與巴西共同發展”。紐約報紙上的大塊廣告呼吁美國企業家加入熱帶巨人迅猛增長的行列。圣保羅市睡不安枕，發展的腳步聲展耳欲聾，工廠、摩天大樓、橋梁和道路，如某些熱帶野生植物一樣，一下子拔地而起。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那句廣告的正確譯法，似乎應是“靠巴西來發展”。盡管發展的光芒誘人垂涎，但發展是一個賓客不多的宴會。宴會的主菜留待外國食客來享用。巴西已有九千多萬人口，本世紀末以前其人口將翻一番，但是現代化的工廠節省勞動力，在內地，原封未動的大莊園也不吸收勞動力。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兩眼閃著光芒，在觀賞里約熱內盧剛竣工的世界上最長的一條隧道。這個小孩有理由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但他是個文盲，靠偷來的食物充饑。

在整個拉丁美洲，受到熱烈歡迎的外國資本闖入了工業領域，這進一步顯示了工業化的“典型模式”與拉丁美洲工業化進程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之間的差距，這種“典型模式”就是今日發達國家歷史書上所說的那種模式。這個社會制度像火山噴發巖漿那樣大量增加人口，但拉美工業卻拋棄勞動力，而且比例比歐洲還要高。[[1]](#filepos809264)在可使用的勞動力與所應用的技術之間不存在任何連貫的聯系，惟一的聯系就是使用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是較為合算的。在這富饒而又無人保護的王國，土地肥沃，地下資源極其豐富，人民生活卻非常貧困。被社會制度棄于路旁的勞動人民遭到嚴重的排斥，這阻礙了國內市場的發展，降低了工資水平。由于不進行生產的大莊園浪費了土地和資本，也由于小莊園不斷繁衍而浪費了勞動力，長期存在的現行土地所有制不僅使農村生產力低下這一老問題進一步尖銳化，而且還使得失業大軍潮水般地涌向城市。農村半失業者全部加入城市半失業大軍。官僚階層在擴大，都市周圍的貧民窟在擴大，被剝奪了勞動權利的人只得躋身于這個無底洞。工廠不能為多余勞力提供出路，但是這支浩浩蕩蕩的、隨時可利用的后備軍的存在，使工廠能夠向工人支付比美國或德國工人的工資低幾倍的工資。盡管生產力提高了，但工資仍然很低，生產力的提高是以減少勞動力為代價的。“附屬”型工業化具有排他性，即，在世界人口增長指數最高的地區，人口以驚人的速度成倍增長，但是依附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遇難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所排斥的人數，大大超過它所能容納的人數。在拉丁美洲整個經濟人口中，加工工業工人所占的比例不是在增長而是在下降：五十年代占14.5%，今日僅占11.5%。[[2]](#filepos809521)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未來十年里，巴西平均每年應提供一百五十萬個新的就業機會”。[[3]](#filepos809866)但是，在巴西這個拉丁美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工廠的全部就業人員只有二百五十萬人。

在每個國家，來自最貧困地區的勞動者涌入城市帶有群體性。一家一家的人抱著提高生活水平和在城市文明這一巨大的富有魅力的競技場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希望來到城市，城市激起了他們就業的希望，又辜負了這一希望。看見了自動樓梯就好像見到了天堂，但是眼花繚亂不能當飯吃。城市使窮人更窮，城市是冷酷的，它將窮人永不可及的財富，如小汽車、住宅、像上帝和魔鬼那樣強大的機器等，夢幻般地展示在他們的眼前，但是拒不向他們提供一份固定的工作和一間說得過去的棲身小屋，也不能讓他們每天中午飯菜滿桌。聯合國的一個機構[[4]](#filepos810192)估計，在拉丁美洲城市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住在“達不到城市現代建設標準的臨時棚屋里”。這是專家們為這些破爛房子所起的、長而委婉的名字。在里約熱內盧，這些破房子被叫作“矮叢林”，在智利圣地亞哥被稱作“蘑菇”，在墨西哥城名為“茅屋”，在加拉加斯叫作“平民區”，在利馬名叫“小區”，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叫“貧苦村”，在蒙得維的亞叫作“石柵欄”。每天拂曉以前，城市周圍都要冒出新的小屋，為貧窮和希望驅使而涌向城市的被排斥的人集居在這些用鐵皮、泥土和木板搭起的小屋里。凱楚阿語的“外各”一詞意為滑坡，秘魯人用這個詞形容山區居民向沿海首都雪崩似的舉遷：利馬將近70%的居民來自地方各省。在加拉加斯人們稱這些人為“全才”，因為他們什么活都干。被排斥的人以“臨時性活計”為生，他們零敲碎打干些零活，工作時有時無，或干一些下三流的營生或禁活，比如當女傭人、臨時石工或瓦工、出售檸檬水或其他隨便什么飲料的小販、臨時電工、清道夫或刷墻的漆工、乞丐、小偷、看汽車，總之，他們是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的勞動力。由于被排斥者的增加速度比城市居民要快，聯合國上述機構的研究預示：從現在起要不了幾年，“住在臨時棚屋里的人將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數”。這是失敗了的大多數。與此同時，這個社會制度的做法是將垃圾掩藏在地毯下面。政府憑借機槍不斷地清掃海灣附近山上的“矮叢林”和聯邦首都的“貧苦村”，把成千上萬的被排斥者請至視野以外。里約熱內盧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將社會制度帶來的貧困隱藏起來，不久之后，人們只會看到這兩座城市的繁榮昌盛而看不到它的陰暗面，在這兩座城市里，巴西和阿根廷全國創造的財富都被揮霍掉。

使各國深受其害的國際統治制度也再現在每個國家內。工業集中在某些地區，反映了需求將預先集中在大港口或出口地區。巴西80%的工業集中在由圣保羅、里約熱內盧和貝洛奧里藏特構成的東南三角地帶，而忍饑挨餓的東北部在全國工業生產方面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阿根廷三分之二的工業集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羅薩里奧。蒙得維的亞獨攬烏拉圭工業的四分之三。智利也是四分之三的工業集中在圣地亞哥和瓦爾帕萊索。利馬及其港區集中了秘魯60%的工業。[[5]](#filepos810449)陷入貧困的內地廣大地區，其不斷加劇的相對落后并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由于這些地區與世隔絕，恰恰相反，其落后是由于這些地區遭受到由昔日殖民中心演變而來的工業中心直接或間接剝削的結果。阿根廷一位工會領袖宣稱[[6]](#filepos810756)：“在一個半世紀的民族史所看到的是違犯各團結協定、毀棄國歌和憲法中莊嚴的信念，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對外省的統治。軍隊、海關、由少數人制定多數人遵守的法律、作為外國政權代理人的各屆政府（少數幾屆政府例外）建立了這趾高氣揚、聚斂財富與權力的首都。但是，如果我們對這種權勢和傲慢尋根問底，我們將在下面幾個地方找到答案，那就是密西昂奈斯省的茶園、福雷斯塔爾沒有生氣的城鎮、圖庫曼省荒蕪的蔗糖廠和胡胡伊省的礦井、巴拉那被拋棄的港口、貝里索的遷移等等。這一切構成一幅貧窮的景象。貧窮環繞著富有的中心，這是依靠已不能掩蓋和容忍的內部統治而建立的中心。”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在研究巴西的不發達是如何發展時提出，巴西是美國的一個衛星國，而在巴西本國內，東北部對位于東南部的“內部宗主國”而言，也起著衛星的作用。通過許多事例可以明顯地看到兩極分化現象，例如私人和國家投資絕大部分集中于圣保羅，這個巨大的城市像一個大漏斗那樣，把在全國產生的資本占為己有，其手段是搞不利于他人的貿易交往、獨斷專行的價格政策、內部優惠稅率和大量控制高級工程師和技術工人。[[7]](#filepos811060)

從地區和社會的觀點來看，附屬型工業化使收入更加集中。這種工業化生產出來的財富既不面向全國，也不面向全社會，而是鞏固乃至加大已存在的收入不均。即使是“被結合進來的”、人數越來越少的工人，他們的受益也沒有隨工業的增長而增長。采摘生產力提高的碩果是那些生活在社會金字塔塔尖的階層，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碩果是苦的。從1955年到1966年，巴西機械制造工業、電工材料工業、交通業和汽車制造工業的生產力提高了將近百分之一百三十，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在上述行業就業的工人，實際工資只增加了百分之六。[[8]](#filepos811302)拉丁美洲提供廉價勞動力，如1961年美國小時工資為二美元，阿根廷為三十二美分，巴西為二十八美分，哥倫比亞為十七美分，墨西哥為十六美分，危地馬拉幾乎不到十美分。[[9]](#filepos811591)從那時起，差距開始拉大。要想掙到相當于一名法國工人一小時的工資，巴西工人目前需要工作兩天半。美國工人工作十個多小時的工資，相當于里約熱內盧人一個月的工資。英國和德國工人不需要干三十分鐘，就足可以掙得里約熱內盧工人工作八小時的工資。[[10]](#filepos811936)拉丁美洲低工資造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低廉。在這個市場上，拉丁美洲地區以極低的價格拿出自己的原料使富國消費者受惠；而在國內市場上，為使帝國主義公司獲取高額利潤，非國有化了的工業以極高價格出售產品。

所有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需求增長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動工業的發展。在拉丁美洲，外國化的工業，絲毫沒有從廣度和深度方面擴大群眾市場的興趣。只有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進行深刻的變革，群眾市場才可能在橫向和縱向得到擴大，這種變革意味著可能爆發不適宜的政治風暴。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會或遭干預、或被摧毀或被馴服，在此種情況下，雇傭勞動者的購買力沒有相應地增長，工業品的價格也沒有下降：這是一個廣漠的地區，它有一個擁有巨大潛力的市場和一個因大部分人貧窮而緊縮的實際市場。實際上，大的汽車制造廠和冰箱廠的生產幾乎只面向拉丁美洲百分之五的人口。[[11]](#filepos812185)每四個巴西人中幾乎只有一人可被視為是真正的消費者。四千五百萬巴西人的總收入正好相當于社會另一端九十萬特權階層的總收入。[[12]](#filepos812878)

注釋

[[ 1 ]](#_1_58)    1957年（沒有更新的資料），美國子公司在歐洲的工廠中所使用的勞動力與其投資的比例比在拉丁美洲高。美洲國家組織總秘書處，同前引書。

[[ 2 ]](#_2_57)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3 ]](#_3_54)    F•S•奧布賴恩：《巴西在1968年的人口和勞動力》，供內部討論文件，總協調和計劃部，里約熱內盧，1969年。

[[ 4 ]](#_4_46)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經濟研究，1967年》,紐約—智利，圣地亞哥，1968年。

[[ 5 ]](#_5_44)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6 ]](#_6_38)    雷蒙多•翁加羅來自獄中的信，見《面向前方》，布宜諾斯艾利斯, 1969年9月2日。

[[ 7 ]](#_7_29)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與不發達狀態》，紐約，1967年。

[[ 8 ]](#_8_27)    經濟協調和計劃部，同前引書。

[[ 9 ]](#_9_18)    Z•羅馬諾瓦:《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經濟擴張》，莫斯科，參見本章。

[[ 10 ]](#_10_11)    據《巴西日報》報導，這是英國搞組織勞動工作的專家。塞奇•伯恩提供的資料，里約熱內盧，1969年1月5日。

[[ 11 ]](#_11_10)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同前引書。

[[ 12 ]](#_12_9)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收入分配論文》，紐約—智利，圣地亞哥，1967年。“1953年以前的幾年里，在阿根廷出現了逐步重新分配收入的重要進程。根據所掌握的較為詳細的三年材料，這一年的平等現象較少，而在1959年則較多。在墨西哥，從1940年到1964 年這一較長的時間里，各種指標表明，20%的收入最低的家庭，其收人不僅是相對而且是絕對地減少。”

00002.jpg

### 11、星條旗下的拉丁美洲一體化

有些天真的人至今還認為各國都以自己的國境線為界。他們斷言，美國同拉丁美洲一體化的關系不大或毫無相干，理由很簡單，美國既未加入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又不是中美洲共同市場的成員。這些人認為，正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所希望的那樣，拉美的一體化將不超越墨西哥與北方強大鄰國的國境線。懷有這種天真見解的人患有別有用心的遺忘癥，他們忘記了大批海盜、商人、銀行老板、海軍陸戰隊員、專家治國論者、頭戴綠色貝雷帽的士兵、大使和美國企業家首領，經過漫長的黑暗年代，已經掌握了南方大部分國家的命脈和命運，他們還忘記了目前拉丁美洲的工業也處在帝國消化系統的深處。只要不事先打破不發達和依附的模式，拉丁美洲只能使各自的仆役地位一體化，“我們的”團結就是“他們的”力量。

在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的正式文件中常常突出私人資本在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在前幾章，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私人資本在誰的手中。例如，1969年4月中旬企業事務協商委員會在亞松森召開會議，會議除商討其他事外，還重申了“拉丁美洲經濟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在以發展私營企業為主的基礎上實現此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會議還建議各國政府制定一項共同法規，來創建“主要（原文如此）由成員國的資本和企業家組成的跨國企業”。所有的鑰匙都拱手交給了小偷：1967年4月在埃斯特角召開了首腦會議，在林登·約翰遜親自主持下完滿地結束會議時，通過了最后宣言，宣言竟提出支持創建股份共同市場，即一種金融一體化，以便在拉丁美洲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購買位于這一地區范圍內的企業。官方的文件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明目張膽地建議公共企業實現非國有化。1969年4月，在蒙得維的亞首次召開了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肉制品工業專門會議。會議決定“要求各國政府研究旨在將國營肉聯廠逐漸變為私營肉聯廠的恰當的辦法”。烏拉圭政府有一名成員曾主持了這次會議，會后烏拉圭政府立即將油門一踩到底，加速推行旨在破壞國營肉聯廠、對外國私營肉聯廠有利的政策。

取消關稅，這種使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成員國之間的商品流通逐漸地不受約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為跨國大公司的利益而重新分配拉丁美洲的生產中心和市場。“規模經濟”居主導地位：在最近幾年完成的第一階段里，完善了發射架——即，工業化城市的外國化進程，這些工業化城市將控制整個拉丁美洲市場。在巴西，對拉丁美洲一體化興趣最濃的企業恰恰是外國企業，[[1]](#filepos830360)特別是那些最強大的企業。在接受泛美開發銀行在全拉丁美洲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時，有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大部分是美國的）回答說他們正在制定或打算制定六十年代后五年的規劃，以便參與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拓寬了的市場。為此，他們將建立或加強各自的地區性業務部。[[2]](#filepos830953)1969年9月，亨利·福特二世在里約熱內盧表示，他希望參與巴西經濟發展進程，“因為形勢非常好”。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作為參與的開始，我們購買了巴西威利斯·奧弗蘭公司。”他還斷言，他將把巴西生產的汽車出口到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國際商報》說，凱特皮拉爾這個“一貫將世界看作一個市場的公司”，在降低關稅率的談判尚在進行之時，就迅即利用這一機會，到1965年，這個公司已經開始從它建在圣保羅的工廠向南美洲一些國家提供平路機和拖拉機配件。聯合碳化物公司以同樣的速度，利用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成員國之間互免關稅、產品稅和定金的機會，從它建在墨西哥的工廠向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提供電工產品。[[3]](#filepos831271)

貧窮潦倒、與世隔絕、資金流失、國內體制問題嚴重的拉丁美洲國家，逐步撤除了經濟、金融和財政壁壘，讓那些目前仍然分別扼殺拉丁美洲各國的壟斷集團能在地區范圍內擴大業務，鞏固新的勞動分工，其手段是按國家和行業搞專業化、規定對其子公司最有利的生產規模、降低成本、清除外來競爭對手，穩定市場等。只有在不影響總公司制定的全球政策的情況下，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才能在特定條件下和在特定范圍內去占領某些產品的拉丁美洲市場。我們在其他章節已經看到，國際勞動分工在拉丁美洲繼續運轉，一如既往。此地區盡出現一些新奇的東西。在埃斯特角會議上，總統們宣布“在保證實現一體化目標方面，外國私人企業將起重要作用”，他們決定泛美開發銀行“增加在拉丁美洲地區貿易中可用于出口的貸款”。

《幸福》雜志1967年這樣評價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為北方貿易開辟的“迷人的新機遇”：“在不止一家董事會的辦公室里，共同市場正在變為制定未來規劃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索。生產銀河牌汽車的巴西福特汽車公司，希望與生產法爾孔牌汽車的阿根廷福特汽車公司共織一張美麗的網，使這兩種牌號的汽車占領更大的市場，形成規模經濟。柯達公司現在已在巴西生產相紙，它很想在墨西哥生產可供出口的膠卷，在阿根廷生產照相機和放映機”。[[4]](#filepos831585)《幸福》雜志還列舉了一些“生產合理化”的例子以及擴大了活動范圍的其他公司，其中有：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通用電力公司、雷明頓·蘭德公司、奧蒂斯電梯公司、沃辛頓公司、費爾斯通公司、迪爾公司、威斯汀豪斯電力公司和美國機械鑄造公司。九年前，勞爾·普雷維什，這位拉丁美洲自由協會得力的辯護士這樣寫道：“從墨西哥經過圣保羅和圣地亞哥到阿根廷，我常聽到的另一種論點是，共同市場將向外國工業提供擴展的機會，在我們今日有限的市場尚沒有這種機會……人們擔心共同市場的好處將主要為外國工業，而不是為民族工業所利用……過去和現在我都有這種擔心，這不是純粹的想象，而是我在實踐中已證實了存在著這種事實……”[[5]](#filepos831904)盡管普雷維什證實了這一點，但這并未妨礙他幾年以后簽署一項文件，在談到正在進行的一體化時這項文件斷言，“毫無疑問，外國資本對我們各國的經濟發展能起到重要的作用”[[6]](#filepos832263)，該文件還建議成立“拉丁美洲企業家有效和公平參與”的合資企業。公平？不錯，必須捍衛機會均等。安納托爾·弗朗絲說得好，法律中威嚴的平等，在于它對富人和對窮人都同樣禁止他們睡在橋下、沿街乞討和偷竊面包。但是，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僅通用汽車公司一個企業擁有的工人等于烏拉圭全國的經濟人口，該公司一年的贏利相當于玻利維亞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倍。

根據以往其他一體化進程的經驗，各公司認識到，在其他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中以“局內人”身份進行活動有好處。這并非毫無成效，因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國子公司的銷售總額比美國出口總額高六倍。[[7]](#filepos832759)在拉丁美洲如同在其他地區一樣。令人討厭的美國反托拉斯法毫無效力。在拉丁美洲，各國成為控制它們的外國公司的代號。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的第一項補充協定，是1962年8月由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烏拉圭簽署的。但實際上簽署協定的是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在四國的子公司。這個協定規定，在四國之間進行計算機設備和配件貿易時，減免進口稅，同時對從四國以外的地區進口這類設備要加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世界銷售中心“暗示四國政府，如果四國之間減免關稅，它將在巴西和阿根廷建廠……”[[8]](#filepos832995)上述四國簽署第二次協定時，墨西哥也參加，這次是美國無線電公司和艾恩德霍芬飛利浦公司提倡這幾個國家在交換電臺和電視臺設備時互免征收進口稅。照此類推，1969年春天簽署的第九個協定確認聯合碳化物公司、通用電力公司和西門子公司瓜分拉丁美洲的發電、輸電和配電設備市場。

在中美洲共同市場方面，中美五國把發育不良的、畸形的經濟聯合在一起的努力，惟一的用處是一下子推倒生產布匹、油漆、藥品、化妝品或餅干的弱小的民族生產者，僅僅有利于增加一些公司的利潤和貿易范圍，如通用輪胎和橡膠公司、普羅克特·甘波爾公司、格雷斯公司、棕欖香皂公司、真正產品公司或者國民餅干公司等。[[9]](#filepos833310)在中美洲，免除關稅與對外來的外國競爭（權且這樣稱呼）高筑壁壘齊頭并進，這樣可以使國內的外國企業能以更高的價格銷售產品，得到更大的好處。羅杰·漢森由此得出結論：“通過關稅保護得到的補貼，超過通過國內生產過程所得的兌增值價值”。[[10]](#filepos833597)

外國企業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比例意識，自己的比例和他人的比例。比如說，在烏拉圭、玻利維亞、巴拉圭或厄瓜多爾這樣市場狹小的國家建設大型汽車制造廠、幾座大型高爐或重要的化工廠有什么意義呢？要根據國內市場的規模及其發展潛力來選擇進入這些國家的跳板。烏拉圭輪胎制造廠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費爾斯通公司，但是朝著一體化邁進的企業都是費爾斯通公司在巴西和阿根廷的子公司。對建在烏拉圭的企業是限制其發展。對它和對奧利韋蒂公司都采取同一標準。按照這個標準，由美國通用電力公司控制的意大利奧利韋蒂公司在巴西生產打字機、在阿根廷則生產計算機。羅森斯坦·羅丹認為，“要得到有效的資金配額就需要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存在不平衡發展”，拉丁美洲一體化也有東北部和發展中心之別[[11]](#filepos833910)。

在總結《蒙得維的亞協定》簽訂八年來的執行情況時（簽署協定后建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烏拉圭代表揭露說，“各國之間經濟發展程度的差別趨于擴大”，因為單靠交換來增加貿易，勢必要擴大特權中心與落后地區業已存在的不平衡。巴拉圭大使也有同樣的抱怨，他斷言，弱國不可思議地資助自由貿易區最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通過減免關稅來承受這些國家昂貴的國內成本。他還說，無論是在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內部或者外部，破壞交換條件對巴拉圭都是同樣沉重的打擊：“從自由貿易區每進口一噸貨，巴拉圭得付出雙倍的代價”。厄瓜多爾代表說，實際情況是“十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利用自由貿易區方面的能力有大有小，出現了受益與吃虧的兩極化現象……”哥倫比亞大使從中得出的惟一結論是：“自由貿易計劃以明顯的不均衡而有利于三個大國。”[[12]](#filepos834290)隨著一體化的發展，小國將逐漸放棄海關收入（巴拉圭國家預算所需的將近一半經費來自此項收入），以換取令人懷疑的好處，比如，從圣保羅、布宜諾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購進由同一汽車公司生產的汽車，而如果從底特律、沃爾尖斯場或米蘭購買的話。只需花一半的錢。[[13]](#filepos834668)由于確信這一點，所以一體化進程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摩擦。太平洋沿岸國家聚集在一起，成功地創建了《安第斯條約組織》。這是三個大國在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的大范圍內處于明顯的場主地位所造成的結果，即，小國力圖另行團結在一起。

盡管困難重重，問題也好像很棘手，但是，隨著衛星國不斷地將新的衛星拉入其依附性軌道，市場在逐漸擴大。在卡斯特洛·布蘭科軍事獨裁統治時期，巴西簽署了一項保障外國投資的協定，規定每一項投資的風險和不利都由巴西政府承擔。具有意味深長的事是，簽署這一協定的官員在議會為這個協定的羞辱性條件作辯護時說：“在不遠的將來，巴西將在玻利維亞、巴拉圭或智利投資，屆時必將需要這種協定。”[[14]](#filepos835164) 1964年政變以后的歷屆政府，肯定了這種傾向，即，巴西對其鄰國起著“次帝國主義”作用。巴西一伙軍界核心人物力圖使巴西成為經管美國在這一地區利益的大管家，他們還號召巴西在南美洲搞霸權主義，如同巴西本身遭受到的來自美國的那種霸權主義。在這一方面，戈爾貝里·杜科托席爾瓦將軍提出了另一個《天命所定》理論，這位“次帝國主義”思想家于1952年談到《天命所定》時這樣寫道：“在加勒比地區，我們的《天命所定》論同我們北方大哥的《天命所定》論不發生摩擦，……”目前，杜科托·席爾瓦將軍是巴西道氏化學公司的董事長。巴西所期望實行的次統治體制確實擁有充分的歷史依據，這包括從1865年戰爭，巴西以英國銀行界的名義毀滅巴拉圭，到巴西派兵率先支持海軍陸戰隊人侵多米尼加，正好過了一個世紀。

最近幾年，圍繞著有爭議的南美大陸領導權問題，棲身于巴西和阿根廷政府內的帝國主義重大利益代理人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從各方面看，阿根廷無條件抗衡巴西強大的挑戰，因為巴西面積是阿根廷的兩倍，人口比阿根廷多四倍，鋼鐵生產幾乎是阿根廷的三倍，水泥產量是阿根廷的兩倍，能源產量是阿根廷的兩倍，商船隊的更新率是阿根廷的十五倍。另外，近二十年來，巴西的經濟增長速度比阿根廷要快得多。直到不久前，阿根廷小汽車和卡車的產量超過了巴西。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到1975年巴西汽車產量將比阿根廷大三倍。1966年，巴西遠洋船隊與阿根廷相當，而到1975年，其遠洋船隊噸位數將相當于整個拉丁美洲的總和。巴西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它那廣闊的市場、豐富的自然資源、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領土（除厄瓜多爾和智利外，它與南美洲其他各國接壤），它還為建立在巴西土地上的美國企業大踏步前進提供各種條件：巴西擁有比其對手更便宜更充足的勞動力。并非事出偶然，在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成員國范圍內出售的成品和半成品中，有三分之一來自巴西。這就是注定要成為整個拉丁美洲獲得解放或被奴役的軸心國家——巴西。[[15]](#filepos835468)當美國參議員富布賴特1965年在公開聲明中表示巴西的使命是領導拉丁美洲共同市場時，他也許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講話的重要性。

注釋

[[ 1 ]](#_1_59)    毛里西奧•比尼亞斯•德克羅斯，同前引書。

[[ 2 ]](#_2_58)    古斯塔沃•拉戈斯等人在泛美開發銀行一書中的文章：《多國投資與拉丁美洲的發展和一體化》，波哥大，1968年。根據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所容許，有64%的企業在本地區內搞出口貿易，出口化工和石油化 工產品，人造纖維、電子產品，工農業機械，辦公用品，發動機、量具、鋼管 和其他產品。

[[ 3 ]](#_3_55)    《國際商報》，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二億美洲消費者指南》, 調查報告，1966年6月。

[[ 4 ]](#_4_47)    《幸福雜志》登載:《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場也造成了美國商人的共同意識》，1967年6月。

[[ 5 ]](#_5_45)    勞爾•普雷維什：《經濟一體化問題》，見《金融和經濟現狀》，蒙得維的亞，1962年1月。

[[ 6 ]](#_6_39)    普雷維什、桑斯•德圣瑪麗亞、馬約夫雷和埃雷拉：《對創建拉丁美洲共同市場的建議》,提交給弗雷總統的文件,1966年。

[[ 7 ]](#_7_30)    賈德•波爾克(美國國際商會理事會）和C•P•金德爾伯格（馬薩諸塞省技術學院）提供了關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美國化的非常豐富的材 料并發表了自己的見解。見國務院刊物《多國公司》，對外研究辦公室，華盛頓，1969年。

[[ 8 ]](#_8_28)    《國際商報》，同前引書。

[[ 9 ]](#_9_19)    E•利薩諾:《在中美洲的外國投資問題》，見《哥斯達黎加中央銀行雜志》，1966年9月。

[[ 10 ]](#_10_12)    《世界商業哥倫比亞日報》，北美拉美人研究會通訊，1970年1月。

[[ 11 ]](#_11_11)    保羅•羅森斯坦—羅丹:《地區發展思考》，泛美開發銀行引，作者多人，同前引書。

[[ 12 ]](#_12_10)    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常務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1969年7月和8月，《對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一體化進程的估價》,蒙得維的亞, 1969 年。

[[ 13 ]](#_13_7)    在巴西和阿根廷，汽車工業100%屬于外國資本，在墨西哥，外資占大多數。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汽車工業》，蒙得維的亞，1969年。

[[ 14 ]](#_14_7)    比維安•特里亞斯：《帝國主義與地緣政治在拉丁美洲》，蒙得維的亞，1967年。烏拉圭同意從巴西增加進口機械，以換取巴西向烏拉圭北部供電。現在，烏拉圭的阿爾蒂加和里維拉兩省，未經巴西批準，不得增加電的消耗。

[[ 15 ]](#_15_5)    戈爾貝里•杜科托•希爾瓦：《巴西地緣政治學概況》，里約熱內盧，1952年。

00002.jpg

### 12、西蒙·玻利瓦爾曾預言：我們永遠不會幸福。永遠不會！

今天，美帝國主義要把拉丁美洲“結合成一體以便統治”，昨天，英帝國抱著同樣的目的卻把我們分開了。一群相互分離的國家是我們民族失敗的產物。當拿起武器的人民獲得獨立的時候，出現在歷史舞臺的拉丁美洲是不同地區由共同的傳統聯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它表現出一種親密無間的區域性團結，整個地區基本上只說有著共同起源的兩種語言——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但是，正如特里亞斯所指出，我們當時缺少形成一個大國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那就是缺少經濟共同體。

為滿足歐洲對金屬和食品的需要而興旺發達起來的繁華的中心城市，相互之間并無關聯：扇骨所有頂端的焦點在大洋彼岸。人員和資本隨著金子、食糖、白銀或靛藍命運的沉浮而轉移，只有港口和都市這些寄生在生產地區的吸血鬼永存。在西蒙·玻利瓦爾、何塞、阿蒂加斯和何塞·德圣馬丁的想象和希望中，拉丁美洲作為一個整體誕生于世，但是由于殖民制度本身的畸形，拉丁美洲在誕生之前已經破碎了。港口城市的寡頭集團通過自由貿易鞏固了這種成為其收入源泉的支離破碎的結構：那些有文化的走私者不能孕育出資產階級在歐洲和美國實現的那種民族團結。早在拉丁美洲獨立之前，師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英國人，在上個世紀漫長的歲月里，通過外交官白手套翻出的詭計、銀行家的掠奪和商人的誘惑，完善了這一結構。玻利瓦爾曾宣告，“對我們來說，美洲就是我們的祖國。”可是，大哥倫比亞分裂為五個國家，解放者玻利瓦爾失敗了，臨終前他對烏達內塔將軍說：“我們永遠不會幸福，水遠不會！”在被布宜諾斯艾利斯出賣以后，圣馬丁舍棄了指揮權；稱呼自己的戰士為美洲人的阿蒂加斯將軍孤獨地流亡巴拉圭，并在那兒死去。拉普拉塔河總督區早已分為四個國家。中美洲聯邦共和國的創始人弗朗西斯科·德莫拉桑被槍決，[[1]](#filepos843627)美洲腰部地帶碎為五塊，隨后又加上由特迪·羅斯福從哥倫比亞分離出來的巴拿馬。

結果顯而易見：目前，任何一家跨國公司的內聚力和團結意識，都比拉丁美洲這一群島嶼的內聚力和團結意識要大。拉丁美洲被眾多的邊界線和極其不便的交通弄得支離破碎。當各國還沒有實現內部統一時，它們之間有何一體化可言呢？各國內部都有嚴重的裂痕，都沒有解決被排斥的大片荒蕪的沙漠和城市綠洲之間尖銳的社會分化和緊張狀態。悲劇在地區范圍內重演。為了以最便捷的路線向外國運送產品而修建的鐵路和公路，至今仍無可辯駁地證明，拉丁美洲無力或無能力實施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英雄們提出的民族計劃。巴西同哥倫比亞、秘魯和委內瑞拉這三個鄰國之間沒有永久性的陸路交通，大西洋沿岸城市與太平洋沿岸城市之間沒有直接的電纜通訊線路，因此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利馬之間，里約熱內盧與波哥大之間打電話就不可避免地要通過紐約。加勒比與南美洲之間的電話通訊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各國繼續同各自的港口結為一體，而這些港口否定了拉丁美洲的根源和客觀上的共性。地區范圍內的貿易幾乎全部通過海運，內地運物實際上不存在。世界運輸卡特爾可以根據它的情趣規定運價和航線，拉丁美洲只得接受昂貴的運價和荒謬的航線。在這一地區運營的一百一十八家海運公司中，只有十七家的船只懸掛本地區國家的旗幟。運價使拉丁美洲經濟每年失去十億美元。[[2]](#filepos843954)于是，貨物從巴西的阿雷格里港運往蒙得維的亞，如果通過漢堡轉運，則能更快地運到，烏拉圭羊毛運往美國也是同樣的情況。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墨西哥灣某一個港口的運費，如果通過美國的南安普教運輸，可減少近四分之一的費用。[[3]](#filepos844260)從墨西哥運木材到委內瑞拉，比從芬蘭運木材到委內瑞拉要貴一倍多，盡管從地圖上看，墨西哥比芬蘭距委內瑞拉要近得多。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直接運化工產品到墨西哥的坦皮科，比通過新奧爾良要貴許多。

美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并確實達到了這些目的。美國獨立后七年，原來十三個殖民地的面積已擴大一倍，國土超越阿勒格尼山脈，伸展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四年以后，美國創建了統一市場，統一了全國。1803年，美國以令人可笑的低價向法國購買了路易斯安娜，國土因此再擴大一倍。隨后是購買佛羅里達。到了上一個世紀中葉，又以《天命所定》的名義，侵略墨西哥并割走半個墨西哥的領土。接著是購買阿拉斯加，強奪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賓。在實現很久以前開國前輩們明確表示和追求的目標的過程中，殖民地變成了國家，國家又變成了帝國。當美洲北部一面擴張邊界一面向內地發展時，向外發展的美洲南部則如手榴彈一般炸為碎塊。

目前的一體化進程，既與我們的根源無緣，又不能使我們達到自己的目標。玻利瓦爾早已作出精確的預言，他說，美國好像是由上帝指定來以自由的名義在美洲播下貧困的。[[4]](#filepos844548)通用汽車公司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不可能殷勤到替我們舉起在斗爭中倒下的團結與解放的旗幟。在今天，當代的叛徒們也不可能去實現昔日被出賣的英雄們的意愿。在重建拉丁美洲的道路上，要扔入海底的腐朽的東西很多。任務只能落在遭劫掠、受凌辱和被詛咒的人身上。拉丁美洲的民族事業首先是社會事業，也就是說，為了使拉丁美洲獲得新生，每一個國家必須從推翻統治者開始。起義和變革的時代展現在眼前。有人相信命運在上帝的膝頭上，但是事實上，命運如同激烈的挑戰，正作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

1970年底于蒙得維的亞

注釋

[[ 1 ]](#_1_60)    “他下令準備好武器，脫下帽子，下令瞄準，糾正瞄準，下令開槍， 然后倒下了。他還把滿是鮮血的頭抬起來，并說道：我還活著。重新開槍,他就咽氣了！格雷戈里奧•布斯塔門特•馬塞奧：《薩爾瓦多軍事歷史》,圣薩爾瓦多，1951年。 在特古西加爾巴廣場，每到星期天晚上，樂隊在莫拉桑銅像下演奏輕 音樂，但是銅像的名字是錯的。這個騎著馬的人并不是主張中美洲團結 的人的銅像。在莫拉桑被槍斃后，受政府委托去巴黎請一位雕塑家的洪 都拉斯人,把錢都花在游玩上，最后只好在自由市場買下了馬里斯•卡爾 內將軍的塑像帶回國。中美洲的悲劇就成了一切滑稽戲了。

[[ 2 ]](#_2_59)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貿易的海運費》，紐約——智利，圣地亞哥，1968年。

[[ 3 ]](#_3_56)    恩里蓋•安古洛.H:《拉丁美洲一體化：經驗和前景》,集體寫作, 墨西哥，1964年。

[[ 4 ]](#_4_48)    西德尼•德爾：《拉丁美洲經濟一體化的經驗》，墨西哥，1966年。

00002.jpg

# 七年之后

一、《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已有七年了。

寫這本書是為了與人們交談。外行作家同外行讀者說話，是想公布官方歷史，即勝利者講述的歷史所隱瞞或謊報的某些事實。最令人鼓舞的回音不是來自報紙的文學版而是來自發生在大街上的一些真人真事。例如，在一輛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車上，一個姑娘正給坐在身旁的女伙伴讀這本書，后來她站起來，高聲朗誦給全體乘客。又比如在智利大屠殺的日子里，一位婦女逃離圣地亞哥時，把本書裹在嬰兒的尿布里；還有一個大學生，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走遍了科里恩特斯街的所有書店，在一個又一個書店里逐段閱讀本書，因為他沒錢買下一本。

同樣，本書得到的最好的評價并非來自有名望的評論家，而是來自軍事獨裁政權，它們禁止此書就等于稱贊了它。例如，《血管》不能在我的國家烏拉圭流傳，在智利也不行，阿根廷當局通過電視臺和報紙控告此書是腐蝕青年的工具。布拉斯•德奧特里說過，“他們不許人們閱讀我寫的文章，因為我所寫的就是我所看到的事情”。

經過一段時間后，我高興地看到《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書，我對此感到高興并非虛榮。

二、我知道，在這本宣傳手冊里，我用寫愛情小說或海盜小說的形式來談政治經濟學，也許是褻瀆神明。但是，坦白地說，閱讀某些社會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或者歷史學家用密碼式的語言寫成的一些有價值的著作，對我來說實在是等于爬山，太難了。深奧的語言不見得總是文章寫得深刻的必然代價。在某些情況下，這也不過是把缺乏與他人交談的本領說成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美德。我懷疑無聊常常就是如此用來為現行的秩序祝福，這樣就可以證明，知識是杰出人物的一種特權。

順便說說，一些面向有信仰的讀者的富有戰斗精神的著作，也有類似情況。盡管這些著作使用了革命的詞句，但是我覺得，它們機械地重復著所說的話，用同樣現成的句子，同樣的形容詞，同樣的演說方式對著同樣的那些人說話。我覺得這是順從主義。也許這種教區式的文學與革命之間的距離如同色情文學與情欲之間的距離那么遠。

三、一個人寫東西是想回答在腦海里嗡嗡作響的問題。它們如頑固的蒼蠅不讓人入睡，當一個人寫的東西，以某種方式同社會需要回答的問題一致時，就會有某種集體意義。我寫《血管》是為傳播他人的思想和我自己的經驗，這也許多多少少能幫助解決一直折磨著我們的各種問題。拉丁美洲是一個命中注定要受凌辱和受窮的地區嗎？誰決定的？是上帝的過錯還是自然界的過錯？是令人喘不過氣的氣候或是劣等種族？是宗教？是習俗？不幸會不會是歷史的產物，是由人來創造的，因而也可以由人來摧毀？

我一貫認為，崇拜過去是反動的。右派選擇了過去是因為它們喜歡死人，即靜止的空間，靜止的時間。有權勢的人，那些靠遺傳使其特權合法化的人，他們是懷舊的。學歷史好像參觀博物館，一大批木乃伊是騙人的把戲。有人向我們謊報過去也同樣謊報現在，給現實帶上假面具。強迫被壓迫者把壓迫者制造的僵化了的、貧乏的、他人的歷史變成自己的歷史，這使被壓迫者心甘情愿地去過不屬于他自己的生活，好像這是惟一可過的生活。

在《血管》中，往事總是作為我們活生生的歷史由現在來召喚。本書是到歷史中去尋找有助于解釋現時的各種關鍵，因為現時也在創造歷史，但出發點必須是：改變現實的首要條件是認識現實。在這兒，展示在人們面前的，不是一群穿著像是要赴化裝舞會的、在陣亡之前發表長篇的莊嚴講話的英雄們，而是一批在時間和空間里尋找能預感到我們今天步伐的群眾的腳步聲。《血管》來自現實，但也來自其他書，其他比這本更好的書，這些書幫助了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是什么人，以便知道自己將來可以成為什么人，也是這些書使我們知道我們來自何方，以便能更好地推測我們要走向何處。這一現實和那些書都證明，拉丁美洲的不發達是他人發達的結果，說明我們拉美人之所以窮，正是因為我們腳下的土地是富饒的，自然界給予的得天獨厚的地方是歷史詛咒的地方。在我們這個世界，這個擁有強大的中心和屈服的外圍的世界，對任何財富至少是要懷疑其來歷。

四、從《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的這段時間里，歷史對我們來說，一直是一個殘酷的老師。

這個制度成倍地增加了饑餓和恐懼，財富繼續集中，貧困繼續擴散。那些專門性國際機構在文件中承認這一點，他們那些咬文嚼字的語言稱我們這些被壓迫的地區為“發展中國家”，把工人階級無情的貧困化稱為“收入再分配的倒退”。

國際大機器繼續運轉：各國為商品服務，人人為物質效勞。

隨著時間的推移，輸出危機的方式日益完善。壟斷資本主義達到了最髙程度的集中，它控制世界市場、信貸和投資，因而就有可能系統地、越來越多地轉移矛盾，也就是說，外圍地區心平氣和地為那些中心的繁榮做出了犧牲。

國際市場仍然是這一行動的關鍵之一。在那里，多國公司實行專政，正如斯威齊所說，我們稱之為多國，是因為它們在許多國家經營，但從它們屬于誰和由誰控制這點來看，多國公司又是地道的本國公司。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并不因為巴西目前向南美其他國家和遙遠的非洲及近東市場出口大眾牌汽車而有所改變。歸根結底，是德國大眾汽車公司自己決定，從它在巴西的子公司向某些國家出口汽車更為便宜。于是，巴西提供了低生產成本和廉價的勞動力，德國卻拿走了髙額利潤。

當某一種原料能逃脫低價格的不幸命運時，強加于人的現象并不會神奇般地結束。1973年以來的石油問題就是如此。難道石油不是一種國際性買賣嗎？現在被叫作埃克森公司的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英荷殼牌石油公司或者海灣石油公司，是阿拉伯公司還是拉美公司？誰拿走了最豐厚的那部分利潤？此外，針對石油生產國而掀起的鬧劇很能說明問題。一些膽敢維護自己石油價格的國家，立刻成為造成歐洲和美國通貨膨脹及工人失業的替罪羊。最發達的國家在提高自己任何一種產品的價格之前又征求過誰的意見呢？二十多年來，石油價格一再下跌，不像樣的石油低價意味著世界上的大工業中心可以得到巨額補貼，而他們的產品則越來越貴。同美國和歐洲產品價格不斷上升相比，新的石油價格只不過是把價格恢復到1952年的水平，原油只不過是恢復了它在二十年前的購買力而已。

五、在這七年里發生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委內瑞拉石油國有化。國有化雖然沒有打破委內瑞拉在提煉和銷售方面的依賴性，但是為自治開辟了新的前景。委內瑞拉石油公司這個國營企業誕生不久，就位居拉丁美洲五百家最重要公司之首。該公司除了經營原來的傳統市場外，還開始經營新的市場，它很快就有了五十個新客戶。

然而，像往常一樣，當國家成為本國主要財富的主人時，就要問誰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了。對基本資源實行國有化，這本身并不意味著要重新分配收入以利于大多數人，也不是必然要危害少數統治者的權力和特權。在委內瑞拉，浪費的經濟依然完完整整地繼續運轉。在這個社會的中央，在霓虹燈的照耀下，一個有百萬家產、揮霍無度的社會階級放射出光芒。1976年，進口增加了25%，在很大程度上是進口了充斥著委內瑞拉市場的奢侈品。崇拜象征權力的商品，人類的生活局限于競爭和消費。在不發達的汪洋大海里，少數特權階層模仿世界上最富有社會中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在與紐約一樣喧鬧的加拉加斯市，自然界給予的最好的“天然”財富，如空氣、陽光、寧靜等，越來越少，越來越貴。委內瑞拉民族主義的元老、主張收回石油的先知，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警告說：“當心，人會餓死，但也會撐死。”[[1]](#filepos896212)

六、我是在1970年最后幾天寫完了《血管》的。

1977年的最后幾天，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死在手術臺上。人們把他的靈柩一直抬到墓地，在利馬的大街上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人。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將軍出生于秘魯北部干旱土地上，一個普通的家庭里，他領導了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的進程。在秘魯現代史上，這次改革是試圖進行的意義最深遠的一次改革。從1968年起義之后，軍政府推動了真正的土地改革，并為收回外國資本強行奪走的自然資源開辟了道路。可是，早在貝拉斯科去世之前，革命已經被人舉行了葬禮。創造性的進程是短命的，它最終被淹死在放債人和商人的訛詐之下，革命既死于任何家長式的計劃所具有的脆弱性，也死于缺乏有組織的群眾基礎。

1977年圣誕節前夕，當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將軍的心臟在秘魯這塊土地上做最后的跳動時，在玻利維亞，另一個與他毫無相似之處的將軍用拳頭猛擊寫字臺。玻利維亞獨裁者烏戈•班塞爾將軍，用一個不字拒絕赦免犯人、流亡者和被解雇的工人。于是，從錫礦來到拉巴斯的四個婦女和十四名兒童開始絕食。

——現在不是時候——行家們是這樣認為的，我們會告訴你們什么時候合適。

她們席地而坐。

婦女們說，——我們不是同你們商量而是把此事告訴你們。我們已經決定了，在礦山那邊，總是在絕食，只要你生下來，你就開始絕食。在那邊，我們也會死去的，雖然會死得慢一些，但還是要死的。

政府的反應是懲罰和威脅，但是絕食把長期以來遭受遏制的力量釋放出來。全玻利維亞震動了，露出了牙齒。十天左右，已不是四個婦女和十四名兒童在絕食。一千四百名勞動者和工人開始絕食，獨裁政權感到天要塌下來了，不得已才實現了大赦。

安第斯山兩個國家就是這樣從1977年跨入1978年。在北邊，在加勒比地區，經過同美國新政府進行的棘手的談判后，巴拿馬在等待著實現已向它承諾的結束運河的殖民地位。在古巴，人民在慶祝戰無不勝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十九周年。幾天后，在尼加拉瓜，狂怒的群眾沖上街頭，索摩查獨裁者之子也是索摩查獨裁者從縫隙里窺探。憤怒的群眾燒了幾家公司，其中有一家是專搞吸血營生的血漿公司，此公司于1978年被火吞沒，它原是古巴流亡分子的財產，專門把尼加拉瓜人的血賣給美國。買賣血液與其他生意一樣，生產者只能拿到小費。例如加勒比埃莫公司每升血只付給海地人三美元，然后以每升血二十五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

七、1976年8月，奧爾蘭多•萊特列爾發表文章揭露皮諾切特獨裁政府搞的恐怖活動和享有特權的小集團搞的“經濟自由”，是一丘之貉。[[2]](#filepos896442)曾在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內任部長的萊特列爾在美國流亡，不久后在美國他被炸得粉碎。[[3]](#filepos897304)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智利的經濟聽命于隨意確定各種物價的壟斷集團。所以，講自由競爭是荒唐的。他還說，在這個國家里，真正的工會是非法的，工資由軍事委員會下令規定，在這種情況下，談論勞動者的權力是可笑的。萊特列爾描述了獨裁政府如何精心地取消人民團結政府時期所取得的成果。獨裁政權把薩爾瓦多•阿連德收為國有的壟斷集團和寡頭集團的工廠的一半歸還給原主，另一半拿來拍賣。費爾斯通輪胎與橡膠公司買下了國營輪胎廠，帕森斯和惠特莫爾公司買下了一家大的紙漿廠……萊特列爾說道，目前，智利的經濟比阿連德政府上臺前更集中、更壟斷。[[4]](#filepos897853)買賣是空前地自由，被關進牢里的人也是空前地多。在拉丁美洲，企業自由與公眾自由水火不相容。

市場自由嗎？在智利，從1975年初起就開放了牛奶的價格，其后果很快出現，兩家企業控制了牛奶市場，牛奶的銷售價格立刻上漲40%，而收購價格則下降了22%。

在人民團結政府時期，兒童死亡率下降了許多，皮諾切特上臺后，死亡率以令人震驚的速度上升。當萊特列爾在華盛頓大街上被害時，智利人口的四分之一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它們之所以能繼續生存下去，全靠別人的善心或者靠自己的頑強和狡猾。

在拉丁美洲，少數人的幸福與多數人的不幸之間存在著的鴻溝比在歐洲或美國大得多。因此，為了維持這種距離而采取的手段就更為兇殘。巴西有一支人數眾多、裝備良好的軍隊，可是在國家預算中只有5%用于教育。烏拉圭目前把預算的一半用于武裝部隊和瞀察；國內五分之一就業人口的任務是監視、迫害或懲罰其余五分之四的人。

我們這個地區在七十年代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無疑是一場悲劇，那就是1973年9月11日推翻了薩爾瓦多•阿連德民主政府、血洗智利的軍事政變。

在此不久以前，即在6月，烏拉圭發生了政變，議會被解散了，工會被宣布為非法并被禁止一切政治活動。[[5]](#filepos898287)

1976年3月，阿根廷的將軍們再次執政，已成為一堆垃圾的胡安•多明戈•庇隆遺孀的政府，不痛不癢地倒了臺。

現在，南部三國成了世界的爛瘡，一個不斷出壞消息的地方。拷打、綁架、殺人、流放已司空見慣。這些獨裁政權是健康機體里要摘除的毒瘤，還是因體制感染而流出的膿？

我認為，在受威脅的嚴重程度與對付它的野蠻程度之間總是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果不考慮若奧•古拉特和胡安•何塞•托雷斯政權的經驗，你就無法理解今天發生在巴西和玻利維亞的事。在倒臺之前，這兩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并推行了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巴西，這一進程是在1964年中斷的，在玻利維亞則是1971年。同樣，人們完全可以說，過去滿懷希望的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現在正因此而贖罪。阿連德政府時期進行的深刻改革，埃克托爾•坎波拉政府時期曾動員阿根廷工人群眾，并高高飄揚的正義的旗幟，以及烏拉圭青年迅速的政治化，都是這個無能的、已經歷著危機的制度所不能忍受的挑戰。強烈的自由氣氛沖擊著那些鬼怪，于是把近衛軍叫來去拯救秩序。掃除計劃是消滅的計劃。

八、美國國會的記錄常常記載著干涉拉丁美洲的不可辯駁的證據。在因犯過罪而思想上受折磨時，人們便到帝國的懺悔室去凈化自己的靈魂。例如，最近幾年，美國官方承認對一些災禍負有責任的次數成倍增加，公開的、詳細的懺悔，除了證明其他事之外還證明美國政府通過賄賂、間諜活動和訛詐直接參與了智利的政治。犯罪的戰略是在華盛頓策劃好的。從1970年起，基辛格和情報部門細微地策劃了阿連德的垮臺，把數百萬美元發給人民聯盟合法政府的敵人。正因為如此，卡車主在1973年才得以堅持長時間的罷工，使國家相當一部分經濟癱瘓。由于確信自己逍遙法外，話就會多了。反對古拉特的政變發生時，美國駐巴西大使館是它在全世界最大的使館，當時任大使的林肯•戈登十三年后對一個記者承認，美國政府很早以前就已經資助反對改革的勢力了。戈登說道：“見鬼！在那個時期，這已經多多少少成為一種習慣，中央情報局已習慣于支配用于政治目的的資金。”[[6]](#filepos898550)就在這次采訪中，戈登說到在發生政變的日子里，五角大樓在巴西沿海部署了一艘巨型航空母艦和四艘油船，“以備巴西反古拉特力量尋求我們的援助。”他說，這種援助“不僅是道義上的。我們還會給予后勤方面的幫助，提供給養、彈藥、石油等。”

吉米•卡特總統開始奉行人權政策以來，靠美國干涉上臺的那些拉丁美洲政府發表了措辭強烈的聲明，反對美國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這已是習以為常的了。

1976年和1977年，美國國會決定停止向一些國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然而，美國的大部分外援是不通過國會過濾的。所以，盡管發表聲明、決議或提出抗議，皮諾切特政府在1976年還是從美國得到未經議會批準的二億九千萬美元的直接幫助。阿根廷魏地拉將軍的獨裁政府上臺剛一年，已經從美國私人銀行手中得到一億五千萬美元，從美國有決定性影響的兩個機構（世界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得到四億一千五百萬美元。1975年阿根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為六千四百萬美元，兩年后則上升為七億美元。

卡特總統關心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發生的屠殺，看來這是好事，但是現在的獨裁者不是自學成材的人，他們從五角大樓在美國和巴拿馬運河地區開辦的學習班上學到鎮壓的技術和統治的藝術。今天，這些學習班繼續在辦，據說學習的內容絲毫沒有改變。今天，對美國來說，成為禍端的拉美軍人是好學生。幾年前，當世界銀行現任主席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任美國國防部長時，曾一字一句地說過：“他們是新的領袖。他們事前親自了解了我們美國人如何考慮問題，如何辦事，我不想詳細說明這些人處于領導地位所意味的價值。我們要不惜代價與他們交朋友。”[[7]](#filepos898866)

使人癱瘓的人，你們可以給我們提供輪椅嗎？

九、法國的主教們談論的是另一種更深刻的又不那么顯眼的責任。[[8]](#filepos899099)“我們是屬于那些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也是屬于從剝削發展中國家中受益的一部分人。我們看不到這給許多國家的人民帶來了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我們是在幫助加強當今世界的分裂，在這個世界里，富人統治窮人，強者統治弱者最為突出。我們是否知道，如果西方國家不控制貿易往來，我們就不會浪費資源和原料？我們是否看不見是誰從走私武器中得到好處？在走私方面，我們國家已起了令人傷心的榜樣。我們是否懂得，貧窮國家政權的軍事化是工業化國家實行經濟和文化統治的結果？在這些工業化國家里生活的準則就是獲得利潤和金錢所意味的權力。”

獨裁者、劊子手和追査者：恐怖活動像郵局或銀行那樣，有它自己的工作人員，也是因為需要才搞恐怖活動的。這不是奸詐的人搞的陰謀。皮諾切特將軍像是戈雅黑色畫的一個人物，可供精神分析學家們大加剖析，也像是香蕉共和國可怕傳統的繼承人。不過，這個或那個獨裁者的病歷或者習慣，可以使歷史更有味道，但這本身不是歷史。如今，有誰敢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是德國皇帝威廉一手臂長一手臂短而自卑所致呢？伯托特•布雷赫特1940年底在工作日記上寫道：“在民主國家里，經濟的暴力性是不暴露出來的，而在專制主義國家里，暴力的經濟性也是不暴露出來的。”

在拉丁美洲南部的國家，騎士們掌握了政權，這是制度的一種需要，當統治階級已無法用其他手段搞他們的交易時，國家恐怖主義就開始行動了。在我們這些國家里，如果拷打不是行之有效的，那它就不會存在。如果掌握權力的人能確實控制形式上的民主，那么這種民主就會有連續性。在困難時期，民主成為反對國家安全的罪行，也就是說，成為反對國內特權和危害外國投資安全的罪行。我們那些剁人肉的機器是國際機器的一部分，全社會正在軍事化，非常時期成為永久的時期。同時，只要帝國主義體系中心緊一緊螺絲，鎮壓機器便能領導一切了。每當危機的陰影在窺探，就必須加倍剝削窮國，以保證富國充分就業，有公眾自由和髙速度的發展。這是劊子手與受害者之間的關系。陰險的辯證法：存在著一個連續受凌辱的結構，它始于國際市場和金融中心，終于每個公民的家庭。

十、海地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在那兒，替人洗腳的比替人擦皮鞋的多，一些兒童為了一個硬幣去洗沒有鞋可擦的赤腳顧客的腳。海地人平均壽命為三十多歲。每十個海地人中有九個是文盲。山坡上不好的地耕種的東西供國內消費，肥沃的山谷里種的東西是為了出口，最好的土地用來種咖啡、甘蔗、可可和美國市場所需要的其他產品。在海地，沒有人打壘球，但海地卻是世界上主要的壘球生產國。在國內不乏有些作坊雇用童工，以每天一美元的工資裝備錄音帶和電子元件。當然，這都是供出口用的，在拿出屬于恐怖的代理人的份額之后，所得利潤理所當然也要出口。在海地，任何抗議，哪怕是微小的，都要坐牢或被殺害。盡管有些難以想象，但從1971年到1975年間，海地勞動者的工資比原來已經極低的實際價值下降了四分之一。[[9]](#filepos899473)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時期，又有一批新的美國資本進入海地。

我還記得大約在兩年前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家報紙發表的一篇社論。一家老牌保守報紙在怒吼，因為某一個國際文件把阿根廷說成是不發達的、依附性的國家。怎么可以用衡量海地這個如此貧窮、如此黑的國家的尺度來衡量一個文明的、歐洲式的、繁榮的白人國家呢？

無疑，差距是巨大的，盡管這些差距同布宜諾斯艾利斯那傲慢的寡頭集團所作的等級分析毫無關系。然而，不管有多少差別和矛盾，阿根廷沒有擺脫扼殺整個拉丁美洲經濟的惡性循環。而且，沒有任何驅邪的方法可以使它擺脫這一地區的國家或多或少共同存在著的現實。

歸根結底，魏地拉將軍搞的屠殺不比多克爸爸[[10]](#filepos899753)杜瓦利埃或其繼承人更文明，不過阿根廷搞鎮壓的技術水平更高些。從本質上講，兩個獨裁政權都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效勞，即為要求得到廉價產品的國際市場提供廉價的勞動力。

魏地拉獨裁政權一上臺就趕緊禁止罷工，宣布開放價格并同時凍結工資。政變五個月以后，新的外國投資法使外國企業和本國企業機會均等。于是，自由競爭結束了一些多國公司在地方企業面前所處的不合理的不利地位。例如，無依無靠的通用汽車公司就是一個例子，此公司的世界銷售額等于阿根廷的國民生產總值。現在，除了一些微弱的限制外，此公司可以自由匯出利潤和原來的投資。

這個政權滿一周歲時，工資的實際價值下降了40%。這是恐怖的功勞。魯道夫•沃爾什在一封公開信里揭露：“有一萬五千人失蹤，一萬人被囚禁，四千人死亡，成千上萬的人被流放，這就是這種恐怖赤裸裸的數字。”此信是1977年3月29日寄給政府委員會的三名頭頭的，就在同一天，沃爾什被綁架，失蹤了。

十一、不容懷疑的來源所提供的材料證實，外國在拉丁美洲新的直接投資中，只有極小的一部分來自原來的投資國。據美國商業部發表的一份調查，[[11]](#filepos900107)僅有12%的資金來自美國總公司，22%來自拉美所得的利潤，剩下的66%是來自國內的信貸，特別是國際信貸。歐洲或日本的投資比例也差不多，而且還必須看到，來自總公司的12%的投資常常只不過是轉讓已使用過的機器或者是公司給自己的工業先進技術、專利或商標隨意定的價格。因此，多國公司不僅奪走了它所在國的國內信貸，以換取提供很值得懷疑的資本，而且還加倍地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債。

1975年拉丁美洲的外債幾乎比1969年多三倍。[[12]](#filepos900454)巴西、墨西哥、智利和烏拉圭在1975年把將近一半的進口所得收入用來還債、支付利息和支付設在本國的外國企業的利潤。在這一年里，償還債務和向國外匯款吞噬了巴拿馬從出口所得的55%，在秘魯為60%，[[13]](#filepos900944)1969年，玻利維亞每個居民欠國外一百三十七美元，1977年欠四百八十三美元。從未征求玻利維亞居民的意見，他們也沒有見到把繩子套在他們脖子上的這些貸款的一分錢。

在那些還舉行選舉的為數不多的拉丁美洲國家中，城市銀行不是候選人，也沒有哪一個將軍名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是，誰下令，誰執行呢？誰放債誰就可以指揮。為了還債，就要增加出口。為了資助進口，為了對付外國企業匯向總公司的大批利潤和特殊收費，也要增加出口。出口的購買力在下降，而增加出口意味著挨餓的工資。群眾性的貧困，這是外向型經濟成功的秘訣，它阻礙了為維持協調的經濟發展所需的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我們這些國家變成了回聲，逐漸地失去了自己的聲音。依賴于他人，為了解決它國的需要而存在。同時，根據國外的需求來改造經濟，使我們又回到原先的被扼殺狀態，即為外國壟斷集團的掠奪敞開大門，迫使我們向國際金融界借新的、更大的貸款。惡性循環是非常完善的，外債和外國投資迫使我們成倍地增加出口，而外債和外國投資又在吞噬出口所得。完成這樣一項項任務可不能彬彬有禮，要使拉丁美洲勞動者完成為他人的繁榮效勞的任務，就必須把他們囚禁起來，這囚禁可以在牢籠的鐵欄內，也可以在牢籠外。

十二、野蠻地剝削勞動力與使用集約性技術并非不相容，在我們這些國家里從來不是不相容的。例如，在西蒙•帕蒂尼奧時期，大批玻利維亞工人死在奧魯羅礦井里，這些工人進行著拿工資的奴隸式的生產，但使用的卻是很現代化的機器設備。被稱為錫男爵的人很善于把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同最低的工資結合在一起。[[14]](#filepos901185)

此外，在我們今天，引進經濟最先進國家的技術同萬能的多國公司奪走屬于地方資本的工業企業的過程是一致的。資本集中的過程是通過“無情地燒毀已過時的企業來進行的，而被燒毀的正好是民族企業，這并非偶然現象”。[[15]](#filepos901395)拉美工業迅速的非國有化帶來了它們越來越大的技術上的依賴。作為權力的決定性關鍵，資本主義世界的技術是由宗主國中心壟斷的。拉美工業引進來的是二手技術，但是那些中心以原版價格出售拷貝。1970年墨西哥引進外國技術付的錢比1968年翻了一番，在1965—1969年期間，巴西也翻了一番，阿根廷在同一時期的情況也是如此。

照搬技術增加了本來就髙的外債，給勞動市場帶來了毀滅性的后果。在為向國外匯兌利潤而建立的體系內，“傳統”企業的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在日益減少。為了令人懷疑的所謂推動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現代工業的小島因減少生產某種產品所需要的時間而犧牲了勞動力。同時，人數眾多、日益擴大的失業大軍的存在也為扼殺工資的實際價值提供了便利。

十三、現在，連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文件也在談論國際勞動的重新分工。一些技術人員希望，再過幾年，拉丁美洲出口的成品會同它現在出口的原料和食品一樣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包括拉丁美洲國家在內）的工資差別可能會導致一些國家間新的分工，而由于競爭，勞動成本高的工業會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例如，巴西或墨西哥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通常比美國低得多”[[16]](#filepos901653)。

是推動進步還是搞新殖民主義冒險？電機和非電機產品已成為墨西哥主要出口產品之一。在巴西，汽車和武器的出口日益增多。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正在經歷工業化的新階段，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工業化是由國外的需求和占有生產資料的外國人來促進和引導的。這是否是為我們“外向型發展”的漫長的歷史增加新的一頁呢？在國際市場上價格不斷地上漲的產品，不是“加工產品”，而是那些最精密、技術成分更多的產品，即最發達的經濟所特有的產品。不管拉丁美洲出售的是原料或是制成品，它最主要的出口品是廉價的勞動力。

難道我們的歷史經驗不就是在發展的掩蓋下進行的毀壞和瓦解的經驗嗎？幾個世紀之前，征服毀壞了土地，強行種下供出口的農作物，并為了滿足海外對金、銀的需求而在礦井下和淘金的地方消滅了土著居民。隨著他人的進步，從這場屠殺幸存下來的前哥倫布時期的居民，他們的食品構成惡化了。今天，秘魯人民生產蛋白質含量極高的魚粉，供美國和歐洲喂牛，而在大多數秘魯人的飲食中卻見不到蛋白質。大眾汽車公司在瑞士的子公司每出售一輛汽車就種一棵樹，這是為生態環境慷慨做出的貢獻。與此同時，該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卻毀壞數百公頃森林，在這些地方生產供出口的肉。難得吃一次肉的巴西人民向國外出口的肉越來越多。在不久前的一次談話中，達西•里貝羅告訴我，一個大眾汽車共和國在本質上與香蕉共和國沒有什么區別。出口香蕉所得的每一個美元，只有十一美分留在生產國內，[[17]](#filepos901932)而這十一美分中，舊香蕉園勞動者的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當一個拉美國家出口汽車時，這種比例難道會改變嗎？

販賣黑奴的船只已不再漂洋過海了。現在的奴隸販子在勞動部。非洲式的工資，歐洲式的價格。在拉丁美洲，所有的政變難道不是掠奪戰的幾個片斷嗎？新上臺的獨裁政府立刻邀請外國企業前來使用本地廉價而充足的勞動力、無限止的信貸、減免稅和一切手到即得的自然資源。

十四、智利政府緊急計劃的職員月工資等于三十美元，一公斤面包值半美元，因此等于每日可得兩公斤面包。在烏拉圭和阿根廷，最低工資目前等于六公斤咖啡的價格。巴西最低月工資為六十美元，但是臨時農業工人在咖啡、大豆和其他供出口的農產品種植園勞動時，日工資為五十美分到一美元。墨西哥牛飼料所含的蛋白質比養牛的農民每日所備取的蛋白質還要髙。牛肉是供國內少數特權階層，特別是供國際市場享用的。在官方慷慨的信貸政策和各種便利條件的保護下，墨西哥為出口而發展的農業蒸蒸日上，可是從1970到1976年，每個居民攝取的蛋白質數量下降了，在墨西哥農村，每五個兒童中，只有一人的體重和身高屬正常。[[18]](#filepos902269)在危地馬拉，供國內消費的大米、玉米和菜豆的種植是聽天由命，可是供出口的咖啡、棉花和其他產品則占有了信貸的87%。從事種植和采集咖啡（咖啡為外匯的主要來源）的危地馬拉家庭中，每十戶中只有一戶的食品達到最低水平。[[19]](#filepos902632)在巴西，作為巴西人基本食品的大米、菜豆和木薯只能拿到全部農業貸款的5%，其余貸款給了出口產品。

不久前發生的蔗糖國際價格下跌沒有像從前那樣，在古巴農民中引起了一場饑餓，古巴現在已經不存在營養不良。與此相比，幾乎同時發生的咖啡國際價格上漲并沒有減輕巴西咖啡種植園工人長期的貧困。巴西咖啡協會一個髙級領導人承認，1976年咖啡價格的上漲“沒有直接反映在工資上”（價格上漲是由于霜凍毀壞了巴西當年的咖啡）。

實際上，供出口的農作物本身同老百姓的福利并非不可相容，同經濟的“內向型”發展也不矛盾。歸根結底，在古巴，出口蔗糖成為創建一個嶄新世界的桅桿。在這個世界里，人人都可以享受發展的成果，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軸心是互相支援。

十五、現在已知道誰注定要為調整體系時出現的危機付出代價了吧。拉丁美洲出售的大部分產品的價格同它從壟斷技術、貿易、投資和信貸的國家購買的產品價格相比，是無情地下降的。為了彌補差額和履行對外國資本的義務，就必須以數量來彌補因價格而失去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南端的獨裁政權把工人工資削減了一半，把每一個生產中心變成了強迫勞動的集中營。工人也要彌補他們在市場上出售的勞動力的價格下跌。勞動者被迫以數量，以工作小時，來彌補其工資失去的那部分購買力，國際市場的規律就是這樣重現在拉丁美洲每一個勞動者所生活的小小世界中。對那些“有幸”有固定工作的勞動者來說，八小時工作日僅僅是紙上談兵，他們通常要勞動十、十二甚至十四個小時，不止一個勞動者沒有星期天。

工傷事故也在成倍地增加，這是在生產力的祭壇上奉獻的人血。下面列舉1977年底在烏拉圭發生的三件事：

——生產石塊和道碴的鐵路采石場，收益翻了一番。初春時，葛里炸藥爆炸，有十五名工人死亡。

——在爆竹廠門前，失業者排成長龍，有些兒童在勞動。產量破記錄，12月20日一聲響，死了五名工人，數十人受傷。

——12月28日上午7時，一個魚罐頭廠的工人拒絕入廠，因為他們聞到了強烈的瓦斯味兒。廠方威脅他們，如不進廠就會失業，工人仍然不進廠。廠方威脅他們要叫軍隊來，此企業以前有好幾次也叫來了軍隊。工人進廠后，死了四人，好幾個人住醫院。原因是氨氣泄漏。[[20]](#filepos902921)

與此同時，獨裁政權自豪地宣布：烏拉圭人可以購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便宜的蘇格蘭威士忌酒、英國果醬、丹麥火腿、法國酒、西班牙金槍魚和臺灣服裝。

十六、瑪麗亞•卡羅利娜•德赫蘇斯是在垃圾堆和兀鷲中出生的。

她長大、受苦、拼命勞動。她愛過男人，生過孩子。她在一個小本子里歪歪斜斜地記下了她做的事情和所過的日子。

有一個記者偶然讀了這些小本子，于是瑪麗亞•卡羅利娜•德赫蘇斯變成了著名的作家。她的著作《空屋》，講的是她在圣保羅一個骯臟的郊區生活了五年的日記，此書被譯成十三種文字，在四十個國家流傳。

瑪麗亞•卡羅利娜•德赫蘇斯這個巴西的灰姑娘，成了世界消費的產品，她離開了貧民窟，周游世界，被采訪、照相，評論家們贊揚她，紳士們招待她，總統們接見了她。

歲月流失。1977年初某個星期天的早晨，瑪麗亞•卡羅利娜•德赫蘇斯死在垃圾堆和兀鷲之中。已經沒有人記得這位曾寫過“饑餓是人體內的炸藥”的婦女。

曾經以他人的剩飯為生的她，一時間成為幸運兒。她可以上桌吃飯，但飯后點心過了之后，魔法就結束了。當她還在幻想時，巴西仍然是每天有一百名工人因工傷而殘廢，每十個兒童中有四人注定要成為乞丐、小偷式的魔術師。

各種統計數字是樂觀的，它們不管人是否倒霉。在那些倒著轉的國家，每當經濟發展時，社會的不正義也隨之發展。在巴西“奇跡”最為成功的時期，在國內最富有城市的郊區，兒童死亡率上升了。厄瓜多爾石油造成的突然繁榮帶來了的是彩電而不是學校和醫院。

城市膨脹到快要爆炸了。1950年拉丁美洲有六個城市的人口超過一百萬人，1980年將有二十五個。[[21]](#filepos903173)在大城市的邊緣，被趕出農村的廣大勞動者與這個制度為“多余的”青年公民安排的命運是相同的。善于謀生的人，用拉美流浪漢的方式去設法生存下去。“生產體系一直在明顯地表明它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為這一地區越來越多的勞動力，特別是大批的城市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22]](#filepos903425)

不久以前，國際勞工組織的一份調查指出，拉丁美洲有一億一千萬以上的人處于“嚴重貧困”狀態。其中有七千萬人可算是“貧困”。[[23]](#filepos903706)人口中百分之幾的人所吃的東西不夠人體所需？用內行人的話來講，“收入低于最低標準的均衡飲食價格”的，有巴西42%的人口，哥倫比亞43%，洪都拉斯49%，墨西哥31%，秘魯45%，智利29%和厄瓜多爾的35%。[[24]](#filepos903964)

如何控制受折磨的大多數人的反抗？如何防止可能出現的反抗？既然這個制度不是為這些人運轉，如何避免這部分人日益增加呢？除了行善外，剩下的就是警察。

十七、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制造恐怖同其他制造業一樣，也用髙價購買外國的先進技術。購買并大規模使用在全世界試用過的美國的鎮壓技術。在這個領域里，拉丁美洲的統治階級表現了某種創造性的才能，不承認這點是不公平的。

我們的資產階級未能獨立發展經濟，他們要創建民族工業的試圖像母雞飛行一樣，飛得既低距離又短。在我們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政權的主人也多次證明他們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在文化上也是毫無成果。但是，他們懂得如何安裝巨大的恐怖機器，他們也為發展消滅人、消滅思想的技術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拉普拉塔河流域國家最近的經驗是很有說明力的。

阿根廷軍人一上臺就警告說：“他們將花很長時間去消毒。”烏拉圭和阿根廷統治階級先后號召各自的武裝力量去粉碎主張變革的力量，要連根拔除，要使國內特權階層的秩序永久化并為吸引外國資本創造誘惑人的經濟條件和政策，那就是：被毀壞的土地、有秩序的國家、馴服而廉價的勞動力。沒有任何地方比墓地更秩序井然。老百姓立刻成為內部敵人，從國家安全理論的觀點來看，任何一種表示人的存在，任何抗議式簡單的懷疑都是危險的挑戰。

于是形成了復雜的預防和懲罰的機制。

表面現象掩蓋著深刻的理性。要使鎮壓行之有效，就要有些專橫。除了呼吸外，人的任何其他活動都可能構成犯罪。在烏拉圭，拷打已成為審訊時慣用的手段，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受害者，不僅是搞反對活動和嫌疑犯和有罪者。這樣，在全體公民中散布對拷打的恐懼，它像一種侵入到每家每戶，滲透到每個公民心靈的、使人麻痹的氣體。

在智利，追捕的結果是三萬人死去，在阿根廷不槍斃人，而是綁架人。受害者失蹤。由在黑夜里看不見的軍隊來完成此項任務。不留下尸體，沒有人負責。屠殺總是與官方有關，但從來不是官方搞的，殺人者逍遙法外。這樣，集體的痛苦擴散得更快。沒有人匯報，沒有人作解釋，每個罪行對受害者的親屬來說都是一種沉痛的躊躇，對其他人則是一種警告。國家恐怖主義打算靠恐懼使老百姓不敢動。

在烏拉圭，要想有工作或者維持原來的工作，就必須得到軍人的批準。在這個國家里，要想在兵營和警察所之外找到工作是相當難的，這使得在被列為左派分子的三十萬公民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被迫流亡國外。這種狀況對威脅留下的人也是有好處的。蒙得維的亞各報常常發表表示悔過自新的文章和一些公民為了以防萬一捶著胸膛聲明：“我從來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在阿根廷，已經不需要靠法令來禁書了。新的刑法像往常一樣，凡被認為是擾亂性的書，其作者和出版者都要受到制裁。此外，還要處罰發行者和書店老板，使沒有人敢出售此書。如果這樣還不夠，它們還處罰讀者，使沒有人敢讀此書，更不敢收藏它。購書者受到的待遇就是法律上規定的對待吸毒者的待遇。[[25]](#filepos904528)在打算要建立的聾啞人社會里，每一個公民都要成為自己的審判官。

在烏拉圭，出賣人不犯法。大學生入學時要寫書面誓言，發誓要揭露在大學區進行“與學習無關的任何活動”的人。大學生們對在他面前發生的任何事件都負有共同的責任。在打算要建立的夢游癥患者的社會里，每一個人既要監視自己又要監視他人。然而，這個制度不相信人，這完全有道理。在烏拉圭有十萬名警察和士兵，告密者也有十萬人。特務的活動場所在大街上、咖啡店、工廠、中學、辦公室和大學里。誰髙聲抱怨生活費用高，生活有困難，誰就要坐牢，因為他“違犯了武裝力量的道德準則”，要坐三至六年牢。

十八、1978年1月公民投票時，凡是贊成皮諾切特獨裁的，要在票中的智利國旗下面畫一個十字，反對的則在一個有黑邊的格子里畫十字。

這個體制想把自己與國家融為一體。晝夜不停止地向公民作宣傳的官方報紙說這個制度就是國家，制度的敵人就是祖國的叛徒。對不公正表示憤怒或表示愿意改革就成為背叛的證據。在許多拉美國家里，沒有被驅逐出境的人就在自己的國家里流亡。

當皮諾切特慶祝勝利時，被獨裁政權稱之為“集體曠工”的罷工，不顧恐怖而在全智利爆發了。阿根廷大部分被綁架和失蹤的人都是曾開展某種工會活動的工人。人民有無限的想象力，他們想出了新的斗爭方式，如悲傷勞動、起哄勞動等，并通過互相支持找到了擺脫恐怖的新途徑。1977年全年，阿根廷發生了數次一致性罷工，當時，失去生命的危險同失去工作的危險一樣存在。不可能一筆勾銷有著長期斗爭傳統的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作出回答的權力。同年五月，烏拉圭獨裁政權在總結它如何掏空人們的思想和削弱集體意識時不得不承認：“現在國內還有37%的公民關心政治。”[[26]](#filepos904955)

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我們看到的不是資本主義原始的幼年時期，而是資本主義血腥的衰敗。不發達并非發達的一個階段，它是發達的后果。拉丁美洲的不發達來自他人的發達，現在它還在養活他人的發達。因在國際上處于奴役地位，這個制度變得無能為力，從一誕生就垂死，它的根基是泥做的。它自我推薦懷有使命，希望與永恒融合在一起。任何回憶都具有顛覆性，因為它與現實不同，對未來的任何設想也是如此。強迫回魂尸吃無鹽的東西，因為對它來講，鹽是危險的，吃了就會醒過來。這個制度以螞蟻那種永遠不變的社會作為自己的范例，所以它同人類的歷史相處得不好，因為歷史的變化比較多。而且，在人類歷史中，任何破壞性的行為，早晚都會導致創造性的行為。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1978年4月于卡萊拉，巴塞羅那

注釋

[[ 1 ]](#_1_61)    采訪讓-皮埃爾•克拉克，見《世界報》，巴黎，1977年5月8、9日

[[ 2 ]](#_2_60)    《民族報》，8月28日。

[[ 3 ]](#_3_57)    犯罪事件1976年9月21日發生在華盛頓。在此之前，烏拉圭、智利和玻利維亞一些政治流亡者在阿根廷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是卡洛斯•普拉特斯將軍，他是阿連德政府軍事系統的關鍵性人物。他的汽車于1974年9月27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車庫內被炸。另一個人是胡安•何塞•托雷斯將軍，他曾領導玻利維亞一個短命的反帝政府，1976年6月15曰遭槍殺。還有烏拉圭議員塞爾馬爾•米切利尼和埃克托爾•古鐵雷 斯•魯伊斯，他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遭綁架、受拷打并被殺害，時間為1976 年3月18日到21日之間。

[[ 4 ]](#_4_49)    由基民黨政府開始、人民團結政府深入進行下去的土地改革也遭到破壞。瑪麗亞•貝亞特里斯•德阿爾蓋克：《智利農業：資本主義現代化或是回到傳統的方式？評智利的反土改》，見《伊比利亞美洲雜志》，第6卷，第2分冊，1976年。拉丁美洲研究所,斯德哥爾摩。

[[ 5 ]](#_5_46)    3個月以后大學舉行了選舉。當時這是剩下的惟一的選舉。獨裁政權的候選人獲得了2.5%的選票。于是，為了維護民主，獨裁政權關押了大部分大學生，然后把大學交給那2.5%的人。

[[ 6 ]](#_6_40)    《請看雜志》，第444期，圣保羅，1977年3月9日。

[[ 7 ]](#_7_31)    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1963年海外撥款工作，第87屆國會聽證會，第2次會議，第1部分。

[[ 8 ]](#_8_29)    盧爾德聲明，1976年10月。

[[ 9 ]](#_9_20)    見《小說家》，太子港，海地，1977年3月19一20日。阿古斯丁·奎瓦引自《拉丁美洲的資本主義發展》，二十一世紀，墨西哥，1977年。

[[ 10 ]](#_10_13)    指海地終身總統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71年去世。——譯注

[[ 11 ]](#_11_12)    艾達•梅•曼特爾.•《美國在國外子公司基金的來源和使用， 1966—1972》，美國商業部，當代商業概況，1975年7月。

[[ 12 ]](#_12_11)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拉美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對外關系》，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共和國，1977年2月。

[[ 13 ]](#_13_8)    長著小翅膀的錢不需要護照就可以旅行。靠開發我們自然資源 所得的相當一部分利潤外流到美國、瑞士、聯邦德國或其他國家。到了那兒之后，這些錢就像在馬戲團那樣，翻一個筋斗，然后作為貸款回到我們這些國家。

[[ 14 ]](#_14_8)    阿古斯丁 •奎瓦，同前引書。

[[ 15 ]](#_15_6)    同上。

[[ 16 ]](#_16_4)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17 ]](#_17_2)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香蕉的銷售體系》，1974年12月。

[[ 18 ]](#_18_2)    《對墨西哥營養不良的看法》,見國家外貿銀行出版的《外貿雜志》,第28卷，第2期，墨西哥，1978年2月。

[[ 19 ]](#_19_2)    羅杰•伯比奇、帕特里夏•弗林：《綜合性農業企業瞄準拉丁美洲》,北美拉美人研究會,第12卷,第1期，紐約，1978年1—2月。

[[ 20 ]](#_20_2)    工會和新聞界提供的材料，見《烏拉圭資料》，第21和25期，巴黎。

[[ 21 ]](#_21_2)    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22 ]](#_22_2)    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23 ]](#_23_2)    國際勞工組織:《就業、發展和基本要求》，日內瓦，1976年。

[[ 24 ]](#_24_1)    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同前引書。

[[ 25 ]](#_25_1)    在烏拉圭，宗教法庭的法官們已經現代化了。這是野蠻同資本主義做買賣意識的一種奇怪的混合。軍人不再燒書了，他們把書賣給造紙公司，造紙廠把書撕碎，變成紙漿，再送回消費市場去。說讀者見不到馬克思，這不是真的，他在，但不是以書本的形式而是以餐巾的形式。

[[ 26 ]](#_26_1)    1977年5月21日阿巴里西奧•門德斯總統在派桑杜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說道：“我們正在避免國家因政治上的激情而出現悲劇。好人不談獨裁，不想獨裁，也不要求人權。”